



# 新兒女英雄傳

袁靜·孔厥合著  
彥 涵插圖

A green-toned illustration of a boat on water. Two figures are visible: one in the foreground, possibly a woman, and another in the background. The boat is simple and appears to be on a body of water with some reeds or grasses in the background.

新文藝出版社



新兒女英雄傳

袁靜·孔厥合著

彥涵插圖

新文藝出版社

• 1953 •

小 說

# 新 兒 女 英 雄 傳

著 者 袁 靜 · 孔 厥

插 圖 者 查 涵

\*  
\* \*

有 版 權

1949年9月海燕第一版北京印0001—5000冊

1951年4月海燕第十一版上海印55001—65000冊

1951年6月新一版上海印65001—75000冊

1953年1月新十三版上海印230001—260000冊

45117  
書號 (127) [I II 1 乙] 定價 ¥ 9,0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光 藝 印 刷 廠 承 印

\* \*  
\*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總 經 售

## 序

郭沫若

承作者把「新兒女英雄傳」的剪報送給我，我讀了一遍。讀的時候雖然是斷續的，費了幾天工夫，但始終被吸引着，就好像一氣讀完了一樣。

這的確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大可以和舊的「兒女英雄傳」，甚至和「水滸傳」「三國志」之類爭取大眾的讀者了。

這裏面進步的人物都是平凡的兒女，但也都是集體的英雄。是他們的平凡品質使我們感覺親熱；是他們的英雄氣概使我們感覺崇敬。這無形之間教育了讀者，使讀者認識到共產黨員的最真率的面目。讀者從這兒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勵，來改造自己或推進自己。男的難道都不能做到牛大水那樣嗎？女的難道都不能做到楊小梅那樣嗎？不怕你平凡，落後，甚至是文盲無知，只要你有自覺，求進步，有自我犧牲的精神，忠實地實踐毛主席的思想，誰也可以成爲新社會的柱石。

從抗日戰爭以來，這些可敬可愛的人物，可歌可泣的事實，在解放區裏面是到處都有的。假使我們更廣泛地把它們記錄描寫出來，再加以綜合組織，單從量上來說，不就會比「水滸傳」那樣的作品還要偉大得不知多少倍嗎？人們久在埋怨「中國沒有偉大的作品」，但這樣的作品確是在產生着了。

應該多謝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指示，給予了文藝界一把宏大的火把，照明了創作的前途。在這一照明之下，解放區的作家們已經有了不少的成功作品。本書的作者也是忠實於毛主席的指示而獲得

了成功的。人物的刻劃，事件的敘述，都很踏實自然，而運用人民大眾的語言也非常純熟。我希望他們再向前努力，獲得更大的成功。同時我也很願意負責推薦，希望多數的朋友能讀這一部書。假使可能的話，更希望畫家們多作插畫，像以前的繡像小說那樣以廣流傳。

讓我再說一句老實話吧：等這書出了版時，我願意再讀它一兩遍。

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

## 序

謝覺哉

孔厥袁靜兩同志結婚時，正在寫「藍花花」劇本，我寫給他倆的賀詞，是：

會歌樹葉葉，又譜藍花花；

明年新紀錄，創作加娃娃。

到北平，看到他倆，娃娃尚未抱着，創作卻有了——「新兒女英雄傳」。

我讀着、讀着，不肯釋手，很快就讀完了。我的十歲小女孩定定跟着讀，像也有不肯釋手的樣子。聽說：袁靜曾對白洋淀的老鄉們讀過，都愛聽。這當然不止是文字通俗，而是其中說的恰恰是老鄉們心裏所要說的東西。

中國人民爲着解放自己——十年蘇維埃戰爭，八年抗日戰爭，三年解放戰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實在太多了；出生入死、百折不屈的人民英雄，實在太多了。而描寫人民英雄的戰鬥史蹟像「新兒女英雄傳」一類的文藝作品，又實在還嫌太少。

孔厥袁靜兩同志爲寫這，在冀中待了兩年：熟悉了戰鬥的故事，了解了人民的情意，學會了人民的語言。他倆寫作是嚴肅而努力的，因而他倆的作品，是成功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

目次

郭沫若序

謝覺哉序

第一回	事變	一
第二回	共產黨	一七
第三回	農民游擊隊	三三
第四回	毒計	五二
第五回	新女婿	六三
第六回	水上英雄	七五
第七回	一條金鍊子	八七
第八回	大掃蕩	一〇三

第九回	生死關頭	一九
第十回	睡冰	二六
第十一回	拿崗樓	三五
第十二回	最後一滴血	一七
第十三回	探虎穴	一七
第十四回	結婚的謎	二七
第十五回	指引	一九
第十六回	愛和仇	二〇
第十七回	魚兒漏網了	二六
第十八回	冤家路窄	三一
第十九回	大反攻	三四
第二十回	勝利	三五



第一回 事 變

砲聲一響，  
眼淚滿眶。

——民 謠

牛大水

牛大水二十一了，還沒娶媳婦。  
提了，全家的星布被油

他娘已經去世，家裏只有老爹和一個小兄弟，沒個娘們家，過日子真難啊！

老爹常想給大水娶個媳婦，可是大水說：「咱們使什麼娶呀？」老爹說：「沒辦法，再跟申耀宗借些錢兒吧。」一聽說借錢，大水就急了。自從娘死那一年，指着五畝葦子地，借了申耀宗六十塊現大洋，年年打利打不清，就像掉到井裏打撲騰，死不死，活不活的。大水說：「唉，還不够瞧的！要再借，剩下這可憐巴巴的五畝地，也得戴上籠頭啦！」老爹說：「小子，不給你娶媳婦，我死也不合眼！咱們咬咬牙，娶過媳婦來，再跳打着還賬不行啊？」大水可不同意。這好小伙子，長得挺壯實，寬肩膀，粗胳膊，最能幹活；總是熬星星，熬月亮，想熬個不短人、不欠人的，鬆鬆心兒再娶媳婦。

這一年，正赶上七七事變。蘆溝橋的砲聲咚咚響，在堤上聽得很真的。人們都驚慌起來了。這村名叫

申家莊，在白洋淀旁邊。離這兒十里地，有個大村叫何莊；何莊有個三分局，局子裏接了隊伍的命令，向各村要快子，開到西邊去，挖戰壕，作工事；牛大水也去了。局子裏的警察挺橫，動不動就打人，大水的光腦瓜兒上也挨了幾棍子；這麼黑間白日的修了一個多月。誰知剛修好，隊伍就嘩的退下來；一路搶人劫道，鬧得很兇。工事白搭了。局子也自動的散了攤兒。不久，保定失守。日本飛機天天來頭上轉，城裏掉了幾個蛋；大官們攜金帶銀，小官們拔鍋捲席的，都跑光了。

村裏人們更驚慌了。牛大水下地一回來，就到村公所探聽消息。公所的大院子裏，有好些老鄉站着，眼巴巴的聽北屋裏村長申耀宗和士紳們商量大事。那些有錢人吓得文字眼兒也沒有了，有的說：「跑吧！別伸着頸子等死。」有的說：「丟下家業怎麼辦？不如看看風勢再說。」真是人心惶惶，誰心裏也糾着一疙瘩啊。

第二天，逃難的下來了，流着淚，紛紛亂亂的走過。大水爺兒三個還在種麥子呢。這麥地是租來的。他們沒有牲口，只好弟兄倆在前面拉着，老爹在後面掌耩。兄弟年紀小，那麼重的耩，全靠大水拉；大水這壯小伙子，可真像條牛似的，拉得怪起勁兒。逃難的人們瞧着，嘆氣說：「唉，這是什麼時候呀，你們還種麥子！估摸●能吃上啊？」大水心裏也慌了。他站住腳，直起腰來，對老爹說：「真是，種也是白種。要不跑，怎麼也是個死！」老爹瞪着他說：「跑哪兒去？快拉你的吧！死了倒好，死不了總得過呀。」

以後逃難的越來越多，大水的表哥家裏，也逃來了親戚；是表嫂的娘和妹子。她們的家在保定附近，逃

● 打撲騰：翻騰

● 估摸：估計

到這兒已經上燈了。那老婆兒坐在炕上，拍着腿說：「可活不了啦！這日子怎麼過呀？敗兵，土匪，折騰來，折騰去……咱娘兒倆可怎麼躲過這個災呀！你妹子也大了，要早早尋個主，我也少操些心。眼下孤兒寡婦的，真叫人遭難啊！」說說她就哭了。

過了幾天，表嫂到大水家來，想把她妹子楊小梅說給牛大水。大水他爹一聽，就笑得滿臉皺紋，嘴都合不攏了，說：「這可太好麼！我們家光景不强，只看你娘願意不願意啦。」牛大水嘴裏含含糊糊的說：「這年頭，還娶媳婦！」心裏可是滾上滾下的了。以前楊小梅常來她姐姐家住，大水和她短不了見面，也說過話。那楊小梅，模樣兒長得俊，什麼活兒都能幹，心眼兒又挺好；大水有一次拿着活計去央表嫂做，表嫂忙不過來，小梅就不言不語的接得去做了。這會兒大水心裏想：「小梅真不錯！要是娶她作媳婦，我這一輩子可就心滿意足啦。」

表嫂知道大水心裏願意，跟他爹說了幾句話，就回去和娘商量。小梅正坐在炕頭上作活兒。她今年十七歲了；雖然個子不大，可是長得很結實，平常挑起整桶的水來，走得個快。他娘是個老派人，還叫她留着一條粗辮子，額上梳着「劉海」。這當兒，她一對大眼睛抬起來，看見姐姐對她笑着，低聲兒和娘說話，知道是在談她的親事呢，就不好意思的紅了臉兒，低下頭，假裝作針線活，眼不看，嘴不說，耳朵可直楞楞的聽着哩。她心裏盤算：「大水可真不錯呀！好小伙子，老實巴結的，挺和善。能找這麼個知疼着熱的莊稼人，我這一輩子也就稱心如意啦。」誰想他娘千不嫌，萬不嫌，就嫌大水家裏窮，一時拿不定主意，說：「這門親事，慢慢兒再商量吧。」

牛大水的表哥，早就不在家了。本來他是個鐵匠，暗裏在了共產黨，就開個飯鋪兒，搞交通，還掩護革命同志來往活動；後來局子裏「剿共」，到處抓人，他在家裏站不住腳，就出外去了。表嫂成年價織席編簍，

養活着一家人。她娘看她挺困難，住了幾天，就帶着小梅，到姥姥家去。小梅的姥姥家，也不遠，在白洋淀裏大楊莊。這親事可就不冷不熱的攔下了。**提親。**

## 二

秋後，土匪鬧大了。這一帶好些村子都有了土匪，各自安了番號。申家莊有個小土匪，名叫李六子。李六子有一支槍，五個人。他把村長申耀宗叫去，說：「怎麼着？旁的村都安上國號啦，咱村不成立一撥人，人家來吃咱們我可不管哪！」申耀宗瞧他邪得厲害，自己手下的保衛團又都跑光了，心裏有些怕情，就依從了。

當天下午，他們在家廟院子裏召集人們講話。大水爺兒倆也去了。瞧見李六子提個「樓子」<sup>①</sup>，登上台階說：「我有個事兒跟大家唸叨唸叨」<sup>②</sup>，眼下的哪兒都成立「鍋伙」<sup>③</sup>，各村保護各村。咱們也得成立一班人，就吃這個村。這年頭，可不分你的我的啦，誰願意來就來，這就叫「共點」<sup>④</sup>。說着他走下來，掏

① 折騰：鬧，騷擾，活動

② 樓子：手槍名

③ 唸叨：商量，說說

④ 鍋伙：用大鍋合伙吃飯，代表一種團體的意思

⑤ 共點：「共產」二字的誤說

出一盒大英牌煙捲，嚷着：「咱們共了吧！」就把煙捲兒分了分；當下在家廟院子裏安上一口大鍋，屋子裏盤上一條大炕，「申家班」就算成立了。

大水他爹看了很生氣，把賴子一扭，拉着大水就走；一邊走一邊說：「這些人儘是瞎折騰，咱們快家去幹活！」一到家，可就有個叫小小子的來找大水，商量入夥。牛大水老老實實說：「不行，咱們輩輩沒出過這號人，叫人說邪氣！」小小子一個人去了。

這時候，西面鐵路線上，日本鬼子往南開，這兒還能透一口氣。大水家就去割葦子了。爺兒三個上了小四輪，十二歲的牛小水很靈巧的打起棹，船兒出去半里遠；來到白洋淀的葦塘裏啦，兩張磨亮的鏟子就浸到碧清的水裏割起來。也不看天上雁兒飛，也不聽水鴨水鷄兒叫，大水心裏結記着楊小梅，她也在淀裏呀，親事怎樣了？誰知道小梅拗不過娘，娘把她許給別人了！已經定了親。男人名叫張金龍，住在何莊，離大水家不遠。大水可不知道啊！日頭將沒不沒的時候，水面一片紅光，耀眼睛；他們的船兒載着葦子，又重，又慢，弟兄倆吃力的打着棹，回到堤邊來。把葦子全揀上岸，天早黑了，月兒已經一樹高。

就在這幾天，何莊也成立了「何莊班」，架勢可大多啦。領頭的何世雄，是個國民黨員，在中央軍隊伍裏當過參謀長，家有好地五十頃，槍多人也多。跟小梅定親的那個張金龍，原是何世雄家「護院的」，也參加了「何莊班」，還當了個小頭兒。另外，有些散兵，有些警察，也參加了。李六子和附近的土匪們，怕吃不住勁，都投奔過去了。「何莊班」這就更霸道，更吃開了。天天向各村要東西，要麵八百斤，要肉八百斤，要油要醋……要什麼都是八百斤。老百姓說：「八百斤，八百斤，剝了皮，抽了筋！」他們可還要錢，按花戶，百二八十的攤。大水家剛把葦子給申耀宗打了利，剩下的只得交款。

大水家交款的第二天，那張金龍騎着大騾子，挎着盒子槍，跑到申家莊來招人；他瞧見牛大水揀個糞筐

拾糞呢，就勒住了韁繩，歪着頭，露出一顆金牙，笑着說：「嘻，傻小子！弄那幹嗎？跟我去吃白麵饅子燉豬肉吧。」大水可認得他，急得光腦瓜兒直冒汗，說：「咱，咱不行，咱沒那號本事！」張金龍睜大了眼：「什麼？『沒本事！』豬肉白麵你不會吃？」大水給他問住了，低下頭，隨手鏟起一塊糞，扔到糞筐裏，一面走開去。張金龍滿臉的瞧不起，拿眼斜他，說：「嚇，娘老子沒把你操好！你眼睛在褲襠裏裝着呢！」就踢踢驢子，虛打一鞭，跑去了。氣得大水瞪了眼，直看他走遠。

三

十月，呂正操將軍的隊伍上來了，在南邊，離這兒一站路。大水家鄰舍有個李二叔，趕高陽集賣布回來，說：「紅軍來啦！」這老頭兒得意的講，「紅軍」跟這些吃喝隊可不一樣，穿的粗布，吃的小米，打日本，愛百姓，把那一帶土匪收的收，剿的剿了。他翹着大拇指，說：「這才是正式軍頭呢！要想打日本，參加這個去。入了吃喝隊，就可成了邪派啦。」同樣的消息到處傳，馬上有好些小伙子，奔高陽投軍去了。「何莊班」怕「紅軍」剿他們，就搖身一變，變成自衛團。有個中央軍的連長，外號郭三麻子，也是個國民黨員，從鐵路上逃下來，在這兒混，何世雄封了他個副團長。他兩個互相利用，在這一帶當起土皇上來了。

這時候，牛大水可還在巴巴的等着結親呢。表嫂不好跟他們說實話，日子長了，大水也估摸着沒指望了。家裏又是出項多，進項少，怎麼也熬不出頭；日子過得緊緊巴巴的，常揭不開鍋。大水覺得很不順心，

氣悶悶的對爹說：「這年頭真够瞧！嘴又不能掛起來，還不抵我去當兵呢！」老爹說：「你也入了邪？快安份守己，巴結着好好幹；趕明兒娶了媳婦……」大水不煩耐的說，「別提了！一輩子不剃頭，也不過是個連毛僧。我還不如去當兵哩！」老爹氣得拿煙袋鍋子敲他的腦袋說：「你這個小兔崽子！不讓你當兵，你偏說，你偏說！」大水噘着嘴，悶着頭兒睡覺了。

想不到——表哥回來了。

大水去看表哥，表哥可不在家。表嫂說：「他一回來，扔下鋪蓋捲兒就串門子去了。」大水想去找他。表嫂說：「不用找，他多半是到劉雙喜那兒去了，一會兒就回家吃飯。」大水等了一陣，表哥才回來了。

表哥姓蔡，人都叫他蔡鐵匠，也叫他黑老蔡。多時不見，大水看他還是那樣粗壯，那樣「棒」，臉兒黑不溜，笑迷迷，連鬚子毛楂楂的。他衣裳很破，精神很好，親熱的和大水說話。街坊鄰舍，親戚朋友，聽說他回來了，也都來看望。黑老蔡是個有名的正直人，誰都愛和他見面，說個話兒；兩間小屋裏就擠得滿滿的啦。

這會兒「國共合作」，世事變了，黑老蔡也不再躲躲藏藏的了。他把戰爭的消息報告給大家，還說了許多救國的大道理，什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啦，什麼「全國人民總動員」啦，還說要「改善人民生活」呢……嚇！一套一套的，都是沒聽過的新鮮話兒呀，人們聽得怪起勁兒。

後來人散了，大水還坐在那兒沒走。表哥燦亮的眼睛望着他，忽然說：「大水，我問你，你願意當亡國奴嗎？」大水說：「誰願意呀！當亡國奴不好受，你不是說了嗎！」表哥走到他身邊，低聲說：「好，不願意當亡國奴，就跟我幹！咱們成立自衛隊，日本鬼子來了，就跟他打！」大水剛才聽黑老蔡說了半天，可還有些不相信，說：「咱們赤手空拳，打得過人家？」表哥笑着說：「不怕鬼子千萬千，就怕百姓起來慢。只要

老百姓起來了，沒個打不贏！武器也不用愁，咱們有的是，你明兒就幫我去弄回來，行不行？」大水一時有些慌亂，吞吞吐吐的說：「行倒行……就是明天我地裏有點活兒……」表哥笑了一笑，說：「不用怕！我跟你一塊兒去。咱哥倆走一遭，誰也不注意，保險沒事兒。」大水遲疑了一會，說：「要去得和我爹說說。」表哥搖搖頭，拍着他的肩膀：「老弟，別跟他說！說了去不成，還怕壞了事兒。」就湊到大水耳朵邊，低聲教給他一個辦法。大水聽了，想了想，笑起來說：「這倒行嘍，就這麼着吧。」黑老蔡又鼓勵了他幾句，大水就回家了。

第二天，表兄弟倆挑着兩擔魚簍子，一前一後的走。人們問：「哪兒去呀？」黑老蔡隨口答：「倒個小買賣——躉點魚去。」兩個人出了村，沿堤走了一陣，表哥就領着他往西奔。傍黑，他倆過了盪河，到了河西村。走到一家人家，一個老婆婆開了門。表哥說：「我們來拿東西了。」那白頭髮的老婆婆掌着燈，引他倆進了一間草棚子；扒開柴禾垛，露出兩個麻袋，打開來，裏面全是手榴彈；大大小小，足有二三百顆，裝了滿滿四簍子，用荷葉蓋嚴。他倆喝了些水，吃了些餚餚，表哥和老婆婆低低說了一陣話，兩個人就挑上擔子，連夜往回趕。

路上，大水悄悄問表哥：「這麼些炸彈，都是誰給的？」表哥笑着說：「誰也沒給。這是手榴彈，都是我們拾來的。中央軍撒丫子跑，這一帶丟下的武器可多呢！我們一夥人還拾了好些個大槍手槍，都交給呂司令了。咱們還這些手榴彈，就要打江山！嗨，你瞧着吧。」

● 棒：結實，好

● 黑不溜：很黑



兩個人回到村裏，已經鷄叫三遍了。雙喜正在學堂等他們；學堂在事變以後早就沒人了。劉雙喜是個織布工人，捎帶種着「巴掌大一塊地」；這人瘦瘦的，很機靈，獨個兒在教員室裏已經挖好兩個坑。三個人悄悄把手榴彈藏好，才回去睡覺。

#### 四

只幾天工夫，黑老蔡就暗裏聯絡了十來個小伙子，天天晚上在學堂開會，把「抗日自衛隊」的牌子也亮出去了。還到處吹風，說：「呂司令給發了好幾打『插鎖盒子』<sup>①</sup>，誰要反對抗日，就把誰拾掇了！」

牛大水白天幹活，晚上跟着表哥鬧騰，覺得很「得」。他爹說他：「你撒什麼瘋呀？」他說：「鬧抗日啊！」老爹說：「中央軍幾十萬還抗不住，溜得一根毛毛也沒剩，你有多大能耐，就能抗啊？」大水給問住了，就硬着頭皮頂他：「不抗怎麼着？叫我當亡國奴啊？」這下老爹又給問住了，瞪着眼睛說不出話。大水緊一步說：「你不叫我幹，我出外當兵去！」老爹怕他當兵，心就軟了，嘴上賭氣的說：「看你叫人家穿着鼻子走，反正我管不了你，你愛怎麼就怎麼吧！」大水又興頭頭的跑出去了。

申耀宗見黑老蔡回來，領着一撥人，折騰得挺歡，怕他們鬧共產，心裏很嘀咕<sup>②</sup>。剛好他手下保衛團的團丁回來了幾個，他腰巴子又硬了，就想壓一壓這些人。可又聽說他們有槍，就派鄉丁崔磳碌先去探探虛實。

晚上，崔磳碌悄悄溜到學堂偷聽，給自衛隊站崗的高屯兒發現了。高屯兒年紀雖輕，個子可長得很高。他藏在暗處，拉開大嗓門吼了一聲：「誰？不言聲可開槍啦！」崔磳碌以為他真有槍，吓得不敢說話，也不敢



跑。高屯兒就把他帶到屋裏去見黑老蔡。崔磳碌心裏害怕，一進門就垂着手兒，作出一副可憐相，說：「蔡師傅，蔡先生！你們可別打槍。我這是給人家當差啊！當差不自在，自在不當差，我……我這也是沒辦法呀！」黑老蔡好言好語盤問他，他不說實話。黑老蔡生氣了，一吓唬他，他才磳碌着眼珠子，把申耀宗吩咐他的話，一句句照實說了。黑老蔡覺得好笑，指着那兩個裝手榴彈的坐櫃說：「盒子槍手榴彈可有的是！你回去告訴申耀宗，叫他老老實實的，咱們歡迎他抗日；要再這麼背地裏鼓搗，我們就跟他幹！」崔磳碌一疊連聲的答應着，退出去了。

黑老蔡他們連夜商量對付的辦法。第二天下午，自衛隊每人腰裏掖滿了手榴彈，有的用皮帶勒着，有

● 插鎖盒子：盒子槍名

● 嘯咕：忐忑不安

的用器轉纏着。各人還拿一把小笊帚，用布包好，吊在屁股上，用襖蓋着，冒充盒子槍。有的把打鳥的火槍攆起來。他們排了隊，走在街上，唱着「義勇軍進行曲」：

起來，

不願作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他們一路走着，還很威風的喊口號。牛大水老怕人家看出他屁股後面是假槍，一會兒用手摸摸，一會兒扭過頭看看，生怕那笊帚疙瘩掉出來。這麼着轉遊了幾條街。到了村公所，一擁進去，黑壓壓的擠了半屋子。

村長申耀宗穿着藍袍黑背心，鈕扣上掛個錶鏈兒，向來是很神氣的。這會兒，瞧見黑老蔡他們許多人擁進來，可把臉兒都吓黃了；忙摘下緞子小帽，點頭哈腰的讓坐，又叫崔礮礮倒茶拿煙。

黑老蔡在太師椅上一坐，說：「不用客氣！現在國共合作了，大夥兒團結抗日，你們怎麼着？」申耀宗坐在一邊，摸着八字鬚回答：「沒說的，沒說的。如今——國難當頭，不抗日也不行啊！兄弟向來就是主張抗日的。」黑老蔡說：「這就好。既然都是抗日的，咱們就是一家人，你們的保衛團跟我們的自衛隊，可以合併在一塊兒，統一起來，幹什麼也方便。你看怎麼樣？」申耀宗心裏不同意，嘴上說：「這……」他不好說出口，就假裝咳嗽，三咳嗽，兩咳嗽，把話都咳進去了。黑老蔡問他：「這怎麼樣？」申耀宗為難的說：

「這……好倒好；可就是……兄弟一個人也作不了主，咱們慢慢兒再商量吧。」

黑老蔡見他故意推托，剛想說話，有個老鄉跑來報告：孫公堤那兒發現一夥劫道的，在打槍呢。申耀宗和他手下的保衛團都面面相看，不言聲兒。黑老蔡站起來說：「咱們瞧瞧去！」可是申耀宗說：「孫公堤打槍，與我們沒什麼關係，咱們還是少管閒事吧。」黑老蔡奇怪的說：「不管？那咱們是幹什麼的呀？不保護老百姓，拿着槍幹嗎？你們怕死，你們待在家裏，我們去！」幾句話說得申耀宗臉上下不來，不好意思的說：「要去咱們一塊兒去。」黑老蔡就領着自衛隊走在頭裏，村長和保衛團跟在後面；一夥人沿着湍邊，直奔孫公堤。

這當兒，牛大水可慌了，一面摸着筭帚疙瘩，一面想：「壞了！弄這玩藝兒是作作樣子，吓唬吓唬人的麼；真打起來，可打個蛋呀！」他瞧着身上手榴彈倒不少，忙拉拉旁邊的高屯兒，小聲問：「手榴彈怎麼個打法？」高屯兒說：「誰打過呀！」大水着急的想：「這可是作了癩子●啦！」西北風颼颼的颼，大水還一身一身的出汗。看表哥，表哥可滿不在乎，挺着腰，跨着大步子，一股勁的往前走。

到了孫公堤，劫道的不見了。繞了一個圈兒，也沒找着。申耀宗高高的站在「土牛」●上面，望了一會兒，消消停停的捻着鬍子說：「哈！幸虧沒碰上，你們的手榴彈怕不響吧？」黑老蔡眼睛對他一閃，說：「什麼？不響！」就拉開線兒，一顆手榴彈飛出去，噠了一聲：「瞧吧！」手榴彈轟的炸開了，土冲得很高，驚得野地裏鳥兒都亂飛。申耀宗吓得滾下來，爬在「土牛」後面，也不管綢袍兒弄髒了；嘴裏埋怨說：「你

● 作癩子：作癩

● 土牛：堤上護堤用的土墩

你怎麼鬧這玩藝兒呀！」自衛隊都拍手叫好。

高屯兒這楞小子，挽起袖口，說：「我也來一個！」他照着葫蘆畫瓢，也捧了一個，也炸響了。申耀宗剛站起來又爬下，慌忙說：「得了得了！我知道響了就行啦，別傷着人！」劉雙喜滑稽的眨了眨眼兒，故意舉起手榴彈搖晃着：「不行不行，我還沒扔呢。你們小心！」申耀宗剛爬起來，連忙拉着他的胳膊說：「算了算了，你這是開什麼玩笑呀！」雙喜作了個鬼臉兒，許多人哈哈大笑。高屯兒拍拍牛大水說：「喂，夥計，你的盒子槍可別走火啊！」大水摸着笞笞疙瘩，也忍不住笑起來。天已經黑糊糊的了，一夥人就回村。

當天晚上，黑老蔡又派人去請申耀宗，來談判合編的事兒。申耀宗推托着了涼，打發祕書來說：「合了也可以。」黑老蔡提出：申耀宗還當他的村長，自衛隊的隊長由這邊派，兩方面結成統一戰線，成立動員會，實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槍出槍；比如：申耀宗私人藏的槍，也應該拿出來抗日。祕書回去一說，申耀宗一夜沒睡着。第二天，黑老蔡他們又去，申耀宗都應承了。合編中間，保衛團的團丁，有的留下，有的不幹了，大槍都重新分配；以前班長帶的一支盒子槍，就擡在黑老蔡身上了。

接着，黑老蔡他們到附近各村，把財主家的槍都動員出來，還捐款買槍。抗日自衛隊擴大了，槍也更多了。

## 五

黑老蔡一夥人的活動，給何世雄知道了，就出了個「鬼點兒」，叫郭三麻子和張金龍李六子帶一班人，一個個都擡着盒子槍，突然來到申家莊村公所，要八百斤「潮脂糕」。申耀宗一聽就知道是來鬧事的，

故意去找黑老蔡報告，說：「哪兒去弄這些潮脂糕？這事兒我辦不了，蔡隊長，你打發他們吧。」黑老蔡聽了很生氣，就帶着高屯兒牛大水，眼中耀宗到村公所。

公所裏，郭三麻子大模大樣的坐在椅子上，穿着國民黨的軍裝，挎着武裝帶，領子上還別着過去的紅領章。站在他身邊的張金龍，穿着一身黑的便衣，頭髮往後梳得賊亮，身上挎着兩支槍。旁邊站着一溜人，穿什麼服裝的也有，都拿着槍，一個個賊眉怪眼的。郭三麻子瞧見申耀宗引着個連鬚鬚子的黑大漢進來，後面跟着兩個土頭土腦的壯小伙子，知道那頭前一個挎盒子槍的準是黑老蔡，就故意瞧不起的問：「你是蔡鐵匠嗎？」老蔡左手叉腰，右腳踏在板凳上，胳膊彎兒往膝蓋上一撐，說：「我就是蔡鐵匠，你怎麼樣？」郭三麻子說：「怎麼樣！叫你們村裏馬上準備八百斤潮脂糕，送到我們團部去！」

老蔡嚇嚇的冷笑，說：「老百姓連棒子窩窩都吃不上，你們吃潮脂糕嗎？」李六子得意的說：「我們都上火了，就得吃潮脂糕！」高屯兒說：「哼！想得倒不錯！」牛大水也壯一壯膽，冒一股子勁說：「嚇，這麼個窮村，連個點心鋪子也沒有，哪來的潮脂糕呀？」郭三麻子臉兒一沉，說：「別廢話！你們到底送不送？」這時候，劉雙喜叫來了自衛隊和許多老百姓，都擁在院子裏聽呢，聽到這兒，雙喜這瘦個兒氣得跳起來，對大夥兒嚷着：「你們說，有潮脂糕沒有？」大夥兒齊聲喊：「沒有！」

裏面，郭三麻子漲得麻臉兒通紅，威脅的說：「誰在鬧？這是我們何團長的命令。你們要不送，跟我們走，有話跟我們團長說去！」說着回頭使了個眼色，立時喀嚓響一陣響，十來把盒子都頂上了子兒，大小機

● 鬼點兒：詭計

● 潮脂糕：彩蛋糕

頭張着，提在手裏。高屯兒急了，趕忙把手裏的大槍也推上了子彈。自衛隊都擁到門口，嘩啦嘩啦的拉着槍栓。牛大水心裏撲通撲通直跳。申耀宗偷偷溜出去了。

忽然，黑老蔡直了身子，舉起一隻手，怪有意思的眯着眼睛，說：「好吧！要吃潮脂糕的跟我走！」張金龍一條眉毛壓下來，狠狠的說：「姓蔡的，你別開玩笑！」黑老蔡揚着腦袋說：「你們有上級，我們也有上級，要吃潮脂糕，跟我到呂司令那兒吃去！」高屯兒說：「着！呂司令那兒潮脂糕多得很！」門外也都喊起來：「到呂司令那兒去！到呂司令那兒去！」郭三麻子眼睛瞪得像牛蛋子似的，猛的站起來，對黑老蔡拍着桌子說：「放你娘的屁！我們不認得什麼驢司令牛司令！這傢伙故意搗亂，把他捆起來！」幾個人就衝上來抓黑老蔡。老蔡拿着盒子槍，走進一步，大聲喝着說：「誰敢捆我！」劉雙喜一夥，有的提着槍，有的拿着手榴彈，都擁進屋裏來。

正在這工夫，外面一陣馬蹄聲，來了三個軍人，都穿着灰粗布軍裝，跳下馬，走進院子。頭前一個問：「蔡隊長在哪兒？」人們說：「在屋裏呢。」他跑進屋裏，一見黑老蔡，忙握手招呼。黑老蔡高興的說：「教導員，你們都來啦？」那教導員說：「大隊在後面，我們先來跟你接接頭。」黑老蔡說：「好好好，咱們過那邊談談。」就和自衛隊招呼他們到西屋去了。這兒，郭三麻子一夥都傻了眼兒。張金龍暗裏推推郭三麻子說：「咱們走吧。」三麻子就高聲說：「今天時候不早了，明兒個再來要吧！」李六子說：「對，潮脂糕明天再吃！」這一夥毛蛋蛋子，一個個都溜了。

來的是呂司令的一部分隊伍，住下以後，專門剿土匪，整頓地方武裝。他們派人跟何世雄交涉，要他抗

抗抗中修車

要問題先

南生土要武裝建立地方武裝全力好抗戰。

揭穿了口民黨當時說八路軍對自己的謊言。

還有這樣巧

寬家陸狹的  
有京法也。

臘月初十，黑老蔡打發牛大水到何莊集上買火藥。大水買了火藥，正在街上走，忽然聽見後面槍響，和一陣咪哩嘛啦的聲音。趕集的人們紛紛往兩邊讓開，把大水擠到台階上了。他扭頭一看，瞧見李六子端着個三眼槍，在開道冲邪呢；後面跟着六個吹鼓手，吹吹打打，引着一頂藍轎，和一頂紅緞子繡金的花轎；花轎後面跟着好些個挎盒子槍的人們，都很威武的走過去了。

半信半疑的神  
氣

大水想：「什麼人這樣要威風呀？」一打聽，才知道是張金龍娶媳婦呢，娶的是大楊莊的。旁邊有個抱小孩的婦女說：「不是大楊莊的，大楊莊是她姥姥家。」大水聽了，心裏一激靈，就問：「這家姓什麼呀？」那女人說：「許是姓梁吧。」大水說：「該不是姓楊？」女人笑起來說：「那誰知道！」大水迷迷惑惑的想：「不要是楊小梅吧？」他呆呆的望着，那花轎越走越遠了。

這當兒，小梅正坐在花轎裏淌眼淚呢。她早就聽說，張金龍是個不正經過日子的嘎小子。前兩天，小梅就躺在炕上裝病，用被子蒙着頭，不住的啼哭；可是娘也說，姥姥也勸，臨了花轎子抬來，也就由不得她了呀！

忽然——咚！咚！咚！三聲炮響，轎子落地了。



## 第二回 共產黨

星星跟月亮，

老百姓跟共產黨。

——民誌

小梅過了門，當了三天新媳婦，過了三天好日子。第四天，婆婆「要活」了，照老規矩，小梅給她作一條棉襖。婆婆把棉襖翻過來，掉過去，看了又看，就挑開眼了；這兒針腳大啦，那兒絮的不勻啦，刺打了幾句。一過了年，小梅走姥姥家回來，就忙開活了。婆婆家人口多，小梅一天要推兩回碾子，作兩頓飯，還要解葦，碾葦，織一領丈二的席，她可只長着兩隻手呀！

婆婆家早先原是個富戶，在張金龍爺爺手裏就敗落了，眼下只剩一所破宅院。一家人全靠張金龍在外面訛個錢，詐個財，吃點好的，穿點好的，裝裝門面。他們可瞧不起「死莊稼人」，欺侮楊小梅。他們吃好的，小梅常挨餓。有一次，公公抽足了大煙，一時高興，對小梅說：「你碾葦，拿塊餛飩吃吧。」小梅剛吃一口，婆婆進來了，發話說：「好媳婦，你長着雙管腸子呀？」公公說：「你叫她吃飽了好幹活啊。」婆婆撇着嘴兒，不言聲。小梅也吃不下了，把餛飩放進籃裏就去碾葦。這小媳婦，腦後邊挽了個髻兒，穿着寬寬大大

的棉襖，一邊拉着大石滾，一邊掉眼淚。

婆婆還像防賊似的防着小梅，米麵全鎖在自己的套間裏，每頓作飯，都得婆婆親手舀出來，不許小梅沾手。就連作鞋用的「夾紙」和「鋪襯」，也得婆婆拿鑰匙開櫃取給她。小梅實在受不住窩囊氣，跟她男人又說不來個話。那男人脾氣大多了，老是擰眉毛，瞪眼睛。小梅在他面前，什麼話也不想說，連嘴都快要生鏽啦。她想找娘訴訴苦，可是娘回家了，路很遠。小梅只好等機會，來到姐姐家哭一頓，躲一躲。大水聽到小梅這樣受苦，心裏很難過，可是小梅已經成了人家的人，他又有什麼辦法呀！

## 二

敵人在頭年臘月來進攻過一次，咱們新編的隊伍開到滄河邊，打了三天三夜，把敵人打退了。這年春天，敵人第二次來，兵力可大多啦，有一千多人，盡是牲口拉的大砲，還有飛機掩護。這邊的隊伍只有三百多，在河邊整整堅持了一天，就被敵人攻過來，佔了縣城。咱們的隊伍就在農村，配合地方黨，繼續組織羣衆，發展武裝……

縣上的宣傳隊常到申家莊來，還有「女紅軍」，也穿着藍制服，打着旗子，在街上喊口號，刷標語，登台演講。小梅有時候來姐姐家，也跟着去開會，看着那些「女紅軍」又會說，又會寫，還不受壓迫，小梅真眼熱。再看牛大水，大水頭上包着白手巾，身上穿着對襟的藍褂兒，腰裏纏着子彈帶，肩上揹着一支大槍，也

興頭頭的在街上走來走去。連牛小水也參加了兒童救國會，天天上操，唱歌，很熱鬧。可是小梅在姐姐家住不上三天，婆婆就要打發人來找，好說歹說，怎麼着也得把她叫回去。

秋天，農會成立了。黑老蔡調在工作團，管着好幾個村。大水在本村農會裏也當上了幹部。申耀宗在背地說：「嚇！這些傢伙，瞎字不識，滿腦袋的高梁花子，也能幹出個事兒來呀？」減租減息佈置到村，他更不滿意，儘在暗裏使絆兒。後來，農會幾百人到縣上去告他，他眼看頂不住，才老實了；見了牛大水，反而笑嘻嘻的點頭招呼。大水可鬆了一口氣；他爹算一算，這幾年光利錢滾去了一百掛零，人家攢着文書呢，今年再還不清，地就丟了。可是減了租，減了息，地保住了，還能有碗飯吃。喜得老爹說：「要不是鬧農會，人家今年就要掐咱們的頸子啦。好小子，好好兒幹吧。」大水工作更上勁了。

### 三

劉雙喜看大水很積極，想吸收他加入共產黨。有一天後半晌，雙喜來找大水說：「你有事不？咱倆去拾點柴禾吧。」大水說：「行，咱們走吧。」就拿上小鐮，帶上繩子，兩個人一塊兒出村。

他倆在野地裏拾了一些棒子槎，高粱茬，又到一片小葦子地。雙喜看看四面沒人，就一面割葦子，一面說：「大水，你看咱們打日本將來能打勝不能？」大水說：「能哇。」雙喜問：「打日本你害怕不？」大水說：「怕什麼！」雙喜又問：「大水，你說咱們打日本是什麼人領導的？」大水心裏想：「這個人真怪！怎麼老問我呀？」就衝口說：「還不是黑老蔡啊！」雙喜笑起來：「你知道黑老蔡是什麼人？」大水楞頭楞腦的說：「他不是我表哥嗎？」雙喜沒奈何的想：「唉，這個人，真沒辦法！」

兩個人又割了一會兒，雙喜又低聲說：「大水，我問你，將來實行共產主義你看好不好？」大水傻不濟濟的說：「共產，共我的地不？我還有五畝地呀！」雙喜直了腰，用小鏟子點着他說：「你這個傻蛋！共你那五畝地幹什麼呀？」大水還在割，雙喜氣惱的說：「別割了，咱們走吧！」兩個人揹着柴禾，不言不語的回來了。牛大水回到家裏，來回尋思：「雙喜找我說這些，是什麼意思呀？」心裏老是轉磨不開。

一天晚上，輪着高屯兒站崗。高屯兒來叫牛大水：「跟我作個伴兒吧。」大水拿個土槍，跟他到了村口。兩個爬在秫秸垛裏，說了一陣閒話；高屯兒就說：「大水哥，你這個人挺實牢，就是太死巴……有人介紹你參加了沒？」大水摸不清是什麼事，說：「參加什麼呀？」高屯兒着急的說：「你看你又不說！雙喜不是跟你談過了？」大水說：「他沒給我說什麼呀！」高屯兒急壞了，心裏想：「這小子，真他媽的糊塗！他是雙喜的『對象』，人家又不教我跟他說，這可怎麼着？」大水忽然想起來，嚷着說：「哦！是不是叫我參加共產黨？」高屯兒忙拉他一把，說：「嚷什麼！給人聽見可壞啦！」

大水小聲問：「屯兒，在了黨，我還種地不？」高屯兒說：「種哇！莊稼人不種地，吃什麼呀！」大水說：「那我也參加吧。你是不是在了黨啦？」高屯兒喉嚨裏挺癢癢，想說是又不敢說是，就含糊糊糊的說：「我是……他媽的，咱們找吧！我找着告訴你，你找着告訴我。」大水說：「行，就這麼吧。」半夜換崗以後，大水悄悄跟高屯兒說：「你找着門頭，可別忘了我！」高屯兒笑着答應，兩個人就分手了。

以後，大水老盼着高屯兒那邊的信息，高屯兒可老不跟他提這個岔兒；大水又不好問，真把他驚壞啦。他去找雙喜，發現雙喜高屯兒和另外兩三個農民，背地裏咕咕什麼，像是開會呢，見他來了，就把他支開。

大水想：「怎麼把我當外人看待呢？……這可是越活越不如人啦！」氣得他儘想啼哭。——這麼着，直營了半個多月。

有一天晚上，劉雙喜帶着自衛隊到西邊去破路，挖道溝。一路上大夥兒起勁的唱：

月兒彎彎掛樹梢，

揹起鐵銼扛起了鎬，

出得村去破壞汽車道，

免得那鬼子兒兵

運兵來殺燒！

得兒生，得兒生，

得兒生得生得生……

到了公路上，雙喜先派出警戒哨，又給人們分了段，大夥兒散開，就挖起來。小組跟小組競賽，個人跟個人競賽。誰挖得多，誰就坐飛機，誰挖得少，誰就當烏龜。人們都緊張的幹起來了。

牛大水很賣力氣。天已經冷了，他幹着幹着就把襖兒脫下一扔，光着膀子，拿個鎬，一股勁的掄，一個人挖了一丈多，把高屯兒也比下去了。回來的時候，他扛着一根電線桿，電線桿上還套着一盤鐵絲。雙喜走在他的旁邊，也給鐵鎬、鐵銼、鐵絲壓得彎了腰，兩個人落在後面了。

半路上，他倆放下東西，在明光月亮地坐下來歇一歇。雙喜擦着汗，滑稽的說：「啊呀，我的乖乖！可

把我壓出油來了。」大水抽着旱煙管兒，說：「哈，這下可有了柴禾啦。回去把這電線桿子劈了，咱們燒水喝！」雙喜說：「大水，你幹什麼都上勁，你真行啊！」大水喪氣的說：「咱不行咱！比人家鏟着一截呢！」雙喜聽他話裏有話，就問他。大水說：「我要不鏟一截，怎麼就不能在黨呢？」雙喜笑着說：「你知道共產黨是幹什麼的？」大水說：「那還不知道！共產黨是抗日的麼。」雙喜問：「還幹些什麼？」大水說：「還領導咱們減租子，叫咱窮哥們也有飯吃。」雙喜笑了一笑，說：「對着咧，共產黨要叫人人有衣穿，有飯吃，有書唸，還要有福享呢。」大水說：「我就是心眼兒裏覺着共產黨好！」說着把煙管兒遞給雙喜。

雙喜抽着煙問：「你看咱村誰是共產黨？」大水說：「嗨，這可是親上包親，不用打聽，我看你就是！」雙喜笑着不言語。大水拉着他說：「雙喜哥，你們別這麼驚我啦。星星跟着月亮走，我就跟着你們學，你們怎麼着，我也怎麼着；反正我知道你們儘幹的好事兒！」雙喜就安慰他：「大水，你別着急！共產黨最稀罕咱們這樣的工人農民。我們已經開過會，決定讓你參加了。」大水喜得跳起來：「真是讓我參加啦？」雙喜說：「你小聲些！這事兒可得保守祕密；上不傳父母，下不傳妻子，誰也不能給知道。」大水連連答應。

大水回到家裏，他像得了寶貝似的，儘嬉着嘴笑。他爹問他：「你樂什麼呀？」大水笑着說：「不樂什麼，就是……心眼兒裏挺痛快！」

第二天，雙喜叫大水去開小組會，高屯兒他們早等着了。高屯兒拉大水坐在炕上，拍着他說：「這你可成了共產黨員啦。」大水快活的指着他說：「嘻，你還叫我給你找呢，你倒裝得像呀！」雙喜說：「咱們說正經的，大水，你在黨，可得遵守紀律，服從黨的決議啊！」大水說：「行嘍，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高屯兒說：「他參加我們這裏頭，準一個心。」旁人都說：「大水可錯不了。」雙喜說：「大水是不錯，就是還有『農民意識』，可得好好兒克服。」大水不懂，什麼叫「農民意識」；他問他們，大夥兒就你一言，我一語

的討論開了。

#### 四

散了會，大水回家，聽他爹說，楊小梅挨了打，到她姐姐家來了。老爹搖著頭，嘆氣說：「唉，這麼好的閨女，落到他們手裏，真是老天爺不睜眼！」大水氣鼓鼓的說：「人家有錢啊！」兄弟小水說：「哥，咱們去看看她吧，人家對咱們挺好的。」大水說：「我才不去呢，愛怎麼就怎麼吧！」大水抽了一鍋煙，可不知不覺的到他表嫂家去了。

小梅正在幫她姐姐刷鍋洗碗呢。燈光裏，大水看見小梅的後影兒，可不知道她給打在哪兒了。表嫂對大水說：「我娘真是瞎了眼，把小梅嫁給這麼個人家，不是罵，就是打！她婆婆自個兒忘記把洋火藏在哪儿了，小梅作飯，花了幾個子兒買了一盒洋火，這就犯在她手裏啦，非叫她吃了洋火不行！還拿起桿杖，兜頭蓋臉一頓打。你看！」她拉拉小梅說：「給大哥瞧瞧！」小梅捧開姐姐的手，扭過身去，低下頭，抽抽噎噎的哭。表嫂說：「嗨！頭上頓了個窟窿，直流血，眉骨頭上打了老大一個青疙瘩，差點兒把眼睛都打瞎了！」大水聽了，氣得喉嚨裏擠了個疙瘩，憤恨的說：「他媽的，真歹毒啊！」表嫂說：「這還是娶了不到一年的新媳婦呢，往後的日子還能過呀？」小梅擰著頸子說：「反正我不回去了！」表嫂說：「唉！不回去可怎麼着？」小梅說：「我當女紅軍去！」表嫂說：「看這傻閨女！你又不識字，人家要你啊？」大水忙說：「呃，不識字的也有呢！」剛說到這兒，表嫂的孩子們嚷着要睡覺，大水就回家了。

想不到第二天，張金龍帶着人，把小梅生拉活扯的弄回去了。大水很不放心，不知道小梅回去以後怎

樣了。他想打聽打聽，心裏又盤算：「叫人家看着，我算是她的什麼人呀！」

過了幾天，黑老蔡給雙喜來信，要調牛大水到縣上受訓去。大水爹知道了，暗裏拉着大水說：「啊呀，這一受訓，可準得當兵啦！小子，你不能不去嗎？咱們跟你表哥說說，另外派個旁人去不行啊？」大水尋思着說：「當兵倒不準，就怕派到遠處去工作。」老爹着急說：「那也就種不成個地啦！」大水瞧他爹年紀大了，兄弟還小，自己又是窮家難捨，熟土難離，心眼兒裏也很活動。他就去找雙喜，想跟雙喜說說。

雙喜一見他來，就很高興的說：「大水，這下你可『得』啦！一受訓，你文化也提高了，政治也進步了，你就是個大幹部啦，你回來可別瞧不起我這個老粗啊！」說得大水笑了。高屯兒在一邊嘟囔說：「怎麼叫他去不叫我去呀？」雙喜說：「你着什麼急！這回他去，下回你去，一個個的來啊。」大水一看人家揀着去，他就不提了，趕忙回家打整行李。

老爹慌了，問大水：「怎麼你走啊？」大水笑着說：「不用怕，受訓是好事兒，人家想去還去不成呢。我明兒一早就走！」老爹看他打定了主意，呆了一陣，也沒有阻擋他，倒從破箱子裏搜摸了半天，摸出一張票兒來，給他作零花。早上，大水夾着一個鋪蓋捲兒就走了。

牛大水到了黃花村，找着黑老蔡，剛說了兩句話，忽然看見一個小媳婦跑進來，花條襖上滾着土，頭髮披散着，一看正是楊小梅。楊小梅哭哭啼啼的對黑老蔡說：「姐夫，你救救我吧。他們不讓我活啦！」老蔡問她是怎麼回事。她坐下，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瞧見了牛大水，連忙轉過臉去，對着黑老蔡，一時說不出話來。黑老蔡仔細問她，才知道那天張金龍把她弄回家裏，說：「好哇，你倒腿長，動不動就找你姐夫告狀！」說着搗了她一個耳刮子，倒插上房門，娘兒倆把她關在屋裏，丟下一大堆活兒逼她作，一天可只給兩個窩窩●吃。老婆子還說：「申家莊就沒個好人，你再去，打折你的腿！」小梅受不住，趁張金龍這一夜沒



在家睡，天還不亮，就偷偷攪開門，跳牆逃了出來。

小梅對黑老蔡說：「姐夫，那邊我實在待不下去啦。你不常說：『打日本不分男女老少』嗎？我早打定主意，要當個女紅軍，也去工作。咱不識字、沒能耐，哪怕給人家提個水兒，跑個腿兒……幹什麼也行。反正不默在家裏受罪啦！」黑老蔡皺着眉頭，想了好一會，說：「那麼你去受訓好不好？」小梅問：「受訓是個什麼工作呀？」大水忙說：「呃，受訓可好哪！又能提高文化，又能……提高政治，就跟進學堂一個樣。」小梅說：「行嘍！受訓就受訓吧，反正不回去了！」黑老蔡給寫了介紹信，還有幾個受訓的，一塊兒到縣上去。小梅的婆婆家，一時找不着她，不知道她到哪兒去了。

## 五

縣上的訓練班在一所大宅院裏。大水他們找到負責人，交了信。那負責人叫程平，三十多歲，穿着灰粗布軍裝，坐在桌子跟前，先把他們的名字登記了，就很和氣的問楊小梅：「你爲什麼來受訓啊？」小梅紅着臉兒，答不上來，半天才說：「就是爲了受訓麼！」程平給她解釋以後，小梅才明白了，笑着說：「那……受訓就是爲了……爲的是不在家待着，好出來工作！」程平笑了一笑，在紙上記了幾個字；又問牛大水：「你爲什麼來受訓呢？」牛大水過來鞠了個大躬，高聲的回答：「堅決打日本！」程平回了個禮，笑着問：「要是叫你帶一班人，領頭打，你敢不敢？」大水衝口說：「敢！」程平點了點頭，又去問別人了。

大水隔着玻璃窗，往外一瞧，見院裏男男女女好些人，心裏想：「可熱鬧啦！」程平和他們談完話，勉強了幾句，就把他們纏了班。生活上婦女單有一個女生大隊，學習可是男女在一塊兒的。大水和小梅剛好編

在一個學習小組裏。編好班，臨出來的時候，大水忽然想起，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來，轉着身子，着急的說：「噯！噯！我這個關係交給誰呀？」程平忙指給他：「找陳大姐！」大水看見，裏邊桌子旁坐着個女同志，在笑着對他招手咧。大水走過去，那陳大姐低低對他說：「你別嚷嚷！這兒還有『羣衆』呢。」大水交了黨的關係，才放心的走出來。

大水和小梅乍一入了訓練班，都很不習慣。自天上課，晚上開討論會，起床，睡覺，上操，唱歌……幹什麼都吹哨子，覺得昏頭暈腦的，緊得厲害。吃起飯來，二三百口子，分成攤兒，小米飯，蘿蔔湯，大家吃得挺快；小梅趕不上，把嘴唇都燙出泡來了。晚上睡覺，男同志全在屋裏睡地鋪，墊的草，枕的磚；女同志優待點，屋裏還有炕。房子很大，炕又是涼炕，天氣很冷啦，小梅沒帶被子，跟一個叫田英的女同志夥着蓋；半夜裏凍得她腿肚子轉筋，儘啼哭，心裏有些後悔：「還不抵不來呢！」常想回姐姐家去。

田英是個中學生，又是個黨員，年紀也比她大，常半夜裏起來給她轉腿肚子，還勸她別回去；有時候把她當小妹妹似的哄着，買燒餅給她吃，說：「你吃一個，我吃一個，好好兒學習，別想家啦。」小梅也覺得，回婆婆家吧，受不了那個罪；住在姐姐家吧，也還是逃不出張金龍的手；既然出來了，一到訓練班，把頭髮也剪了，當時下了那麼大的決心，可總得爭口氣呀；咬咬牙也就過下來了。

大水夜裏着了涼，也鬧肚子；可是他最發聲的還是學習。這訓練班，各階層的人都有，程度不齊，服裝也各色各樣。大夥兒坐在院子裏，一面曬着太陽，一面聽課。大水包着頭巾，穿着破棉襖，還束着個襠，插着個小煙袋兒，坐在前面，抬着頭，眼巴巴的聽課呢。可是，什麼「目前形勢」呀，「統一戰線」呀，「游

擊戰術」呀……他都聽不懂。有個教員是長征老幹部，湖南人，還問他：「你聽等聽不等？」大水瞪着兩個眼兒。旁人笑着問：「問你懂不懂！」可鬧了笑話啦。大水看着有些人嘩嘩嘩的記筆記，心裏想：「多會兒熬磨到能記個錄，可就好了！」

開起討論會來，這個小組裏，就是大水和小梅不言聲。別人問：「你們怎麼不發言呀？」大水說：「咱們一個莊稼腦袋，叫我說個莊稼話行嘍，叫我發言，我知道怎麼發呀？」小梅給人催急了，臊得她差點哭出來。大夥兒勸他們：「記得幾句說幾句，慢慢兒就學會啦！」大水好幾夜翻過來，掉過去，睡不着覺，愁了個半病子。他對小梅說：「咱倆可是高粱地裏耩籽子，一道苗兒。兩個傻蛋，往後受罷訓回去，百嗎也不懂，可怎麼着？」小梅也愁蹙蹙的說：「誰說不是呀！咱們兩個笨鴨子上不了架，受了一回子訓，就裝了一肚子小米飯，回去怎麼見人哪？」大水說：「咱不信！人家是人，咱也是個人，咱就學不會？」

每天，在休息的時間，程平教他們識字。大水晚上躺下，還在肚皮上畫字呢。上課的時候，他硬着頭皮聽，慢慢的也就聽出個意思來了。小組會上，大水下決心發言，憋出一身汗，前言不搭後語，結結巴巴的說了一潑灘。小梅紅着臉兒，也跟着學了幾句。大夥兒都說：「好了好了，這兩個可有了門兒啦！」

大水可比誰都勤謹。每天，他起得最早，掃了院子掃屋子，把同志們的洗臉水漱口口水都打好，等大家起了床，又把一個個鋪蓋捲兒摺疊得整整齊齊的。在生活檢討會上，他鬧了個模範，許多人都誇他。大水很不好意思，說：「咱們莊稼人，沒什麼旁的本事，就是會賣點力氣。」後來程平同志在全體大會上，還提出牛大水的名字，表揚了一下。大水心裏可樂啦。

大水覺得自己有了進步，生怕小梅落了後，有一次學罷歌子，人散了，他問小梅：「你怎麼着？生活過得慣？」小梅剪過的頭髮齊頸子，曬得黑紅的臉兒，一笑就是兩個酒窩兒；她可鬆快多了，活潑多了，兩隻

大眼睛挺精神的瞧着大水，說：「怎麼過不慣呀？」她把陳大姐跟她們說的話，照樣兒搬了過來，說：「就得吃苦呢。咱們這是『鍛鍊』！往後打日本，什麼苦都要受得了呢！」大水聽了，吃驚的想：「嚇呀，小梅可進步多多啦！」小梅一跳一跳的走去，頭髮在風裏飄，還唱「青年進行曲」呢：

前進，

中國的青年！

挺戰，

中國的青年……

## 六

這天，正上課呢，大水煙荷包裏沒煙了。熬了半天，怪難受，就偷偷溜出來，在門口糖攤上，買了兩根煙捲兒。訓練班的紀律很嚴，不許買煙捲兒抽。他不敢給人知道，就躲在毛廁裏，假裝大便，吸着煙捲兒過癮。剛好有個同班的來解手，大水趕忙把煙捲兒攆滅，另一支也踩在腳底下踩碎了。那同學可斜着眼睛看了個準，回去就報告了。

● 糝子：是高粱的一種

● 一潑灘：一大灘

晚上，開了個小組會，他們把大水批評得真够瞧。這個說：「你爲什麼不好好聽課？」那個說：「你還沒有有個紀律呀？」說得大水成了個大紅臉，結結巴巴說：「我……我這是第一回呀！口袋裏可一點兒煙也沒有。你們大家抬抬手，原個諒吧。」話還沒有說完，人們就亂嚷開了。這兒也是：「報告主席，我對他有個意見！」那兒也是：「報告主席，我也有個意見……」真是：按倒葫蘆瓢又起來了；都說牛大水不接受批評，不誠懇。連小梅也跟着嚷：「我也報告主席……」

大水惱了，心裏想：「抽個煙兒，犯了什麼罪呀？」一賭氣，掏出他的小煙袋說：「媽的，爲了這麼個事，以後一輩子也不抽這個鷄巴煙了！」說着，把那煙袋在膝蓋兒上喀嚓一下就挾折了；嘴裏還氣憤不平的說：「看我改了改不了！拿個中國人還沒有這一點囊氣！」說完把兩截子煙袋扔在地上就走了。

大水氣得半夜沒睡着，差點兒啼哭。第二天起來，他還警着這口氣，誰也不理；連小梅跟他說話，他也不答應。下午，程平把他叫去了。程平讓他先說，大水氣呼呼的訴說了一頓。程平笑了笑，很耐性的教育他，說：「大夥兒批評你，說輕說重都是爲了你好，不能接受批評，就不能進步；你是個共產黨員，更得守紀律，起模範啊。」還說了兩個守紀律的故事給他聽。大水聽了以後，氣也平了，心也服了，說：「哈！你這是拿鎗匙，把我的心開了竅兒啦。」

晚上，開了黨的會，又開小組會。大水承認了不是，笑呵呵的說：「我是個實葫蘆兒，這會兒才豁亮了。往後我有什麼缺點兒，你們只管指出來。我牛大水可再不發我的牛脾氣啦。」大夥兒都笑開了，說：「有錯改錯，也就沒錯了；你可大大的進步啦。」

大水進步，小梅也很有進步。田英想介紹小梅入黨，就問她：「你看國民黨好還是共產黨好？」小梅說：「當然共產黨好麼！」田英說：「你願意在哪个黨？」小梅可說：「哪個黨我也不在，我就知道抗日，反

「正我要當女紅軍！」以前小梅知道她姐夫黑老蔡是個共產黨，給刺得東奔西跑，小梅很害怕。她看那些女紅軍，倒是很自在，所以決心要當女紅軍。田英拉着她說：「你真傻！沒有共產黨，哪裏來的紅軍呀？現在紅軍的名兒也已經取消了。在了黨，常開會，知道的事兒多，進步就快啦。你好好兒尋思尋思吧！」

小梅想來想去，拿不定主意，就找牛大水商量。大水着急的說：「嗨，你這個人真糊塗！這是個最秘密的事兒麼，你怎麼告訴我呢？」他可不知不覺的暴露自己說：「幸虧我在了黨，要不，你就『暴露』給人家啦！」小梅害怕的說：「那怎麼辦呢？已經給你知道了！」大水很祕密的說：「你就參加吧。在了黨，可就有了主心骨啦。」

小梅見到田英，就同意參加了。陳大姐給小梅填了表。和小梅一塊兒入黨的有十幾個人，舉行了入黨儀式，大家對黨旗、對毛主席的像宣了誓……以後，就常跟大水他們一塊兒上黨課。

## 七

一天下午，訓練班來了一個人，中等個子，二十七八，穿了一身軍裝，鑲着一顆金牙，夾個包袱，來找負責同志。程平接見以後，他很客氣的問：「貴校學員裏，有個婦女叫楊小梅的吧？」程平說有。那人介紹自己，說是在何莊抗日自衛團服務，又說：「我們這個團是呂司令領導的。楊小梅同志是我內人，她在這兒受訓我是很贊成的。今天我特意來看看她，給她捎點兒東西。」程平說：「可以，你等一等。」就走出去了。

張金龍一連吸了三支煙，程平才來了，打量着他說：「楊小梅不願意見你，她說你儘打她。」張金龍笑着說：「兩口子吵嘴打架，也是常有的事。我又不是她的仇人，她能一輩子不見我嗎？程主任，我也是個抗

日軍人，你說吧，她這樣做合理不合理！」程平說：「我們是主張夫妻和睦的，你要想見她也可以，你可得保證不打她！」張金龍滿口答應。程平就去說服了楊小梅，小梅來了。

張金龍一見小梅，就笑着個嘴，問長問短，很是親熱；又打開包袱，拿出一件大襖說：「快穿上吧。天這麼冷，別凍着了！」小梅從來沒見他這麼好過呀，心就軟了。張金龍說：「缺什麼你就說。穿了大襖，咱們到館子裏吃飯去。」小梅穿好大襖，和程平說了一聲，就跟他去了。



天，陰沉沉的。沒有風，可是很冷。他倆到了一家飯館。李六子小小子先佔了一間暖呼呼的房，在等他們呢。張金龍叫了好酒好菜，請小梅。吃飯中間，張金龍說：「小梅，你這回出來，跟家裏沒有商量，你一跑，親戚朋友，街坊鄰居，誰不笑話咱！你看我這個臉往哪兒攔呀？」小梅說：「我這是正二八擺的受訓，將來出去作抗日工作，有什麼丟人的？」張金龍說：「嗨！女人頭髮長，見識短，一個婦道人家能作什麼工作呀，還不是白受罪！我看你不抵跟我回去，家裏有你一碗飯吃！」小梅明白了他的心意，沉下臉兒說：「我不回去！我回去挨打呀？」張金龍說：「我娘打你，我已經說過她了，就是我，也是一時脾氣不好……你還能老不回去嗎！」

小梅早就吃不下去了，站起身說：「要回家，也得等

我受罷訓！這會兒，我出來的工夫大了，我得忙回去。」張金龍一把拉她坐下說：「忙什麼！」小梅着急的看他們吃完飯，李六子和小子走出去了。張金龍付了賬，對小梅說：「你今天就跟我回家！咱們走吧！」小梅急得眼淚汪汪的說：「就是走，我也得跟班上說一聲啊。」張金龍說：「那邊我負責，你不用管！」說着，拉住小梅的胳膊就往外走。

走到飯館門口，小梅看見李六子小小子早拉着一匹馬，在等着了。小梅流下了眼淚，兩支腳蹬着門坎兒，一支胳膊撐着門框，死賴着不走。張金龍拉着她說：「你走不走？你不走，我歇也把你歇回去，拾也把你拾回去！」飯館的夥計和街上的閑人都來看。張金龍掏出槍來，喝着說：「你們看什麼！這是我的媳婦，我接她回家去，有什麼好看的？走走走！」人們一閃開，李六子和小子把小梅架上馬，拉着就走。張金龍提着槍，跟在後面。

天更陰了，絮絮的飄着雪花。小梅騎在馬上，可急得沒法了呀！到了村口，她一礮碌從馬上滾下來，跌在地上，噤開了。張金龍用槍頭攪着她，兇狠狠的說：「你走不走？不走我打死你！」小梅噤着說：「你打死我，我也不走了！」張金龍解下皮帶，正要打她，忽然看見那邊好些人呼呼的跑過來，頭前是個牛大水，分明都是訓練班的人；張金龍一看勢頭不對，咬着牙，指着楊小梅說：「好！你厲害！咱們以後瞧吧！」說完，跳上馬，帶着李六子小小子，一溜煙跑了。



### 第三回 農民游擊隊

今天碰釘子，

明天碰釘子，

釘子碰了三百三，

腦瓜兒碰成鐵蛋蛋！

——民謠

我們生長在這裏，

每一寸土地

都是我們自己的！

無論誰要強佔去，

我們就和他拚到底！

——游擊隊歌

張金龍回到何莊，照舊在自衛團鬼混。

反動四所

自衛團打着抗日的招牌，儘糟害老百姓。大小頭兒們更是依仗何世雄，大吃大喝，胡嫖亂賭。有一天，張金龍還跟郭三麻子爭風吃醋，打了個瞎架。過了幾天，郭三麻子擺弄槍枝，假裝走火，一槍打在張金龍肚子上，差點兒要了他的命……呂司令得到老百姓許多反映，知道這自衛團實在要不得，就派隊伍把它改編了。何世雄自個兒心虛，帶着郭三麻子李六子幾個，偷跑到國民黨反共頭子張蔭梧那兒去了。張金龍在家裏發傷，沒有去。

年跟前，縣上的訓練班結束了。楊小梅不願意回村，就分配在區婦救會工作。婆家幾次三番想拉她回家，她堅決不回去，他們拿她也沒有辦法。

牛大水受罷訓，回到申家莊，當了農會主任。村裏實行合理負擔，村長申耀宗瞞地，給農會查了出來，申耀宗丟了臉，就辭職不幹了。村裏另選牛大水當了村長。

老爹怕大水就誤生產，又怕他得罪人，心裏很擔憂，可又覺得兒子當了「官兒」，老人面上也很光彩。鄰居家李二叔來看大水，說：「好小子，真有出息！才幾天不磕打穀槎子，就當了全村的大幹部啦！」大水

爹心裏就得意起來，嘴上可說：「他知道怎麼當呀，還不是瞎當！」大水笑着說：「八路軍的幹部跟以前的官兒不一樣，只要真心給老百姓辦事就行。」他爹掙着鬍子說：「這小子受了一回子訓，字兒倒學了一百多啦！」大水糾正他說：「二百還多呢。」李二叔說：「嚇嚇，瞧，沒想到咱們莊稼主裏，祖輩流傳，出了這麼個人。好好兒幹吧！」大水把新買的銅管兒鉛筆插進掛包裏，挎着掛包就到公所去了。

路上，大水碰見楊小梅。小梅頭上包着白手巾，胳膊彎裏夾着個藍布小包，臉兒紅紅的，眼睛亮亮的，瞧見了牛大水，就笑起來，說：「嚇，掛上公事包兒啦！」大水指着她的小包說：「你這還不是？」又問她：「你來幹嗎呀？」小梅說：「找你啊！」大水說：「找我幹嗎？」小梅笑着說：「我來這村組織婦女，你是村長，我不找你找誰呀？」大水也笑了。

兩個人到了村公所，大水問小梅：「張金龍的傷好了沒有？」小梅說：「誰知道哩，我又沒回去。」大水問：「他們沒有找你麻煩？」小梅說：「還短得了！公公來了小叔來，小叔來了婆婆來，頂數老婆兒鬧得邪，幸虧區上老魏吓唬她說：『死老婆子，你再鬧，把你扣起來！』才把她吓跑了。」大水說：「唉！長這麼下去，可怎麼個了！」小梅說：「我作抗日工作，他們能把我怎麼樣？別提了，咱們說說工作吧。這村的婦女工作怎麼個鬧法呀？」大水想了想，說：「你姐在這村挺熟，你就找她聯絡人，準沒錯。有什麼問題，再來找我。」兩個人又談了一會兒，小梅就找她姐去了。

### 三

春天，鬼子佔了市鎮，離這兒更近了。還經常出來騷擾。這一帶的抗日自衛隊，大部分參了軍，編進地

方兵團，開到別處去了。各村又紛紛成立游擊小組。劉雙喜在中心村當村長，兼支部書記。上級又調牛大水到中心村當中隊長，領導幾個村的武裝。這就脫離生產，吃公糧，領一月兩塊錢的津貼，村裏還給他家代耕一部分。這些方面老爹倒沒有意見。他只是怕大水去打仗，實在捨不得他走。大水說：「都怕打仗，日本鬼子來了怎麼着？」爺兒倆抬了一回子槓，大水堅決走了。

他一路走，一路也直發愁：「叫我幹旁的工作，還能湊合湊合；叫我帶兵，可怎麼個帶法呀？」到了中心村，找到劉雙喜，大水愁眉不展的說：「雙喜，你看我幹得了這個？」雙喜說：「慢慢的學吧。」又指着一位退伍的老軍人說：「他是這村的馮國標，是以前東北軍的老排長，挺有經驗，往後可以給咱們幫忙。」大水很高興，就跟老排長談得挺熱火。雙喜交給大水一支盒子槍，說是區上給的。大水從槍套裏抽出槍來看，了看，怕它走火，又不敢動，笑着說：「嗨呀！這玩藝兒怎麼個使法呀？……」老排長教了教他。大水挎上盒子槍，覺得挺美。

有一次，大水集合了各村游擊小組操練，老排長給大家教。操罷，天已經傍黑了，忽然一個小夥子跑來報告：「東漁村來了幾個便衣漢奸，有人看見都帶着槍呢，你們快去！」

大水緊張的問大夥兒：「喂，你們學會放槍啦？」大夥兒一聲叫：「學會啦！」大水說：「到時候可得打響啊！咱們走，跑快點！」他提着盒子槍領頭跑，後面就呼呼的跟着一大羣。有的拿着「獨一抉」，有的拿着「天門蓋」，有的拿着「老毛瑟」……拿什麼槍的也有。

● 熱火；熱烈

● 挺美；很美



大夥兒奔到東漁村，聽說漢奸們剛出村，往北走了。大水正要帶着人去追，就聽見老排長氣喘吁吁的趕上來，一把拉住大水說：「隊長，不行不行！咱們這樣跑，都得給人家打死！」分隊長高屯兒說：「去你的

吧！他們拿着槍，咱們也拿着槍，怎麼就給人家打死呀？」老排長說：「人家要是藏着呢？咱們這一大堆人，多遠就給人家瞧見了，還不是挨揍啊！」大水說：「對！你說怎麼着？」老排長忙說：「咱們分上三撥子人，一撥子●高屯兒領着，跑步前進，抄他們後路。我帶一撥子打側面。隊長領着人搜索前進。咱們三面包圍，一面是水，看他跑哪兒去！」大夥嚷着說：「着哇！咱們快走！三撥子三撥子！」高屯兒領了一夥人，就撒開丫子跑了。老排長也集合了一夥人，都哈着腰兒，摸摸索索奔小路去了。大水帶着他的隊伍，照直往前進。

野地裏黑糊糊的，沒有月亮，只有一些星光。越往前走，大水心裏越嘀咕：「這是第一次打仗啊，真招不住勁兒●！怎麼打呢？敵人在哪兒呢？別走着走着從腳底下打來了！」正在二心不定，隊員馬三小忽然低聲叫起來：「壞了！那不是敵人？好些個呢。」大家都望見了，遠遠的果然有好些人影兒在動。大水心裏也慌

啦，回頭一看，瞧見隊員崔磳碌馬三小幾個往回溜呢。大水把他們叫住了，低聲喝着：「你們跑什麼？快爬下！」那馬三小年紀比較大，膽子可最小，外號就叫馬膽小，他兩條腿兒直發抖，急巴巴的說：「這……，爬在哪兒好呢？」大水挺生氣：「你這個傢伙！我個地方隱住身子就得了，亂嘈嘈什麼！」崔磳碌拉馬膽小爬下，說：「快！咱們就在這兒吧！」他兩個爬在地上，把亂柴禾直往身上堆。

這邊還沒準備好，那邊槍就響了。大水說：「快打快打！」就乒乓打開了。隊員艾和尚說：「隊長隊長，壞了壞了！」大水給他叫得心裏發毛，忙爬過去問他什麼事。艾和尚說：「我的槍怎麼打不響呀？」他把槍拴上一下的拉，只聽見嘩啦啦的響，就不見子彈打出去。他要哭似的說：「你看你看，這不是壞啦！」大水氣得罵他說：「他媽的！你不揍火兒，就響呀？」大水教給他，他手指頭一扣扳機，就叭的打了個響，把艾和尚吓了一大跳。

正打得熱鬧，忽然聽見另一邊有人高聲喊着：「別打嘍！喂——牛大水，別打嘍！」牛大水一聽是老排長的聲音，忙叫大家停了槍。這當兒，對面也不打了，人影兒都往這邊走。大水他們驚慌不定，不知是怎麼回事。只見老排長從側面跑過來，喘着氣說：「你們瞎打什麼呀？」就聽見對面高屯兒的聲音氣呼呼的說：「真見他娘的鬼！你們怎麼打起我們來了呀？」艾和尚蹦起來說：「我操你姥姥！你們不打我們，我們就打你們啦！」牛大水喪氣的說：「得了得了，別說了！鬧了一場，敵人哪兒去了呢？」老排長說：「早跑他娘的了！」一夥人罵罵咧咧吵着架，回來了。

一撥子：一批

招不住勁兒：受不了

寫出了中心人民  
此日力量形成

長經過情形  
(由幼稚到成  
壯大)

四

過了幾天，游擊隊剛好又在操練，有人來報告說：「西漁村來了幾個偽軍，都帶的槍，在村公所打人呢。你們快去吧！」大水興奮的說：「又來了，招呼吧！」大夥兒說：「走！打他兔崽子！」大水說：「慢着慢着！這回可得先說說。」老排長就站出來說：「今兒個是白天，動作要迅速，包圍得快，去了就壓頂，壓了頂就沒有危險了。」大夥兒嚷着說：「着哇！先去壓頂。」高屯兒高興的說：「白天打仗好，打不着自己人。」大水說：「對，快走吧！」一夥人馬上出發了。

他們離西漁村二里地，就跑開了一陣，都張着大嘴兒，呼呼呼的喘氣呢。跑到村口，老排長落在後面，他揮着手喊：「快去幾個人。村口都站上崗！」可是誰也沒注意，都忙着跑去「壓頂」了。

大夥兒跑到村公所，紛紛的上房。老排長也趕來了，爬上房頂。大水悄悄問他：「怎麼不見人，不是又撲空了？」老排長就下令說：「扔磚！」三面房頂上，就拆下花牆，把磚兒嘍哩啪啦的扔下去，可是屋裏院裏還是沒一點動靜。

高屯兒着急說：「這怎麼回事？我下去瞧瞧。」他下了房，端着個大槍，走到北屋門口，一推門，裏面叭的打了一槍，高屯兒忙一閃，鑽進旁邊的磨棚裏去了。幾個偽軍一面朝房上打槍，一面往外衝。牛大水扒在花牆邊，藏着腦袋瓜，大喊：「出來啦！快打快打！」可是越着急，手裏的盒子槍不知出了什麼毛病，越打不響。大夥兒都低着頭亂放槍，偽軍可衝出去了。老排長忙喊了一聲：「追！」大夥兒都下了房，亂闖闖的追去。

他們追到村外，看見僞軍就在前面跑呢，心裏都挺着急，忙着開槍打，誰想後面的人把前面的人打着了。有人喊：「壞了壞了，崔磳碌掛彩了！」大水忙轉身回來看，原來是高屯兒把崔磳碌的胳膊打着了。大夥兒只顧招護傷號，僞軍就跑掉了。

## 五

回到村裏，老排長就找雙喜，很生氣的嘟囔說：「我不幹了！這是鬧着玩兒，還是打仗呀？簡直是亂七八糟。我當了十幾年的排長，沒見過這樣的兵！……我……我……唉！我幹不了啦！」雙喜問明了情由，就安慰他說：「你老人家別着急，咱們這些兵是什麼兵呀，都是拿鋤把子的手，猛不乍的拿起槍就會打仗啊？這可是『癩子擔水』——得一步步來麼！趕明兒咱們開個檢討會，你老人家多點撥點撥吧！」老排長聽了這最後一句話，笑開了臉兒，一連應着：「沒說的，沒說的。」雙喜就找大水去了。

牛大水回來以後，很懊惱，獨個兒爬在桌子上，呼呼吃呼呼吃生氣呢。他心裏來回的思想：「他媽的，這個事兒不行啊！帶這麼些人打仗，弄不好，儘打自己人，可怎麼着？」正覺得倒霉不過，外面又來了個老婆兒，是崔磳碌的娘，在院裏喊叫：「牛大水在哪兒？怎麼好好的把我小子打了！他這個隊長是幹什麼的呀？」大水一聽不好，連忙鑽到裏間屋，把門插上，不敢見她。老婆兒一面數落着，一面氣沖沖的走進來。旁人說：「大水不在。」還勸她。雙喜來了，老婆兒拉住他說：「村長，你說怎麼着？我小子要殘廢了，我靠誰



去？」雙喜說了許多好話，老婆兒還是不依。

這時候，崔碯碌的胳膊已經包紮好了，也來找雙喜，哭喪着臉兒說：「村長，你看怎麼着？他媽×的！我跟高屯兒無怨無仇，他憑什麼打我這一槍？牛大水也不管，就這麼白打了我呀？我要成了廢人，誰養我這一家？不行，我得打官司！」旁邊艾和尚耐不住說：「得了吧！高屯兒又不是故意打你的，剛才他還急得直哭哩。你又沒傷着骨頭，怎麼會成廢人呢！」崔碯碌翻了一下眼睛說：「嚇，沒傷着骨頭，你倒說得輕巧，我也打你一槍試試看！」老婆兒和艾和尚也吵起來了。

雙喜忙把他們勸住，答應批一百五十斤小米，給崔碯碌養傷。崔碯碌嫌少，爭來爭去，最後給他批了二百五十斤，他娘兒倆才拿上米條走了。

剛走，馬膽小又來交槍，他因為崔碯碌掛彩，心裏害怕，又聽了他媳婦的話，覺得家裏有幾畝地，够吃够喝，幹嗎還鬧這送命的事兒呀？就提出來，堅決不幹了。一提起打仗，他就臉色發白。雙喜笑他：「你哪一輩子是吓死的呀？」馬膽小說：「不……不……不……不膽小，可就是不自得我自己呀！」談了一陣，雙喜明白了他的想法，就跟他說，打日本就是保衛咱們的土庫。開導他半天，馬膽小才掛搭着腦袋，提着槍去了。

這兒，雙喜問：「咱們的隊長呢？」旁人朝裏間屋嚮嚮嘴。雙喜扒着門縫兒往裏瞧了一下，就用根細木棍兒把門撥開，猛的闖進去說：「好哇！你倒鬆心，打傷了人你不管啊！」大水坐在炕沿上，頭也不抬，話也不說。雙喜說：「你怎麼啦？」大水氣囊囊的說：「我不幹了！」雙喜聽了，心裏好笑，說：「好好好，我也不幹了，咱們回家吧！」一邊說，一邊拉着大水就走。大水掙扎着說：「雙喜，人家心裏怪難受的，你還開玩笑！」雙喜說：「不是開玩笑，我有話跟你說。走走走！到我那兒吃飯去。」就把大水拉走了。

兩個人吃罷晚飯，就上燈了。雙喜問大水：「你說你不幹了，你爲什麼不幹呢？」大水說：「我帶不了

兵，打不了仗，怎麼幹呀？」雙喜笑起來說：「誰從娘肚子裏生下來就是個大將軍呀？誰還不是慢慢兒學的！」大水說：「我學不會，我……我反正得跳行！」雙喜說：「跳行有個鷄巴用！日本鬼子來，咱們誰都得學會打仗，不學就吃不開。」

大水苦着臉說：「旁的事兒好學，這個事兒弄不好就要傷人嘛！」雙喜看他太喪氣，就在他旁邊安慰他：「打仗還能不傷人？……咱們明天開個會檢討檢討，看毛病出在哪兒，多琢磨琢磨①就有辦法啦。」又悄悄跟他說：「黑老蔡說呢：咱們共產黨員得不怕碰釘子，越碰越硬梆，碰成個鐵頭就什麼都不怕啦。」

這晚上，大水就在雙喜那兒睡，他可睡不着，心裏覺得怪爲難，又覺得雙喜的話也說得不錯。

## 六

第二天在中隊部，召集了個幹部會，分隊長們都到了，黑老蔡也來參加了這個會。會上，黑老蔡笑迷迷的說：「咱們這一部分游擊隊，打了兩回小仗，雖然沒什麼勝利，總算把敵人吓跑啦。」大家都笑了。黑老蔡說：「正經話，都是莊稼人麼，可也不容易啦！缺點是有，那不要緊，克服了缺點，就是優點。古話說得好：『人在世上鍊，刀在石上磨。』你們今天就好好兒檢討檢討吧！」

老排長急着發言：「我說，咱們這隊伍太亂！一打起仗來，就跟蜂子亂了營似的，這還行啊？照我們的

① 鬆心：心裏輕鬆

② 琢磨：研究，盤算

老規矩，官長說句話，誰也得服從；叫你朝東你朝東，叫你朝西你朝西，誰也不能錯一步。軍令重如山啊！不聽指揮，還能打仗？」

大家都檢討出許多缺點。牛大水不好意思的說：「我也有個缺點！昨天我打了一陣子仗，不知槍壞在哪兒，就打不響；回來一瞧，大機頭張着，小機頭可關着呢！」大家聽了，笑得肚子痛。可是誰都說：「別笑！」「別笑！」「別笑呀！」高屯兒說：「笑什麼！就數我的本事大，儘打自己人！往後我得改一改，不瞄準不打槍，打就得打到敵人身上去！」

老排長興奮起來了，站起說：「我說，我說！」大家說：「你說吧！」老排長說：「我說呀，再打起仗來，咱們得有計劃；還得偵察好，還得聯絡好；還得，還得有個嘎嘍兒脆<sup>①</sup>的紀律！」雙喜說：「着！咱們訂上幾條紀律好不好？」大夥兒說：「好！」就訂了好些條紀律，不准這麼，不准那麼，誰要犯了，就得受處罰。這下子，大水可樂了，說：「要這麼着，我這隊長也有個抓撓<sup>②</sup>啦！這事兒太重要，咱們得跟全體隊員開個會，好好兒說說，這些一條一條的都得記住了。咱們這回不行，下回瞧！」

黑老蔡瞧大家勁頭兒挺足，心裏很高興，說：「這麼着行嘍。只要有信心，有勇氣，仗打得多了，自然就有經驗啦。」他眼睛裏露着笑意，對大水閃了一眼，說：「以後有事兒要沉着。把舵的不慌，乘船的才能穩當。中隊長掌握分隊長，分隊長掌握隊員，一級級掌握好，就沒問題啦！」

會後，大水就跟黑老蔡到區上，開中隊長聯席會去；還想順便去看看楊小梅。

大水在區上，開罷會，順便去看楊小梅。剛走到胡同口，就瞧見西漁村的一個婦女，在跟人打聽小梅住在哪兒，大水認出來是有名的「大金牙」。她頭上油，臉上粉，紅襖綠褲子，妖妖怪怪的。大水問她：「你找楊小梅幹嗎？」她怒氣沖沖的說：「找她幹嗎？哼！我要跟她打官司！」

大水心裏想：「這可怪了。她跟小梅打的什麼官司呀？」就急忙進了胡同，找到小梅住的院裏，叫了兩聲，不見有人答應，進屋一瞧，小梅獨個兒坐在炕上，耷拉<sup>③</sup>着腦袋發呆呢。大水跟她說話，她頭也不抬，話也不說。大水忙問：「小梅，你怎麼啦？」小梅氣呼呼的說：「我不幹了！」

大水聽了很好笑，就問她是怎麼回事。小梅說：「我不會作工作，受這份窩囊氣，非把我氣死不行！……唉！誰知道呢，人家都說她好，說她誤得起工，跑得了腿，就叫她當了婦會主任，誰知道是個破鞋！不要臉的娘們！她……她……她當着好些人，倒罵我是……是……破鞋<sup>④</sup>！」她說着說着，眼淚就撲簌簌的掉下來；後來索性倒在炕上，拉條被子蒙着腦袋，哭開了。

① 嘎嘯兒脆：乾乾脆脆

② 抓撓：把握

③ 耷拉：垂着

④ 破鞋：妓女或暗娼

大水摸不着頭腦，正要細細問她，就聽見大金牙嚷着進來：「楊小梅在哪兒？走！咱們打官司去！」大水忙走到院裏，喝問大金牙：「你鬧什麼？」大金牙指手劃腳的說：「哼！她革了我這個婦會主任，這我倒不稀罕，什麼好差事呀！頂不了吃，頂不了喝，當不當不吃緊，我得問問她，憑什麼當着衆人的面，說我養漢，說我是破鞋、浪蕩娘們？我就不依！我大金牙可不是好惹的！」

大水冷笑一聲說：「你就爲她說你養漢，要跟她打官司呀？你到底是不是養漢呢？」大金牙翻着個白眼：「我跟楊小梅說話，礙不着你的事，你少管閒事！」說着就要進屋去鬧。大水擋住門口，喝着說：「你說說看！爲什麼張寶玉和大胖三在你家裏，半夜三更打起架來？爲什麼錢老刁拿個鋼刀在街上追你？……你說呀！」大金牙洩氣了，可是還老着臉皮說：「這是我們婦會的事，你跟楊小梅沾什麼親，帶什麼故，要你幫她說話呀？」大水推她說：「別裝蒜！啦，官司打不贏，快走你的吧！」

大金牙走到大門口，回頭啐了一口，說：「哼！三個鼻窟窿眼兒，多出你這口氣！」就扭着屁股出去了。大水回到屋裏，小梅站起來迎他，眼裏還帶着淚花兒呢，可笑着說：「大水！你把她老底子翻出來，可給我出了一口氣。我叫這臭娘們真欺負苦啦！」大水笑着問：「你不是不幹啦？」小梅說：「爲什麼不幹？不幹，出來是幹嗎的呀！」大水笑着說：「着哇！幹工作免不了碰釘子，誰還不是一樣！咱們共產黨員就不怕碰釘子，越碰越硬梆，碰成個鐵頭，就什麼也不怕啦！」

小梅歡喜了，絮絮叨叨講她的工作，說那村婦女工作好，那村不好；又說西漁村撤了大金牙的婦會主任，正經婦女都挺滿意，新選的婦會主任秀女兒又能幹，又積極，工作可有辦法呢。大水看她又上了勁，也很高興，說了一會話兒就要回去。小梅留他吃飯，他惦記着工作，就匆匆忙忙回中心村去了。

五月，麥稍黃了，莊稼人忙着下地收割。全區的游擊隊都調到邊緣地帶，保衛麥收。

牛大水這一夥守着堤，已經三天了，還不見河那邊敵人的動靜。天氣挺熱，「秦吉了」在堤邊的柳樹上死鼓勁的叫，隊員們在柳蔭底下坐的坐，躺的躺；有的在地裏幫老鄉割麥；有的到河深的地方打撲騰去了。

忽然，偵察員從河那邊飛跑過來，趟水過河，到堤上報告，說敵人已經到了沙灘村了。沙灘村就在河對面二里地。大水望見，那邊老百姓亂跑，可把大水急壞了。老排長忙說：「快吹哨子集合！」大水又吹哨子，又在堤上跑着喊叫。慌得那些打撲騰的隊員們，也拿着大槍和衣裳，光着屁股跑來了。

大水流着汗說：「鬼子已經到了沙灘村，大家趕快準備好，我不叫打，誰也別亂放槍！咱們訂的那些條兒，你們都記住啦？」大家喊：「記住啦！」大水說：「好！就這麼着！誰犯了也不客氣！」老排長大聲插嘴說：「軍法不容情啊！」大水一揮手：「去吧！」人們都跑到堤坡上爬下，守住自己的崗位。

老排長叫大水馬上派交通員，去報告黑老蔡，交通員飛跑去了。大水很不甘心，提着盒子槍，這頭跑到那頭，一路的叮嚀大夥兒：「這回可得瞅好了，瞄得準準的。別慌！別亂！」大夥兒都一動不動的爬着，緊

● 裝蒜：裝假

● 絮絮叨叨：輕聲細語

● 趟水：涉水

張的獸住河對面的村子。

等了好一陣，不見敵人過來，大水覺得挺奇怪。老排長探出個頭兒，東瞧西看，突然對大水說：「啊呀！敵人已經到跟前了！」原來大家只注意前面那個村子，沒提防十來個鬼子和偽軍，已經從右邊樹林裏出來，快到河邊了。大水着急說：「怎麼辦？」老排長說：「別慌！那兒河水深，他們怎麼着也得從這兒過。馬上下令，等他們趟水的時候一齊打！」大水就急忙把話往兩頭傳：誰也不准亂放槍，聽隊長喊一二爲記，喊到二字一齊打。

大夥兒露出眼睛，氣也不敢透，瞧着一個個敵人提着槍，鬼頭鬼腦的往這邊來，頭裏一個便衣的漢奸引着路；一會兒，就繞到了河對岸，開始趟河了。大水等着着急，喊了一聲：「————」誰想艾和尚沉不住氣，就叭的一槍放了出去，大夥兒也一齊放開了。

敵人冷不防，都吓慌了，連忙往回跑。引路的漢奸和一個鬼子打死在水裏。隊員們一個勁兒的放槍。老排長喊：「看不見人別打啦！省幾顆子彈吧！」高屯兒跳出來，喊：「去水裏摸槍啣！」幾個人跟着跑下堤，撲通撲通的跳到水裏去。牛大水喊：「別都下去，防備着點兒敵人吧！」

一陣工夫，高屯兒揹着一支三八大槍，別人有的戴着鋼盔，有的拿着子彈，嘻嘻哈哈的上來了。馬膽小還站在水裏，他年紀比旁人大，動作最慢，手裏拿着兩隻水淋淋的大皮靴，正在往外倒水呢；大水在堤上高聲喝着：「馬膽小，你膽子大起來啦？還不上來！」馬膽小一面應着，一面把兩隻皮靴的帶兒挽住，套在頸子上，又去扒漢奸的紡綢褂兒。那漢奸的腦瓜打爛了，白花花的腦漿漂在水面上。

下午，更多的敵偽軍從對面沙灘村出來了。頭裏打着太陽旗，看得見一個日本軍官挎着東洋大刀，還有號兵拿着亮閃閃的銅號……那邊，樹林跟前，高高的土墩兒上旗子一擺動，銅號吹起來了，東洋大刀出了

鞘，敵人全散開，往這邊跑。

堤上的游擊隊，望着都慌了。牛大水心裏也止不住撲通撲通直跳，想着：「媽的！一傢伙來了這麼些，怎麼頂得住呀！」可是，他看見黑老蔡領着縣大隊呼呼呼呼的土來了，一下都爬在堤坡上，嘩啦啦的拉着槍栓。黑老蔡聲音響亮的喊：「準備好！聽我的指揮！誰也別先開槍！」

對面，槍聲響了，子彈噼噼啪啪的從頭頂上飛過，打得隊員們抬不起頭來。大家急着等口令，黑老蔡可緊盯着那邊不作聲。敵人在機關槍的掩護下面衝鋒了，一個個彎着腰，端着刺刀衝過來，到了河邊，就趟水。黑老蔡突然一聲喊，這邊兵兵兵，一齊打過去。頭裏的敵人倒下了，後面的敵人趕忙退回去，那邊的機關槍步槍一股勁的打。敵人一連衝了三次，都給打了回去。

## 九

天黑了，敵人撤回沙灘村去了。槍聲還稀稀落落的響着。望見那邊村外燒起一堆堆火。聽得見鬼子的聲音「嗚——噢——」的亂叫。

這一天正當月盡，天上只有星星稠掩掩的。槍聲一落，蛤蟆的叫聲就「格格格格」響起來。大水他們鬆了一口氣，才覺得喉嚨裏像着火似的渴得難受。馬膽小說：「你們瞧！誰們來了？」大家回頭一望，瞧見遠遠的來了一大串黑影兒，隱隱糊糊，搖的擔，挑的挑。黑老蔡過來對大水說：「老鄉來慰勞咱們啦！你們這一撥先去，吃點噶點，休息休息，讓他們在這兒頂着。」

大水他們撤到幾棵大樹下，把送來的綠豆湯、大米稀飯喝了三大桶。雙喜把老鄉們慰勞的煙捲兒發給



大家，一面滑稽的說：「你們一個個喝得跟叫蝨蟲似的，停會兒婦會烙出餅來，你們裝到哪兒去呀？」大水笑着說：「一肚子火，還吃得下餅？」高屯兒鬆鬆褲帶說：「不礙事！撒兩泡尿就把火兒洩出去啦！」

兒童團長牛小水也幫着送子彈手榴彈來了，跟大水他們到堤根看看。隊員劉五子問：「還有煙捲兒沒有？」小水說：「有。」就爬上去遞給他一支，問：「五子，你累了吧？」劉五子說：「累什麼！打得可過癮呢！」小水看五子不過比他大五六歲，心裏挺羨慕，就央求說：「五子哥，讓我也打一槍試試看！」劉五子幫他推上子彈，教給他說：「你得把槍托子緊緊頂住肩膀兒，要不，那坐勁兒非打痛了你不行！」

小水端着槍，不知怎麼的心裏亂跳；他不敢抬頭，也不敢看，別轉臉，閉着眼兒打了一槍。劉五子笑他的敵人，照着煙捲兒打了一槍，劉五子噼噼碌碌的滾下堤坡去了。

小水着急說：「壞了！打着劉五子了！」幾個人跑下來一看，已經斷了氣。大水奔過來，氣得把小水罵哭了。黑老蔡聽說，忙帶着民快來把屍首抬走，對大夥兒說：「都是抽煙的過！誰也不准抽煙了！大家把身子隱蔽住，好好兒監視敵人！」

羅鍋星轉到西天了。楊小梅帶着一幫子婦女，扛的扛，抬的抬，來送乾糧。到了離堤一里地的村子，碰見劉雙喜。雙喜說：「黑老蔡叫你們就放在這兒，別往前走了。」他領她們走進一個大院子。院子裏支着幾口大鍋，好些老頭老婆在忙着燒水熬粥呢。

雙喜到堤上叫人。大水這一撥頂得最久，黑老蔡叫他們先來。他們走進院裏，就給婦女們圍住了，這個說：「可把你們餓扁啦！」那個說：「準餓得沒勁了吧？」她們一見勝利品，都爭着看；一個叫秀女兒的把鋼盔搶過來戴在頭上，笑着說：「鬼子儘戴這個呀？這跟腦袋上扣個鍋似的。」招得大家叫唧唧的亂笑。

楊小梅說：「你們別鬧啦，快拿東西來！」又對大水他們說：「東西不湊手，作得遲啦！可真對不住你們！」

只一會工夫，許多饅頭、烙餅、煮雞蛋、鹹鴨蛋，塞滿了隊員們的手裏。老婆兒們又把涼好的稀粥一碗碗端來了，說：「吃點乾的，喝點稀的，吃飽喝足，好打鬼子！」隊員們一面吃喝，一面興高采烈的說着打退鬼子的情形。

小梅自從受訓以前有了孕，這時候身子已經很沉了，大水看她顛着個大肚子，跑來跑去的忙着招呼，就對她說：「我們自個兒來，你們忙了多半夜，又送了這麼遠，也該歇歇啦！」小梅笑着說：「看你說的！你們頂着打了一天一夜還不累，我們累什麼呀！」

鷄叫了，颳起一陣涼颼颼的小風。忽然聽見嘖嘖啾啾的響起來，老排長猛的站起來說：「這是敵人拂曉進攻！」大水放下碗，揮着手說：「別吃了！咱們快走！」隊員們都拿着槍，奔了出去。大水跑到門口，又轉身對小梅說：「你們婦女還是走遠些吧。」小梅說：「不礙事，你們別結記！」大水他們跑去了。婦女們都聚在村口，不放心的望着。

十

大水這一夥跑到堤邊，天朦朦的發亮了。頭頂上，子彈嗚嗚的直飛。黑老蔡緊張的指定他們地點，說敵人快衝鋒，大家要堅決勇敢，多操點兒心。大水他們剛爬到坡上，敵人的衝鋒號就響了；看得見散開來的敵人往前直竄，刺刀都閃閃發亮。儘管游擊隊拚命打，有些敵人倒下了，可是很多的敵人還是飛快的趟水前進，頭裏的已經爬上岸來了。

游擊隊傷亡了幾個，眼看着頂不住，好些人慌亂了。馬膽小艾和尙幾個臉色死白，都抽回槍，出溜到坡底下，就想跑。牛大水也慌了手脚，急得渾身是汗。只聽見黑老蔡發怒的喊：「誰跑？誰跑我崩了他！」又喊：「同志們！快擰手榴彈呀！」他一只大手，五個手指頭卡着四顆手榴彈，一齊擰出去。接着許多手榴彈都飛開了。轟隆隆的山響。跑到堤跟前的敵人，剛好挨上，炸得血肉都飛了起來。

可是，又有好些敵人爬上岸來了。隊員們有了信心，手榴彈像下雹子似的扔過去，煙土沖得老高。日本軍官可不顧兵們的死活，照舊指揮他們往上衝。突然，敵人的後面，東邊也響了槍，西邊也響了槍，樹林裏，亂坟堆後面，那些——老蔡派去的游擊小組，都打開了。吓得鬼子和偽軍轉身就跑，紛紛亂亂的撤退。一路上丟下了許多東西。黑老蔡光着脊梁，黑油油的，露出一身疙瘡肉，舉起盒子槍，喊了聲，「追啊！」就跳到堤上，衝了下去。大夥兒跟着他，大聲喊叫：「追啊！殺啊！」都呼呼呼的追下去了。

## 第四回 毒計

以水代兵

——敵人的陰謀

打退鬼子的第二天，黑老蔡來找楊小梅。小梅正在接受各村送來的慰勞品。慰勞品真多啊！炕上放滿了雞蛋鴨蛋，桌上堆滿了點心粽子，手巾襪子都用麻袋裝，整豬整羊一個個的抬來……小梅喜得眉花眼笑的。黑老蔡把她叫到一間沒人的屋裏，對她說：「你婆婆病得挺厲害，你公公來接你回去，說是去早了還不能見面，去遲了可就見不上了。」又告訴她：何莊的村長也來信，說何世雄走了以後，張金龍沒個靠頭，以前郭三麻子走火打了他，現在他的傷好起來，可規矩多了；眼下他娘病重，只要小梅回去走一遭，他保證不打她罵她。黑老蔡說：「上次張金龍受了傷，你也沒回去。這會兒你婆婆病得要死，你公公又苦苦要求，要不去瞧瞧，怕影響不好。再說，你的身子也重了，回家去生了孩子再出來工作，或許還方便些。」小梅淌着眼淚不願意回去。黑老蔡勸了半天，她才答應了。

小梅跟公公回到家裏。當天晚上，婆婆就噁了氣。一家人辦喪事，忙了幾天。剛停當，小梅就鬧肚子痛，孩子不足月就生養了。公公看孩子瘦得像小雞兒似的，可是個男孩子，心裏挺喜歡；只怕小梅再出去工

作，有時候故意給小梅弄點兒好的吃，想攏住她。

惡婆婆一死，小梅就少受許多氣。張金龍在新政權底下，不能胡作亂爲，也收心多了。他瞧小梅是個區幹部，月子裏，許多老百姓、幹部來看望她，婦女們有什麼問題還找她討論，也就不敢再欺負她，虐待她了。小梅以前不滿意張金龍，也想到過離婚；可是現在有了孩子，孩子是自己的肉啊，怎麼也不能叫孩子受罪抱屈。她想：「爲了孩子，能對付就對付吧！」

一一

這時候，大秋快到了，下着連陰雨。涎裏的水，河裏的水，都漲了。這一年的莊稼挺好，就怕澇。黑老蔡從縣上開會回來，忙召集中心村幹部開會，雙喜大水都去了。會上，黑老蔡緊急的佈置護堤防汛，說：「這是個戰鬪任務，咱們要趕快打水仗！」又說：「咱們就拿這個工作鑑定幹部，看誰真心保護老百姓的利益！」

雙喜大水跑回來，急忙動員老百姓連夜上堤。水離堤面只一尺了。濃濃的細雨還下個不停。天黑得對面不見人影兒。大家用葦皮子點起了火把，沿着堤，像一條火龍，仔細的檢查堤工，堵獾洞……；又把堤這邊的泥土運到堤上加高，水漲土也漲，直鬧了一夜。第二天，雨還是不停的下，水還是不停的漲，大家淋得水鷄兒似的，都說：「下刀子也得幹，怎麼也不能叫毀了！」連飯也顧不上吃，又忙活了一天一夜。

到第三天頭上，雨下大了，水也漲得更快了；眼看快跟堤平，再下兩三指雨可就壞了。老頭兒們嘆氣說：「不中用了，再怎麼也不頂事兒啦！」急得雙喜在堤上來回跑，滑了好幾交，嘴裏喊着：「鄉親們！趕快在堤上打捻子，還能救，死活都在這上面了！快找樁，擄着什麼拿什麼！咱們豁着●幹吧！」很多人往

村裏奔。雙喜督堤。村幹部們分頭跑回村去，滿街飾鑼，喊：「堤危險啦！眼看要塌啦！男女老少上堤啊！帶着木料傢俱打捻子去啊！」

各村都鬧騰開了。男人們搶了東西就往堤跑。正在病着的老排長，也忙從炕上下來，拄了根木棍，急急往堤走。連婦女孩子都抱着柴禾，提着魚籃子，扛着椽，拖着橛，冒雨往堤趕。大水把中隊部的門窗全摘了，搯起兩塊門板就飛似的奔。小梅在家裏聽到鑼聲，聽到叫喊，心裏亂騰騰的，丟下孩子，在院子裏轉了個圈兒，也不管公公嘮叨些什麼，搯起一捆織席的葦子就跑。

堤上，人們亂喊着，打樁的聲音咣咣響。土牛平了，窩鋪拆了。搬東西的，運泥土的……人來人往，亂成一片。忽然，東邊開了個水眼兒，大夥忙着堵。忽然，西邊又開了個水眼兒，大夥又忙着堵。不好了！西邊的水眼兒堵不住，越沖越大，決開了五尺寬一個口子，水嘩嘩嘩的直灌。大水高屯兒十幾個小伙子，大半個身子浸在水裏，抬着門窗傢俱，扛着裝泥的魚籃子，拚命去堵，連人帶東西都給沖了下來。

壞了！口子決開一丈多寬了！人們都抓了瞎，沒有招兒了！正在這個節骨眼兒，水面上來了個「大槽子」，是分區來買葦的大船，老排長和雙喜把它引來了。船上滿滿裝的葦，有一丈多高。進了這決口，船頭上雙喜喊：「撐住！撐住！」老排長叫：「快把船底砸破！快！使勁砸！」船沉了。人們一下子擁

① 密着：拚出去

② 鬧騰：活躍，喧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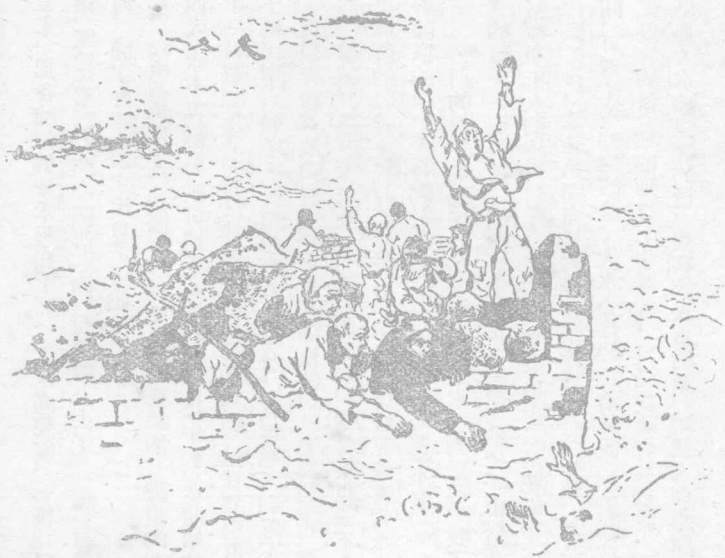
③ 抓了瞎：不知所措

④ 節骨眼兒：關鍵的地方

上來，把各種傢俱柴禾扔在上面。大水高聲喊：「快拋泥！一個個的傳！」說着奔下來，抱起一大塊泥疙瘩，遞給旁邊的人，一個傳一個，很快傳上去了。一時，村幹部們領導着，站了幾排人，紛紛的把泥疙瘩往上傳。鬧了好半天，才把口子堵住了。

· 傍黑，雨停了。水面上，地面上，霧騰騰的。護堤的人們不敢歇。天一黑，燈籠火把又活動起來了。第四天，水不再漲，人們可還不敢離開堤。後半晌，水開始往下抽了。病重的老排長，才回去歇息。大家也鬆了一口氣，從堤上望見地裏的莊稼綠油油的，越發長得旺了。高粱竄了一丈多高，棒子吐了紅纓兒，棉花結了桃，稻子，穀子……頂少有八成年景。喜得老人們忍不住唸一聲佛，孩子們拍着巴掌笑。年輕人說：「熬了這幾天總算沒白費，再苦也是痛快的！」老鄉們說，這回幹部可賣了力氣啦；都勸雙喜大水和村幹部們回去歇歇。這三天三夜，真够他們受的！忙得飯也顧不上吃；趕上了，跟人家吃一口兩口饅頭，趕不上，稀里糊塗的也過去了；又哪裏合過眼呀！這會兒雙喜大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水說：「嚇！看你，跟個泥菩薩似的！」雙喜說：「大哥別說二哥，兩個差不多！」說着都笑了起來，嘻嘻哈哈回村公所去。

公所的房子都漏了，炕上地上盡是水。到隊部，找了個不漏的屋子，兩個人胡亂擦了擦臉。大水見雙喜的臉兒更瘦更黃了，眼珠上滿是血絲兒；他把手巾搭在繩子上，好像站都站不穩了。大水知道：雙喜以前當織布工人的時候，五天一個集，要織出十二疋花條布，儘半宿半宿的熬，常累得吐血；他是個老黨員，一有什麼工作，總是黑間白日的幹，就說這三天三夜吧，真是硬撐着骨頭架子抗呢。這會兒看他眼皮子都睜不開，可還忙着擦他的槍。大水心疼的拉着他說：「看你成了什麼樣兒啦。我來給你擦，你快歇歇吧。」他搶了雙喜的槍，推他到炕上去睡覺。可是雙喜掙扎着說：「別，你還不是一樣的累啊！」兩個人爭來爭去，結果是大水擦雙喜的槍，雙喜擦大水的槍，兩個人面對面的擦起來。擦好槍，困勁兒都上來了；他倆飯也不



吃，燈也不點，就像兩條耕乏了的牛，躺下就睡着了。

這一天晚上，家家戶戶吃了鬆心飯，都早早兒歇息了。只有游擊小組輪班的守着堤。高屯兒自告奮勇，在堤上來回監督着。

夜裏，敵人出動了。在河的上流，他們佔的一個險口那兒，集中了二三百民伕，來扒堤。民伕們不願意動手，當場給鬼子挑了三個，丟進河裏。有些民伕偷跑，給鬼子開槍打死了。民伕們逼得沒辦法，只好依着幹。堤很高。鬼子指揮着先挖沒有水的一邊，挖了十幾丈長。快要挖透的時候，在中間挑了個小豁口，人急忙往兩邊閃開，跑得遠遠的。水唰的沖下來，不多時，一個口子就開了一百多丈。那水響的聲音，二十里地遠都聽見了。

雙喜大水正睡得死死的，忽然高屯兒把他們推醒，着急的說：「你們還睡覺！敵人那邊決了堤，水已經下來了！」他兩個跳起來，就聽見



游擊隊員在街上跑着大喊：「壞啦！壞啦！水下來啦！大家快起來喇！」雙喜急忙拉着大水，上房頂去望。月牙兒在天邊照着，水聲越來越近。望得見白花花水頭一路捲過來，趕得狐狸兔子亂跑亂叫。村裏人聲嘈雜，很多人着急的跑到房上看。只見水來得那麼猛，好莊稼——好莊稼，立時都給淹了！眼看着水就要進村，村邊打槍子也來不及了啊！人們喊着叫着，慌忙把屋裏的糧食往房上倒，有的抱着東西往船上跑。可是水已經進村了！村裏人亂哄哄的，大哭小喊；有個老婆兒尖聲的嚎叫：「哎喲~~~~我的老天爺啊！可不得活了呀！」牛大水心裏跟刀子攪似的，忍不住嗚嗚嗚的痛哭起來。雙喜覺得眼前冒金花，心口一陣熱，喉嚨裏很腥氣，哇哇的吐了幾口血；他一屁股坐下來，靠在花牆上仰着頭，驚得喘不過氣來。

### 三

第二天，水越往上漲，一會兒漲一尺，好些房子倒塌了。人們在高房上擠成堆，有的逃在船上。到處都是哭聲！

這一年，敵人扒了幾處口子，「以水代兵」，淹了好幾個縣。光這一片，就淹了一千多頃！上級黨和政府，急忙發動沒受災地區的老百姓，募捐救濟；幹部們節衣縮食，撥出大批公糧，開水賑。一船船、一船船的糧食，運來了。每人一頓按六兩米發。還有柴禾，還有款……水退了，政府又調劑來麥種，發動種麥子；還組織婦女織席編簍；領導男男女女搞各種副業生產。遭難的老鄉親，才渡過了災荒。

賑災當中，雙喜大水經常到何莊幫助工作，也順便去看看楊小梅。小梅家裏沒人會使船治魚，又不會幹旁的營生，生活挺困難；也得到了政府的救濟和幫助。張金龍嘴裏不說，心裏可是很感激。黑老蔡來信

催小梅去工作，小梅跟張金龍說：「我在家裏待得太久了，得趕快回區上去。孩子帶在我身邊就行。只要你同意我工作，我有空還可以回來瞧瞧。」張金龍想了半天，說：「行！要走你就走吧。」就幫她打整鋪蓋。老頭兒叫他出去，悄悄說：「怎麼，你放她走啊？」張金龍說：「不讓她走怎麼着！上級依嗎？」老頭兒想想也沒辦法。張金龍就抱着孩子，送小梅到區上去了。

年跟前，公公把小梅娘兒倆接回去。一家人還算和氣。張金龍兩手把孩子舉起來，看着說：「哈！這小子，大得多啦！」大家逗孩子玩兒，倒也有說有笑的。

第二天晚上，張金龍在街上碰見何世雄的兒子何狗皮。何狗皮一把拉住他說：「走走走，到我家喝兩盅去！」這時候，何世雄已經偷偷的回來了，躲在家裏。自從呂司令改編他的隊伍，他自個兒心虛逃走，在國民黨張蔭梧那兒混了一個時期；這回張蔭梧派他進城，到日本人那兒去；他祕密的路過這裏，順便回家瞧瞧。他念着張金龍的槍法好，膽子大，用處很多，特意打發兒子把張金龍叫來，想把他帶走。

張金龍跟着何狗皮，來到何家大宅。穿堂過院，到第三進的北屋，走進了很精緻的套間。裏面燈光很亮；暖暖和和，生着洋式的煤爐子。何世雄坐在圈椅裏，笑着跟他招呼。張金龍不知道他偷着回來，猛一瞧見，很是驚奇。那何世雄戴着羔皮帽，穿着狐皮袍，紅光滿面的，像是更胖了。他叫何狗皮給斟上酒，三個人就喝起來。

何世雄喝得高興，摘下皮帽子，露出光溜溜的禿腦瓜，一對三楞子眼兒瞅着張金龍，挺關心的問長問短；又很熱心的說：「金龍！別在家裏受罪啦，跟我出去跑跑吧！你跟了我十來年，我挺憑信你。你是個有材料的人，出去好好兒幹，我準提拔你！我是寧養一條龍，不養十個熊！跟你知心帖肉，才說這個話。你好好兒斟酌斟酌吧！」

張金龍問：「咱們到哪兒去？」何世雄喝了一盅酒，慢慢兒跟他說：「你先要明白現在的大勢。日本人倒沒有什麼可怕，最可惡的是共產黨，將來共產共妻，可了不得啊！現在他們的勢力一天天的發展，這才是我們的心腹大患呢！咱們上面早決定了，先利用日本，『尅』了共產黨，再回過頭來抗日。你看咱們的副總裁汪精衛先生，已經成立了南京政府，名義上雖說是隨了日本，其實保存下力量，抓住大權，將來要幹什麼，還不方便？你別信共產黨那一套；他們是兔子的尾巴——長不了！你跟我到城裏去，將來剿滅了共產黨，這方圓幾百里，乾坤還不掌握在咱們的手掌心！」

張金龍心裏很活動，就問：「現在郭團副在哪兒？」何世雄說：「老郭和李六子這一夥，先進城了。咱上頭早跟城裏接洽好，就等着我去呢。」又笑着說：「還不就是咱們這一把子，大大小小都是官兒啦。」張金龍喝得筋都暴起來了，他放下酒杯，說：「何團長，我這個人你也知道，說話向來是『袖筒裏入棒槌』——直出直入！要是郭三麻子在，我反正不去！」何世雄笑着，說老郭走火決不是故意的。旁邊何狗皮也勸張金龍。最後，張金龍馬馬虎虎答應了。臨走，何世雄給了他十兩大煙土，說：「這事兒你可一個字兒別露！我走的時候再叫你。」張金龍就回去了。

#### 四

小梅哄孩子睡了覺，在燈底下作活。很晚了，還不見張金龍回來；心裏不滿意的想：「這傢伙不定又浪蕩什麼呢！」眼看兩燈油耗乾了，正要歇息，忽然聽見張金龍喝得臉兒紅撲撲的，回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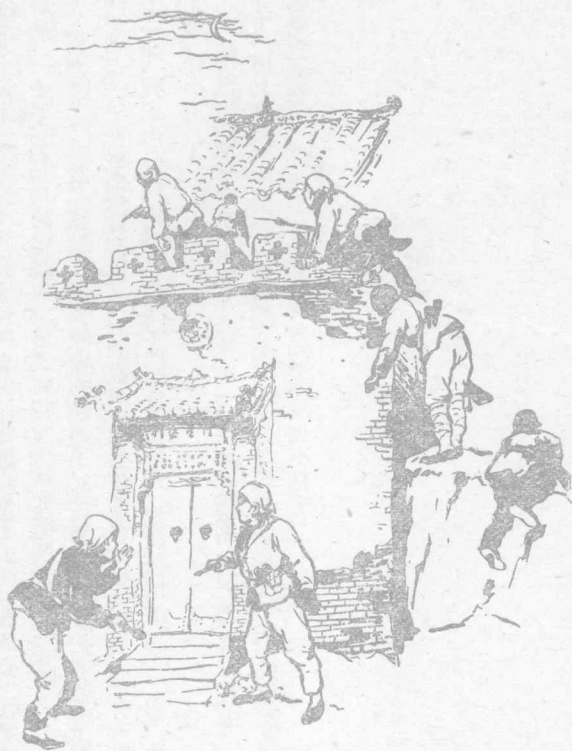
小梅問他：「你到哪兒去了？深更半夜才回來！」張金龍含糊的說：「哪兒也沒去。碰見個熟人，喝了

兩盅酒。」小梅問：「碰見誰呀？」張金龍倒在炕上，說：「碰見誰，說了你也不認得。我渴得要命，快燒點水吧！」小梅出去抱柴禾了。張金龍忙起來，掏出懷裏的煙土，藏到牆上的照像櫃子後面，看了看，又不放心的拿下來；一時找不到好地方，就把它塞在立櫃底下，一隻破套鞋裏。這才上炕，脫衣裳躺下了。

小梅可多了個心眼兒，早在窗子外面瞅見了。她不動聲色的抱着柴禾進來，一面燒水，一面偷偷伸手到櫃底下摸；摸出個油紙包兒，暗裏打開來看，見是煙土，就順手揣在懷裏。燒開了水，她盛了一碗放在炕沿上，推醒張金龍。

張金龍坐起來喝水，紅紅的眼睛看着小梅說：「時候不早啦，快睡吧！」小梅生氣的說：「我不睡！你得告訴我，你今兒晚上到底幹什麼去了？」張金龍說：「你說我幹什麼去了！我又沒賭錢，又沒嫖娘們，喝兩盅酒算什麼，你多什麼心呀？」小梅說：「好！你不說實話，往後咱們誰也別搭理誰！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們從此就拉倒！」張金龍見小梅急了，就拉她說：「別鬧了，我走哪兒？還不是守着你呀？快睡吧！」小梅捧開他說：「你真嘴硬，還不說！我問你：你那煙土是哪兒來的？」張金龍暗暗吃驚，注意的瞅着小梅說：「什麼煙土？」小梅說：「你別裝蒜玩兒吧！我早瞧見了。我又不要你那東西，我就問問你：到底是誰給的。說了沒事，不說我就鬧出去！」

張金龍抵賴不過，又怕她鬧，就隨口應付說：「是何狗皮給的。」小梅說：「他平白無故的給你這個幹嗎？」張金龍笑着說：「他看我生活太困難嘛！」小梅奇怪的說：「噢！怎麼才發水的時候，你把個畫眉鳥兒賣給他，他不幫助你呢？」張金龍給她問得答不上來了。小梅說：「咱們抓鬻夫妻，好歹我都要擔戴着點兒！有什麼事兒要瞞着我呢？你就說給我，我也害不了你；你不說給我，我可不依你！怎麼來怎麼去，你就一五一十的說了吧。」



張金龍給她撈着線頭兒了，逼得沒法，只好說：「我告訴你，你可千萬別說出去！這是何狗皮他爹給的。」小梅心裏明白了幾分，假裝沒事兒似的說：「哦，他給的。那有什麼要緊！他給你這個幹嗎呀？」張

金龍說：「咳，你看你這個人！打破沙鍋問到底，緊着問什麼呢？」說着下炕去，想想看那煙土還在不在。小梅隨手掏出那個油紙包兒，笑着說：「這不是你的煙土？你好好兒收起吧。怪值錢的東西，別放在套鞋裏糟壞了！」張金龍接了煙土，也笑起來說：「趕明兒折變些錢來，也有你的一份兒。」小梅說：「兩口子還分什麼你我！他叫你幹什麼，你也說給我聽聽。要是有好處，我也幫你拿個主意麼！」張金龍喝多了酒，又看見小梅這樣親熱的對待

他，就小聲說：「他想叫我跟他到城裏去。城裏我是不去的，你放心；我要哄你，操我八輩姥姥！」小梅笑着說：「去不去在你，幹嗎跟我賭這個咒呀！」就吹滅燈，脫了衣裳睡下了。

小梅可沒睡着。她聽張金龍呼呼的睡熟了，就輕手輕脚的穿好衣裳，蒙了一條藍布頭巾，悄悄兒開了門，跑出去了。野地裏風颳得嗚嗚的亂叫，吹透了薄薄的棉襖棉褲，渾身一點兒暖氣也沒有了。她跑一陣，走一陣，奔到中心村村公所，敲開了門，見到雙喜，把前後情形說了一遍。她怕家裏人發覺，說完就連夜趕回去了。

雙喜忙找着牛大水，兩個人商量了一下，趕緊帶領游擊隊，奔何莊去。把何世雄住宅的前門後門都把守了，房上也壓了頂。天已經朦朧亮了。許多隊員拿着槍下了房，進屋裏去搜查。可是很奇怪，裏裏外外，哪兒也搜到了，就找不着何世雄，連何狗皮也不見了！

## 第五回 新女婿

紅豆豆，

白心心，

我媽給我去說親。

榮華富貴我不要，

我要嫁個八路軍。

一匹紅馬一頂轎，

娶媳婦兒的過來了……

——民歌

何世雄家裏養着一條狼狗。這年冬天，各村都來了個打狗運動，爲了游擊隊活動方便，把大大小小的狗都打死了；只有何家這條狗，說是多多少少銀子買來的，不叫打，村幹部不敢惹他們，狼狗就留下了。

大水他們包圍了何家大宅，狼狗兇猛的叫起來。何世雄驚醒了，就披上衣裳，想出去看看；剛拉開房門，何狗皮悄悄跑來說：「不好！幾個地方都上房了！」何世雄急忙夾了皮包，提着手槍，對小婆說：「我走

了。你別怕！以後派人來接你。」何狗皮拿了手電，兩個人跑到小套間裏，搬開坐櫃，掀起兩塊大方磚，下面是一層層的台階，他們就揀亮手電，走下去。小婆忙把磚和坐櫃放好，又回去睡覺。他兩個走下台階，拉開一個小小的旋門，裏邊是地洞。因為這一帶靠水淀，挖不多深就有水，地洞裏四面都用「缸磚」砌得很牢固，一直通到村外。爺兒倆挨到天黑，就從他家墳堂供桌底下鑽出來，跑掉了。

大水他們直折騰到太陽出來，只搜出七支生了鏽的大槍。雙喜和大水商量了一下，叫游擊隊先帶着這些槍回去，又佈置這村的鋤奸小組暗裏監視張金龍；接着，就到區上呈報黑老蔡。

這就過年了。

新年裏，黑老蔡把鬍子刮得光光的，穿了乾乾淨淨的制服，夫妻倆抱着孩子，到張金龍家裏走親戚。小梅的公公因為黑老蔡是區長，覺得很有面子，挺客氣的招待他們。

吃過了飯，黑老蔡和張金龍兩個在西屋閒談。黑老蔡問起他的傷，張金龍說：「傷早好利落了，就是做下了病根子，什麼營生也不能幹，過日子可真難！」黑老蔡安慰他：「金龍，這個你不用發愁；在抗日政府底下，多會兒也不能讓你家裏挨餓。」張金龍笑着說：「姐夫，這就全靠着您啦。」黑老蔡說：「你可別客氣，有什麼困難你就說。要是你覺得呆在家裏膩歪，想出去幹個什麼，也行嘍。眼下咱們的力量發展了，日本人已經不怕國民黨，就怕共產黨，將來打敗鬼子不成問題。像你這樣的人，挺有能耐，要是給國家出把力，立下些功勞，也算是咱們中國人的一點志氣。」張金龍一戴上高帽子，心裏怪舒服，嘴上客氣的說：「咳，我有什麼能耐呀？還不是瞎混！」黑老蔡笑着說：「有能耐的人很多，就看走明路還是走暗路了！有的給



鬼子辦事，落一個漢奸的臭名，還不得好下場，有的爲咱中國人爭光露臉，鬧個民族英雄，走到哪兒老百姓都是歡迎的。」張金龍聽了，心就跳起來。他想黑老蔡一定知道那回事，只是不說出來罷了，暗裏很囑咕；一面應着，一面偷眼看黑老蔡的面色。可是黑老蔡說說笑笑，滿不在乎的，又談起旁的來了。

下午，黑老蔡到村公所去了。張金龍躺在炕上，想着黑老蔡的話。小梅走進來，悄悄跟他說：「你那事兒快跟我姐夫說了吧；說了百不怎麼的，不說倒是個事兒呢。」張金龍說：「我沒什麼說的。」小梅說：「你當人家不知道哇？不說能過得去？」張金龍想，一定是她給黑老蔡說了；心裏很起火，跳起來，又是擰眉毛，瞪眼睛的說：「準是你這臭嘴說出去的。他媽的，今兒非跟你算賬不行！」說着抄起個掃炕笤帚就要打。小梅指着他，好笑的說：「你打你打！——往你嘴裏捲蜜，你還咬指頭！你這個人真糊塗！人家不知道，就去抓何世雄啦？世界上沒有不透風的牆，什麼都瞞不過人！就連你那煙土，剛才老蔡還跟我提起過呢。按你這樣的居心行事，跟一個漢奸拉拉扯扯，不清不白的，頂少也得扣起來。是人家寬大你，還沒跟你算賬哩，你跟我厲害什麼！」張金龍對小梅翻了個白眼兒，把笤帚往炕上一丟，說了個「他媽的！」又倒在炕上了。

小梅可坐在炕沿上，親熱的對他說：「金龍，還是趁我姐夫在，把根兒帶兒，枝兒葉兒，什麼都跟他說了吧。我大小也是個幹部，我保證你沒事兒。」張金龍盤算來，盤算去，半晌沒言語。後來他說：「說也能成，煙土我可不出來！」小梅說：「你瞧着辦吧。要是我，窮死餓死，也不拿漢奸的東西。一個中國人，還沒這點兒骨氣！」說完，一扭身就出去了。

黑老蔡回來以後，張金龍在屋裏悄悄跟他說了半天話。黑老蔡很高興，又是安慰他，又是鼓勵他。臨了，張金龍解下茶腿帶兒，從襪筒裏掏出一小包煙土，交給黑老蔡說：「我早就知道這個事兒不對勁！姐

夫，你早來我早交給你啦。」小梅在門外邊聽呢，這時候笑盈盈的走進來，故意對黑老蔡說：「金龍還算是個明白人呢，人家叫他去，他就不去。」張金龍得意的誇口：「嚇，沒這點兒志氣還行？叫我當漢奸，給我金子銀子我也不去！誰要是跟日本人共事兒，誰是個大姑娘養的！」

三個人閒談了一會兒。黑老蔡瞅個機會，又對小梅悄悄兒囑咐說：「金龍正在岔道口呢，你得好好兒影響他。這人槍頭子準，也有些本事，最好爭取他出來工作，別叫漢奸把他拉跑了！」小梅應着。黑老蔡就帶了老婆孩子，跟張金龍一家告辭，回去了。

## 二

小梅在家住的幾天，一方面對張金龍生活上照顧得挺週到，一方面黑間白日的勸說他，爭取他出來工作。

初六，小梅要走了，頭天晚上，臨睡，她跟金龍說：「你怎麼着？要走，明兒跟我一塊兒走吧。」張金龍坐在被窩裏，抽着煙捲兒，不言聲。小梅說：「我也工作，你也工作，咱兩個一塊兒進步，有多好啊！」金龍說：「你也走了，我也走了，丟下老人怎麼着？」小梅笑着說：「咳，得了吧！你在家裏能幹個什麼呀？出去了，村裏倒能給些優待呢。」

張金龍扔了煙頭，脫了襖兒，縮進被窩裏，嘻皮笑臉的說：「半夜三更，口枯眼澀的，咱倆睡吧；別儘直跟我說這個了！出去不出去，咱們以後再說。」小梅指着他：「你這個人，真是！還這麼磨磨游游的。老在家裏浪里浪蕩，都把你浪蕩壞了！工農兵學商，你算哪一行？你出去抗日，我也光彩；你在家裏鬼混，我都

替你害臊。你要再這麼沒出息，咱倆就過不到一塊兒！」張金龍說：「唉！你死求百賴的叫我出去，出去幹什麼呀？」小梅說：「你要了這麼些年的槍桿兒，槍頭子也挺準，打日本你比我還吃香呢，你還不去參軍？」

張金龍一聽參軍，就和小梅談崩了。他翻過身去，堅決的說：「我不去！八路軍生活苦，誰受得了！」小梅說得口乾舌焦，他可說：「反正人是個混水魚，混到哪兒是哪兒。你不用管我！」

小梅看他實在沒出息，心裏也煩了，生氣的站起來說：「好吧，咱們別說了！我看你還是去當你的漢奸好；鬧個吃喝嫖賭，昧了良心，丟了人都不不要緊！」張金龍火了，猛的坐起來：「你說什麼！誰當漢奸去？你別拿狗屎往人臉上抹！」小梅不理他，把自個兒的枕頭搬到另一頭，吹了燈，脫下衣裳就睡。張金龍也氣憤憤的躺下了。

兩個人一個頭朝東，一個頭朝西，僵了半天。張金龍驚不住，把自己的枕頭也搬過去，老着臉皮兒，笑嘻嘻的說：「你看你這個人，有話慢慢兒說嘛，着急什麼！」小梅說：「我跟你說的都是好話。人要向遠處看，亮處走。八路軍苦是苦些，就是正正道道的叫人學好。你看我才工作了幾天，懂的事兒也多了，看個信、開個條兒，也能對付；你男子漢大丈夫，連個字也不識，還不如我呢。要是你參加了，好好兒幹，文能文，武能武，一年比一年進步，可有個出息，可有個幹頭呢。」張金龍調皮的說：「我就怕走遠了，捨不得你呀！」小梅說：「別開玩笑，咱們說正經的。你要真的怕走遠，咱們問問老蔡，看能不能在縣大隊上找個事兒。」張金龍笑着說：「這還不行？要是你早說這個，我早就願意啦。」

第二天，金龍也沒跟老人說，就和小梅一塊兒，到區上找黑老蔡去了。

牛大水也在區上，正和黑老蔡談問題呢。何世雄跑的第二天，申耀宗也偷跑了。有人看見，前一天何狗皮到申耀宗家去過，鬼鬼祟祟的不知談了些什麼。大水說：「狐狸和獾通氣着呢，準是何世雄把他勾走了。」黑老蔡點頭說：「有可能是何世雄欺騙宣傳，把他鼓動走的。你們可不要為難他的家庭，以後我們還爭取他回來。」

縣委書記程平來了，跟黑老蔡談了一會話。黑老蔡對大水說：「最近幹部裏頭有些調動。你回去跟雙喜說：叫他馬上到區上來工作；中心村的村長你給當上……」大水搶着說：「啊呀，我那個中隊長怎麼着？」黑老蔡笑着說：「你別忙嘛！中隊長就叫高屯兒當，你捎搭兼個中隊附。」程平在旁邊囑咐：「雙喜走了，支部書記你們另選一個吧。」大水說：「行嘍行嘍。」

談了一會兒，大水就出來，想到南屋找助理員，領糧票菜金；在院子裏劈面碰見小梅抱着孩子，後面跟的張金龍，夾着個鋪蓋捲兒，往北屋走。大水不好意思招呼，就跑進南屋去了。糧秣助理員谷子春正在忙着打算盤呢，大水在一邊等着，聽見北屋裏說得怪熱鬧，可不知道談些什麼，心裏想：「怎麼張金龍這小子還不扣起來呀？」他拿了糧票菜金出來，剛好又碰見小梅他三口子往外走。

張金龍笑着點頭：「大水，你忙啊？」大水慌亂的說：「哦——呢，你往哪兒去？」張金龍興頭頭的說：「已經說好了，我到縣大隊去工作。」說着，三口子走出大門。大水很生氣的跑去問黑老蔡：「這是怎麼回事？張金龍這樣的漢奸嫌疑，也給他工作？」老蔡把張金龍轉變的情形告訴他，大水才明白，也說不出是

高興，還是氣悶，回中心村去了。

#### 四

牛大水當中心村長，又當中隊附，工作更忙啦。上級幾次指出，還得抓緊學習，才能把工作作好。大水和高屯兒幾個，抽空就跟小學校周老師學習，進步倒很快。

有一天，大水拿着一張報紙，正在用手指頭點着，一個字一個字的大聲唸呢。他爹來看他，一見面，老頭兒就喜眉笑眼的說：「小子，我可給你找下好媳婦啦。是斜柳村的，姓朱，叫翠花兒，才十八歲，可是個好閨女哩！準投你的緣，對你的勁兒。」大水讓老爹坐了，對他說：「這樣的年頭，自個兒肚子還對付不了，還娶得起媳婦？」老爹喜氣洋洋的說：「你不知道，我這幾年省吃儉用，一個子兒也捨不得花，給你積攢了幾個錢；碰到這個年頭兒，人家也困難，不圖這，不圖那，就圖你是個八路軍幹部，人品好。這也花不了什麼錢。反正你什麼也不用操心，都有我呢。」老爹嘻嘻着沒牙的嘴，樂呵呵的笑。

大水放好報紙，問：「她識字咧不？」老爹楞住了，說：「啊呀，這我倒沒問！大半兒不識字。嗨，莊戶人家婦女，識那字兒幹什麼呀？」大水就不滿意的說：「不識字的，我不要！」氣得老爹掀起鬍子，指着他說：「你才識了幾個狗爪子字呀，就嫌人家！我為你黑間白日的操心，好容易找下這麼個媳婦，你還挑三嫌四的！錯過這門親事，看你還哪兒找去！」大水嘟嘟囔囔的說：「又不識字，又不會工作，驚驚扭扭的……」老爹搶着說：「小子，你將就點吧！哪兒找那麼可心可意的呀？你看我，頭髮鬍子都白了，你也二十幾了！趁我還健，給你了了這件大事；要再就擺下去，多會兒我一口氣上不來的時候……」老爹說不下去了。大

水又感激，又難過，也就不作聲了。

艾和尚來找大水到隊部開會去，大水對老爹說：「爹，我一回兒就回來，你吃了飯再走吧！」大水回來得很遲，老爹等不及，已經回去了。

## 五

三月十八，牛小水拿着黑老蔡的信，來找大水；信上叫大水馬上回家，有話說。大水把工作安頓了一下，一邊捲個公文包，一邊捲個盒子槍，和小水一塊兒回去。路上，小水蹦蹦跳跳的走着，故意瞅着大水唱：

小小子兒，坐門墩兒，

哭哭啼啼，要媳婦兒，

要媳婦兒幹什麼？

點燈，說話兒，

吹燈，作伴兒……

大水說：「你頑皮什麼？」小水對他作了個鬼臉兒。

大水一到家，就看見門上吊個紅燈籠，兩邊貼着紅對聯，院裏又是作菜的，又是蒸餛飩的，亂亂騰騰好些人。老爹一把拉住他，笑得沒眼兒了，說：「小子，你回來啦！單等着你呢。快到新房裏瞧瞧！」就把大水拉到屋裏去。

三間窄巴巴的土坯房，西邊的一間，原來那些杈把掃帚，犁杖竿子耙，早拿開了，屋裏打掃得乾乾淨淨的。炕上鋪一條借來的毯子；兩條被子整整齊齊的疊在一邊；被子上還放一對新枕頭。牆上貼着紅「囍」字，掛着人家送的美人兒畫。炕對面是借來的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桌上放着紙馬香鏢和一對紅蠟。老爹誇着說：「你看！我張羅了這宗。又打點那項，什麼都齊備啦。」

大水着急的問：「表哥哥在哪兒？要結婚，也得和上級說說，辦個手續呀！」老爹聽了，哈哈的大笑，說：「還用你操心！你表哥早給你辦妥啦。」正說着，忽然那些叔叔大伯、嬸子大娘，都擁進來了，喊着：「新女婿相房啦！新女婿相房啦！」老爹急忙把大水推到炕上站着。兩個來幫忙的吹鼓手，就咪哩囉啦的吹打着進來，在新房裏繞了一個圈兒，又吹打着出去了。

一會兒，老爹捧着一疊「好衣裳」，小水拿着新帽和新鞋，笑嘻嘻的進來。老爹說：「大水，快穿上！轎子來了，這就迎親去呀！」大水一瞧，是黑市布長袍，藍市布棉褲，綦腿帶兒……大水說：「嚇，穿上這些像個什麼呀？我不穿！」老爹哄着他：「好孩子，快穿上試試！」旁人七手八脚的幫忙，硬給大水換上了。大水看着，棉褲子太長，棉袍兒又太短，露出一大節棉褲腿兒。小水又把紅頂子瓜壳小帽往他頭上一扣，頂在他大腦瓜兒上，戴不下去。老爹快活的說：「好好好！像個新姑爺啦。」大水嚥着嘴，把小帽兒一丟，說：「這是耍猴兒呢，我不穿！」說着就解扣子，脫衣裳。老爹急了，抓住他的手說：「你脫你說！我好容易東家借，西家湊，弄來這一套；你不穿，你穿什麼呀？」大水哭喪着臉說：「我是八路軍的幹部，穿這一個！」旁人都笑着勸他。小水又把那頂小帽壳兒給他扣上了。大水看老爹頭上冒着汗，喘着氣，累得坐在一邊了，也就依順着把衣服扣上了。可是那把盒子槍，仍舊掖在腰裏。旁人笑他：「娶媳婦兒還帶個槍？」大水說：「上級說的：槍不離人，人不離槍嘛！」

中央黨校指示及農民抗爭的密件。

正熱鬧呢，黑老蔡來了。一見大水爹，就連說：「恭喜恭喜」；又看見牛大水，大水伸出兩支胳膊說：「表哥你看，他們把我打扮成這個樣兒！」可把老蔡笑壞了，說：「這還不好？新女婿嘛！」老爹拉着黑老蔡，笑嘻嘻的說：「什麼都妥了，就等你這個伴郎呢。」黑老蔡把老頭兒拉在一邊，小聲說：「舅！我本來準備陪着走一趟的，剛才有個信兒，說西邊有可能敵人要出動，我得調些游擊隊，到西邊去警戒，你們辦事兒吧。我以後再來看你們。」大水聽見了，忙說：「表哥，我去不去？」黑老蔡笑着說：「你就不用去啦，那邊有高屯兒呢。你好好兒當你的新姑爺吧！」

高屯兒老娘，白絲絲的小鬚兒上插了一朵紅花，是請來壓轎的，拉着大水說：「咱們快上轎吧。時候不早啦！」大水說：「怎麼我還坐轎啊？」老娘好笑說：「你不坐轎，還兩條腿跑呀？」黑老蔡還沒走，忙說：「我借來了一匹馬。你不坐轎，你就騎這匹馬吧！完了事兒再捎來。我另外借一輛自行車就行。」街坊李二叔說：「對啦！八路軍騎馬才好呢！」大家都說：「行嘍！」黑老蔡留下馬走了。老婆兒扭扭擺擺的進了彩轎，大水上馬，老爹囑咐了他幾句，兩個吹鼓手吹打起來，幾個人就往斜柳村去了。

## 六

大水騎在馬上。一路尋思：「真好笑！昨天還蒙在鼓裏呢，今兒就娶媳婦啦！翠花兒！她是怎麼個人呢？有小梅那麼好嗎？唉！已然這麼啦，就待着吧！反正我得叫她識字，還得拉她出來工作！」

吹鼓手引着，一頂彩轎，一匹紅馬，幾個迎親的人兒，沿水淀往北，走大堤。堤邊都是柳樹，鮮綠的柳條兒輕輕拂着水面。水面上有一條小船兒輕輕蕩過去，划船的小伙子在唱「打鞦韆」：



三月裏，

是清明。

桃花花開罷，

柳條兒又發青。

小蜜蜂兒採花心，

花心兒亂動，

噫，哎，啲……

歌聲隨着小船兒，越去越遠……

已經望得見斜柳村了，大水又想：「哈！結婚！結婚是個什麼滋味兒呢？」想着想着，不知不覺的笑起來啦。

進了斜柳村，快到十字街口了，忽然聽見槍響，迎親的人都驚慌的站住，就看見老百姓紛紛亂跑。大水在馬上，正想問什麼事，一眼看見街那頭來了許多穿黃軍裝的鬼子兵。人們大亂。大水撥



轉馬頭就跑。

跑到村口，誰知道左邊也來了敵人，對他不知叫喚些什麼。大水緊踢着馬，一面掏槍，一面直往前竄；頂在光腦瓜上的帽壳兒都飛掉了。後面兜屁股槍打來。大水在馬上着急的回頭打了幾槍，敵人爬了一下，就往前追。大水已經在堤上跑。敵人追到堤上。大水早跑遠了，一路捲起灰塵；人影兒沒在灰塵裏了……這一天，敵人是假裝進攻西邊，把游擊隊吸引過去了；市鎮上一股敵人，突然插到這邊來。在斜柳村燒殺搶掠；看見老百姓辦喜事，就找新娘子。有個鬼子小隊長，叫飯野的，把翠花兒糟蹋了；接着又是許多鬼子……

半夜，一個披頭散髮的女孩兒，爬到井跟前，抽抽噎噎的哭了一陣，就一頭栽下井去。翠花兒……犧牲了！

## 第六回 水上英雄

敵人的小汽船，

上下跑了個歡，

他把那游擊隊，

忘在了一邊。

哎咳哟，

德冷登生，

忘在了一邊。

汽船兒來到了，

弟兄們心喜歡，

隊長的盒子往上翻，

猴兒打落水裏邊。

哎咳哟，

德冷登生，

猴兒打落水裏邊。

——民歌

大水爹遭了那一場橫禍，差點兒瘋了；躺了好幾個月，下不來炕。高屯兒老娘，那天坐在彩轎裏，日本兵以爲是新娘子，拉出來一看，是個滿臉皺紋的老太婆，鬼子怪聲怪氣的笑起來，拿起槍托子，狠狠頓了她幾下，把她的腰都打壞啦。

那次，敵人佔了斜柳村，就修崗樓。樓修起了，飯野小隊長和郭三麻子，帶着鬼子和偽軍，駐在那兒，經常到這邊來騷擾。大水高屯兒帶着游擊隊，跟他們打了好幾回仗，後來又叫他們結結實實吃了一次虧。鬼子退回市鎮去，留下郭三麻子一夥人，更不敢輕易過來了。可是，大水他們拿這崗樓也沒辦法。

天冷了，小梅抱着孩子小瘦，回家去拿棉衣；小瘦剛斷了奶，小梅準備送他回家；順便來看看大水，還給他帶了一樣東西。可是大水到申耀宗家去了。

申耀宗自從到城裏以後，花銷很大，又常結記他的家庭。這邊雙十施政綱領頒佈以後，黑老蔡給他寄了一份，捎信叫他回來。申耀宗把這一份施政綱領看了一遍又一遍，心裏琢磨了好幾天。覺得共產黨真是講團結，實行統一戰線，專門對付鬼子漢奸；自己丟下家業，飄流在外面，未免有點兒傻。又看見旁的地主回家都平安無事，也就下了決心，悄悄的回來了。大水學習了黨的政策，聽說他回來，就去看望他，跟他宣傳毛主席的主張。

小梅在公所等着。公所裏靜悄悄的。只聽見隔牆院子裏，孩子們在唱：

大家都來聽，

嘿，大家都來瞧：

你看那共產黨提出的

——雙十綱領二十條！

爲了咱們邊區老百姓，

要自由，要幸福，

保家鄉，殺敵人，

——大家團結牢！……

小梅聽着，臉上微微的笑。

忽然大水愁蹙蹙的回來了。

二

小梅笑着問大水：「你怎麼啦？工作上碰釘子啦？」大水嘆了一口氣，把挎包往牆上一掛，坐下來，話也不說。小梅問：「聽說你到申耀宗那兒去了，是不是他給你氣受啦？」大水說：「申耀宗回來，看見家裏什麼也沒有動，他倒是挺高興，沒有什麼。」小梅說：「那你有什麼不痛快呢？」大水低着頭，不言聲。

小梅猜不透是怎麼回事兒，又笑着說：「咱倆一塊兒工作了幾年，我又不是外人，跟我說說也不礙

農村男女青年  
這就使你的  
愛情(從學  
同階友愛中  
得來的)

愛情的

啊！大水對她看了一眼，說：「就爲我那媳婦的事兒。」小梅就勸他：「大水，你年紀輕輕的，還怕找不下個『對象』？這有個什麼愁的！」大水着急說：「你看你扯到哪兒去了！我倒不發愁，一輩子打光棍兒也不要緊，就是我爹……爲了我的親事，老放不下。上回他急了個半瘋子，一病就不好，我回去看他，他老啼哭，拉着我說……說……」大水不說下去了。小梅問：「說什麼呀？怎麼你說半句噓半句的！」大水說：「唉！他說命太苦，頭一回說親說了個你，鬧了一回子，誰知道柳樹上開花，沒結果。這一回說了個翠花兒，眼看要過門了，又飛來個橫禍……他老唸叨着，成了心裏一塊病，有時候就發迷糊……我看他活不長了！」小梅聽了，呆呆的望着大水，懷裏的孩子鬧着，揪她的頭髮，她都不覺着。大水問她：「你什麼時候來的？」小梅一時答不上，臉兒飛紅了，不好意思的問：「你說什麼？……最近縣上就要佈置選舉了……我來告訴你……」

兩個人說了一陣閒話。小梅就從包袱裏抽出一對新鞋來，說：「大水，你們東跑西顛的，看你的鞋，張着個大老虎嘴兒，太不像樣啦！我也沒個鞋樣子，你穿穿看合適不合適。」大水穿上新鞋，咧開個大嘴笑着說：「咦，挺美！剛剛一脚。這就叫你……」小梅眼睛水汪汪的瞧着他，心疼的笑着說：「大水，別說這個話。這算得了什麼！往後你有什麼粗細活兒，只管拿給我，我怎麼着偷個空兒，也幫你作起來。」

天黑了。小梅抱着孩子走了。

### 三

這一年的五級大選舉，搞得挺熱鬧。各階層的男女都參加了，連申耀宗這些人也投了票，大家愛選誰

就選誰。老百姓都挑選好樣兒的，來給他們辦事；從村到區到縣……一直選到邊區最高行政機關，可選了個齊整。政權實行了三三制，共產黨員只佔三分之一。咱們的黑老蔡也給選到縣上去了。大水小梅也都是選出來的區代表。小梅在區上當婦女主任；大水在區上當了隊長。這時候，區上的游擊隊，已經改名為區小隊了。

大水在區上當隊長，活動範圍更大了。這個區，一部分是在白洋淀裏。淀的那邊，有個鎮子叫大淀口。春天，大淀口給敵人佔領了。那兒的鬼子經常和這邊市鎮上的鬼子取聯繫，汽船來來往往的。老百姓打的魚，養的鴨子……常給他們搶去，商船也不敢行走了。

一天，大水集合隊員們研究，想治治那汽船。他的兄弟小水，十六歲了，新近也參加了區小隊；一聽說要打汽船，心裏樂得怪癢癢的，猛然間想起了一個辦法，急忙喊：「哥！我可有個好主意！」大水一臉正經的說：「這是開會，什麼哥不哥的！」衆人都笑了。

小水吐了吐舌頭，說：「不准叫哥，我就報告主席，我有個意見。」大水說：「好，你說吧。這是工作，你可別鬧着玩兒！」小水說：「當然不是鬧着玩兒麼。我這麼尋思：大槍一槍一個子兒，打不準就完蛋啦；我出個主意，就使咱們的火槍打他兔崽子；只要離得近，一打就是一大片，準叫他餓王八！——我的意見完啦！」有些隊員笑着說：「嚇，這個主意倒使得！」打過十年水圍的趙五更說：「我看咱們要使火槍，乾脆弄上他媽的幾十支，說打一齊打，他沒個跑！」馬膽小說：「這怕不行！土槍還能頂事兒？」大水想了一下，說：「我看這個辦法倒不錯，咱們就這麼試試看，再用手槍大槍配合着。」又商量了一陣，就決定了。

這一天，汽船又過去了；估摸它下午回大淀口，大水他們划着二十隻小船——都是打水鴨水鷄兒的「槍排子」，出發了。船很輕，在白洋淀裏，一個跟着一個，飛快的划去。船兩邊的棹兒一上一下划，就像

天上雁兒打翅膀。不多一會兒，就竄到一片大葦塘跟前啦。

五月，水面上葦芽子一人多高了。這葦塘方圓好幾里，裏面積一條，豎一條，都是溝濠，一長串小船兒鑽進去，一個也不見了。敵人的汽船要回去，準得從葦塘前面過。他們在葦塘邊兒上佈置開，船都隱在葦叢裏。每一個船上兩支火槍，槍頭子高低都墊好，裝上悶藥，點上火香，悄悄兒等着。

日頭歪了。聽得見西邊汽船嗚兒嗚的叫。大水說：「來了！快準備好！」大夥兒手裏都拿着火香，從葦叢裏向外張望。一隻綠色的小汽船剛一到，大水喊聲「打」，火槍子都點着了，幾十支土槍一齊轟隆隆的打出去，跟地雷一樣，直黑了天的降煙。也看不清打得怎樣了，光聽見汽船突突的響。牛小水低聲說：

「真邪門！怎麼回事兒？人死了沒有呀？又不還槍，又不開船走！」大水說：「別作聲！瞧！」

煙散了，看得見汽船上一個人也沒有了，那汽船在水面上打轉兒呢。趙五更忙說：「我去探探！」他拿了小水的一把剃子，跳下水，一個蒙子扎過去。汽船忽然又開走了。葦叢裏的小船都鑽出來，大家着急的要開槍。可是趙五更從汽船旁邊露出頭來了。五更那精瘦的身上流着水，悄悄的扒着船梆，往裏瞧；見一個日本鬼子爬在船尾巴上瞄着槍呢。他連忙翻進船裏，鬼子一回頭，尖刀已經插進了這鬼子的後心窩，再一刀，就死了。

汽船裏面，歪三倒四的好幾個死屍。船可還是突突的往前開，越走越是個快。急得趙五更東摸摸，西揣揣，拿那個機器沒辦法，慌忙站起來，朝後面招手喊：「快來喇！這玩藝兒弄不住，別給跑嘍！」立時

邪門：奇怪，古怪

扎蒙子：鑽進水裏



二十隻小船像賽跑似的，嘩嘩划着，都來捉汽船。汽船可跑得更快了，追也追不上。急得趙五更慌手慌脚的又去扒機器，弄不成，又站起來，揮着雙手大喊：「快啊！快啊！他媽的！這玩藝兒……跑得快！你們快使勁兒呀！」汽船直衝直撞，一下子闖到一片葦子地，嘟嘟嘟的還想往裏鑽；大夥兒追上來，才把它捉住了。

那小汽船，前頭尖，後邊齊，看起來是帆布做的。裏面可有木板，用鐵棍支的架子，還有牛皮底兒。船底裏流了好些血，死人身上叫鐵沙子打得一片一片的，全是窟窿眼兒。大家快活的斂了槍和子彈，把死屍都咕咚咕咚的扔到河裏。小水看着汽船說：「哈！這玩藝兒可怎麼弄回去呀？」大水聽說過，這號小汽船可以卸開來，就叫大家擰螺絲釘。趙五更找到一把鉗子，一下子把汽船都拆開了。機器搬到小船上。亮兒不知怎麼一來，合起了；大夥兒七手八腳的把它抬上小船。弄停當，才歡天喜地的划回來。

大水喊着：「咱們走齊嘍，叫老百姓瞧着好看！」他船上載着綠茵茵的船壳兒，走在當間，兩邊一字兒擺開十九條小船；每個小船的兩旁，一上一下的打着棹，飛快的划回來。一時，中間的小船走得特別快，二十條小船走成個人字形了。水村裏的老百姓，聽說打了汽船，都聚在岸上看。有個開明士紳梁廣庭老先生（他是新選上的縣參議員），捋着長長的白鬍子，笑呵呵的指着說：「哈，你們瞧！真好看，這是個雁翎隊啊！」老百姓都拍手叫好，喊着：「雁翎隊！雁翎隊！」從此，雁翎隊的名兒，就傳開了。

#### 四

楊小梅在區上當婦會主任，婦會的幹事就是以前西漁村婦會的秀女兒。雁翎隊第二次準備打汽船，秀

女兒拉着小梅說：「咱們也跟着去瞧瞧！」兩個去找牛大水。大水笑着說：「這是打仗，又不是趕廟會，你們去幹嗎呀？」就不讓她們去。她倆碰了個釘子回來，秀女兒跟小梅商量：「咱們偷偷兒瞄着他們，看他們上哪兒，咱倆划個小船去摘菱角，暗暗的瞧個稀罕！」就忙着準備起來。

晌午，雁翎隊出發了。這一次，偵察來的消息，說敵人有二十幾個，坐的兩隻大汽船，過去了。大水他們找了個更好的地點，兩邊都是葦塘。隊伍分成兩撥子；牛大水一撥在南邊，準備打第一隻汽船；趙五更一撥在北邊，準備打第二隻汽船；兩撥子錯開。這回添了十幾支「大抬桿兒」——都是打野鴨用的好槍，裝了悶藥，一齊佈置好。

葦葉子喇喇的響。風吹過來一陣陣清香味兒。原來是葦塘東邊，南北兩大片荷花都開了，望過去，千朵萬朵，在風裏搖擺……忽然瞧見有兩個婦女，一前一後的划着個小船兒過來，鑽到北邊的荷花叢裏去了；看着就像是秀女兒和楊小梅。大水說：「準是她兩個傻東西，叫她們別來，她們偏來了！」連忙划着個小船去趕她們。

她們藏在裏面不作聲。大水急了，吓唬她們說：「哪兒的娘們，來這兒搗亂！不走咱開槍啦！」秀女兒鑽出頭來說：「我們摘菱角，礙你什麼事兒？」大水指着她說：「你這個調皮鬼！這是鬧着玩兒的啊？再不走，回去非鬪你們不行！」秀女兒忙說：「行行行，我們走呀！」就不見了。

隊員們划着小船過來看。大水生氣說：「你們來幹嗎？快回去隱蔽起來！」牛小水嘻皮笑臉的說：「報告隊長！日頭老高的，還早呢；讓我洗個澡吧！」大水糊着臉兒說：「你是來打仗，還是來玩兒呀？」趙五更笑着說：「隊長，汽船剛過去不多會兒，且不來呢！天這麼熱，就讓我們洗個澡吧！」小水看大水不再反對，就撲通跳下水去了。大家光着香梁，穿個褲衩兒，都跳了下去。剩下大水一個，也想洗澡，又覺得不好，

摘個荷葉搨着涼兒，向遠遠的西邊瞭望着。

小水打了幾個撲騰，從水裏鑽出頭來，用手在臉上抹了一把，喊：「咱們比賽！看誰游得快！」他仰八腳兒打水，嘩嘩嘩的游去。好些個人追他，有的平鳧，有的歪着腦袋，側梭子鳧；瘦骨嶙嶙的趙五更在頂後面，像個蛤蟆似的，兩腿一曲一伸，直竄到頂前面去了。剩下的那些人，看他們比賽，都拍着手兒，又笑又叫。大水一扭頭，瞧見荷花叢裏伸出兩個頭兒，正是秀女兒和楊小梅，在偷偷的瞧呢。大水喊小梅：「你們怎麼還沒走呀？老待在這兒，回頭敵人來了，可危險啊。快走吧！」小梅笑着答應，和秀女兒划船走了。

大水怕誤了事兒，忙把人都叫回來。幾十隻小船又鑽進葦塘裏。一會兒，水面上靜悄悄的；兩隻「綠頭公」從水裏鑽出來，直起身子拍着灰翅膀，快活的叫了兩聲，頭上一撮毛兒，綠得冒金星。

## 五

大家等了很久，汽船還不來。天變了；黑雲遠遠的擁過來，遮滿了半個天空。風呼呼的颳着，葦子都往一邊彎。大家着急的說：「糟了！一下雨，火藥淋溼了，就打不成啦！」有的說：「汽船怕不回去了，咱們走吧！」大水說：「別忙！咱們再等等看吧。」一句話沒說完，就聽見喀噠喀噠的響聲，像是汽船過來了。大水忙叫：「快準備！」又給斜對面一撥子打暗哨兒。隊員們急忙擦洋火點香，風很大，一擦着就滅了；幾個人碰成堆，費了很大的勁兒，才把香點着。響聲越來越近，果然是汽船來了。

這當兒，風更大了，打着雨點兒。隊員們忙脫下衣裳，把香頭、火捻、槍膛都蓋起來；有的用草帽罩住。眼看兩隻黃虎虎的大汽船過來了，船後艙搭着綠帆布的頂棚兒，好些個鬼子擠在棚底下。那第一隻汽船還

拖着個民船，上面載了許多貨，高高的桅杆頂上吊着個筐兒，筐兒裏面坐着個鬼子，正在拿望遠鏡向前面瞭望呢。

一剎時，第一隻汽船快到大水這一撥的跟前，第二隻汽船也快到趙五更那一撥的跟前了。大水看見那桅杆頂上的瞭望哨——「猴兒」——儘朝遠處望，就偷偷的用槍瞄準他，那「猴兒」一低頭，忽然發現叢裏有人拿槍瞄着他，吓得抱着桅杆立起來。大水不等他喊叫，一槍打中他的小肚子，「猴兒」向後一仰，就兩脚朝天的從上面摔了下來。

接連着兩聲霹靂似的轟響，煙和雲黑成了一片。聽得見第二隻汽船撞到南邊葦塘裏，不響了。第一隻汽船可還咕咚咕咚的響着，機關槍一個勁兒往這邊掃射。大水他們都在葦塘的邊上，沒想到敵人有機槍，那機槍子兒密密的射進葦叢，有的就打在船上。大家慌了，紛紛亂亂的，抱着大槍往水裏跳，連跑帶游，向葦叢的深處鑽。趙五更那一撥打了一排槍，小船兒也都鑽了濠，轉走了。

風把黑煙颳跑，雨點兒也過去了。雷在遠處悶沉沉的響。那汽船又打了一陣機槍，就開到這邊葦塘來，發現了許多小船，船上都綁着很長很長的槍。日本人沒見過這號槍，覺得很了不起，囁嚅的說着話兒，把土槍都弄到汽船上去了。

小梅她倆遠遠的藏在荷葉叢裏，半天聽不見動靜了。秀女兒說：「準把鬼子消滅啦，咱們去瞧瞧吧！」小梅說：「別！剛才打了一陣子機槍，還不知道怎麼個呢！」秀女兒說：「咱們別走近，偷着望望，看是怎麼了！」兩個人心裏怪着急的，悄悄兒划出來，遠遠的望呢。不想就給敵人發現了！

鬼子們喊着，汽船喀噠喀噠追過來，吓得她兩個臉色都變了，掉轉船頭，拚命划着那小船，往荷葉下面鑽。突然一聲槍響，汽船上的機槍手倒下了，緊接着一陣排子槍，鬼子都打死在船裏，有兩個打傷的，着慌



跳了水，也給淹死了。原來牛大水一夥從葦塘裏繞過來，偷偷兒藏在南邊一大片荷花叢裏，每人頭上頂着大荷葉，多半個身子浸在水裏，說是「荷葉軍」，一齊埋伏着，敵人的汽船過來，剛好打了個準。同時，葦塘裏也閃出來十幾條小船，是趙五更那一撥，朝汽船衝來。汽船瞎闖過去，在荷花叢裏跑了一弓（五尺）遠，攔住了……

風吼着，雨又下起來，越下越大。雷，隆隆的滾過。急風暴雨把葦子都快按到水裏了。雨點兒打在荷葉上，像珠子一樣亂轉。平靜的水面，起了波浪。天連水，水連天，迷迷濛濛一大片。游擊隊匆匆忙忙收了勝利品，砸毀汽船。小梅秀女兒也淋得渾身是水，快活的幫忙。

天黑了。幾十隻小船和一隻大船頂風冒雨回來，在波浪上忽上忽下的前進。黑暗裏，人們誰也看不見誰，只聽見風捲雨撲，和打棹的聲音，嘩啦啦，嘩啦啦的響成一片，夾着人們高聲的呼喊。電光一閃，一個霹

震重重的打下來，壓倒了一切聲音，震得人發顫。四下裏黑得更厲害了。大水吼着：「楊小梅！快跟緊啊！一掉隊就失迷啦！」小梅在後面高聲應着：「我們跟着呢！丟不了！」她的後半句話，給風颯得聽不見。更猛的雷，又劈面打過來……

## 第七回 一條金鍊子

狗熊也裝人樣子。

——成語

小梅淋了雨，受了點風寒，躺在炕上直發燒。秀女兒又下鄉了。晚上，大水幫小梅煎藥。

幾個隊員也來看小梅。牛小水手裏捧着兩大筒餅乾，笑嘻嘻的說：「婦會主任，這是我們慰勞你的，別吃棒子窩窩啦。」就把兩個紅得很好看的圓筒兒，放在她枕頭邊。小梅笑着說：「哈呀！這是你們的勝利品麼，我們敢吃這玩藝兒？」趙五更說：「話可不能那麼說，你們也出了力啦。這是我們大夥兒公議的。」馬膽小說：「嚇，要不是你們把敵人勾了去，我們許還打不了這個勝仗呢，大抬桿也回不來啦。」

小梅給秀女兒留了一筒，打開一筒，叫大家吃。每人拿了兩塊，吃個稀罕。小水嘔着嘴，作個鬼臉兒說：「哈，真不賴！甜滋滋的呢，這可是開洋葷啦。」逗得大家都笑了。他們坐了一會兒，就要回去聽唸報。大水說：「你們頭前走一步，我馬上煎好藥就來。」一夥人走了。

大水看藥吊子裏熬剩半罐兒了，就逼出來，滿滿一小碗，端到小梅跟前說：「趁熱喝了吧，出點兒汗就好了。」剛好張金龍闖進來，大水猛不乍的吓了一跳，忙把手裏的碗放在炕沿上，招呼說：「哦，你來啦。」張金龍冷淡的應了一聲，把夾着的鋪蓋捲兒放在炕上。大水說：「你歇着吧。我聽報去呀。」小梅說：「叫

你煎了半天藥，太麻煩你啦。」大水說：「都是同志，沒有什麼。」就出去了。

張金龍翹腿擱腳的躺在炕上，枕着個鋪蓋捲兒，抽着紙煙。小梅坐起來吃藥，問他說：「你帶了東西回來作什麼？」張金龍說：「病犯了！還不回來？」小梅看他不像有病的樣子，就問：「你請了假沒有？」張金龍抽了幾口煙，慢慢兒回答：「說給他們了。」小梅問：「你請了幾天假？」張金龍吊兒浪蕩的說：「那不準！多會兒我身體好了再說。蛤蟆蹦三蹦，還得歇三歇呢，我總得消停兩天！」小梅看那勁頭兒，這不爭氣的傢伙，準是又搗蘑菇呢，氣得她隨手把碗兒放在窗台上，蒙着被子就睡了。

第二天，雙喜從縣上回來，暗裏告訴小梅，張金龍在縣大隊不好好工作，順着他的勁兒，他就幹，不對他的心眼兒，他就鬧情緒，什麼都得依着他；生活上又過不來；昨天吃飯，餛飩涼點兒，他把伙夫同志罵了一頓，大隊附批評他幾句，他跟黑老蔡說了一聲，捲起鋪蓋就走了。雙喜又說：「老蔡叫你好好兒勸勸他，金龍這個人武藝上有兩手，還得爭取他工作。要是他實在不願意回縣大隊，暫且和你在一塊兒，就在區上搞武裝工作也行。」小梅想了半天，皺着眉頭說：「唉，這個人，真拿他沒辦法！」雙喜給她鼓勁兒，笑着說：「能拔出膿來，才是好膏藥呢。」小梅說：「狗皮上貼膏藥，怕不粘哩！我說說試試看吧。」

小梅一連勸了好幾天，一陣軟，一陣硬，好說歹說，總算把金龍又說轉了。最後他答應：「好！我就瞧着你的面子，在這兒幹吧！」他就在區小隊當了個班長。

二

張金龍瞧不起牛大水，常常自由行動。有一次，大水跟他說：「上級決定，叫我們拿斜柳村的崗樓，咱



們商量怎麼個拿法吧。」張金龍說：「不用商量，這事兒交給我就算了。」大水不放心，說：「還是咱們一塊兒去吧，人多力量大。」張金龍氣囊囊的說：「那你們去吧，反正也不短我一個人！」牛大水看他驚驚扭扭的，老跟他弄不成堆，心裏很氣惱，噘着嘴兒，找小隊上別的幹部研究去了。

張金龍輪着想了一會兒。天一撒黑，他換了一身綢子的夾襖褲，拿一頂禮帽歪歪的壓在一邊眉毛上，掖好槍，帶着他那班人，划了個小船兒，從淀裏出發，繞到斜柳村。

傍了岸，他叫小船就在葦塘裏等他，他獨個兒進了村；走到一家飯館，揀個單間兒坐下來，先叫了酒菜，又對夥計說：「菜你預備好了，停會兒端。你先到崗樓上，把我的把兄弟叫李六子的叫來，說有人在這兒等他。務必把他請來，多給你酒錢！」夥計奉承的應着去了。

不多一會兒，李六子來了。他一見張金龍，很是意外，笑着說：「哈呀，大哥！我當是誰呢，原來是你！」金龍讓了坐，也笑着說：「咱們哥兒倆多時不見，喝兩盃痛快痛快。」夥計端上酒菜，下去了。李六子伸過頭來，悄悄問：「大哥，聽說……你在那方面幹事兒？」他用兩個手指比了個八字。張金龍笑着說：「沒那事兒！我在倒騰買賣呢。你這會兒混得怎麼樣？」

李六子說：「唉，別提了！三麻子那個人你還不知道？手又黑，心又狠，撈到什麼，都是被窩裏放屁；獨吞！他媽的，當弟兄的連根毛兒也落不上！前兒個，他發了一筆大財，尅了一個買賣人，說他私通八路，弄了幾十疋綢緞，都不見了。他盤算我們都還不知道呢。哼！」

張金龍冷笑說：「三麻子這王八蛋操的，誰在他手底下也沒個好！」李六子說：「那天我容易查出，一輛自行車，車照過期了，叫我扣下來啦。誰想三麻子瞧見了，說：『我騎騎看好不好』；媽的，一騎就不給我了！是藍鋼牌的呢，嚇，倍兒新！」他越說越氣；毛手毛脚的喝酒，把酒盃兒都打翻了。

張金龍眼珠兒一轉，右眉毛一揚，說：「兄弟，我給你出這口氣。什麼東西都把它掏出來，車子還交給你手裏，你看好不好？」李六子笑開了臉兒，說：「那敢情好嘛。大哥，你有什麼好主意？」張金龍小聲說：「兄弟，老實告訴你，我在那邊當隊長呢。咱們只要把三麻子拾掇了，你我都是有功之臣，什麼還不好說呀？咱倆並肩齊膀的好兄弟，有我的就有你的，決錯待不了你！」

李六子乍一聽，睜大了眼兒，聽聽，他勁頭兒就上來了，唾沫亂濺的說：「我操他姥姥，這可對了我心兒啦。大哥，我這個人就愛『共點』！你說怎麼個弄法吧。」張金龍拿筷子對他搖搖，李六子一回頭，瞧見夥計進來了，把兩碗掛麵湯放在桌上。

夥計走了以後，他倆一面吃，一面湊在一塊兒，噦噦喳喳的說了半天。他兩個本是一流子，一說就合轍，商量妥當，走出飯館，就分手了。

小小子最近也當了偽軍，就在這崗樓上。下半夜，月亮快下去了，輪到李六子站崗，他和小小子在崗樓第四層上，對下面連划三根洋火。溝那邊也亮了三下。他兩個悄悄下來，放下吊橋。張金龍帶着一班人就突進去。偽軍在二層樓上，都睡熟了。燈兒還點着。他們上去，輕手輕腳的把槍全斂了。李六子忙帶着張金龍到三層樓上，去打郭三麻子。

上面很黑，窗窟窿口斜斜的照進來一溜月亮光，影影糊糊看見郭三麻子睡在被窩裏。張金龍想起過去的仇恨，咬着牙，對準他的頭，一連打了三槍。可是發現床上是被窩做的假樣兒，三麻子穿的一雙皮鞋還端

端正正的放在床跟前。他們一搜，發現褥子底下鋪着兩匹綢子，他兩個趁人們不在，一個拿了一匹，急忙忙纏在腰裏了。

小小子跑上來報告：「我剛才聽說，三麻子悄悄溜出去了，不定到哪兒逛蕩去啦。」張金龍恨恨的說：「媽的，便宜這小子！」他打發小小子去村裏弄兩隻民船，自己和李六子又搜刮一遍，把郭三麻子存的東西，都入了他倆私人的腰包。

這天夜裏，郭三麻子正在一個相好的財主家抽大煙，聽到崗樓上三聲槍響，吓得他心驚肉跳，忙打發人暗裏探聽，知道八路軍拿了崗樓，他就連夜逃到市鎮去了。

天剛亮，張金龍用兩隻民船，載着十幾個俘虜，一輛自行車，和七七八八的勝利品；他跟李六子小小子幾個坐着小船，興頭頭的回來。走在半路，迎面來了三隻漁船，頭前一個打漁的，拿着旋網，瞧見張金龍就喊：「老張，你們到哪兒去？叫我們好找啊！」張金龍一看是牛大水，就得意洋洋的說：「我把崗樓拿下來了！你看，後面那兩隻船上盡押的俘虜。你們去幹什麼？治魚去啊？」

兩邊船靠攏了，大水跳到這邊船上，高興的說：「哈，我們還想去探一探，準備今晚上拿樓呢。你們可先得手啦。老張啊，你真有兩手！你們怎麼弄的？」張金龍吹了一通，又指着李六子小小子說：「這回他倆也出了力啦。」大水才知道他倆不是俘虜，快活的說：「好好好，到這邊來可光榮多啦！」忙掏出小煙袋來請他倆抽。李六子說：「我這有煙捲兒。」給了大水一支。小小子也抽着煙捲兒，笑着對大水說：「咱們都一勢啦！」大水喜得直笑。

兩隻民船跟土來了。三隻小漁船就湊過去看俘虜。大水問金龍：「那邊崗樓燒了沒有？」金龍說：「我們還顧得上燒！反正……人都拉出來了，燒不燒也沒有什麼關係。」大水說：「還是燒了的好。恐怕敵人

再去，又麻煩啦。你們辛苦了一夜，快回去歇歇吧。我們去燒。」他與高采烈的回到漁船上，忙着燒樓去了。這邊也開了船。李六子悄悄問張金龍：「牛大水這會兒當個什麼角兒？」張金龍鼻子裏哼了一下，小聲說：「他啊，應名兒是個隊長，他可管不了咱們！」

### 三

張金龍這次拿了崗樓，自己覺得挺了不起，就越發自高自大了。牛大水他們燒了崗樓，在那一帶恢復政權，建立武裝，活動了好幾天，才回來。張金龍怕跟着大水不自由，借口打游擊，從他那一班人裏挑了幾個，又帶到斜柳村去了。

張金龍帶走的，都是他覺得對事兒的，裏面一個共產黨員也沒有；剩下的，都留給副班長帶着。牛大水很不放心，和雙喜研究，決定把他們調回來。調了幾次，張金龍虛報敵情，說那邊離不開，總是不回來。大水只好親自去找他們。

這天傍黑，他到了斜柳村，打聽到他們的住處。進去一看，屋裏一個人也沒有，支的幾個單人鋪，被子也不疊，牆上掛着槍，門可是閉着。尋到對面屋裏，也是亂七八糟的；只有崔滑碌一個人裹着被子睡覺呢。大水推他，他說着夢話：「要天要地要虎頭，不要——小三猴！哈，湊了一對兒……這一下可撈回本兒啦！」大水使勁推他：「你醒醒！你醒醒！」崔滑碌翻身向裏，含含糊糊的說：「別纏我！老子困死了！」大水推他，怎麼也弄不醒。

牛大水氣悶悶的，在北屋找到房東，打聽隊員們都到哪兒去了。房東老婆婆打量他一下，又盤問一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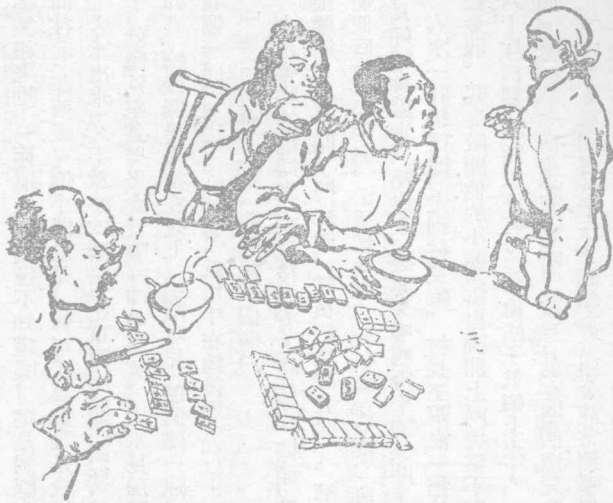
才湊在大水跟前悄悄說：「你到三道灣家裏，準找得着他們！」大水問：「三道灣是誰？他住在哪兒？」老婆婆笑起來說：「你連三道灣還不知道嗎？這是個鷹啊！運起翅膀，飛遍天下呢！你出了大門朝東去，見胡同往北，路西頭一個小門就是。你可千萬別說是我說的呀！」

大水出來，又不放心的回去，把東西兩間門關好，託房東老人家照着點，才又去找他們。一進三道灣的院子，就聽見屋裏男男女女嘍哩呼啦亂笑。大水見房門關着，就從破紗窗往裏瞧。裏面點着小油燈，有兩個婦女，給幾個男人推在炕上，鬧着玩兒，這個摟一陣，那個摟一陣；李六子拉起一個婦女嚷着：「小騷貨！吃我個『面巴沙』！」說着，就用手在她後頸上打了一下。那婦女頭一縮，笑着叫：「噯喲喲！你輕着點兒呀！」李六子順手一抱，吧唧親了個嘴。

大水害臊的縮回來，聽見後面有人暗笑；一回頭，發現牆頭上有些老百姓，探頭探腦瞧稀罕呢。大水心裏很難過。他叫開了門進去。隊員們見隊長來了，有些不自在。大水問：「張金龍哪兒去了！」李六子隨隨便便回答：「他啊，公事忙着哩！我們當弟兄的，誰知道他在哪兒！」旁的人都跟着說不知道。大水沒法，只好轉身就走。剛出來，裏面又嘻嘻哈哈的笑開了。

大水一肚子鬱悶，走到村長家。村長王福海一把拉住他說：「牛隊長，你可來啦！快上炕坐。」大水問起張金龍。福海敞開他的小襖，露出胸脯上兩塊紫不溜的血印兒，說：「哼，你看吧。拿着三十斤小米粟，白要六十斤白麵；我話還沒有說完，槍頭子就頓上來了！咱們的制度，都成狗屁啦！」他爹端着餚餚進來，白了他一眼，說：「你少說兩句吧！隊長，就在咱們這兒吃飯。」福海氣呼呼的不說話了。

大水心裏難過得吃不下；問福海，張金龍常到哪兒去。老頭兒搶着說：「他沒個準地點，福海也不知道。」大水告辭出來。福海送他到門口，小聲說：「他哪一天晚上都去高財主家泡着，睡人家閨女，誰不知



道！你到那兒去瞧瞧吧。哼，沒見過這號八路軍！他別以為屎咯唧掉在白麵裏，就顯不出黑白！」他指了指地點，大水去了。

到了高財主家，門房擋住不讓進。大水解釋半天，才得進去。他進到裏院，掀開門簾。滿屋亮堂堂的，當間一桌麻將，打牌的都穿綢著緞，就不見張金龍。

有個打牌的老傢伙，從眼鏡框上面斜着看大水，問：「你來幹什麼？」大水說：「我來找個人。」一個頭髮賊亮的男人轉過臉來，說：「哦，是你。進來吧。」大水一看，正是張金龍。他穿得跟個綢棍兒似的，一面打牌，一面叫大水坐。大水坐在一邊，說：「我有個事兒跟你談談。」張金龍說：「行行行，等我打完這一圈。你先歇歇！」隨手遞過一支煙。他身邊一個年青女人，左手搭在他的肩膀上，連喊：「東風東風！碰碰碰！」右手幫張金龍搶過一張牌來，笑着推他說：「你看你！這是你的門風嘛，一碰就是兩番呢，不好好兒瞧着點！」

大水等得很惱火，正想走，忽然一個老媽媽托着個盤兒進來。大家停了牌，喝蓮子湯。張金龍遞給大水一碗；大水肺都要氣炸了，站起來說：「我不喝！我走了！」張金龍說：「那也好，我回去咱們再談。」大水氣憤憤的出來，飯也不吃，覺也不睡，連夜趕回區上，找雙喜去了。

#### 四

過了兩天，黑老蔡派人送信來，叫張金龍帶着人趕快回區上去。張金龍心裏想：「準是他媽的牛大水，背後拆我的台！」信上的口氣很硬，他看着頂不過，只好換了粗布衣裳，帶着人回去。

到了區上，張金龍先到楊小梅那兒，想探探風勢。小梅不在，他就躺在炕上歇息。一會兒，小梅回來了。張金龍問：「老蔡來啦？」小梅搭拉着眼皮，噁了一聲。張金龍又問：「他叫我回來幹什麼？」小梅冷冷的說：「你自己還不知道？」

張金龍氣鼓包包的坐起來，說：「我知道什麼！就是牛大水出的壞！他瞧見我能耐比他強，想把我打下去……」小梅搶上說：「得了，你別胡說吧。臉醜怪不着鏡子。牛大水不是那樣的人！誰像你呀？我費了多少苦心，說你，勸你，要你進步，你就不學好；你這個人啊，真沒出息到家了！」

張金龍正沒好氣，跳起來敲着桌子說：「呸！牛大水是什麼東西！打起仗來，他頂個蛋！我拿下崗樓，他還在涎裏捉王八呢！他只配拾個糞！這號人，給我提夜壺，我還嫌他臭味兒呢；你倒把他當成個寶貝。嚇，我早知道你倆是一條褲子！那天晚上我回來，你躺在炕上，他挨在你的身邊，你兩個偷偷摸摸的，幹的什麼呀？你說！」

小梅氣得混身打哆嗦，哭着說：「張金龍，你……你……含血噴人！你在外面嫖娘們，回來倒咬我！」張金龍撲上去，一把抓住小梅的頭髮，喝着：「我嫖誰？你說！你說！」小梅掙扎着說：「你吃喝嫖賭，破壞八路軍的紀律，誰不知道呀！」張金龍照她臉上一拳打去，小梅站不住，跌在牆根下，立時鼻子嘴裏都流血了。張金龍還想上去打，忽然一個人從後面抱住他，把他一掬，他就摔倒在地下。張金龍一看正是牛大水，心裏熱辣辣的一股火，跳起來就要跟大水拚；雙喜黑老蔡進來，忙把他攔住。

大水氣壞了，又着腰說：「這還了得！在外面打人，回來又打人！」張金龍竄着跳着罵：「牛大水！我操你祖宗！我打我的老婆，干你什麼事？你他媽×的，暗箭傷人，你安的什麼心眼兒？」雙喜黑老蔡把他拉出去了。

這兒，大水把小梅扶起來，小梅可手上海上都染紅了啊！

## 五

老蔡雙喜批評張金龍，很誠懇的教育他，張金龍可半分不認錯，一句不饒人。鬧了半天，他氣呼呼的坐在一邊，不說話了。老蔡雙喜勸他許多好話，他都沒聽進去，自個兒肚裏打算盤；最後，他站起來嚷着說：「牛大水說我這麼不好，那麼不好，我倒要叫他瞧瞧，我張金龍是個什麼人！（他拍着胸脯兒）誰是抗日的英雄，誰是賣嘴的狗熊，往後你們瞧吧！」說完，一擲屁股就走了。

他孩子小瘦有病，家裏人把孩子抱來找他，正在院子裏碰見。張金龍賭氣說：「我不管！這不是我的孩子！要死死到楊小梅那兒去！」就去找李六子，暗地裏商量說：「人家瞧不起咱們，想把咱們打擊下去，



咱們得露一手給他們瞧瞧！」他倆商量了半天。天黑以後，又叫上小小子，三個人帶着槍，像沒籠頭的野馬，悄悄兒跑了。

三個人先到了斜柳村，在一個小鋪裏，喝了酒，找了幾根繩子、一把刀，順着堤，一氣奔到市鐘跟前。李六子以前當土匪，常摸到鎮上去幹些勾當，這一帶的道路很熟，他引着張金龍小小子，繞過崗哨，晷過水濠，從城牆的豁口偷偷爬進去。

不服從集作  
留行動

鎮上人們都睡了。他們抄小胡同摸到商會會長家的後門口，門緊緊關着。兩個人搭了人梯子，張金龍踩着他們的肩膀，竄到牆上，用繩子把他倆吊上去。裏面過道門也關着。前院房太高，還是上不去。張金龍瞧見院裏有一棵槐樹，就和李六子高高的爬到樹上，把繩子一頭拴住樹幹，一頭拴住李六子的腰，李六子就吊在空中了；張金龍把他推着打游繩，游了兩下，李六子就扒住高房，翻上去，又用繩子把他倆繫上去。

前院裏，北屋東屋都點着燈。東屋在打牌，北屋可靜悄悄的，聽不見人聲。三個人順着搭天棚的杆子出溜下來，湊在東屋的玻璃窗前，從窗帘縫裏往裏瞧，見打牌的只有一個少爺模樣的人，旁的都是婦女。李六子留在東屋門口隱着。張金龍就帶着小小子闖進北屋。

那會長獨個兒躺在西間炕上，一見他兩個，吃驚的坐起來。張金龍馬上說：「四爺，你別怕！我們不是來害你的。」那大胖子會長問：「你們是什麼人？」張金龍說：「我是八路軍的隊長，拿斜柳村崗樓的就是我。我們有幾個兄弟想洗手不幹了，跟四爺借個盤纏；槍就送給你。」說着把槍放在桌子上，坐下來。小小子也學他這樣兒，放了槍坐下。

胖會長才有點兒放心了，陪笑說：「行行行，我這兒有三千塊錢，都給了你們吧。」就從口袋裏掏出一捲票子來。張金龍接了，說：「四爺，我們人多，這幾個錢花不了幾天，你再給些吧！」

胖子臉上的肉跳着，想了一下，就掏出個鑰匙，轉身跪在炕上，開了壁櫥的門，伸手進去摸東西。他從裏面一個首飾盒裏，摸摸索索的拿出一對紅綠的寶石戒指，說：「隊長，你拿上。走哪兒也是個交朋友，兩個都給你！」張金龍接過來，把戒指帶上，趁他轉身去關櫥門，突然搶上去用兩手掐住他的頸子；小小子立時把繩子套在他胖頸子根上就勒。胖子的眼珠突了出來，呲牙咧嘴的很怕人。

小小子心裏害怕，手發抖，繩子一鬆，胖子就掙扎着從炕上滾下來。張金龍急忙一脚踩住他的胸脯兒，把一個繩頭子擦給小小子，自己拿一頭，兩下裏使勁一拉；那肥頭胖腦的會長，眼珠子就翻上去，舌頭就伸出來，身子越抽越小，捲縮在一塊兒了。

張金龍這才鬆了手，忙跑去，拿出手飾盒，打開一看，裏面黃燦燦的是一條金鍊子。張金龍好眼亮啊！趕忙連盒兒塞在懷裏，對小小子說：「刀！」

小小子從襖裏抽出雪亮亮的殺豬刀，可是不敢下手。張金龍瞪着眼兒奪過刀，彎下腰去，一刀砍在那胖頸子上；頭沒卸下來，一抽刀，血就彪了他一身。又兩下，把頭切下了。從炕上拉過一條被子，扯下被裏兒，把人頭放在裏面，斜對角一捲，兩頭纏在腰裏。吹了燈，關了門，三個人提着槍，從後門跑了。

到了堤上，找個地方蹲下來。張金龍掏出那捲票子，三個人分了分。小小子涎着臉兒，說：「大哥，你把那兩個戒指給我們倆，你留着金鍊子，不行啊？」張金龍揸開五個手指頭，拍的給他一耳光，罵着：「滾你媽的蛋！你他媽的仰八腳兒撒尿，濺到我的臉上來啦！叫你殺個死人，你都不敢殺，你算老幾？還要這要那哩！」小小子一看他翻了臉，吓得一聲不敢言語。

可是誰肚子裏沒個小九九呀？李六子聽說有值錢的東西，就笑着說：「大哥，你別生氣；什麼東西拿出來瞧瞧！」張金龍說：「別聽他放狗屁，就是有兩個戒指。來！給你一個！」李六子得了戒指，就算了。張

金龍說：「咱們回去，屁股後頭掖手巾——可別露了眼子！」

三個人奔回區上，天也亮了。雙喜他們剛起來，忽然看見張金龍滿身是血的跑進來，問：「老蔡呢？」雙喜說：「他沒宿在這兒。昨天夜裏，你們三個到哪兒去了？」張金龍也不答話，就從腰裏解下包袱，一抖開，一顆血淋淋的人頭碌碌滾到炕邊，把大家吓了一跳。

個人莫冰主  
火的表现

張金龍神氣活現的指着說：「瞧吧，這是漢奸劉開堂的腦袋！我張金龍不費吹灰的力氣，一時三刻就把他弄來了。誰不知道，那兒四面是水，城牆老麼高，到處都有鬼子把守，崗樓上手電打得一閃閃的，我張金龍怎麼就敢進去呀？牛大水倒會說漂亮話，叫他也去弄個人頭來試試！嚇！」

雙喜睜大眼睛問：「哪個劉開堂？」張金龍說：「哼，鎮上的商會會長，大漢奸，你還不知道？」雙喜心裏覺得這件事兒幹得不準合適，一時也不好說什麼，就叫他先去歇息，說老蔡一會兒就來了。張金龍自以為立了個大功，得了便宜賣了乖，得意的踢着人頭說：「回頭叫老蔡瞧瞧。趕明兒集上，把這個漢奸腦袋掛出去，叫老百姓也都知道知道。」說着，包起人頭，像個寶貝似的提着走了。

## 六

雙喜發現小小子半個臉兒腫了，很奇怪，就祕密的把他叫去，慢慢兒盤問他。小小子不敢說；雙喜保證他沒事，又用好話一勸，他才氣囊囊的把一肚子話都倒了出來。

黑老蔡來了，雙喜把底子裏的情形報告給他。老蔡覺得張金龍的思想問題很嚴重，馬上找他來單獨談話。張金龍還了不起的吹呢，老蔡可皺着眉頭說：「昨天你沒有通過上級，就帶着人跑出去，這頭一樁你就

不對。殺一個人，可不是個小問題，事先就應該得到縣、區的批准；上面沒這個決定，你怎麼能自己做主殺人呢？」

張金龍聽了，忿忿不平的說：「這麼個大漢奸難道我殺錯了？」黑老蔡說：「一個商會會長未必就是個大漢奸。我們共產黨，對這類人主要是爭取、教育；要鎮壓，只能鎮壓罪大惡極、爭取不過來的。不分輕重的亂殺人可不允許！」張金龍碰了個釘子，憋着一肚子氣，翻起白眼坐在那裏。黑老蔡不滿意的看着他，又問：「你幹這一手，究竟爲了什麼？是爲抗日嗎？還是爲自己？……你說，你這次到鎮上去，弄了些什麼東西？」

這一問，張金龍臉色就變了，紅一陣，白一陣的說：「這是怎麼回事？我連人家的一個釘子都沒動！你這話從哪兒說起？」老蔡看他油腔滑調，滿嘴胡說，心裏很生氣，可是還耐着性子對他說：「金龍，我們追究你這個事兒，並不是稀罕你這點兒東西，主要是糾正你的思想。昨天我和雙喜跟你談了那麼久，你有一點反省也沒有，反而越鬧越不像樣子了。像你這樣一切爲個人打算，對革命只有害處，沒有好處；就是對你自己來說，要改正這些錯誤，一天天發展下去，也非毀了你不行！」

張金龍臉上早掛不住了，心裏想：「準是牛大水背地裏出我的壞！」他惱羞成怒，一跳三尺高的說：「這活兒我幹不成了！這麼潑出命去幹，幹來幹去還落個不好！這裏頭一定有鬼！誰在背後打擊我，我也知道！要不是看着你的面子，我早拿槍崩了他了。今兒個咱們打開窗子說亮話，有牛大水就沒有我，有我就沒有牛大水！誰沒帶着兩條腿呀？反正我也不投敵，我也不當漢奸，我回家當老百姓去！」說着，把盒子槍往桌上一擱，轉身就走。剛好牛大水進來，張金龍一臉殺氣，眼皮子擦也不擦，直着頸子走出去了。

他回到班上，就指手劃腳的罵。把那些和他搶過香的把兄弟，都煽起了火。李六子領着，一齊來找黑

老蔡交槍，小小子也不敢不跟着。黑老蔡和區委上的同志，分別和他們談話，從各方面說服教育，結果都留下了；只有李六子聽也不聽，說：「這碗飯我吃不，誰願意幹誰幹去！」丟下槍，騎着車子就走了。

這當兒，小梅正在哄孩子。孩子小瘦病得很厲害，哭一陣，鬧一陣。小梅抱着他，拍着，唱着，在屋裏走來走去。孩子瘦得不成樣兒啦！小

梅心裏一陣陣的疼。走到鏡子跟前，

小梅指着說：「看！這裏面是誰？」

瘦得猴兒似的孩子笑了，小梅的眼淚忍不住掉了下來。

雞蛋蒸熟了。小梅抱着孩子，

餵他吃呢。忽然張金龍氣兇兇的進

來說：「楊小梅！你是我的老婆，

馬上捲起鋪蓋跟我走！不是我的老

婆，咱倆就一刀兩斷！」小梅楞住

了，眼睛瞪得像兩隻小銅鈴，說：「你

這是幹什麼呀？」張金龍冷笑說：

「人家把我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我不幹了！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

處。你要跟着我，你馬上脫離工作，



你要工作，咱倆就拉倒！」

小梅氣得手腳冰涼，睜圓着眼兒說：「張金龍，你別威吓我！拉倒就拉倒！我還能攪下革命跟你走啊？咱們車走車道，馬走馬路，誰也不跟誰相干！」張金龍發狠的說：「好，你有種！你不認我，你也別要這孩子！」說着就來奪小瘦。

小瘦哇的哭起來了。小梅緊緊抱住不放，着急的說：「孩子病得這樣，你別吓着他呀！」張金龍兩隻手卡住小瘦的胳膊窩，用勁一拉，小梅就撲倒在地上。張金龍狠狠的踢了她一脚，抱着小瘦就走。隨手兵的把門關上。小梅爬起來就追。可是這傢伙耍流氓，把門扣上了，急得小梅亂砸亂喊。小瘦使大勁兒嚷着叫媽媽，聲音越去越遠了。

張金龍回去以後，給縣上捎信說，娶媳婦是爲了過日子，楊小梅要不回家，不如趁早兒離婚。縣上徵求小梅的意見，小梅說：「我爲他心都碎了。這個人根不正，秧子歪，偏要脫離革命！我跟他實在沒法過下去。離婚我沒意見，可是孩子得斷給我，跟着他沒個好！」縣上給他兩個辦了離婚手續，可是孩子小瘦給張金龍搶去，路上冒了風寒，病一加重，幾天就死了。

## 第八回 大掃蕩

槍聲響，

大砲轟，

殘暴的敵人來圍攻！

——歌

春去夏來，敵人「大掃蕩」開始了。

這殘酷的「五一」大掃蕩，是在一九四二年。

這一次，鬼子兵太多，從四面八方湧來，想撲滅八路軍，摧毀冀中抗日根據地。我們的主力，轉到外線打擊敵人去了。地方黨留在當地堅持。

縣委召集全縣幹部開緊急會議，號召大家不動搖，不悲觀，不投降變節，誓死和當地人民站在一起；共產黨員更要起模範；大家渡過難關，爭取最後勝利。會場又悲壯，又嚴肅，全體幹部都站起來，舉起胳膊宣誓。

會後，分組堅持、隱蔽，保存力量。大水雙喜小梅……幾個人，劃成一組。回到區上，就召集羣衆大會，

動員老百姓堅壁東西，掩護幹部……幹部羣衆都忙着準備起來。

敵人很快就來了。這一帶地皮薄，挖不成地道，大水他們在各村挖了些地洞；可是對鑽洞沒信心，就化了裝，跟老百姓一起撤。敵人可越來越多了，這兒也有，那兒也有，說不清哪兒來，說不清有多少。淀邊河邊堤都給敵人的車子隊封鎖了。人們四下裏跑，往麥地裏鑽。敵人圍住村，咕咚咕咚直打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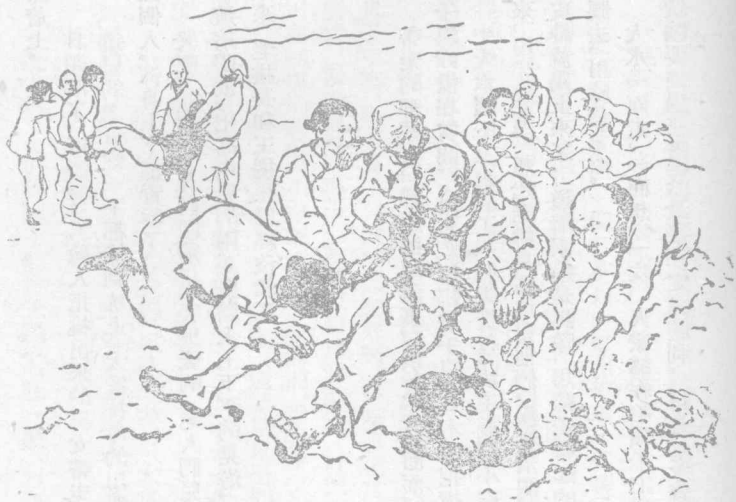
下午，敵人就「拉大網」了。外面一層馬隊，裏面一層步兵隊，方圓幾十里的合擊圈兒越圍越小。大家成羣的往東跑，嘩的退回來；又往西跑，又嘩的退回來；哪兒也有鬼子啦。看得見這村也是火，那村也是煙，村村都響槍。可怎麼着也跑不出了啊！好些婦女孩子哭下了。

大水他們沉住氣，偷偷把手槍埋在地裏，壓上個大土塊，作了記號。眼看敵人更近了，那馬隊，一匹匹大紅馬，頭揚着，尾巴擺着，撇開蹄子，一個圈一個圈的跑，越圍越緊。裏面的人越湊越多，擠成疙瘩了。大鋼盔大皮靴的鬼子步兵，和綠軍裝的漢奸隊，都端着亮閃閃的刺刀，一齊圍上來，把男女老少全圍到大路上，男的分在一邊，女的分在一邊，四面架起了機關槍。

「翻譯官」和便衣漢奸走來走去的問：「誰是八路軍？誰是共產黨？站出來！」問了半天，沒人應。又問：「誰是幹部，誰是游擊隊？」還是沒人應。一個穿白小褂兒的漢奸嚷：「嚇！你們這抗日窩子，還能沒有啊？」鬼子起火了，就帶着漢奸，從一頭起，一個個的查；看看手，摸摸腿，扒下人們的手巾帽子，相腦袋，挑出去好些個。小梅看見，有認得的，有不認得的，後來高屯兒、老排長、牛大水都給挑出去了。小梅心裏撲通撲通的直跳。鬼子漢奸又把許多年輕的婦女挑出來。輪到小梅了。一個漢奸說：「這是個漂亮娘們，別看她臉上黑，是抹了鍋底灰啦。」鬼子就一把把小梅拉出去了。

太陽壓樹梢了。鬼子從挑出來的男人裏，又拉出五個來，有老排長和高屯兒，都五花大綁的綁起，推





到前面。漢奸們把鐵銼扔在地上，強迫老百姓挖坑。老鄉們不動手，漢奸就用劈柴棍子打，硬逼着挖了。

鬼子把綁着的一個小伙子拉過來，那是西漁村的王樹根，他臉色死白，掙扎着大哭大喊。男女老少跟着都哭開了，大夥兒嚷着說：「都是好百姓啊。你們饑了吧！」可是鬼子把他推到坑裏了。

接着又拉老排長。老排長緊閉着嘴，死死的盯着鬼子，慢慢的走過去；快到坑邊了，他突然使全身力氣，飛起一脚，踢中一個鬼子的下身，鬼子昏倒在地上了。另一個鬼子從後面一刺刀把老排長挑進坑裏。

鬼子漢奸罵着，又一連推下兩個人。剩下高屯兒了，他睜着圓彪彪的眼睛，跳腳大罵：「鬼子漢奸，我操你姥姥！中國人是殺不完的！早晚叫你們不得好死……」鬼子踢着打着，把他推進坑裏，他還是罵個不停。漢奸就叫鏟土。老百姓眼淚直流，一個勁的說好話。漢奸們奪過鐵銼來，一鏟一鏟的土就把五個人埋住了。人們一片哭聲，漢奸們可還在上面

踩着土。

日頭沒了，軍號響了，敵人把挑出來的男女帶走了。

這兒的老百姓一下都擁到坑上，大家拚命的用手刨。可是，拉出一個，死了；又拉出一個，也死了……五個人，渾身上下都青紫了。

哭吧！哭吧！人們圍着，鬼哭狼嚎的；老人們兒呀肉呀的叫；都用手指頭挖他們的鼻子、嘴裏的土。雙喜流着眼淚，把高屯兒的兩隻胳膊上上下下的晃游。救了半天，可只有埋在上面的高屯兒三個，慢慢緩過氣來，老排長和王樹根已經沒救了。

## 二

帶走的那些人，都趕進道溝裏。男人走在前面，婦女跟在後頭。一根繩子拴六個，一串串，一串串的；鬼子漢奸攪在當間。男人們反綁着手兒，日本兵把揹包子彈，儘套在他們的頸子上，墜得人東斜西歪啦。

牛大水頸子上也套了一個大揹包，掛了幾個小砲彈，勒得他透不過氣來；只好用嘴慢慢把揹包帶子呀起來，用牙咬着。想起老排長高屯兒他們，淚糊着眼，看不見道了。他想回頭望望小梅，才一扭臉，鬼子的大皮鞋就踢上來了。道溝兩邊是馬隊，馬蹄子帶起的土，噲得人透不過氣來。汗流下，鼻涕吊出來，只能彎下腰去，用膝蓋兒擦。

大水一面走，一面想：「唉！人家騎在咱頸子上，愛怎麼就怎麼，這他媽的還成個什麼世界呀！毛主席說抗戰要經過三階段，最後一定會勝利。可是，多會兒才能熬到頭呢？鬼子一下來了這些些，多得跟螞蚱

似的……最後勝利是沒有問題……就怕我熬不到頭，非犧牲了不行啊！」

傍黑，他們路過一個小村，看見村邊一個大水坑，周圍有楊柳，柳樹底下有一羣婦女，精赤條條的蹲着哭，遠遠兒土墩上，一個日本兵用槍頭挑着一條褲子；他喊了個什麼，一招手，婦女們就拚命的跑過去，搶那條褲子。日本兵把褲子舉得高高的，哈哈大笑。

另一邊，還有一羣婦女，衣裳也給剝光了，一夥日本兵圍着她們，一個漢奸肩膀上搭了幾件衣裳，手裏提了幾隻鷄，尖着嗓子喊：「誰先抓到給誰穿！」說完，噉兒的叫了一聲，把鷄全撒出去；鷄亂飛亂跑，婦女們光着屁股追，鬼子拍手大笑。

小梅心疼的別轉了臉。又聽見，村子裏婦女的聲音悽慘的嚷，叫人身上起鷄皮疙瘩。小梅想：「落到鬼子手裏，真不得了！這可怎麼好啊？」暗裏把反綁着的手兒扭動，幸虧女人家綁得不緊，她一邊走，一邊磨擦，慢慢兒繩子鬆了；她可照舊反背着手，好像綁住似的。一會兒，天擦黑了。又走了一陣，都進了村。正在拐彎的時候，小梅瞅漢奸沒在跟前，脫出手，出溜鑽進個毛廁裏，蹲下來就解手，心咚咚的跳。

一直等到大隊走遠，天黑透了，還聽見鬼子們大笑大叫，亂嚷亂喊；街上大皮鞋的聲音咯嗒咯嗒的走過。小梅想，這村也有敵人住下啦。可是老呆在毛廁裏也不是個事兒，只好瞅個機會，硬硬頭皮，從毛廁裏鑽出來，沿牆根溜出村，竄到野地裏去了。

小梅想起高屯兒老排長幾個死得太慘，牛大水他們又是不知死活，心裏又難受又着急，獨個兒坐在地裏，偷偷的痛哭了一場。這一帶，地生，路不熟，黑洞洞的，連東西南北也分不出來。她在莊稼地裏熬磨了一夜一天，實在餓得不行了。

後半晌，小梅轉到一個村子邊上，聽一聽，村裏沒什麼動靜，就偷偷溜進去。看得見到處都有燒塌了的

房；破磚爛瓦裏，有的還冒着煙，焦糊的臭味兒刺鼻子。街上，淌着大灘的血。有的地方，扔着許多罐頭筒兒，和鷄骨頭、豬骨頭、鷄毛兒亂飛……小梅閃進胡同裏，輕輕敲開一家的門，要口吃兒。

這家老大娘看小梅孤伶伶的一個婦女，就開了門，讓進屋裏，拿出餛飩給她吃。小梅一面吃，一面問敵人多會兒來的。老大娘嘆氣說：「一大早就來了，直折騰到過晌午才走，可吓死人啦！我們都給圈回來，開了會，誰家也不准藏八路，連環保！要不，『砍頭燒房子的幹活！』唉……唉！當街挑死了仨，村邊上砍死了倆，高老益家的小鎖才三歲，好小子啊！鬼子要弄他，拉住兩條小腿兒，就這麼一劈兩半叉，血糊流拉的死了！你看這日子可怎麼過！跑也不敢跑，呆在家裏吓也吓個半死啊！」

小梅拿着餛飩，才咬了兩口，就吃不下了。她安慰老大娘說：「慢慢兒熬吧。過了這個勁頭兒，準有翻個兒的時候！」說着說着，大娘就看出她是幹部來了，心裏很嘀咕，說：「好閨女，這兒待不住，你快拿上幾個餛飩逃命吧。」小梅說：「大娘啊！你看，哪兒也有敵人，我往哪兒跑呢？既是來到你這兒，怎麼着你也得留我過一夜。我們出來搞工作，也是爲了老百姓啊。你就說，我是你的外甥女兒探望你來了，準沒事兒。」

老大娘又害怕，又疼她，拿不定主意。小梅流着眼淚說：「咱們軍民是一家，我要給敵人糟害了，大娘你不心疼我啊？」大娘一探身子，拉着她的胳膊說：「好閨女，別那麼說，怪叫人難受的！你就呆在這兒吧！」小梅問大娘，家裏有些什麼人。大娘說：「小子在外面作買賣，媳婦走娘家去了，家裏光有老兩口子，

● 仨三個人

● 翻個兒：翻轉

沒外人，叫她放心。

忽然，她們聽見大街上車輪子轟隆隆的，還有過隊伍的聲音。老大娘忙去頂上大門，回來臉色都變了。對小梅說：「鬼子又進村了！你這麼着不行，快藏到裏間屋去！」到了裏面，可沒個藏處。老大娘手忙腳亂的把小梅推在炕上，拉過一條破被子給她蓋了，拐着小腳到外間屋，舀了一勺泔水來，灑在炕跟前，上面撒些灰，隨手拿個破嘴壺和一個碗兒，放在小梅枕頭邊，又把她媳婦的一雙臭鞋放在炕沿上。

聽得見鄰舍家的門，砸得咚咚咚的，又是吼，又是罵。小梅正驚慌，這家老頭兒從隔壁跳牆回來了，說：「來查門啦！」他走進來，一見小梅，就楞住了，瞪着眼兒說：「你是幹什麼的？」小梅一時答不上。老頭兒急得跳腳拍屁股，低聲的喝着：「趕快給我出去！惹出禍來怎麼辦？把我們殺了，燒了，可怎麼着？」

小梅眼淚汪汪的坐起來，正要說話，敵人就來叫門了，連踢帶砸的大罵：「娘賣×的，頂門幹嗎？你們不想活啦？」老大娘忙把老頭兒推出去，着急的拉小梅躺下，拿被子兜頭蓋臉的給她蒙起來。

忽然聽見喀喳一聲響，門倒了，七八個鬼子漢奸衝進外間屋，吆喝說：「你們準藏八路了！快說！」兵的一下，不知道什麼砸了。小梅怕老頭兒發壞，在被窩裏哆嗦得不行，心裏想：「媽的！死就死，哆嗦什麼！」心一橫，就不哆嗦了。

這時候，聽見老頭兒在外面說：「我們都是莊稼人，哪來的八路軍呀！」敵人向他要錢，他拿不出，敵人狠狠的打了他一個耳光，進來了，說：「八路的！八路的！」老大娘坐在炕沿上，守着小梅說：「我聽不懂呀！你們幹什麼啊？」

鬼子看見破鞋破被子，到處都是骯髒髒的，皺起眉頭，捂着鼻子，指指炕上說：「這，幹什麼的？」老大娘說：「我外甥女兒有病呀！你看病得這樣，好幾天不吃東西了，才吃了藥啊！」鬼子說：「八路的有！」

就用刺刀挑被子。

小梅裹得很緊，鬼子沒挑開。一個漢奸衝上來，一下就把被子掀開了，扔在炕頭上。老大娘哀求說：「你們修修好吧！剛吃了藥，別給風冒住了！」漢奸又抽出枕頭，扔在地上。到這勁頭上，小梅不怕了，假裝着哼哼起來，閉着眼兒，就像病很重，昏昏迷迷似的。老大娘掉下眼淚說：「大女！大女！你忍着點兒，一會兒我給你燒水喝！」就給小梅搯腦袋。鬼子歪着頭兒看着。老頭兒進來說：「這是我外甥女兒，剛吃了藥啊。」過來拿被子給小梅蓋上了。

鬼子突然說：「婦救會！婦救會！」老大娘說：「我聽不懂話呀！要喝水？我給燒水去！」漢奸走過去說：「走吧走吧。多謬啊！一看也不是個架勢。」鬼子們捏着鼻子，嚶嚶喂喂的走了。老頭兒去上門。老大娘鬆了一口氣，說：「可吓死我嘍！」小梅一碯碌爬起來，拉着她說：「好大娘，一輩子忘不了你啊！我就認你乾娘吧。」老頭兒跑進來，說：「同志，受驚了吧？剛才我不懂事兒，對不住你啦！」小梅忙說：「老大伯，你說哪裏話！讓你們擔驚受怕，我才對不住你們哩。趕在這個節骨眼兒，也是沒辦法，多會兒環境好了，怎麼着也要常來看你們，你們是我的恩人啊。」當天住了一夜。第二天，聽說鬼子住下不走了。

### 三

小梅看村裏待不住，趁鬼子集合吃飯的時候，叫老頭兒探好路，就悄悄密密的溜到野外去了。

野地裏，麥子長得挺旺，正在往飽裏灌漿。高粱、棒子也該鋤了，有誰管呀？小梅和好些逃出來的老百姓藏在麥地裏，婦女們用奶頭塞住孩子的嘴，不叫哭出來；可是自己的眼淚，直往孩子臉上掉。大路上，敵

人的馬隊車子隊來來往往的跑，人們爬在麥地裏，動也不敢動，氣也不敢透了。

晌午，槍聲響得很密。小梅偷偷從麥梢兒裏望過去，瞧見黑老蔡領着縣大隊的一夥人，給遠處的鬼子兵追得往這邊跑，同志們一邊跑，一邊回身去打槍。可是這邊溝裏也有敵人，機關槍響開了。小梅急得心都要跳出來啦，她瞧見同志們慌亂了；可是黑老蔡一聲喊，手一揮，大夥兒就掉轉身，朝着他指的方向往橫裏衝。黑老蔡故意讓自己落在後面，他跑一陣，打一陣，兩隻手一齊開槍，掩護同志們退卻。同志們也一邊跑一邊打。

突然，一聲砲響，砲彈就在黑老蔡後面炸開了，一顆小樹冲上天空。老蔡爬了一下又跳起來，他的衣裳着了火。小梅急得渾身出汗，看見他一面跑，一面脫下衣裳扔開，露出黑不溜一身疙瘡肉，額子、胳膊上都流着血。兩下裏二三百鬼子追他，老蔡兩支槍，兵兵一連打了兩梭子。旁的同志都不見了，老蔡也鑽進高粱地跑了。鬼子亂紛紛的追過去，槍砲直吼了半天。小梅看得滿眼是淚，心裏真結記得不行啊！

#### 四

小梅在地裏碰見秀女兒了。兩個人見了面，又是難受又是歡喜，就在一塊兒跑。餓了就向人要口饅頭吃。有個伴兒還好一點；可是又遭遇了敵人，兩個人又跑散了。

小梅碰見一個老婆兒在地裏剗菜呢。她就跟老婆兒說好話，央告說：「大娘啊！你看我一家子跑散了，沒個地方存身，你修修好，認我個閨女，帶着我吧！」老婆兒看她怪可憐，就把小梅帶回家了。

留了兩天，老婆兒盤問出小梅是個幹部，害了怕，就叫她走。小梅眼看着天黑了，又下着雨，就哀求說：

「乾娘啊！你看黑洞洞的，我又沒個投奔處，下着這麼大的雨，叫我往哪兒走啊？」老婆兒看着她就害怕得發抖，說：「好同志哩，你快走走吧！隔壁老恆家藏了個八路，前兒個早上連老恆媳婦一齊砍了。老……老恆媳婦奶子都割嘍，腸子流了一地……你……你不走，我可背不起這個禍啊！」小梅要求再留一宿，天明就走。老婆兒怕得不行，直着眼睛，推她說：「好閨女，我也是給鬼子逼得沒辦法！你……你可別說我狠心……」她一面流眼淚，一面把小梅推出大門。

小梅淋着雨，眼裏轉着淚花兒，在黑糊糊的街上走。家家戶戶都插上門了，也看不見一個人，不知道往哪兒去好。稀里糊塗走到村口，看見一個廟，心裏想：「唉！沒辦法，就到廟裏避避雨吧。」剛走進去，忽然打了個閃，亮燦燦的，看見裏邊青面獠牙的一個大泥像，咧着大嘴，兩只圓圓的眼睛，對她兇狠狠的瞪着，手裏舉個大鋼鞭，就像要打下來似的。吓得小梅頭髮根兒都立起了，趕忙退出來。

小梅一肚子委屈，坐在廟台上哭。想想哪兒也是敵人。一夥子同志死的死，散的散，大水雙喜黑老蔡……也都不知道死活，抗戰可怎麼能勝利啊？剩下自己一個兒，黑間半夜給人家推出來了，要是敵人抓去，死了也沒有人證明是怎麼犧牲的，上級叫堅持，可怎麼堅持呀？

她想起老娘，回家兩年就亡故了，臨死也沒有見一面。又想起小瘦，這可憐的孩子給張金龍搶了去，活兒糟害死了。想到這兒，又是恨，又是氣，又是傷心。那雨淅淅瀝瀝的下着，好像許多人在哭。小梅勸得腸子都要斷了；一抬頭，看見廟對面有個轆轤，心想那兒準有個井，倒不如死了吧！就流着眼淚走過去，爬在轆轤上，望着井裏。閃電一連打了幾下，她心跳得很厲害，咬咬牙，就想跳下去。



可是她轉念又想，自己是個共產黨員，在毛主席像的面前宣過誓的，這回上級還叫咱不要動搖悲觀。這麼白白的死了，算個什麼！常聽黑老蔡講紅軍過雪山草地的故事，別人那麼苦還堅持，那天老蔡他們給幾百鬼子圍着打，他掛了彩，他還拚命抵抗呢，咱好好兒自己尋死，多丟人啊，死也得沒價值！想來想去，不能就這麼死了。她癡癡呆呆的在井邊爬了半天，雨把她渾身淋得溼透了，風吹着，忍不住打寒戰，她回到廟台上，在牆角裏坐下來，累得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 五

黎明，雨停了。小梅在瘟神廟門外凍醒過來，溼漉漉的衣裳還貼在身上，涼冰冰的。又怕有敵人，趕快離開村子。在一個園子地邊的小屋門口，想不到又碰見秀女兒了；再一瞧，田英和陳大姐也在裏面。這可見了親人啦！你抱抱我，我抱抱你，快活得眼淚都流下來了。

小梅心疼的說：「瞧！你們模樣兒都變啦！」她們說：「你還不是一樣！」陳大姐病得很厲害，前天敵人追她，她跳牆逃跑，又把腿摔壞了。田英儘腰痛，不來月經，老是白帶，腰都直不起。田英看小梅身上一件藍褂兒溼透了，忙叫她脫下來給她擦。大姐脫下裏面的一條褲子給小梅換上。

秀女兒說：「噯！可惜我的包袱，要在跟前多好啊！」她拉着小梅告訴：「那天碰上敵人，包袱在筐裏丟了，跑了兩天兩夜，不知道怎麼糊裏糊塗的又轉回去了，包袱還擱在那兒呢。可歡喜吧，抱上包袱又跑，跑跑可又跑去啦！」大家都笑了。

大姐說：「你們小聲些。天明了，這兒待不住，咱們還得跑！」四個人出了小屋。大姐的腿拐着，小梅

和秀女兒扶着。田英兩隻手又在腰裏，彎着腰走，一邊說：「真是！我這個腰！使勁也直不起來！那天那麼多人擠，擠也擠不直。噯！真是！真是！」秀女兒調皮的學她口音說：「真四！真四！噯！擠也擠不子！」逗得她們直笑，又不敢笑出聲來。

不提防莊稼地泥糊糊的，大姐一滑，連扶她的，三個都跌倒了，身上弄了好些泥，手都成了泥爪子；秀女兒的鼻子上也碰了一塊泥，大家又是個笑。田英指着秀女兒說：「你好！你好！跟人學，爛嘴角，跟人走，變黃狗！」秀女兒說：「你別說啦！瞧我的架勢！」她揹起大姐，小梅忙抬起大姐的脚，三個人晃晃蕩蕩的跑。大姐說：「哈呀！我這李鐵拐駕起雲來啦！」她們怕敵人發覺，都鑽進麥地裏去了。

一連幾天，他們在野地裏轉，不敢進村去。嚇，什麼是那吃的呀！什麼是那喝的呀！碰着老鄉，要上一個半個窩窩頭，四個人你推我讓的分着吃。碰不上，什麼茴香、小葱、野蒜，胡亂八七的填肚子。直餓得她們兩眼發黑，腸子都擰成繩子啦。大家單衣薄裳的，鋪着地，蓋着天，睡了幾天「雀」，肚裏又沒食兒，陳大姐的病越發重了。

這天晚上，陳大姐渾身燒得滾燙。急得她們三個摟着她，抱着她，想不出個辦法。小梅說：「這麼着不行啊！好人都頂不住，病人更吃不住勁兒，咱們得宿到村裏去；能喝口熱水，也沾點兒光。」大姐咬着牙說：「別那麼着！我這個病怕好不了啦！跑又不能跑，顛又不能顛，老累着你們可不行啊！要是到村裏去，誰留咱們這一夥呢？你們還是扔了我，走你們的吧！」那三個說：「大姐，別那麼說，咱們要死也死在一塊兒！」她們架着她，慢慢兒走。

到一個村子附近，小梅和秀女兒先去探了探，回來說，敵人傍黑走了；已經跟一家老鄉說好，可以去歇歇。就架着大姐，走到村邊，進了一個秫秸編的柴門兒。一個四十多歲的大嬸子，探出半個身子到門外，四

面望了望，回頭對她們小聲說：「你們悄悄兒，快到屋裏去！」

大嬸子隨手把門帶上，叫她的女孩子在門邊聽着點。她急忙引她們到裏間屋，安頓病人睡在炕上，用被子蓋好，吹滅了燈，低聲說：「咱們都是一家人！我也是抗屬，你們在這兒待着不礙，鬼子來，就鑽野地。」小梅說：「大嬸子，我們這個同志病得可厲害啦！你給她燒口水喝吧。」大嬸子說：「行行行！」就出去了。

她們四個覺得渾身都痛，躺在炕上，說不出多舒服。一下子都睡着了。朦朦朧朧的有人推她們，睜開眼兒一瞧，屋裏點着燈，小窗戶上蒙着一件破棉襖。大嬸子站在炕邊，小聲說：「同志，你們快吃吧。這點兒東西，我藏了好些天，就怕鬼子翻出來。給你們吃了，我心裏就痛快啦！」

她們看見，炕沿上放着熱騰騰的四碗湯，大嬸子拿筷子分給她們。她們端起碗兒來，想不到碗裏是趕得細溜溜的白麵條。一股香噴噴的油炸蔥花的味兒，直鑽鼻子。哈呀！這些天，她們儘吃的什麼呀？她們笑了！笑了！笑着笑着，眼淚撲沙沙的掉在碗裏了。秀女兒哭着說：「乾娘啊！你打發我們兩個餓餓就行啦！你給作的白麵……白麵條兒……」四個人哭得更痛了。大嬸子忙安慰她們，眼淚也掉下來了。

## 六

吃罷飯，她們跟大嬸子合計，偷偷兒在麥子地裏，跟打老鼠倉似的，挖了一個洞，口兒小，裏面大，挖出來的土都運到遠處。除了陳大姐病着，她三個連大嬸子和她的小閨女一齊動手，直鼓搗一夜才挖成。大嬸子又從家裏抱來了乾柴禾，鋪在洞裏。她們四個白天黑夜都在洞裏鑽着。大嬸子母女倆假裝挑荳菜，一天給她們送兩次飯，還報告情況：這幾天，鬼子漢奸儘包圍村，抓青年，搶東西、搜查八路、找村幹部……有一

天就來了五次。村裏偽政權建立起來了。附近較大的村子，都在修崗樓，有的已經修起了。

小梅她們在洞裏待着，一連好幾天不敢出來。洞裏又溼、又黑，四個人誰都長了一身膿疙瘡疥，又癢、又痛，怪難受！柴禾堆裏多少跳蚤啊，咬得不行。她們腿也伸不直，頭都窩着，小梅笑着說：「你們見過賣燒雞的嗎？咱們都成了窩脖子雞啦！」

秀女兒忍不住說：「老這麼鑽着，可把我斃死啦！我真想出去跑跑喲！」田英說：「你老實點吧，別找事兒啦！」陳大姐發愁說：「咱們的人可不知都在哪兒，怎麼能跟他們取上聯繫才好呢。」小梅就提議：「這洞太小，只兩個人待在裏面就寬做了。我和秀女兒出去找關係，留田英招護大姐，我們找着人，再來接你們，好不好？」大家都同意了。

這天晚上，小梅秀女兒從洞裏爬出來，大嬸子送給她們一個破籃兒，裏面是餛飩和黃山藥，小梅秀女兒就奔黃花村的方向去了。

斃了好些天，一走到野地裏，這舒服勁兒可真不能提啦。秀女兒不住的使大勁吸氣，說是有小喇叭花的香味兒。小梅說，不是花香，是麥子香呢；又說：「青紗帳起來了，咱們又好活動啦！」

她倆走了一陣，來到一個村子，躲在黑暗裏聽一聽，沒什麼動靜。兩個就商量，想進去探一探，打聽機關在哪兒。她倆進了村，繞了兩個小胡同，可一個人也碰不見。老百姓都插上門了。摸不清情況，也不敢叫門。正遲疑呢，忽然聽見戲匣子唱開了洋戲，還有人嘖嘖唧唧的說話。小梅拉着秀女兒低聲說：「壞了！咱們跑到敵人的眼皮子底下啦！」秀女兒還不信，隱在胡同口裏，探出頭兒向街上一望，街東頭果然轟起一個大崗樓，亮亮的射着燈光。秀女兒忙轉身說：「真晦氣！快跑吧！」

剛跑，一個小門咿呀的開了，走出一個男人來，看她倆挺驚慌，就叫她們站住，問：「你們是幹什麼的？」

秀女兒忙說：「要飯的。」那人懷疑的說：「怎麼你們黑間半夜還要飯呢？準不是好人！」小梅一下子瞧見他手裏提着個手槍，心就抽緊了。那人說：「你們跟我來！」就把她倆帶進屋裏去。

一進屋裏，那男人就把秀女兒袴的破籃子要去，湊在油燈底下檢查。籃裏可沒什麼，只有兩塊堯山藥，幾個玉米餛飩。他搖着腦袋說：「不對頭！你們撒謊呢。既要飯的，一定這家要一點兒，那家要一點兒，怎麼這籃裏的餛飩是一個顏色，一樣大小呢？明明是一鍋蒸出來的麼。你們不說實話可不行！」小梅秀女兒給他說得無言答對；小梅只好說：「我們原本不是要飯的，是串親戚的，黑夜失迷道兒，走岔路啦！」又指着秀女兒說：「這是我表妹，她年輕，不懂事兒，說錯了話，你可別多心！」

那人穿一身便衣，年紀也就是二十多歲，兩只眼睛瞅瞅小梅，瞅瞅秀女兒，來回的打量，瞅得她倆搭拉着腦袋，心裏直發毛。那人忽然站起來說：「你們倆準是幹部。你們說說，在哪區工作的？」

秀女兒堅決的說：「我們連幹部的邊兒也挨不着，我們就是老百姓！」那人盯着她們，突然問：「你們認得程平黑老蔡不？」她倆心更慌了，一齊搖頭說：「我們不認得！」那人又說：「你們不說實話，送你們到崗樓上去！」她倆嚇的變了臉兒，年輕人可笑起來了。

他說：「你們別害怕，咱們都是自己人，縣大隊在這兒住着呢，我叫個人來跟你們對對面。」說着，他走到對面屋裏去了，聽得見有人開大門走出去。小梅和秀女兒悄悄商量說：「縣大隊還能禁在崗樓底下呀？準是故意詐我們的！咱們把口供編好，死也別承認！」她倆就坐在炕沿上咕咕開了。

剛把口供申好，那男人來了，後面跟着一個人，黑不溜、笑迷迷，連鬚鬍子毛楂楂的，可正是黑老蔡。小梅和秀女兒樂壞了，忙跳下炕，說：「哈！開了半天原來是你喲！」秀女兒拉着黑老蔡的大手說：「可把我倆吓壞了！」老蔡頸子上的傷還沒好，他歪着頭兒笑着說：「怎麼你倆到這兒來裝要飯的？咱們的村幹

老蔡  
復原  
神

部還以為你們是漢奸呢！」秀女兒指着那村幹部笑了起來，說：「我們才以為他是漢奸呢！」

小梅問老蔡：「怎麼你們這麼大膽兒，偏偏湊在崗樓底下住呢？」老蔡笑着說：「我們慢慢摸出門兒了，越是這樣的地方，敵人越不注意，只要咱們掌握住下面的幹部和羣衆，什麼問題也沒有。」他得意的笑着：「嗨！別說冀中沒有山，人山比石山還保險！」

說了一陣閒話，老蔡就引她們到另一個老鄉家裏，洗臉、吃飯。小梅秀女兒就像出門流落了好些年，回家見了自己的親人，許多話兒說也說不完。真是，找到了組織，辦法也有了，信心也高了，情緒也好了，兩個人嘻嘻的只是笑。

老蔡給她們說了許多同志的消息，又說到牛大水給敵人抓去以後，還沒有信兒。他一面打發人接陳大姐，一面安頓她倆休息。

休息了兩天，老蔡就對她倆說：「以後別再亂跑了。現在有許多工作要作，已經給區上佈置下去，你們趕快到西漁村找雙喜他們去吧！」就叫一個村幹部送她倆走了。

## 第九回 生死關頭

「趁早收起你那鬼算盤，  
想叫我當狗難上難！」……

太陽偏西還有一口氣，  
月亮上來照死屍！

——李季的詩

牛大水一夥，給敵人圍去的那天晚上，走近一個大村子。看見村外邊隔幾弓就有一堆火，鬼子跑來跑去的。到了村口，前面的敵人停下了；漢奸們喊着說，村裏都住滿了。鬼子就把抓來的男人們留在村口，婦女們都帶進村去。

大水心裏着急的想，這些婦女要倒霉啦！他注意的看着一個個婦女從他面前走過，有的低着頭，有的掉着淚，有的驚慌的望着，有的還抱着孩子；走完了，獨獨不見楊小梅。大水驚疑不定的想：「小梅哪兒去了呢？不是給糟害了？」正想着，腦瓜兒上梆的挨了一下，原來前面的人又走動了。

他跟着來到村邊的一個大場上。場的四周，也燒着一堆堆的火，有些鬼子還拿門窗傢俱往火裏扔。大水這一夥，身上掛的東西都給拿走了，一下子覺得很輕鬆，可是毒子酸得抬不起頭來。鬼子們圍成一堆堆的在場邊上吃飯。大水他們只希望能喝口水，誰的喉嚨裏都火燒火辣得難受啊。

有一個當差的老頭兒，提了一桶水來。一串串綁着的人們立時圍上去，都想把頭伸到桶裏去喝。忽然一個日本軍官騎着匹大白馬來了，就在馬上一脚把人踢開，讓他的馬飲水。人們都圍在旁邊看。那該死的馬噴着鼻子，呼嚕呼嚕的吸了個飽，把肚子喝得滾瓜似的了，馬脖子上還流下好些水。馬走了，桶乾了，有幾個人可憐巴巴的爬在地上啜那泥漿；旁的人望着那騎馬的鬼子走去，氣得都瞪直了眼兒。

夜裏，四周的火堆，還是燒得很旺。大水他們和敵人排成菊花瓣兒，睡在大場上。抓來的人在裏邊，頭對頭，一層一層的；最外邊的兩層是敵人。要逃跑，一定會踩着敵人，怎麼也跑不了。大水一夜沒睡着，有人唉聲嘆氣，給放哨的鬼子罵得不敢作聲。

早上，鬼子漢奸吃了飯，叫他們站成兩行，又往外拔人。牛大水也給挑出來了。剩下的就在這村修崗樓；挑出來的一批，押着往城裏送。路上就攔了好幾次。天黑，走到一個村子。這村也住滿了敵人。大水他們給趕進一個很髒的院子裏；鬼子把乾淨一些的北屋佔了，僞軍佔了東屋，把大水他們推進西邊一溜小坯屋，關起來。

大水這一夥，一連兩天水米沒沾牙，餓得前腔貼後腔，渴得喉嚨裏冒火；又是累，又是熱，誰都頭昏眼花的倒在地上。有些人哼哼，鬼子的刺刀就從窗洞裏通進來。

鬼子吃過晚飯，都睡了。留着兩個僞軍在大門口放哨。三間小坯屋，都鎖着門。大水屋裏六個人，裏邊有村幹部，有民兵，有老百姓。一個十七八的小伙子渴得哭了，說：「這不叫人渴死啊！喝尿也情願；尿



又尿不出嘍！」大水想來想去，想不出個辦法。小伙子熬不住，用頭碰着牆，哭着說：「怎麼受得了，我不活嘍！」他的頭，碰得牆上的土沙沙沙的落下來。

大水正在想着黑老蔡的話；在艱苦的環境裏，咱們共產黨員，要時時刻刻領導羣衆作鬪爭……他聽見牆上的沙土落下來，忽然心一動，想起了一個主意；就低聲勸那小伙子：「兄弟，別哭了。咱們慢慢想辦法。」大水跪起來，直發暈；勉強湊在窗戶台前等着。等了一陣，放哨的僞軍換班了，有個僞軍過來，往窗洞裏瞧瞧。大水叫住他，跟他說了許多好話，又用道理打動他，僞軍答應給他們提些水來。

大家聽到有水喝，都掙扎着坐起來了。大水蹲在地上，叫他們都湊過來，小聲說：「鄉親們，咱們都是難友，得商量着點。我說，明兒個押到城裏，不是槍崩就是刀砍，反正是個死；倒不如咬咬牙，想法子逃出去，這提來的水就是咱們的救命水！」他悄悄的跟他們說了個辦法。幾個人噉噉商量了一會兒，都同意了。

那僞軍開了門，提進一小桶水來。大夥兒千恩萬謝的說好話。僞軍高興的說：「沒什麼，都是中國人！」出去鎖上門，走到大門口去了。大水叫每人喝一小口，潤潤嗓子；他自己想着是個共產黨員，應該「起模範」，就一點兒也沒有喝。

大水是拴在繩子的一頭，小伙子是拴在另一頭。大水和他背對背，摸索着給他解繩子。一會兒，六個人都偷偷解開了。一個人站在窗口瞭着，那五個有的抹下頭上的手巾，有的撕下一截袖子，沾着水，輕輕兒撲到牆上去。土牆悶溼了，就用手挖。

弄了老半天，眼看着快挖透了，忽然窗邊的人緊張的彎過腰來，小聲說：「來了來了！」六個人急忙背過手，拿着繩子，照原來的樣子坐着；牛大水那寬寬兒的背，貼着那挖開的洞；大家連口氣都不敢出。僞軍開了門，進來說：「你們喝够啦？」幾個人忙說：「喝够了喝够了，真麻煩你啦。」僞軍把桶提出去，又鎖上

門走了。

有的人可吓得打哆嗦，洩了氣兒。大水說：「別害怕！快加一把勁，就成功了。」大夥兒咬咬牙，又緊張的挖起來；忘了渴，忘了餓，也不知哪兒來的氣力，一會兒就挖通了。大水先鑽出個頭去，望了望，就爬到外面。接着一個個都爬出去，跟着大水，溜到村外，就分散逃跑了。

一一

大水在地裏胡混了幾天，心裏想：「老這麼東跑西顛的，也不是個事兒，找『堡壘戶』鑽個洞試試看吧。」晚上，他溜進一個村子，跳牆進了尹大伯的家。尹大伯是個紅臉白鬍子的老頭兒，和他的小孫子正吃飯呢；一見大水，老人家忙下炕說：「大水，你可來了！這些些天見不着咱們的人，真是有天沒日頭，可把我老頭兒驚壞啦。」那孩子也叫「叔」，拉大水上炕吃飯。

大水一面吃一面問：「咱們挖的那『草鷄窩』呢？」大伯說：「不是在你屁股底下哩！好好兒的，單等着你來呢。」大水舒舒服服的吃了一頓飽飯，大伯點起一根火繩，薰蚊子，叫大水安穩睡他的覺；說：「有我在，百不怎麼的！別看我門神老了不捉鬼，我耳朵可靈着哩。」老人家安頓大水在炕上睡下，爺爺孫子兩個就夾着破被子，到房頂上去放哨。老大伯一夜沒睡，儘支起耳朵聽呢。

天一撲亮，敵人進村了。老人家忙叫醒大水，端下鍋，大水鑽進炕裏面地底下挖的地洞，洞口攔好洋鐵片；大伯又坐上鍋，添了水，燒起柴禾來。

敵人挨家搜查，查到這一家。一個漢奸踢着尹大伯問：「老頭子！你家八路軍藏在哪裏？」尹大伯慢

慢站起來，用手托着耳朵，湊過去問：「你說什麼？」漢奸大聲說：「問你見了八路軍沒有？」尹大伯說：「哦哦，八路軍？見來着，見來着！穿的灰不濟的粗布，還拿着槍哩！」漢奸忙說：「對對對，在哪兒？快說！」尹大伯說：「啊呀，可多呢！全宿到這村啦。」漢奸急忙問：「他們多會兒來的？都住在哪兒？」老頭兒說：「你別忙，讓我想想！那一天我正趕集回來，買了點年貨，眼看灶馬爺就要上天啦……」漢奸氣得打了他一巴掌：「他媽的！誰問你去年的事兒？這個老棺材瓢子！」

鬼子吼着：「洞！洞！」漢奸對着老頭兒的耳朵嚷：「問你，洞在哪兒？」老人家眯縫着眼兒，說：「什麼？洞？頭年我養了個大狸貓，嚇，一看就是個好貓，把耗子治得影兒也不見啦，哪還有洞呀？」漢奸嚷着：「你他媽的！不是小洞，是大的，地下挖的！」老大伯伸着頭，仔細的聽着，笑起來說：「哦！這回我可聽明白啦。嗨，早知道，早領你們去啦。你們跟我來！」就領他們到後面，指着糞窖說：「你看！這不是啊？我家這是三月才起的，還沒多少糞！不信你瞧！」說着拿個糞勺攪給他們看。臭得那些鬼子忙捏着鼻子走開，漢奸用手在鼻孔下面擱着，眉頭擰成疙瘩兒，說：「得了得了！快放下吧！你他媽的真刺兒頭！」一夥人罵罵咧咧的走出去，嘴裏說：「晦氣！倒霉！碰見這麼個糟老頭子！」

他們出了門，尹大伯托着白鬍子，差點兒笑掉了下巴；趕忙對小孫子說：「我老頭兒出嘴，你小孩子出腿，快跑出去再打探打探，咱們得多提防着點兒！」小孫子答應着，跑出去了。

### 三

大水在尹大伯家，一連住了好幾天。鬼子漢奸常來折騰，都應付過去了。大水想：「有羣衆掩護，待在大

這「草鷄窩」裏倒挺穩當。」可是他又想：「老呆在這兒，外面的情形一點不知道，雙喜他們都見不着，小梅又不知道下落，家裏老人也不知道怎麼着了！天天鑽洞，什麼工作也不能幹，可不把人斃死呀？」

一天晚上，他辭別了尹大伯，先去尋他的槍。

野地裏，月亮照得挺明快，高粱、棒子都長高了，可是草也長得挺稠。大水心疼的想：「這地可是該鋤啦！」在一片樹林裏，他碰見趙五更艾和尚。同志們見了面，心裏可豁亮多了。談了幾句話，艾和尚就拉着大水的胳膊說：「大水啊，我告訴你一件事兒，你可別難過！」大水忙問什麼事。艾和尚說：「敵人把你爹抓去，逼着要人，老人家受了點兒罪，村裏保他出來，沒兩天就去世了！」大水聽了，呆呆的坐在坟頭上，艾和尚一勸，他就哭開了。

牛大水越哭越傷心。艾和尚和趙五更勸了半天，他才擦着淚，咬牙說：「好狠的鬼子漢奸啊！那麼大歲數的一個病人，也逃不出他們的毒手！我牛大水活着非報仇不行！」他打聽同志們和兄弟小水的消息。五更說碰見馬膽小了，聽說小水跟着雙喜呢；又說高屯兒救活了，楊小梅也逃了出來，埋在地裏的槍，雙喜都起走了……大水聽了，心裏才鬆動點兒。

大水又問黑老蔡雙喜在哪兒。艾和尚小聲告訴了黑老蔡的地點，說自己才從那兒來，路上遇見的趙五更；黑老蔡說：雙喜在西漁村，叫大家跟雙喜——跟組織聯繫好，千萬不要失掉關係；又叫大家一定要把槍帶在身上，在任何情況下，決不能放棄了武裝，必要的時候就得跟敵人拚。還叫同志們多作些羣衆工作……等敵人的瘋狂勁兒一過去，就集中力量，打擊小股的敵人……這些話，艾和尚可記不清，只說了個大概的意

思。末了他說：「黑老蔡已經把工作都佈置給雙喜了，咱們趕快找雙喜去。雙喜在一個堡壘戶家待着呢。」趙五更也正要找雙喜，三個人就急急忙忙奔了西漁村。誰想艾和尚糊裏糊塗，又把地點記岔了。五更也光知道雙喜在這村，可說不清在哪一家。他們找了半天沒找着，心裏挺着急。看看羅鍋星在西天只剩一樹高，天快明了。他們不敢在村裏待，只好到村外莊稼地裏，找了一片場，就在滑稽垛旁邊睡一會兒，三人輪流放哨。

天剛麻麻亮，敵人來圍村了；鬼子怕老百姓發覺，都從高粱地裏走，頭前是便衣漢奸引路。放哨的艾和尚可睡着了！

大水迷迷糊糊聽見高粱葉子唰唰的響，心一驚，坐起來回頭一瞧，不好，四五個便衣往這邊走呢；忙叫醒趙五更，說：「快醒醒！不知道什麼人來了！」又去推艾和尚。趙五更忙拿着槍站了起來，說一聲：「快跑！敵人來了！」就往前竄。敵人發現目標，趕忙去追他，大水艾和尚都沒有槍，見滑稽垛旁邊靠着個秫稽箔，就鑽了進去。

趙五更看見敵人追他，急忙回頭打了兩槍，打死了頭前的一個敵人，就跑得不見影兒了。大水艾和尚從秫稽箔的另一頭鑽出去，竄進高粱地。沒想到頂頭碰上了鬼子，一下按着大水的腦瓜兒，把他卡住了。大水要有槍，也就可以把鬼子打死，自己逃走，他可空着手。猛一挺，褂子嘩的扯破了。鬼子攥住他一只耳朵，大水掙扎着扭過去，轉身一個耳光，把鬼子打了個側不稜；一個指頭打在鋼盔上，痛得發麻。那邊艾和尚也跟一個鬼子打起來了。

大水正想跑，另一邊又跑來兩個鬼子，嘴裏說着：「好的好的！上的上的！」原來鬼子愛捧交，都把槍扔了，要活捉的。一個鬼子先撲上來，抱住大水就摔，嘴裏噁噁的。他兩個就地十八滾，打了個蹶架。

旁邊兩個鬼子看大水勁頭兒大，也都撲上來。大水一個打不過三個，給他們按住了。鬼子解下大水的束腰帶，把他綁起來。艾和尙那邊只一個鬼子，艾和尙急勁兒大，把他捧在一邊就跑，那鬼子爬起來就追……

#### 四

天明了。敵人把牛大水拉到場上，一羣鬼子圍着看。矮胖的鬼子小隊長飯野用手叉叉大水的手腕，那手腕兒真粗實壯啊；又用手一搯一搯<sup>㊸</sup>的，量量大水的肩膀，比他自己的肩膀寬得多；他那紅紅的酒糟鼻子哼了一聲，噙哩唧嚕不知說些什麼。那挨了巴掌的鬼子，人們都叫他什麼「初一加三郎」的，是個高個兒；他老噘着嘴，低着頭，翻起白眼兒對大水瞅着。鬼子們看看他，又看看大水，都噤哩唧嚕亂笑。

飯野小隊長會幾句中國話，問大水：「你什麼的幹活？」大水瞧見旁邊有井，有菜園子，就說：「看瓜的。」漢奸問：「看什麼瓜？」大水說：「看北瓜。」飯野那紅鼻子一縮，露出不相信的神氣。他哼了一聲，彎下腰去，看看大水的手心，沒死肉；又蹬一蹬大水的腿肚子，倒是挺有勁兒；立時眼睛一鼓，說：「嚇，八路太君的有！」就把他帶到村北口大堤旁邊去。

他們把大水綁在堤邊一棵柳樹上，手反綁着，上中下三道繩子綑了個緊。鬼子們的打他耳光，有的

側不稜；側倒

捧交；角力

一搯：大海指與中指張開的距離

用大皮鞋踢他。正打得兇，那邊又有一羣鬼子，擁着一個人過來，那人頭上的血流了一臉。大水吃了一驚，看出他正是艾和尚。艾和尚因爲空手，也給活捉了。

鬼子把他推到牛大水跟前，一個漢奸手裏拿着艾和尚的黑皮帶，指着大水，問艾和尚：「你認得他不？」大水忙說：「我不認得他，他怎麼認得我？」漢奸照大水臉上就是一皮帶：「誰他媽的問你呀？」又問艾和尚：「說！認得不認得？」艾和尚說：「我，我也不認得他。」鬼子把他一推，艾和尚就一屁股坐在堤坡上了。兩個鬼子拿着兩根粗木棍，打得艾和尚「小鬼叫」，痛得往兩邊讓，身子一仰，腿一翹，一棍就把一條腿打折了。艾和尚給打急了，猛一挺，呼的往下竄，就鑽了高粱地；可是腿折了，他跑不了啦！鬼子把他拖回來，說：「你兩個統統死了死了的！」一槍就把艾和尚打死了。大水閉着眼睛等他打，可是聽不見槍聲；睜眼一看，艾和尚已經栽到堤根下了。

大水心裏一陣疼，想着：「反正活不了啦！」就大聲問：「怎麼你們不打呀？」漢奸說：「你到底是不是八路軍？」大水說：「我就是八路軍，你們快打死我吧！」鬼子粹笑說：「八路，好的好的！」回頭跟漢奸說了什麼話；漢奸對大水說：「哼，你倒想死，且不叫你死哩！」

這當兒，村子裏亂糟糟的，男女老少給鬼子趕得大哭大叫。有個外路來的買賣人往村外一跑，也給鬼子抓到堤邊來了。敵人問他是不是八路，他說不是，就打開了。那商人連忙喊：「別打別打！我有個話說：——我的大哥跟你們是好朋友，看我大哥的面上饒了我吧？」漢奸問：「你的大哥是誰？」那商人忙解開腿帶，拿出一捲聯合票給他們說：「看！我這個大哥不是你們的好朋友嗎？」漢奸笑起來說：「這真是個買賣人！」飯野小隊長眼一眯，鼻子一縮，露出一口大黃牙，笑嘻嘻的點了點頭，說：「金票的金票的！買賣人，好！」又一揮手：「開路開路！」商人爬起來就跑了。

村裏的老百姓，都給趕到村口來開會了。敵人把大水從樹上解下來，說：「走！挑八路去！」就把他押到會場，從一頭走過去，叫他「拔相」<sup>●</sup>。男女老少都吓得戰戰兢兢的，楞着眼兒瞧大水。大水一眼看見雙喜也站在裏面，心就跳起來了。雙喜的眼睛直直的望着他，好像在說：「你可是個共產黨員，看你堅決不堅決！」

飯野小隊長手裏攬着一把刺刀，問大水：「裏面有八路的沒有？」大水說：「沒有！」那飯野鼓着眼睛，恨得噁噁的，舉起刺刀，照大水的心窩就刺。大水扭過臉去，咬着牙說：「反正沒有！你刺吧！」飯野可哼了一聲，又推大水往前走。羣衆臉都吓黃了，噙着淚花兒。大水看見馬膽小谷子春，還有兄弟小水，和好些隊員、幹部都在裏面；一個個瞅着他，吓得神慌。

敵人押着大水在場裏走了一遍，大水一個也沒有說出來。飯野小隊長起了火，回頭吼了一句什麼。立刻有個鬼子兵引來三隻洋狗，都氣咻咻的吐着紅舌頭。飯野嗚嚕的叫了一聲，指指大水的腿；一個狗就竄上去，只一口就連肉帶褲子，血淋淋的撕下一大塊。大水掙扎着，悽慘的叫了一聲；痛得他頭上汗珠兒直往下滾。飯野又指指大水的胳膊，那洋狗猛的直接立起來，兩個爪子往前一撲，又咬了一口；大水就昏過去了。

忽然，人羣裏一個白頭髮的老媽媽，跌跌撞撞的衝出來，撲在大水身上，眼淚直流的喊：「你們別造孽啦！這是我的兒呀！你們要把他治死啦！」羣衆都哭下了。幾百個男女老少一齊哀求說：「他實在是個好莊稼人啊。你們饒了他吧！」鬼子怕老百姓憐惜他，就一脚踢開老婆兒，把大水架起來，帶走了。



敵人回到東漁村，牛大水醒過來了，敵人把他押進警備隊住的後院，關在南屋一個木籠子裏。傍黑，看守他的老頭兒，悄悄對他說：「你娘看你來啦，你們說話小聲點兒。」就走出去了。大水心裏想：「我娘早死啦，怎麼又來個娘呢？」正想着，看守帶進來一個白頭髮的老媽媽，手裏提着個籃兒，大水認得她是西漁村王樹根的娘，王樹根已經在掃蕩開始的時候，給敵人活埋了。當下王大媽跟看守說了兩句話。老頭兒就出去了。

老媽媽抓住木籠，白髮的頭兒伸過來，小聲說：「大水啊！我把你認下啦，你就說你是王樹根。雙喜叫你沉住氣，什麼都別承認。咱們一村都在保你呢。唉，我的親人哪！看着你，真叫人心疼得不行啊！今兒個誰也吃不下飯，大夥兒正在給你湊錢呢。」大水聽着，心裏一陣熱辣辣的，淚珠兒直往下掉，哭着說：「娘！……你放心！……你跟雙喜說，我死活總得爭口氣，你們……別忘記我！」

老媽媽撩起破衣襟，擦了淚，從籃裏拿出鄉親們交給他的鷄子兒、油散子、燒餅……許多東西，塞進木籠裏，放在大水跟前，又從懷裏摸出個小紙包兒，塞給大水說：「小子，這是我給你的一點錢兒，留着你零花吧。」老媽媽不敢多耽擱，叮嚀了兩句就走了。

過了兩天，兩個偽軍端着槍，把大水提出去過堂。走到鬼子營房，大水看見門口站着西漁村的許多老鄉親，老媽媽也在裏面，都眼巴巴的望着他。

大水進了屋子。一個白臉兒鬼子，戴着一副小眼鏡，人家叫他「狗牙子傷」的，正坐在那兒，和旁邊一

小右林

個「翻譯官」說話：偽隊長楊花臉也坐在一邊。「翻譯官」叫大水站到桌子跟前，問他姓什麼叫什麼，住在哪兒。大水一口咬定是西漁村的，叫王樹根。又問他是幹什麼的，大水說是莊稼人。楊花臉問：「你到底是不是八路？」大水說：「我一年到頭，耕耩鋤耨，怎麼是個八路呢？」楊花臉拍着桌子，喝着說：「你不是，你那天爲什麼承認是八路呢？」大水說：「他們一個勁兒打我，把我打昏了，我說的胡話。」

楊花臉轉過臉去，跟「狗牙子傷」咕嚕咕嚕的說了一陣話，那「狗牙子傷」點點頭，就用紅藍鉛筆，在一張紙上寫「共產黨」三個大字，指着牛大水：「你！共產黨！」大水吓了一跳。可是「狗牙子傷」在那三個字上劃了個大「×」，說：「你！不是！」又寫「八路軍」三個大字，說：「你！八路軍！」大水又吓了一跳。「狗牙子傷」又劃了個大「×」，說：「你，八路，不是的！」又寫「工作員」，又劃掉。最後寫了個「良民」，說：「你，良民，好的好的！開路開路！」楊花臉笑着對大水說：「太君饒了你了，好好兒種你的莊稼去吧！」偽軍就給大水解繩子。

「狗牙子傷」抬一抬小眼鏡，站起來，和楊花臉走進裏間去。一面走，那「狗牙子傷」一面說：「楊隊長！你，王樹根的金票，大大的有！大大的發財！」楊花臉說：「我要發財，這個的有！」說着用手在頸子上砍了一下，「狗牙子傷」就嘻嘻嘻嘻的笑起來了。

大水放出來，剛出門，老鄉親們就圍上來了；有的扶着他，有的問長問短。一夥人給他裏好傷，換了衣裳，歡歡喜喜的往村外走。一轉彎，迎頭來了幾匹馬，人們趕快讓開。頭一匹馬上騎的一個胖軍官，像是何世雄。幾匹馬過去了，老鄉們低聲說：「胖子這會兒在城裏當什麼大頭兒呢！咱們快走吧。」

正說着，忽然一匹馬轉回來了。馬上二個揹盒子槍的喊了聲：「站住！你們幹什麼的？」大水一聽是張金龍的聲音，忙低下頭。

原來那人正是張金龍。這破落戶，這流氓，這地主的狗腿，在掃蕩一開始，就投奔了他原來的主子何世雄，當上漢奸了。這會兒他一馬過來，說：「嚇，這不是牛大水嗎！我看着就像你！」說着跳下馬，提着盒子槍，



高興的走來說：「哈，巧極了，正找你呢！快跟我走吧。」老媽媽搶上來說：「你這是幹什麼呀？才打官司出來，日本人那兒都沒事啦！咱們都是中國人……」張金龍一個巴掌把老媽媽打得跌在地上了，用盒子槍指着大水說：「牛隊長！你不是英雄好漢嗎？走吧，到咱們何大隊長那兒去，要要你的威風吧！」

說話間，又有兩匹馬轉回來了。大水咬着牙說：「好張金龍！我早知道你要幹這勾當的！英雄不英雄，咱反正不當漢奸！走就走！豁出

我這一百多斤，怕你我就不是爹娘養的！」張金龍掏出繩子來，擰着大水的胳膊就捆。老鄉們都上來說好話；張金龍罵着，把大水捆了個五花六道，一匹馬交給那兩個僞軍，他推着大水就走。

## 六

他們把大水帶到何莊，押在何家大宅的後院。

何世雄這次回來，可耀武揚威極了。這幾年他在城裏當漢奸，村裏把他過去霸佔的土地，都讓原主耕種了；扒堤放水的第二年，又把他搜刮老百姓的血汗——埋在地裏的幾十石麥子，退還窮人渡了春荒。這次他一回家，就「豬八戒倒打一釘耙」，奪回土地，還挨家挨戶搜糧食、搶東西、打人、牽牲口……又到處找咱們的幹部。幸虧幹部們藏的藏了，跑的跑了；家屬們投親戚，靠朋友，尋吃要飯，也都逃了。他沒法子出氣，就放火，燒了許多房子。

這天晚上，日本司令龜板路過這兒。何世雄擺了酒席招待他，那股子奉承勁兒，真是恨不得捧着龜板的屁股親嘴呢。

那龜板，瘦長臉兒，高顴骨，留着仁丹鬍子；會說中國話。他捻着鬍子，抬起下巴，兩隻黃黃的小眼珠斜瞅着何世雄；他那女人似的嗓子，傲慢的說：「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強的！你看，大日本皇軍在太平洋上，把美國都打敗了！你們小小的中國，不用打！」

他吹了一通「中日提攜」的理論，說汪精衛好，又說蔣介石也不錯；背後伸出個胳膊跟「皇軍」拉手呢；就是「共產黨」大大的壞，是「皇軍」的死對頭，所以一定要把主要的力量放在「剿共」上。一說起

「剿共」，他那「武士道精神」，使他額上筋都暴起來了，聲音發尖的說：「剿共好比刨樹的。你把樹枝樹身的統統鋸了，底下又會出樹！你要把共產黨的下層組織統統查出來，刨了根，就是有樹也死了的！」

鬼子司令走了以後，何世雄就把牛大水拉出來審問。

## 七

夜深了，牛大水給押到何世雄的屋裏。

屋裏點着兩盞大泡子燈。人們一個個兇眉惡眼，殺氣騰騰；旁邊放着棍子、刀、繩、壓人的槓子……火爐裏燒着烙鐵和火箸。大水瞧着，就像進了閻王殿似的。

何世雄見了牛大水，恨得咬牙。他兇狠狠的笑著說：「牛大水！什麼都給你準備好了，你看哪樣菜好吃就吃哪樣吧！」兩邊的人喝一聲「跪下！」大水說：「跪什麼！我沒有罪！」何世雄拍著桌子罵：「你混蛋！」大水氣得心頭冒火，說：「你八個混蛋！」何世雄滿臉橫肉，揮手說：「叫他嚐嚐！」兩個特務攔住大水的胳膊，一個從後面用條白布把他腦袋一勒，另一個拿兩塊檀木板，照大水臉上咄咄咄左右來回的打，幾下子，打得大水嘴裏連血帶沫子流下來，舌頭都麻了，像棉花瓢子似的；眼角上也挨了一下，只覺得昏昏沉沉，不懂事了。

他們用一捲草紙把大水熏醒過來。何世雄問：「黑老蔡劉雙喜他們在哪兒？」大水說：「不知道！」何世雄問：「上一回你和劉雙喜到這兒來抓我，是誰報的信，誰出的主意？」大水一隻眼兒糊着血，一隻眼兒瞪着，說：「你別問我，你問我幹嗎！」何世雄冷笑說：「嚇！這小子還沒嚐着好滋味呢！給他一碗黃米

飯吃！」

大水背後那傢伙，用膝蓋頂住大水的腰，手裏的白布緊緊一勒，勒得他仰了臉兒；旁的人就用小米泡涼水，往他鼻子裏灌。還聽見何世雄說：「你吃這碗飯怎麼樣啊？飽飽兒的吃一頓吧！」大水忍不住，一吸氣，呼的就吸進去了，噲得腦子酸酸的，忽忽游游的又過去了。

他們又把地震過來。大水迷迷糊糊的，鼻子裏噴出來的小米全成了血蛋蛋，嘴裏也出來了，身上又是血又是水。何世雄得意的說：「你小子好啊！鐵嘴鋼牙，柏木舌頭；到了我手裏，看你還厲害不厲害！」

張金龍叼着個煙捲兒來了；對大水露出金牙齒，笑嘻嘻的說：「還是說了吧，牛大水！你們黨員，什麼不知道啊？你又是區上的紅人！黑老蔡就是你的表哥，你和劉雙喜是他的胳膊腿兒，下層組織都是你們鼓搗起來的。你說出來沒事兒；不說出來，怎麼也過不去這一關！你看我從前也幹的那一行，跟你是一勢；說過來不就過來啦！」

大水氣得渾身亂顫，眼珠子都瞪出來了，一嘴黏糊糊的血沫子，呸的睡了張金龍一臉，說：「漢奸王八蛋！誰跟你一勢？」張金龍掏出綢手絹，抹抹臉，一條眉毛壓了下來，狠狠的瞪着牛大水：「娘賣×的！你小子還賣骨頭？」隨手抽出燒紅的烙鐵，把大水的褂子撕開，就吱啦啦的烙他的背，背上燒得直流油，一陣陣的冒煙，滿脊梁都燒糊了啊！大水喊，大水叫，大水哭着罵：「你們這些漢奸好狠心！對中國人一點不留情啊！共產黨八路軍抗日救國，有什麼罪呀？」他眼裏掉下來的，不是淚，都是血啊！

何世雄擰着眉頭，慢慢的吸煙；忽然抬起眼皮子，奸笑着說：「牛大水！你別死心眼兒，拿着雞蛋跟石頭碰！你這是何苦呢？人家黑老蔡劉雙喜未必有你這麼堅決！你硬抗硬頂，白白送了命，誰來憐惜你呀！」忙叫人給大水鬆了繩子，端個凳子給他坐；勸他說：「你也別難過！今天我喝了點兒酒，弟兄們打了你，顯

得怪對不起你的；其實這也沒什麼！你也別放在心上。你看金龍，過這邊來多『得』呀！吃的好，穿的好，還有錢兒花！只要你回心轉意，我也給你個官兒做，讓你也闊氣闊氣！」

何世雄一面說，一面楞着三角眼兒瞅大水的臉色；見大水低着頭兒不說話，想他一定給說動了，就給張金龍丟了個眼色。張金龍出去了，他接下去說：「要說抗日，我何世雄過去也是抗日的，現在也不是不抗日啊！抗日的時間長着呢！着什麼急呢？」

張金龍進來了，後面一個人端着托盤，盤子裏有酒有肉，有白麵饅子，過來放在大水跟前的小桌子上；何世雄伸手說：「牛同志！快吃吧！給你壓壓驚！你是個好樣兒的，咱倆今後交個朋友！」

大水氣壞了，拿起一碗豬肉，照着何世雄就捧過去。何世雄讓不及，油滴滴的，直灑了一身，碗兒也打爛了。人們忙捉住大水。何世雄跳起來，氣得臉兒發紫，喝着說：「這小子真他媽不識抬舉！給你臉不要臉！我倒瞧瞧！看你擰得過我，還是我擰得過你！」他吼了一聲，幾個如狼似虎的傢伙，又橫拖倒拉的把大水拾掇開了。

他們用盡了各種刑罰，大水受盡了各種罪。他們想掏出口供，把這一帶共產黨一網打盡，大水可咬着牙，一個字也不說。鷄叫了，拾掇他的人們全累得不行了。何世雄擦着禿腦瓜上的汗，把鼻子都給氣歪了，說：「這號東西不是人！快拉出去砍了他，餵狗吃！」大水已經癱在地上不能動了。一夥人架着他，張金龍拿着一把大刀，顛着屁股走在頭裏，何世雄的那條狼狗，搖着尾巴跟在後面，都往村外走。

月兒很明，四下裏靜悄悄的。到了村南一片亂坎堆，一棵孤伶伶的棗樹旁邊，他們剝下大水的血衣裳，大水只穿個褲衩兒，光着頭，赤着腳，給他們推推搡搡的跪在地上。狼狗伸出舌頭，坐在一邊等着。張金龍先把刀子在石頭供桌上味味的磨了幾下，月光裏，那刀子真亮啊！他揮起大刀，牛大水就倒下了。

摸不姓

## 第十回 睡 冰

在困難中不動搖！

——毛主席的話

張金龍剛揮起刀，後面有人喊過來：「喂！喂！慢着慢着！」張金龍回頭一看，幾個人跑到跟前來說：「大隊長叫你先別砍，趕緊回去！」牛大水已經昏過去了，這時候迷迷糊糊的想：「我不是死啦？怎麼腦袋不掉下來呢？」暈暈騰騰的覺得有人架着他走。一會兒，回到何家大宅，又給關到後院的小屋裏了。

張金龍心裏納悶，提着大刀片子，進了何世雄住的北屋，看見屋裏坐着太太，老太爺……好些個人，都在啼哭；何世雄一臉氣惱，正在和一個護兵發脾氣。張金龍也不敢問，坐在一邊聽聽，才明白是何狗皮從鎮上回來，半路給劉雙喜他們劫走了；放護兵回來送信，要用何狗皮換牛大水。約定了地點，限明天交人，要不送回牛大水，撕了他狗皮，還要報仇。

大水在小屋裏醒過來，摸摸身上，這兒也是血，那兒也是血。披着的血衣裳已經沾住了，脫也脫不下。渾身痛得像亂刀子割，比上刑的時候還受不了啊！坐也不能坐，躺也不能躺，側着身子，腦袋靠着牆根，一肚子委屈，哭開了。

以有字出被  
根过程



至重了

長好伴化洗

做順天秋

今以以也

也

崇拜主義情感

他心裏想：「唉，我牛大水怎麼落到這個地步啦！要不是出來工作，得罪下人，還會受這麼大的罪啊！我這是下了十八層地獄了，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有誰知道我的苦楚！」他想尿尿，可是短褲衩跟血肉

結成一塊了；動一動就痛得要命，只好尿在褲子裏了。尿發着傷口，越發痛得慌。大水實在熬不過啦。

他哭着想：「我的娘啊！這怎麼受得了呀？倒不如乾脆死了好。一死，什麼痛，什麼苦，都不覺得啦！」他真想死，可怎麼死呢？他胡亂八七的想了許多尋死的辦法，都不行，只能夠一頭撞死。

大水勉強睜開一隻眼兒瞧瞧。屋裏很暗，外面可明了。幾隻家雀在窗櫺上啄呢，啄啄又拍拍翅膀飛走了。大水不知怎麼就想起黑老蔡，想起楊小梅，想起許多同志們；可不知他們都在哪兒，一定還在堅持哩。

他就想到那一天，大夥兒舉起胳膊宣誓：「再怎麼困難也不悲觀動搖！」大水想：「嚇，我剛才想些什麼來着？我是個共產黨員，我他媽的還不抵個羣衆啊？老百姓還堅持抗日哩，我受了點刑，就想尋死，呸！我真他媽的糊塗！」氣一壯，心一橫，覺得痛也不那麼厲害了。

大水想想他的娘——王大媽，想想尹大伯，想想許多老鄉親，冒着危險，費盡心機搭救他，他自個兒可想尋死；嚇，這倒對得起人啊？他靠在牆上，自己也覺得好笑：「不出來工作，就能逃得過嗎？老百姓死的還多呢，這埋怨誰去！都是鬼子漢奸那些王八蛋操的害人。他媽的，我牛大水不死啦！只要能活着，就得報仇！」

大水醒一陣，昏一陣，迷迷糊糊過了一天。晚上，他又醒過來，覺得晃晃蕩蕩的，聽見打棹的聲音；心裏

想：「莫非我在船上嗎？該不是把我扔到河裏淹死呀？」他想坐起來看看，可是渾身沒一點勁兒，頭也抬不起來，一下又糊塗過去了。

船到了一片葦塘旁邊，濠裏啾啾啞啞出來一條小船。船頭上坐着一位老先生，月光照着他雪白的長鬍子，銀亮亮的。他神清眼明的望着大船招招手，兩隻船靠攏了。他過這邊大船上來，跟何世雄的父親見面，兩個人拱手讓坐。

船上那些僞軍，都把手裏的槍放下來了。梁廣庭老先生說：「那邊找我當個中人，牛大水來了沒有？」何世雄的父親指給他，老先生掀開破被子，吃了一驚。他摸了摸大水的心口，慢慢放下被子，搭拉着眼皮不說一句話了。

那姓何的老傢伙忙跟老先生解釋，把打壞牛大水的責任，完全推在日本人身上；又說要把何狗皮送來了，才能放牛大水回去。梁老先生嘆氣說：「唉，太爺，這事兒我怕辦不了！要說你們的少爺，我見來着，人家連一根汗毛也沒動！將心比心是一個理兒。人成了這樣子，這可怎麼說？咱們也不能一手遮天，一手蓋地啊！那邊的意思，原是先把牛大水接回去，再送你們少爺過來。你要不樂意，我就越發難以爲力了。」兩個人談了半天，還是老先生擔保，先把牛大水送過去。

大水給裹在破被子裏，抬上小船。小船又啾啾啞啞的鑽了濠，在葦塘裏這麼一拐，那麼一彎，走了半天，來到另一片葦塘。划船的打了一聲唿哨，葦叢裏立時鑽出兩條小船，船上高屯兒雙喜牛小水，都搶着跳到這邊船上來。

他們一看見大水打成這個模樣兒，都楞住了。高屯兒牙齒咬得格登登的說：「這還行啊？他們把咱們的人打得死不死，活不活的，咱們可不能白白饒了這狗皮！」雙喜忙說：「這筆賬以後再跟他們算，現在人

已經回來了，可別叫老先生爲難。」沒想到小水這孩子擦了擦眼淚，一句話不說，早跳回那邊船上去，拔出鬍子，把何狗皮的鼻子嚟的一刀割下了。何狗皮蒙着「烏眼」，連喊饒命。牛小水舉起鬍子，說：「再他媽的喊，一刀宰了你！」雙喜忙跳過去把他拉開，說：「別亂搞！這麼着解決不了問題。」小水還恨恨的罵着，把刀上的血在鞋底上抹了抹，插進套子裏。一夥人把大水抬過這邊船上，老先生趕忙把何狗皮送走了。

半夜裏，兩隻小船兒划到淀裏一個小村，這村只有三十幾戶人家，四面全是水。小梅她們也早來到這兒，都眼巴巴的等大水回來呢。房東大嫂子早拾掇好一個炕，燒了一鍋開水等着。人們把大水抬進來，楊小梅一看見，不由得一陣心酸，望着他含了兩泡眼淚。他們把大水輕輕兒放在炕上，拿燈照着，一揭開破被子，圍着他的同志們全哭下了。

大水！——大水！——本來那麼壯的好小伙子，這會兒糟害成什麼樣兒了呀！腦袋腫得跟大頭翁似的，狗咬的傷口都出了蛆，十個指頭給釘子釘得從腕膊肘兒以下全烏紫了，渾身還哪兒瞧得見一塊好肉啊！他昏迷着昏迷着，只剩下絲兒氣了。

從縣大隊找來的衛生員，給大水打了一針，大水醒過來了。他睜開左眼，看看雙喜，又看看小梅，又看看高屯兒，看着看着，猛一挺就坐起來，喊：「怎麼？是你們啊！」小梅忙扶住他，哭着說：「大水啊，你回來啦，你……不礙事啦！」

大水浮腫的臉兒露出笑模樣了：「我回來啦，我回來啦，我可是見着你們啦！哈哈！哈哈！……」

他不住的笑，他不住的說胡話，他瘋了。

他瘋了，同志們的心兒給什麼咬住了似的，都忍不住哭出聲來了。

秋天，旱地上到處都是敵人。五里一個大崗樓，三里一個小崗樓。到後來，白洋淀裏也有敵人了，大村都修了崗樓，小村也常去。敵人徵的田賦，預借的糧食，吃不盡，天天香油白麵，豬肉鷄子兒……老百姓吃草籽、榆樹皮、酸里苗、紅薯葉兒……有的挖野菜，挖着挖着就餓死了。環境真殘酷，真艱苦啊！

程平黑老蔡他們還在旱地上堅持。劉雙喜一夥分配在西部白洋淀。他們掌握村幹部，聯繫羣衆，跟敵人作鬭爭。

牛大水病了好長一個時期，全靠老鄉親盡心的照顧，同志們輪流的侍候。在那艱苦的環境裏，不能不常常轉移。老鄉們有時把大水藏在洞裏，有時藏在船上，有時用「小排子」把他藏在葦塘裏。大水的病慢慢的好起來；大秋以後，傷也好得差不多了，只是身體很虛弱。

冬天，白洋淀凍冰了。太陽照在冰上，四下裏亮晶晶的，冰上反映着天空的藍色。鬼子坐着老百姓的冰床，一長溜，一長溜，飛快的在冰上跑，到各村搜索。他們明知道有「八路」活動，可怎麼也抓不住。

後來，敵人的「討伐大隊」從旱地上轉遊過來了。一時，這一帶大大小小的村子，都住下了鬼子；搜查、翻騰、拷問老百姓……雙喜他們和一些太「紅」的村幹部，都在老百姓的掩護下撤出來，隱蔽在白洋淀的葦塘裏。這一年，白洋淀的葦塘，全留了「邊葦」——老百姓把裏面的葦子割了，四周圍留下一圈葦子，



好掩護八路军。

一連好幾天，雙喜他們都在葦塘裏的冰上過日子。餓了，把老百姓偷偷送來的麻餅、棉籽團兒、野菜搗的糝窩窩……雜七雜八的冷東西，分着吃；渴了就嚼冰凌子。雙喜說笑話：「這是冰糖哪！一人一塊，不花錢。」大家咯吱吱、咯吱吱的，嚼得怪起勁。送來了地裂麵的餛飩，就給大水吃。大水腦瓜兒上箍着白布，仰躺在高屯兒懷裏。他很過意不去：「我的傷已經好了，憑什麼該吃好東西呀？」拿個餛飩讓來讓去，臨了還是吃半個，那半個一人挾一小塊兒，分着吃了。小梅穿着老百姓給她的破棉褲，膝蓋兒上吊着一塊破布，西北風吹着，破布兒一掀一掀的。秀女兒說她：「哈！你這個褲子上還吊個門帘兒呢！」小梅也忍不住笑起來，說：「你這調皮鬼，別出我的洋相啦！」

太陽射在冰上，刺得人眼睛痛。人們成堆的坐着，有時候開討論會，有時候擦槍；擦着擦着，就唱起歌來：

槍聲響，

大砲轟，

殘暴的敵人來圍攻！

不怕槍響，

不怕砲轟，

我們要粉碎敵人的圍攻！

槍聲響，

大砲轟，

殘暴的敵人來進攻！

不怕槍響，

不怕砲轟，

把敵人消滅在冀中！

.....

- 棉籽團兒：用棉花籽糝粗糧麵粉作的團子
- 出洋相：出醜，耍滑稽

晚上，月亮掛在天空，冰上閃着青幽幽的光。突擊隊輪流出發，到這村那村，去騷擾敵人。留下來的同志，在冰上墊着葦葉子，鋪着席，就在冰上睡；男同志一攤，女同志一攤，三四個人蓋一條被子。人肉是熱的啊，睡着睡着，冰就化了，身子底下水濟濟的。小梅笑着說：「你們翻身打滾，可得小心點兒啊，冰給肉吸得薄了，別把咱們漏到水晶宮裏去喇！」那邊大水笑着說：「別打牙玩啦！這麼厚的冰，搬個火爐子來，也漏不下去。」大家擠着亂笑。

在冰上睡了幾天，每一個人眉眼兒都浮腫了，有的腰痛，有的腿痛，女同志都鬧肚子痛……可是，誰都嘻嘻哈哈的，沒有一個人叫苦。

一天夜裏，下雪了。風嗚嗚叫，雪花兒亂飄。一陣工夫，雪就把他們埋住了。同志們蒙着席子，凍得睡不着。男的，女的，就低聲兒唱起「青年進行曲」：

前進！

中國的青年！

挺戰！

中國的青年！

中國恰像

暴風雨中的破船，

我們要認識

今日的危險

用一切力量

爭取

勝利的明天！……



## 第十一回 拿 崗 樓

冬天到春天，

環境大改變；

白洋淀的崗樓，

端了多半邊。

——民 歌

劉雙喜這一夥，在冰上堅持了七天七夜。鬼子討伐隊討伐不出什麼結果，反倒受驚、挨打；沒奈何，只好撤走了。幹部們又藏到村裏，活動得更歡啦。

有一天晚上，雙喜到程平黑老蔡那兒去開會，到的同志很多。分區的首長報告目前形勢：敵人佔了這麼多的地方，兵力不够分配，許多村的崗樓都用偽軍把守，正好各個擊破，打開局面，……雙喜回來以後，大夥兒討論了黨的指示，就活動開了。

據他們掌握的偽辦公人反映：偽軍小隊長周斜眼壞得不行，天天要這要那，打得老百姓和保長們飛蹶亂跳；好容易給他找了白麵，他把白麵全撒在地上，嫌少不要，還罵人：「不操你的媽，你不叫爹！」有兩個

村幹部藏在家裏，給他抓去毀了。有一天，他還強姦了一個十四歲的小閩女……。老百姓都恨得他牙癢癢的。高屯兒派一個小隊員，到他崗樓附近偵察情況，又給周斜眼抓去，大卸八塊，說：「他媽的，優待八路軍，叫他睡水晶被子！」就把七零八散的屍首，扔在冰窟窿裏了。

這天，周斜眼帶着個偽軍，又到一個村詐財。回去的時候，向村裏要了兩個冰床，兩個民伕送他們回去。冰床一前一後，在冰凍的白洋淀上溜得挺快。周斜眼忽然看見一片葦塘，回過頭來問：「噢，這路怕走得不對了吧，怎麼走到這兒來啦？」那瘦個兒老鄉笑着說：「周隊長，你放心吧。我們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在淀裏來來去去的，就是閉着眼兒也走不差。」後面冰床上那個高個兒老鄉說：「着哇！這是條近路，一會兒就送你到家啦。」

周斜眼看見冰床溜進葦塘的淺裏了，正想問，忽然覺得後腦上一個什麼東西涼冰冰的，聽見背後說了聲「別動！」就伸過來一隻手，把他的盒子槍提走了。周斜眼知道後腦瓜兒上頂的是什麼，吓得一動也不敢動。後面冰床上那個偽軍，早也碰上了一樣的運氣。

冰床停下了。他兩個給押進葦塘裏。那高個兒老鄉——高屯兒，把周斜眼拉到一邊，用槍指着他，粗聲粗氣的說：「狗漢奸，你糟害老百姓，殺咱八路軍，咱們縣上批准了，今天執行你，你把臉背過去！」周斜眼臉上沒一點血色了，還想說話，高屯兒把他一推，照後腦瓜噹的一槍就打死了。

旁邊那個偽軍，吓得渾身打哆嗦。瘦個兒老鄉——劉雙喜說：「你別怕！咱們只殺最壞的；只要你以後不給敵人做事，就放了你。」那偽軍願意回家爲民。雙喜高屯兒教育了他一頓，叫他先幫着作一件事，再放他回去。

當天晚上，同志們帶了槍，暗暗把崗樓包圍了。劉雙喜穿了周斜眼的軍裝，由那個偽軍引着，到崗樓底

下。僞軍喊：「快放下吊橋，隊長回來了。」裏面的僞軍不提防，連忙放下了吊橋。雙喜一聲不響的走進去，突然拔出槍來，把他們比住了；高屯兒一夥人衝進去，一槍也沒打，就把崗樓拿下了。

僞軍繳了槍，都放回家去。崗樓一把火燒掉了。

二

一天後半晌，雙喜他們四個人都是治魚的打扮，腳上穿着「牛皮綁」，帶着「腳齒」。兩隻冰床上放着魚簍子，和砸冰用的凌槍。高屯兒牛大水都拿着五股魚叉，站在兩個冰床的頭上；冰床的後梢，雙喜趙五更使篙丫子一撐，兩隻冰床溜了個快。

一會兒，來到小蒲村，望見岸上崗樓底下，有個僞軍在站崗。他們就沿着岸，慢慢的撐。高屯兒的魚叉上，吊着個大鯉魚，活蹦蹦跳的甩着尾巴。那僞軍見了，忙喊：「喂，打魚的，過來過來！」高屯兒說：「喂，我們忙着呢。老總，你有什麼事啊？」僞軍一面走過來，一面喝着：「他媽的，過來！我瞧瞧，你拿的是什麼？」

兩個冰床在一棵大柳樹底下傍了岸。那僞軍跑過來，站在岸邊說：「我們班長正想吃魚呢，就留下這條大鯉魚，以後你們來拿錢。」說着伸手就來搶。高屯兒說：「老總，你慢着！這條魚前面崗樓上已經定下了。以後又下大魚，再孝敬你吧。」僞軍不依。雙喜忙說：「先生，你別着急；你要大魚，這簍子裏還有呢，才又上來的，都活着哩。」僞軍說：「小了我可不要！」就彎下腰來看。

劉雙喜不慌不忙，從魚簍子裏掏出手槍來對着他，說：「別作聲！」僞軍吓呆了。高屯兒說：「嚷就打

死你！」一手把偽軍的槍奪了。雙喜說：「你可別害怕，咱們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你好好兒說給我們，班長和弟兄都在哪兒？槍在哪兒放着？」那偽軍上牙打着下牙，說：「我我我說，你們饒命！樓上沒人，他們都在北北北屋；班長怕弟兄開小差，槍都在他東間牆上掛掛掛着呢！」

正說着，又有一夥治魚的撐着冰床子來了。雙喜向他們招手說：「來吧來吧，叫咱們送魚呢。」他們過來了。留下雙喜看着偽軍，大水高屯兒左手提魚，右手拿槍，大襖搭在胳膊上蓋着槍，走在頭裏；一夥人把槍揣在懷裏，跟在後面。來到崗樓跟前，進了柵欄門，闖進北屋一看，堂屋沒人，西間有幾個人圍着火，脫了衣裳在搓疥；東間那班長身上罩了一塊大白布，一個師傅正在給他剃頭呢。

大水高屯兒直奔東間。班長斜着眼睛看見魚，笑着說：「哈！送魚來啦？」高屯兒亮出槍來，對準他說：「着，吃魚吧！」班長吓傻了眼兒。剃頭師傅剃了半個腦袋，一害怕，刀子掉在地上了。幾個「治魚的」奔進來，把桌上的盒子槍和牆上的大槍都斂了。大水高屯兒把班長細起來；一面對剃頭師傅說：「沒有你的事兒，你還不快跑？」那師傅一聽口氣，就知道是八路軍來了。拿上他的東西，很高興的跑出去了。

西間的偽軍可發覺了，披上襖兒就想逃走。牛小水趁五更一夥人，早拿槍堵住了門口，喝着說：「誰跑？叫他吃黑棗兒！」只一陣工夫，一班人連班長全押到了岸邊。

附近的老百姓得到消息，都歡天喜地的，偷偷把冰床子送來；雙喜他們就把俘虜和勝利品，一下子都載走了。留下大水高屯兒放火燒崗樓；老鄉們幫忙用席子捲成筒兒，從底下點着柴禾，火頭順席筒兒竄上去，燒了個旺。樓上的手榴彈忘了拿，轟隆轟隆的炸得怪響。有些老百姓這才知道：說：「嚇呀，八路軍多會兒來的呀？怎麼見也沒見着，就把崗樓端啦！」

這天，黑老蔡來了。他們縣委分了工，幾個委員深入各區，直接領導對敵的鬭爭；黑老蔡就分配在這兒。晚上，他了解情況以後，就跟大夥兒商量，要拿大楊莊的崗樓。在西部白洋淀，這是最大的一個釘子，非拔掉不行，恰巧那兒的偽隊長就是張金龍，李六子在他手下當班長。同志們憤恨的說：「張金龍壞透了，咱們先拾掇這傢伙。」許多人主張，把張金龍抓來，給牛大水報仇。

可是，張金龍這小子很刁滑，人少不出村，提防得很緊。崗樓又造得挺嚴實，外面兩道鐵絲網，站着雙崗，天一黑就下鎖，還有惡狗守着，樓上房上都有放哨的。村裏辦公人也給勾結得緊緊的，沒法掌握。大家商量的半天，想不出一個辦法。

楊小梅說：「我的姥姥家就在那兒，我先進去看看怎麼樣？」牛大水不放心的說：「這怕不行，聽說你舅在崗樓上當差，你去，他不把你毀了？」旁人也怕出錯，不叫她去。小梅堅持要去看一看，說就是不成也壞不了事兒。黑老蔡叫她小心些，當天晚上，送她到大楊莊村外，小梅就偷偷突進去了。

小梅去了三天，還沒有回來。同志們很擔心；秀女兒急得哭了。黑老蔡也怕這事兒不大把穩，說：「今夜裏再不回來，明天我們突進去看看。」牛大水也願意一塊兒去。幾個人在小屋裏直等到半夜，小梅可回來了。

她臉蛋凍得通紅，一邊鬢髮上結着冰花，兩隻靈動的大眼睛望望大夥兒，喜洋洋的笑着，一邊撩開棉襖的大襟，一邊對秀女兒說：「快拿把剪子來！」秀女兒拿了剪子，笑着問她：「你出什麼花樣兒呀？」小梅

手凍僵了，叫秀女兒把她底襟的角兒拆開，拿出一張紙來，遞給黑老蔡。

幾個人連忙湊在油燈跟前看，那是一張麻紙，上面用鉛筆畫的橫一道，豎一道，小方塊兒，小圓圈兒，烏七八糟，不知道是些什麼。大家笑起來：「你這是鬧的什麼玩藝兒呀？」小梅笑着說：「有了這玩藝兒，崗樓準拿下啦。」大家都莫名其妙。

小梅用手指頭點給他們看：「你們瞧！從南往北數：這是淀，這是堤，這是平地，這是深溝；上面一頂吊橋，過了橋，這兩道曲裏拐彎的是鐵絲網，有一人多高，滿是鐵蒺藜；鐵柵欄門上一把大鎖，門裏邊這幾個小圈兒是五條狗。再往裏是大門，鑰匙張金龍拿着；進大門頭一進院三間北屋，住一班人；北屋頂上這個小三角兒，是抱角樓，日夜都有崗。第二進院，這個大圓圈是個大崗樓，一共四層，有三丈高，最高一層也是日夜都有崗；第三層上住着李六子，第二層上住一班人。第三進院，這兩個方塊兒是東配房，一明一暗，張金龍這王八蛋就住在裏間，迎門搭的床鋪，護兵在外間睡；西配房闲着；北屋是兩層樓房，樓上也住一班人。這三進院子，四周圍的牆又高又厚，就跟城牆似的……」

秀女兒忍不住打斷她說：「嗨，真膩歪人！你說了這麼半天，可到底怎麼進去呀？」牛大水也說：「真他媽的難搞！」

小梅笑着說：「你們別着急，聽我說下去麼。這一所房子，原來是朱百萬的宅院，後面還有三進院子；中間的過道門是堵死了，沒法進去。前面第三進院的二層樓上，東西兩間房的後牆，都有窗戶，很高，都用磚壘住了……」秀女兒氣悶的說：「唉，說來說去，還是個進不去麼！」

小梅心裏可有個底兒，含笑的眼睛望了望大夥兒，說：「這就進去啦！這兩個窗戶，堵了磚，可是沒勾泥，能拆下來哩！」

雙喜尋思着說：「這兩層樓上不是還住着一班人嗎？」小梅說：「人在那兩間住，東邊這一間是個過道，有樓梯，不住人。」牛大水問：「窗戶後面是個什麼地方，怎麼過去呢？」小梅指着她的地圖說：「這不是畫得挺清楚啊！你們瞧：北邊這個大門，原是朱家的後門，前面修了崗樓，朱家就從北邊這個門出入，咱們要從朱家這個門進去，左首有個小門，裏面是個大跨院，閑着的，挺長，一直能通到二層樓的背後，要是貼着西牆根走，四層樓上站崗的也看不見。」

到這時候，誰的心裏也都豁亮了。黑老蔡的眼睛快活的閃着光，望着楊小梅，說：「哈呀，小梅，真難為你！這次要拿下崗樓，首先是你的功勞！」大家都很興奮。小梅笑着說：「開頭我舅不敢說，我好容易跟他談通了。他什麼都告訴了我，就是不敢給我們引路。這也不礙！以前我到朱家去過，這條路我還熟。」

大家商量好怎麼打，天不明，秀女兒和牛小水就出發，給同志们送信去了。

#### 四

晚上，同志们集合了。天陰得很沉，對面不見人。一夥人帶了梯子，鐵銼，和叫做「軟收子」的小鋸……摸到大楊莊西邊葦子地裏。

小梅提着小油瓶兒，說：「你們等着，我去了。」雙喜說：「你一個能行嗎？還是我跟着你去吧。」小梅說：「我一個就辦了，人多了怕給發覺。」

小梅獨個兒閃進村，到了朱家北門，門還沒有插上，她輕輕兒推門進去，藏到右手的一間廚房裏。等了一陣，裏面有個婦道出來，把大門插上了；進了二門，又把二門插上了。小梅等到深更半夜，悄悄走出來，仔

細的用鵝毛在大門上下的轉軸上抹了油，一點沒聲音的拉開門；又把跨院的小門也開了，就出來，把大門輕輕帶上，急忙回到葦子地裏，說：「門開了，快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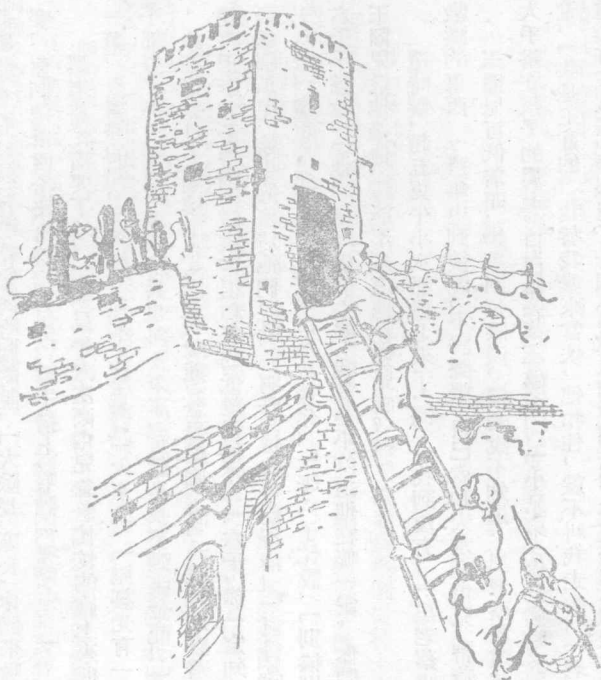
大夥兒跟着小梅走。天很黑。他們一個跟着一個，轉彎抹角，來到朱家大宅，進了跨院。院裏的荒草半人高，大家貼着牆根溜過去。到了二層樓後牆東窗戶下面，搭了梯子上去，用鐵錘和「軟收子」，抹了蒜——這樣可以沒有聲音，就悄悄的卸開窗櫺，把裏面壘的磚，輕輕兒抽出來，一塊一塊往下傳。

窗戶弄開了。雙喜先進去，在過道裏聽聽，房裏的僞軍都睡得呼嚕呼嚕的。他輕手輕腳摸下樓梯，院裏張金龍住的東配房黑着，閃到第二進院，看見大崗樓的中間兩層有燈光，沒有聲音，聽得見頂上一層，那哨兵正在吹口哨玩兒；再往前去，第一進院，抱角樓上沒有動靜，北屋裏僞軍也都睡得死的……

雙喜探明了情況回來，頭一撥趙五更五個就進去，溜到院裏埋伏起來；第二撥黑老蔡劉雙喜五個，到大崗樓下隱蔽好；第三撥牛大水高屯兒五個，到張金龍住的東配房門口守住；第四撥牛小水五個，留在二層樓。大家都準備好，靜悄悄的，單等黑老蔡到大崗樓頂上，解決了哨兵，一齊動手。

黑老蔡帶了四個人，輕輕摸上第二層崗樓，看見桌上點着幾個燈，僞軍都睡得跟死豬似的。留下三個人，他和雙喜又上了三層樓，燈光裏，槍套子掛在牆上，李六子光着腦瓜兒，枕着盒子槍，下巴朝上，張着個嘴，正在打呼呢。又留下雙喜，黑老蔡獨個兒提着盒子槍直往上走。頂上那哨兵聽見樓梯響，問：「誰？」黑老蔡沉住氣，低聲說：「是我。」一面跨大步子上去。哨兵問：「你是誰？」黑老蔡笑着說：「哈，是我麼，還有誰？」哨兵說：「你換崗來啦？」黑老蔡已經上了樓頂，一眼瞧見，黑暗裏閃亮着煙捲兒的火光，那僞軍抽着煙，怕冷的擺着手，一支大槍在懷裏抱着。黑老蔡搶上去，一手攔住他的套筒槍，一手用盒子槍頂住他，喝一聲：「別動！好好兒待着，沒你的事兒！」就聽見這兒也喊：「別動！」那兒也喊：「別動！」前前





後後都動作開了。

那哨兵吓得不敢作聲，乖乖兒的繳了槍和子彈，黑老蔡押着他下來。雙喜已經把李六子的盒子槍，從他頸子底下抽出來，正在用槍撥拉他說：「醒醒！醒醒！」

李六子眼也不睜，吧啞着嘴兒說：「別鬧嘍！鬧了一宿啦，還鬧什麼！」雙喜扭住他的耳朵，拉他起來。李六子嘴角上掛着一溜黏沫子，翻了翻白眼兒，瞧見雙喜黑老蔡拿槍對着他，好像是在夢裏，越發的糊塗了。黑老蔡喝了一聲：「快穿上衣裳走！」李六子才吓醒過來。兩個人押着他們往下走。

二層樓上，三個同志身上都揹了幾支大槍，看守着俘虜。偽軍們衣冠不整的擠在一塊兒，瞧見黑老

蔡劉雙喜，有些認得的，忙點頭哈腰的說：「大隊長，區長，你們來啦，正盼着你們咧。」黑老蔡笑着說：「好麼！你們把東西拾掇拾掇，把包袱、被子背上，咱們一塊兒走！」

黑老蔡忙着要下樓，正碰見牛大水高屯兒急急忙忙的跑上來問：「這兒有張金龍沒有？」黑老蔡吃了一驚，可鎮靜的問：「怎麼？他不在屋裏？」大水說：「屋裏光有一個小護兵，我們從後院找到前院，那兩子都得了手，抱角樓上的哨兵也叫下來了，可就是找不到張金龍！」

高屯兒見大崗樓上也沒有張金龍，急得蹬腳，說：「這可怎麼着？他媽的，護兵那小子也說不知道！」雙喜把李六子帶到這邊來，很和氣的低聲對他說：「六子，你一定知道，張金龍到底上哪兒去了？」李六子搔搔腦瓜兒，膽小的望着他們，說：「啊呀，這我可說不清！」氣得高屯兒一把抓住他的領子，罵着：「你這王八蛋！還想當漢奸嗎？不說出來我揍你！」李六子忙說：「別揍別揍！我說給你！」高屯兒放了手。李六子小聲說：「他準是玩娘們去了，我就是不知道他在哪一家。你們只要問他的護兵王圈兒，就問出來了。王圈兒送他接他，還能不知道他在哪兒嗎？」

這時候，趙五更牛小水都跑上來了，問：「找到沒有？」黑老蔡叫大家別着急，先把前前後後的俘虜和繳獲的東西，一齊集中到後院，不許聲張；自己就和大水高屯兒，帶着李六子，去問王圈兒。

王圈兒可低着頭，掛着兩行眼淚，還是說不知道。黑老蔡看這孩子的神氣，知道是害怕着呢。他一隻大手搭在孩子的肩上，自己坐在他旁邊，問：「小兄弟，你是哪兒來的孩子呀？」王圈兒頭也不抬，噘着嘴說：「我是王莊的。我替我爹來當快，他扣住，就不叫我走啦！」老蔡說：「是這麼回事啊！嚇，看張金龍這漢奸王八蛋，儘跟鬼子一個心，欺負咱中國人！你快告訴我，這傢伙在哪兒，咱們抓住他，救了你，還給百姓除一個害，你看好不好？」

王圈兒側轉臉，望了老蔡一下，又哽哽噎噎的說：「我……我不敢說，他……他知道了，我就沒命啦！」老蔡說：「我們馬上就去抓他！以後你跟着我們，有我們護着你，不用害怕。」王圈兒鬆心了，擦乾眼淚，說：「行，我領你們去！」

老蔡他們走到院裏，人已經集合好了，他安頓了一下，就帶着一部分人，趕忙去抓張金龍。

## 五

楊小梅在二層樓的窗戶下面，等得很心焦。黑老蔡幾個從梯上下來了。小梅問情形怎麼樣，張金龍抓住沒有。黑老蔡說：「樓拿下來了，張金龍不在，我們抓他去。這邊由雙喜負責，你到他們那兒去吧。」說完，一夥人跟着王圈兒走了。

他們出了朱家北門，轉了幾個彎，來到一個姓陳的小寡婦家門外。老蔡先派趙五更牛小水把住前門，又派牛大水高屯兒守住後牆，黑老蔡親自帶着王圈兒幾個人上房。

張金龍這會兒沒睡着，正和小寡婦要笑呢，聽着房上彷彿有脚步声，仔細一聽，他就知道不好，心裏一急，就對小寡婦低聲說：「壞了！有人來抓我們了！快穿上衣裳，我保護着你走！」小寡婦吓昏了。兩個人急忙穿了衣裳，張金龍提了盒子槍，拉着她就走。

對面房上已經壓了頂，黑老蔡他們正預備下來。張金龍輕輕兒抽出門閂，猛的開開門，照對面屋頂打了一槍，隨手把小寡婦往門外一推。房上的人聽見開門，瞅見屋裏有個人影兒跑出來，只當是張金龍，就一個排子槍打下去，那小寡婦打死在院裏了。

槍聲一停，張金龍箭似的竄過院子，開了大門就想跑。門外趙五更要開槍打，可是牛小水撲了上去，想捉活的。趙五更不敢開槍，也搶上去抓他。張金龍會拳，一閃身把小水摔在地上就跑。趙五更跟屁股就追。張金龍鑽進小胡同，趙五更也追進小胡同。趙五更一槍打去，槍子兒颯的從張金龍頭皮上擦過。張金龍回頭一槍，也沒打中，就轉彎抹角，拚命往村外跑。趙五更死死的追，跟住不放。

到了村外，張金龍在冰上跑。趙五更也在冰上追。他一面追一面喊：「張金龍！別跑了！你也是個中國人，繳槍就不殺你！」張金龍一面跑一面喊：「趙五更！你放了我，往後有你的好處！」趙五更恨得咬牙，跪下一條腿，瞄準那黑影打去，張金龍左肩膀中了一槍，一個踉蹌差點兒摔倒；他站住腳，轉身就是一槍，趙五更要放第二槍，可就給張金龍打中了……

黑老蔡一夥不知道他們往哪兒跑了，聽到槍聲，很着急，忙跟着聲音找。找了好一會，才發現冰上有個人影，拿着大槍，跪在那兒；喊了幾聲不動，跑過去一看，正是趙五更。牛小水把「化學」的牙刷把子點着，青白的光照見精瘦的五更，一隻眼兒閉着，一隻眼兒向前睜着，彷彿還在瞄着敵人。他可是已經死了；胸口淌下來的血，流在冰上一大灘，冰化下去一寸多，鮮紅的血水，連人凍住了。黑老蔡流淚說：「五更真是好樣兒的！」牛小水忍不住放聲大哭。同志們一個個低下頭，淚點兒掉在冰上。

他們發現前面的冰上也有血，那血迹一路過去，朝申家莊那一面去了。誰都咬牙切齒，發誓要給五更報仇。這時候，崗樓燒着了，是變喜他們和大楊莊的老百姓在燒樓，火頭很大，竄得挺高，在黑暗的夜裏特別亮，冰上映紅一大片。老蔡他們忽然看見：東邊，遠遠的一個村子裏，也竄起了火頭；靠南，又有一個村子裏，也起了火；把那邊天都照紅了。同志們知道，東部白洋淀，也在燒崗樓呢。

## 第十二回 最後一滴血

我們要

一以當十，

百以當千！

——青年進行曲

爲保衛國土

流最後一滴血！

——黨的號召

張金龍逃到申家莊，在郭三麻子的崗樓上治了幾天傷，就抬到鎮上去了。咱們這邊，將俘虜們教育了三天，連李六子都放了。

春風到處吹，白洋淀開凍了。游擊隊更加活躍，又拿下了好些個崗樓。敵人幾次三番到這兒來抓快派，想把崗樓重新修起來，可是老百姓和八路軍一個心眼兒，白天修，晚上拆，總是修不起。敵人沒辦法。

八路軍就把白洋淀裏大部分村莊都控制了。剩下一些村子，崗樓沒有拿，偽軍也給我們掌握了。

可是，城裏，鎮上，和申家莊……那些據點裏的日本人還不甘心，經常集中兵力，到這一帶來，強迫老百姓繼續支應他們。共產黨怕村裏受害，各村都派「聯絡員」，表面上應酬敵人；偽辦公人也派進步分子給當上；有的保甲長骨子裏還是共產黨員；暗裏都衛護老百姓的利益。敵人要什麼東西，儘量掌握住不交，少交，或是晚交。用種種辦法欺騙敵人，把敵人的眼睛耳朵都蒙起來。

麥收了。申家莊的敵人，向這幾個村子要三千斤白麵，三千斤魚，要了幾次，保長一個勁兒訴苦，說沒有這些東西，怎麼也斂不起，拖延了很久。後來郭三麻子打發人送信來說，限二十四小時全數送到，要不，就要來殺個雞犬不留。

到了期限，還是沒有送；敵人就坐船出發了。半路上，他們看見對面來了三隻小船，船上載的魚和白麵。敵人喝着問：「往哪兒去？」船上一個小老頭兒說：「我們是大楊莊的，給你們崗樓送東西去呢。」郭三麻子看着，不滿意的說：「嚇，怎麼這樣少？」小老頭兒眯着眼睛說：「唉，斂這點兒東西，可真不容易啊！你們看，淀裏有什麼麥子地？這年頭，人們都餓着肚子，又能打出多少魚來？幾個村的保長黑開白日的斂，敲着鑼，嗓子都喊破啦；你們去瞧瞧吧，這會兒還在斂呢！」

日本兵罵了幾句。郭三麻子對老頭兒瞪着眼說：「他媽的，別廢話了，快送去吧！」小老頭兒連連點頭，說：「是是是，隊長，這就送去呀。」他們打着棹，往申家莊去；回頭看着敵人的船兒去遠，就逍遙停停的拐了個彎兒，把船划進葦塘裏，睡大覺去了。

敵人到了大楊莊，果然看見，村裏辦公人在街上敲着破鑼，一家家斂東西呢；兩個甲長抬着一個大筐，裏面是破鋪襖，爛套子，小孩兒的褲子，老太婆的帽子……亂七八糟，什麼也有。

敵人覺得很奇怪。郭三麻子正要問，弄這些幹什麼，忽然看見一個辦公的拿着一把破鋤，從一家跑出來，後面一個老頭兒喊着追他。老頭兒拉住辦公人，撲通跪下說：「你行行好，留下我這把鋤吧！這是我老爺傳下來的，我親手摸過這些年，種地吃飯全靠它啊！」郭三麻子問辦公人：「你們要這些破東西幹什麼？」保長米滿倉躁腳說：「唉，隊長，你還不知道？你到家家戶戶瞧瞧去，這年頭，誰家還有好東西？把這些破爛弄到集上賣了錢，多少還能給你們稱些白麵啊！」

正說着，那邊打起來了。是辦公人拔了人家的鍋，一個老婆兒揪住他大哭大鬧，辦公人劈手就是一個耳光，打得老婆兒滾在地上嚎開了。米保長向郭三麻子直訴苦，暗裏給三麻子塞了些錢，說：「村裏實在窮得不行啦。隊長爲老百姓出力，誰不知道個好歹！大夥兒給你湊幾個零花錢。」三麻子假癡假呆的藏了錢，跟日本人說了幾句話；日本人皺着眉頭搖腦袋，只好召集羣衆開了個會，講了講話，就回來了。

敵人回到崗樓上一問，並沒有三隻船來送東西。日本人很起火，準備第二天去「討伐」。可是一大早，米保長來了，不滿意的對郭三麻子說：「你們到我們村裏也去看過了，實在困難得說不成啊！你們嫌交得少，跟我們說麼，怎麼連人帶船都扣起來呢？這事兒叫我回去怎麼交代呀？」

郭三麻子喪氣的說：「唉，倒霉，我們多會兒見一顆糧食來？別說了，準是又給八路卡去了！」米保長聽了，又是嘆氣，又是躁腳，急得快哭出來了。鬼子小隊長反轉來安慰他，說：「八路大大的可惡！保長的好！明天皇軍去剿八路，統統死了死了的！」米保長心裏好笑，鞠了個大躬說：「是是是，統統死了死了的！」趕忙回去了。

鬼子出來「討伐」，儘挨揍。有一次敵人的三隻包運船，都是「大槽子」，上面載滿了大米、荒、鴨蛋，從市裏出發，往天津去。半路上，中了游擊隊的埋伏，二十幾個偽軍都解決了。鬼子死的死，傷的傷，給活捉了好幾個；都送到軍區日本反戰同盟支部去了。兩挺捷克式輕機槍，一挺瑪克辛重機槍，都給黑老蔡他們繳獲了。以後，敵人就不敢輕易到淀裏來。

中秋節，中家莊偽大鄉公所催糧，把這一帶保長都傳去開會了。天黑，還不見保長們回村。黑老蔡剛從縣上總結工作回來，和同志們在大楊莊一家堡壘戶的院子裏，一面等候消息，一面閒談。

從牆外的樹梢後面，慢慢兒上來了滾圓的大月亮，照得院子裏挺明快。小梅秀女兒把鄉親們憊勞的葡萄、梨兒、花生、棗子……都搬出來，笑嘻嘻的分給同志們。雙喜高屯兒耍了個「打棍出箱」，逗得大夥兒亂笑，雙喜見大水坐在門坎上的黑影裏，看起來很沒精神的樣子，就過去拉他起來，給他一個棍兒，叫他演「化子拾黃金」。大水推託說嗓子壞了，怎麼也不肯演。

這天，大水想起老爹死得很可憐，自己受刑以後，身子骨很不中用，一勞累就吐血，心裏隱隱糊糊的覺得很悽慘。小水拉住大水的手兒，問：「哥，你怎麼啦？是不是身上不舒坦？」大水說：「怎麼也不怎麼！」高屯兒拍手說：「哈，我知道了，大水準是想媳婦啦！」大水不好意思的說：「屯兒！別胡扯了！」

黑老蔡知道大水的心事，心裏怪疼他，給高屯兒一提，也感覺大水是該結婚了。他含着笑問大家：「怎麼着？咱們大夥兒給他找個對象吧！」雙喜跳起來，揚着一隻手兒，快活的說：「嗨，不用找！遠在天邊，近



在眼前，現成兒就擺着一個呢！」他一說，大家不約而同的看顧楊小梅。看得小梅心裏發慌，忙低下頭，假裝剝花生仁兒。

秀女兒拉着小梅說：「我看就是這一個！你們同意不同意？」大家笑着喊同意。高屯兒跳起來說：「我舉雙手同意，這可真是一對兒！」黑老蔡笑着問：「小梅，你有什麼意見？」小梅心跳得很厲害，臉兒臊得通紅，想說同意又不好意思說出口，可又不願意說不同意，就假裝開玩笑的說：「怕他看不上呢！」

小水調皮的拉着大水問：「哥，你看土看不上？」大水笑着捧脫他的手，不說話。大夥兒一個勁的問，問得大水下不來台，只好也假裝開玩笑的說：「我早看上她啦！」同志們都笑起來。雙喜心裏想：「他倆要真的結婚了，可再好也沒有啦。我給他倆作個介紹人吧！」

正在說說笑笑，去探聽消息的老鄉回來報告說，開會的保長們都給敵人扣留了，押在申家莊大鄉的鄉公所；七天以內，糧食不交齊，就要把保長槍決。大夥兒一聽這個消息，都楞住了。靜了一會，黑老蔡說：「這事兒要不跟偽大鄉打通關係，怕解決不了問題。」

不過，提起這個大鄉，人人都發噤。敵人在那兒村邊上修了一個挺大的崗樓，鬼子偽軍日夜都戒備得很嚴。偽大鄉長申耀宗，心眼兒挺多，很難打交道。人們說，他明裏不顯，暗裏勁頭兒可大呢。最近鎮上何世雄又派何狗皮到申家莊，當特務隊的隊長，幫助郭三麻子，實行鬼子的一套「強化治安」，鬧得挺兇。——誰都不容易突進去。

老蔡尋思着說：「保長們一定得救回來。他們要給敵人殺了，往後工作更不好作了！可是要救保長，就得『尅』住申耀宗，叫他給咱們辦事。反正這個地區是要開關的；眼前這一關，再怎麼困難，也非突破不行！」黑老蔡那麼一說，許多同志就搶着要去。高屯兒說：「那就是個刀山，我也得鑽鑽！」大水說：「這地

方好比一片園子地，本來是從我們手裏生、手裏長的，非把它弄回來不行！」雙喜說：「還是我去吧。要是不成，你兩個再去。」黑老蔡考慮的結果，決定派雙喜先去。雙喜就忙著準備，第二天晚上突到申家莊去了。

### 三

雙喜剛進村，就遠遠的看見何狗皮帶着特務隊迎面過來。雙喜可像猴兒似的機靈，連忙閃進一個胡同裏。月亮照得朗朗的，何狗皮看見一個黑影兒一閃不見了，忙帶着人叫喊着追過來。

雙喜路很熟，在胡同裏拐了個彎兒，想繞出去；可想不到那胡同堵死了。敵人已經追進胡同，他匆忙間聽見幾家老百姓都上了門，只有一家房子燒了，破門還敞着；跑進院子去一看，西邊還留着一間要倒不倒的屋子。他急忙鑽了進去，掏出盒子槍，隱在一扇破門後面。聽見何狗皮喊：「這是個死胡同，咱們一家家搜，看他媽的跑到哪兒去！」

他們亂闖亂的，砸門，罵街，到住家戶去搜查。胡同裏，腳步聲來來去去的，雙喜忽然聽見有個熟人的聲音說：「我去那裏而瞧瞧！」就有個人跑進院裏來。雙喜從破窗戶裏往外瞧，月光裏認出是李六子。

李六子提着手槍，東張西望，一進破屋，就打手電。雙喜從門背後跳出去，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兒，用盒子槍比着他，低聲說：「別作聲！怎麼寬大了你，你又幹起這事兒來了？今天我再饒你一次，你可不能壞了我！」李六子吓得打戰說：「不是我自個兒投的，是他們硬叫我來的！」雙喜說：「你別害怕！我要打死你

早打死了。都是中國人，犯不上費子彈。今天我放了你，你要有點兒良心，你就說裏面沒人，你要沒半點中國人味兒，你就領他們來抓我，反正我死了，你也不得活！我死是爲了中國人，你死是爲了誰？你好好兒想想！」

李六子說：「你放了我，我決不壞你的事兒！」雙喜一鬆手，李六子嘯的一下就衝了出去，跟兔子似的。雙喜想：「壞了！準備吧。」就爬在窗口，用槍對院裏瞄着。李六子跳出去，碰見崔礮礮；崔礮礮在五大掃蕩的時候投了敵，這會兒也在特務隊裏混事兒。他伸着頭兒問李六子：「真奇怪！這裏面也沒有嗎？」

李六子說：「沒有沒有！我找過了。」

何狗皮他們挨家挨戶翻騰，可是搜不出來。末了，走到這個破院外面。何狗皮問：「這裏面搜過沒有？」有人說，大半搜過了。何狗皮揮着槍說：「再搜搜！我就不信，難道他插起翅膀飛了不成？」就有三個特務提着槍走進來了。

雙喜想：「怎麼也跑不出去了，豁出我這一百多斤拚吧。」他瞄瞄準，叭的一槍，就擱倒了一個，那兩個吓得回頭就跑。何狗皮喊：「好！在裏面，在裏面！大夥兒快衝進去，抓活的！」可是特務們誰都不敢往院裏走。

雙喜在屋裏聽着，雖然很緊張，瘦臉兒上可



閃過一個笑影兒；心裏想：「哈，這夥蠢種，吹什麼牛，要想抓活的可是難上難！我打死一個就够本；要是打得好，還賺他媽幾個！」他心裏充滿了勇氣，充滿了自信，眼睛一動不動的瞄着大門口。

那何狗皮瞧見隊員們怕死，大家只是嘴裏咋唬，聽起來倒是怪邪火，可誰也不往裏邁一步；就拿槍頭子戳他們說：「衝！衝！怎麼不衝？」有的特務給他撮急了，說：「隊長，這麼着不行！明光月亮地，人家在屋裏，咱們瞧不見他；他瞧咱們可瞧得準準兒的，不是白送死啊？」何狗皮自己也害怕，就馬上派人到崗樓去搬兵。

#### 四

立時，鬼子偽軍都出動了，來了足有七八十人；四面房上都壓了頂，對面房頂上還架了一挺機槍。郭三麻子叫崔礫礫幾個在房頂上喊：「快出來！四面都團團兒圍住啦，你還能往哪兒跑？」「把槍扔出來！投降了，給皇軍幹事兒，不比窮八路強啊？」

崔礫礫還直着頸子喊：「喂，我說裏面的人，你聽着！機關槍就在你腦袋上瞄着呢！你屁股下面坐着什麼櫃子，根兒還那麼硬呀？八路軍的飯我也吃過，有什麼香的，有什麼甜的？又管得緊，又沒有錢兒花，還值當你那麼拚命啊？我過到這邊來，手裏的票子大把抓，吃喝玩兒樂，可自在多啦。你還是快快歸順了吧！」

他們喊了半天，破屋裏可一點兒動靜也沒有。一個僞軍爬在房簷上，探出頭來想看一看。屋裏劉雙喜可瞅了個準，心裏暗笑；立時，一聲槍響，飛出去一顆子彈，打中那傢伙的腦門——就一個跟斗從房上栽下來了。

僞軍們吓得膽戰心驚，心裏想：「好厲害的傢伙！」一個個都爬在房上不敢動。鬼子們惱火了，機關槍格格格的掃射開了。密密的子彈打得破窗櫺的木條兒亂飛，屋頂震得一個勁兒掉土，眼看就要塌下來了。雙喜左邊下巴骨打穿了，肩膀上也中了兩顆子彈，不住的往外冒血。他跌在窗台底下，頭發暈，兩眼冒金星；老毛病又發作了：喉嚨裏一陣腥氣，吐了兩口血。他怕敵人衝進來，只好狠着勁兒，掙扎着跪起來。他身上只帶了兩顆小的圓手榴彈，忙開了蓋兒，準備好，咬緊牙關，定了定神，靠在門框邊，往外睜大着兩個眼兒。

機槍一停，大門口的鬼子和僞軍果然端着槍衝進院裏來了。雙喜捧出一顆手榴彈，兩個鬼子倒在地，旁的帶傷逃了出去。敵人一連衝了兩次，都給打退了。可是雙喜只剩下最後一顆子彈啦。

鬼子發怒了，這麼多人對付不了他一個八路，可怎麼着！數一數，前前後後傷亡了十幾個人；再這麼拚下去，更要吃虧。他們囁咕了一陣，又想出了個「鬼點兒」，從四面房頂上丟下許多亂柴禾，準備放火，連人帶房燒了他。

雙喜側歪着身子，倒在牆根上，血和汗溼透了衣裳，只剩下一口氣了。他頂上最後一顆子彈，想着這一次沒有完成任務，心裏難過。忽然聽見何狗皮在房頂上罵：「我操你十八輩祖宗！你出來不出來？一時三刻就把你燒成黑炭了！你要乖乖兒投降，還能饒你一條狗命！」

雙喜聽得惱火，硬鼓起勁兒來喊着：「何狗皮！別放你娘的狗屁了！老子是個共產黨員……死也不投

高貴品性

降！今天你們可……大大的……賠……本啦……」他那受傷的臉兒調皮的抽動了一下，還想多說幾句，挖苦挖苦他們；可是他牙巴骨麻得厲害，舌頭都木了，已經說不清話；只是昏昏沉沉的想：「我死了，這槍可不能落到敵人手裏！」他心裏還有幾分明白，記得以前聽說過：堵住槍口打槍，槍膛會爆炸。他很費勁的舉起槍來，困難的用舌頭頂住涼冰冰的槍口；心裏覺着這樣辦，總算對得起黨，對得起毛主席，對得起老百姓；就毫不猶疑的，對自己嘴裏，打了最後一顆子彈……

爲祖國，爲人民，他光榮的，流了最後一滴血！

### 第十三回 探虎穴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成語

黑老蔡他們得到雙喜犧牲的消息，非常悲痛，連許多老百姓都哭了。雙喜的屍首給敵人運到城裏去照像，又弄不出來。黑老蔡心裏想：「上級幾次來指示，要打開局面，恢復地區；這個工作再艱苦，也得突破難關！」他對牛大水說：「斜柳村工作更難搞，我準備自己去；申家莊你還熟，我想叫你去。咱們共產黨員得堅決勇敢，不怕犧牲，一個不行再去一個，總得成了功！大水，你怎麼着？有這個膽子去嗎？」

大水早想提出要去的，只是雙喜沒成功，他怕自己的能力更不够，完成不了任務，話到口邊又嚥下去了。這會兒見黑老蔡問他，就說：「老蔡，你不用動員我！我接受黨給我的任務。萬一我犧牲了，也是光榮的！」旁邊高屯兒搶着要去。小梅插嘴說：「你們男同志，誰的目標都大，容易暴露；倒不如讓我們婦女混進去，敵人不注意。」大水笑着說：「我手裏已經拿到令字旗，你們誰也搶不走啦！」老蔡說：「對，別爭了。誰合適幹什麼就幹什麼。大家都有工作，誰也閒不住。」商量了一陣，除了小梅守機關，旁的人都分配了任

務，約定三天以後都回到大楊莊集合。開闢地區的同志們，這一天晚上就出發了。

大水接受雙喜的經驗，準備晚一點去，免得碰見敵人。半夜裏，他要出發了，事先約好送他的老鄉可還不見來，大水很着急。小梅說：「別等了，船有的是。這會兒人們都睡了，臨時找也很麻煩，就我送你去吧！」大水笑着說：「得了吧！去的時候好辦，回來你一個人怎麼着？這白洋淀可容易迷路呢。」小梅怪他說：「看你！隔着門縫兒瞧人，把人看扁啦。我也是河邊生，河邊長；這一條路，船來船往也不知道走過多少遭兒，還有個錯呀？」

大水看她有把握，也不再反對。兩個來到岸邊，解了一支小船。小梅說：「你坐到船頭上去吧。」大水說：「我打棹麼，還能叫你……」小梅搶着說：「別！我沒事，你這個工作可辛苦多啦。」大水就在船頭上，對着小梅坐下。小梅立在船梢上，兩脚一前一後的站穩，挽了挽袖子，把「棹荷葉」套着「棹丫子」，兩隻手兒熟練的一打棹，小船兒就輕輕蕩開去了。那映在水裏的一個圓圓的月兒，給打得粉碎，銀亮的光，在水面上忽閃忽閃的擺動。

船兒轉了個彎，來到大淀。四下裏靜悄悄的，沒一點聲音，只有棹兒嘩啦——嘩啦的打着水。走了一陣，小梅說：「你這回去，打算先到哪兒落脚？」大水說：「我打算先找李二叔，就是住在我家隔壁的。你看怎麼樣？」小梅尋思着說：「嗯，這位老人家我也認得，對八路軍挺有認識，就是不知道這會兒怎麼樣……以後，你突到申耀宗家裏，要碰上鬼子偽軍怎麼辦呢？」大水說：「我總得探清楚才去麼。老蔡已經跟我談好了，咱們儘量少殺人，實在爭取不成，再打死了往外突；萬一碰上鬼子偽軍跟他在一塊兒，也是一樣的辦法；反正跑不了就光榮犧牲。前有車，後有轍，雙喜就是我的榜樣！」

小梅一聽這句話，心就抽緊了。她默默的打着棹，一對大眼睛發亮的直望着大水，心裏有許多話兒，可



說不出來。靜了一會兒，她一支手停了棹，擦擦頭上冒出來的汗珠兒，說：「大水啊！你這一去，是到老虎嘴裏拔牙，可得多加小心，千萬別有個失閃。眼睛耳朵放靈動些；遇到緊要關頭，可沉住氣！……你可得記住我的話……完成了任務，就按時候回來，別叫大夥兒結記你！」

大水見小梅這樣關心他，心裏很感激，很快活。他望着小梅，笑咧開了嘴；揮着手兒，很有信心的說：「小梅，你放心！我這回非完成任務不行！幹了這麼些年的工作，不能白吃了老百姓的棒子麵兒。黑老蔡已經教給我許多辦法，你的話我也一定時時刻刻放在心上，決不會出錯。你等着好消息吧！」說着，離敵人遠了；望得見崗樓上的燈光，聽得見崗樓上「喂——噢——」的叫喚。兩個人都不言聲了。

楊小梅挨着葦塘，輕輕的打棹；小船兒輕輕的飄，飄了個快。一會兒，她左手往下一按，右手一連划了幾下；小船兒滴溜溜轉過來，悄悄往孫公堤繞過去，傍了岸。大水跳上岸，回頭對她笑了笑，說：「你回去吧。」就轉過身去，鑽進青紗帳，不見了。小梅直望着青紗帳裏，聽那嚶嚶唧唧的聲音去遠，才慢慢兒把小船划到葦塘裏；又聽了許久，這才打着棹兒回來。

## 二

牛大水繞西頭進了村，貼牆根輕輕溜到李二叔家門口，從旁邊的毛廁裏，爬牆進了院。在窗戶跟前，低低叫了兩聲，裏面沒回音；又用一根秫秸棍，入進窗戶裏攪了攪。裏面咳嗽了，可是還不敢搭腔。大水又叫：「二叔，二叔，是我啊，你快開開門！」

李二叔聽出口音了，才開門接他進去，用被子把窗戶堵住，點了燈，拉着大水說：「老天爺！你怎麼來

啦？」大水說：「我來看看你。二叔，咱們從前挖的『堡壘』場了沒有？」李二叔說：「沒場。你瞧瞧！」他端個燈照着。大水推開炕前的磚，裏面是個小月亮門；這洞一直通到隔壁人家的炕底下。大水心裏想：「行嘍，這就有了保障啦。」

李二叔放下燈，把大水爹怎麼死的，雙喜怎麼犧牲的，一五一十說了個仔細；又報告村裏的情形，說白天黑夜短不了清查戶口。末了他說：「大水啊，這些王八蛋操的真可惡！我天天想你們，盼你們，差點兒把我的老眼都盼瞎啦。今天，你可來了！你就待在我這兒，不要走，有我老頭兒就有你！」

李二叔的兒子媳婦都起來了，到這邊屋裏親熱的和大水說話。一會兒，鷄叫了。大水鑽進洞裏；老頭兒把被子遞給他，那媳婦還塞進個枕頭；大水就在裏面吃飯、睡覺。

大水在洞裏足足睡了一天。傍黑，他出來對李二叔說：「我找申耀宗去。」老頭兒吃驚說：「你怎麼找他？他是大鄉長啊，可厲害多咧！」大水說：「不礙事！我有辦法對付他。萬一我出了錯兒，死也不暴露你！」

李二叔睜大眼兒瞧着他，用一隻滿是青筋的手，緊緊攥住大水的手說：「別那麼說，好小子！你們潑出命去幹，不是礙了咱老百姓啊！我一個窮老頭子怕什麼？……可是，你怎麼找他呢？」大水說：「我到他家裏找他去。」李二叔想了一下，說：「你先別走呢；我先去探探風勢，你再去。」老頭兒提着個空油瓶，假裝打油，走出去了。

● 棒子麵兒：玉米麵

● 秫糶：高粱稗子

一會兒，李二叔回來說：「在家呢，快走吧！我想了個主意，咱們這麼着：我走在頭裏，你遠遠兒跟在後面，再叫我小子走在你後頭，我們爺兒倆給你兩頭保着鏢。要是碰見壞蛋，我們咳嗽爲記，你忙躲開。你看這個主意使得使不得？」大水高興的說：「好！咱們就這麼着。」又說：「萬一我出了錯兒，你們到大楊莊報個信……」李二叔忙止住他說：「別那麼說，好小子！天保佑你，決出不了錯兒！」大水笑着說：「好好好！」

三個人先後出了門，拐了兩個彎兒就到了。申耀宗的家是個高門樓兒，兩扇挺老的黑門敞開着。大水兩頭望了望，壯一壯膽，掏出盒子槍，頂上了子兒，大小機頭都張着，就走進去了。

### 三

申耀宗家前院裏，南屋黑着，沒點燈。二門是個圓門洞，沒有門。牛大水進去，看見裏院北屋、東西屋都點着燈。黑暗的院子裏，窗戶顯得特別亮。大水直奔上房，在門口一聽，裏面沒人聲。大水心裏想：「要是沒有漢奸隊，一定會說話的。」就輕輕兒進了堂屋。

堂屋黑着。東間可有燈光，吊了個門簾兒，飄出來一股大煙味兒刺鼻子。大水猛然想：「媽的！他不是跟僞軍頭子一塊兒抽大煙，才不說話吧？」他心裏轉了個彎說：「要是僞軍頭子帶着護兵，我先打拿槍的，再打炕上的。」他使槍頭子一挑門簾，就闖進去了。

裏面，申耀宗正躺在煙燈跟前，他的小婆躺在對面，正給他裝煙呢。申耀宗聽見牛大水端着盒子槍進來，臉上變了色兒，一側歪坐起來說：「牛隊長，怎麼你來了！打哪兒來？」牛大水叫他不用起來，說：

過了，就談個事兒。八路軍不亂殺人，你們別害怕！」女人們坐下來了。大水就像上課似的，雜七雜八，給他們講了一頓國際形勢、國內時事和統一戰線。他們不管聽懂聽不懂，都哼呀哈的點頭。末了，大水對申



「你先抽吧，抽足了咱們再談。」申耀宗忙着下炕，說：「我抽足了。你請坐！真對不起，我儘作些沒出息的事兒。」大水見他沒有槍，就把手裏的盒子槍關上小機頭，保了險。

屋裏油漆的傢俱，和大大小小的玻璃鏡，都亮閃閃的，佈置得挺講究。牛大水穿得很破爛，揀個椅子坐下，把槍放在桌子上。申耀宗忙叫小婆去燒水；小婆剛才一急，一泡尿早撒在褲子裏；這會兒硬撐着起來，抖着腿兒要出去。大水說：「別走！我不喝！」小婆就不敢動。大水叫申耀宗坐下來，問他：「你那東西屋裏是誰們？」申耀宗說：「東屋是我兒婦，西屋是我母親和內人，沒有外客。」牛大水說：「把他們都叫到這兒來！」

申耀宗依順的走出去，大水跟着他，順便去把大門插上，一家人都帶到上房來了。她們抖抖擻擻的問：「吃飯了沒？」大水說：「我飯也吃過了，水也喝

耀宗說：「老申，你看我講得對不對？」申耀宗忙說：「這可句句都是實話！」大水說：「好。咱們都是中國人，得抱成堆兒，團成個兒，跟日本人幹。你在大鄉上辦事，我想知道知道崗樓上的情形，你敢不敢跟我說？」

申耀宗是個貓兒眼，看時候變，他說：「咱們都是中國人，怎麼不敢說？我吃這碗飯也是好吃難消化。一個中國人，還能跟日本人一條心？」就把崗樓上的人數、槍枝、軍官的姓名、特務活動的辦法……都說了。又問大水：「你看，我說的有虛嗎？」

大水點頭說：「倒還差不多。老實告訴你，你幹這事兒，太危險！八路軍看你忘了是個中國人，本來決定是要打你的……」申耀宗吓得腦皮子直炸，忙着說：「牛隊長，我可是人在曹營心在漢啊！」大水說：「這就好。八路軍向來是寬大政策，只要你將功折罪，就可以寬大你，勝利以後還能有你的地位。你是個大鄉長，幾個村的老百姓，都在你手裏攬着。你只可以表面上應敵，心裏可得向着中國人，給老百姓辦事。」申耀宗忙說：「是是是！只要我辦得到，一定盡力而爲之，盡力而爲之。」

大水就和他談，叫他想法子把保長放出來。申耀宗搔着頭皮說：「牛隊長，這可是日本人下的命令，我也做不了主……不過……既然你提出來，再怎麼千難萬難，我自然總得想辦法達到目的。」大水說：「你可得快些！」申耀宗說：「我明天就去。」

談了一會兒，大水說：「時候不早，咱們歇了吧。」申耀宗問：「你住在哪兒？」大水說：「就住在你家裏，我還得跟你一塊兒睡。」申耀宗想了想，說：「怕崗樓上有人來，咱倆就在這裏面小套間睡吧。」大水說：「行嘍。你一家可得在這外間睡，誰也別出去。要是敵人來找你，就說你沒在家。」

申耀宗一家人，都在外間屋一個大炕上睡。大水和申耀宗兩個睡在小套間裏：一個在東頭，一個在西

頭。炕上鋪的大紅氈，繡花枕頭，滑溜溜的綢被子。大水可哪裏睡得着？他心裏打算盤，肚裏拿主意；又怕申耀宗偷偷跑出去叫人，還怕敵人闖得來。他枕着槍，假裝睡熟了，耳朵可聽着動靜。申耀宗也沒睡着，他肚子裏大大小小幾桿秤，正在稱斤約兩的活動呢。鷄叫了，申耀宗睡着了。大水心裏還是琢磨來，琢磨去。

#### 四

天一發明，牛大水就起來推醒申耀宗，說：「老申，要是敵人來找你怎麼辦？」申耀宗一磬碌起來，下了炕就往外走。大水問他：「你到哪兒去？」他說：「我去解個手。」大水說：「我也要解手。」就跟着他出去。一會兒，一家人都起來了，忙着燒水作飯。申耀宗給牛大水舀洗臉水、漱口水。大水說：「你快洗了走吧。我也沒有牙刷牙粉，隨便洗洗就得了。」申耀宗穿了長袍，戴上禮帽。大水跟他說：「你去好好辦那件事。我等着你的信兒。要是你叫敵人來抓我，你一家人性命擔保；我不過是一條命，我活不了，你一家子也跑不了！」申耀宗說：「我怎麼也是個中國人，你等着瞧吧！」就出門去了。

大水穿着破衣裳，坐在堂屋裏。申耀宗的娘說：「你別待在這兒了，你上裏間屋躲着去吧。」大水心裏想：「我才不去哩！」他站起來說：「我給你們掃院子吧。」就拿着個大筲帚，掃了一陣院子；又到外院南屋裏，幫他們餵牲口。心裏盤算：「嚇，這可是個好地方；我在這兒把着大門，誰也出不去！萬一申耀宗帶人來抓我，他可不提防我在南屋裏。」

他餵了騾子又餵牛，看着那大黃牛嘜着嘴兒嚼草，愛得不行。他撫摩着牛脖子，想着有個牛耕地够多麼好呀！申耀宗家使喚的老婆兒把飯端來，是白麵烙餅，炒鷄子兒和片兒湯。大水說：「趕快端回去，作

活的還能吃這樣的飯？」老婆兒爲難的說：「已經作好了，還另作呀？」大水怕有人來，緊着吃完。在南屋一直等到晌午，還不見動靜。老婆兒又端來餃子。大水說：「八路軍向來就吃兩頓飯，這會兒不餓。」叫端回去了。

後半晌，聽見大門響了。大水暗暗隱在南屋的窗戶跟前，瞧見申耀宗回來了。他手裏提着兩條大鯉魚，直往裏院走。大水忙躺在草堆上，假裝睡着了。一會兒，申耀宗進來推他說：「膽子真不小啊，還睡覺呢！」大水起來，笑着說：「我可相信你，這是來到保險的地方啦。」申耀宗高興的說：「好，够朋友啦！咱們到裏面說話吧。」大水說：「崗樓上的人不來找你？」申耀宗說：「不會來了，他們打牌呢。」

兩個人到了北屋，坐下來。大水問事情辦得怎麼樣了，申耀宗捻着八字鬚，得意的說：「哈！我給他使了個緩兵——之計！我跟日本隊長說：『太君！眼看七天的日期到了，咱們要真的把保長殺了，乾落個壞名譽，還得不到好處，倒不如把保長放回去，叫他們安心工作，好好兒給咱們催糧，一來顯得皇軍仁慈，二來村裏有個負責人，咱也有個抓攬。』我又運動翻譯官幫着敲邊鼓，兩下裏一夾攻，哈哈，就大功——告成啦！日本隊長答應明天就放他們回去。牛隊長，你看這事兒我辦得怎麼樣？」

大水點點頭，稱讚了他幾句。申耀宗可又來了個大轉彎，說：「這一關過去了，將來要再交不上糧食可怎麼辦？」大水笑着說：「作了這一步，再說那一步麼。咱們先給他拖，拖不下去，再想辦法對付，不行啊！」申耀宗想了想，也只好這樣，沒奈何的笑着說：「行嘍行嘍，就這麼吧。」大水說：「你好好兒幹吧！反正老百姓的困難，你也知道。」

傍黑，申耀宗又請大水吃飯，吃的是白麵餃子，紅燒鯉魚。大水皺着眉頭說：「啊呀，這……生活太腐化啦！都是老百姓的血汗……」申耀宗不好意思的說：「你難得吃這些，就吃一頓吧。這也是我優待八路

軍的一點意思！」

大水一面吃，一面和他談應敵的原則，又跟他約定以後聯絡的辦法。等到人們都睡下了，大水說：「老申，我該回去了，你送我一段路吧。」申耀宗想了一下，說：「行。如果碰見人，你別言聲，我來應付。」大水揣好了槍，跟着申耀宗，來到村外。申耀宗就回去了。

月亮已經上來。大水等申耀宗走得沒影兒了，就悄悄折回去，到李二叔家關照了一聲，才又出村；走到孫公堤，在堤坡上一棵大柳樹底下，打了個唿哨；葦塘裏就咿啞一聲，鑽出個小船來。船梢上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打着棹，飛快的傍了岸。孩子笑着問：「大哥，成了嗎？」大水說：「成了成了！」一跳就上了船。小船掉過頭，往大淀裏竄去；一剎時，就成了個黑點兒，給夜霧隱沒了。



## 第十四回 結婚的謎

越想越甜賽沙糖，

涎水流在下巴上。

——李季的詩（王中下本音）

牛大水回到大楊莊，同志們也都回來了。一下突開了好些個村子，大夥兒都很歡喜。過了一天，保長們果然放了回來。大家又開會，討論黨的指示：一方面要利用上層關係，主要還是要組織下層羣衆，擴大我們的力量。同志們又都出發；牛大水再到申家莊去，暗裏發動羣衆，恢復各種組織……。

可是何狗皮領着一把子特務，邪得厲害；這沒有了鼻子的惡狗，還伸着頭兒，到處走，到處嗅。有一天，他還打發人，把高屯兒老娘騙回家去，半夜裏放火，活活把她燒死；屍首燒得捲縮起來，成一疙瘩黑炭了。

牛大水趕回來報告。黑老蔡氣憤憤的說：「咱們一方面寬大，一方面還得鎮壓；對何狗皮這樣的壞蛋，決不客氣！」大夥兒都嚷：「非撕了這狗皮不行！」高屯兒更是捶胸頓腳的哭着，要去報仇。黑老蔡跟大夥兒商量了一下，就決定大水高屯兒兩個去，瞧機會掏出何狗皮，執行了他，好警戒旁的鐵桿漢奸。

這一天夜裏，大水高屯兒到了申家莊，探聽到何狗皮在「高麗棒子」開的白面館裏過癮呢。他兩個摸到白面館，翻牆進去。何狗皮帶的一個護兵在西屋裏睡着了。何狗皮和李六子在北屋炕上抽料面，高麗棒子坐在旁邊，正在給他們捏餛飩。大水高屯兒端着槍闖進去。何狗皮不提防，一下子給高屯兒抓住了「分頭」，拖下炕來。大水平舉着槍說：「誰嚷打死誰！」李六子和高麗棒子都吓得不敢動。大水把何狗皮李六子的槍都收了。

高屯兒綑好何狗皮，轉過臉來說：「嚇，李六子，你又當起漢奸來啦！」隨手把他和高麗棒子也綑了，三個人嘴裏都給塞了棉花。沒有鼻子的何狗皮，看着大水高屯兒，早吓傻了，兩隻賊溜溜的眼珠子跟着大水高屯兒轉。牛大水又到西屋，把護兵的槍提了，帶他到北屋，嘴裏也塞了棉花，綑起來。

大水高屯兒暗暗商量，決定把李六子也帶出去，借着執行何狗皮的機會，再教育教育他。商量好了，大水對護兵和高麗棒子說：「沒你們的事兒，你們老老實實的在這兒待着！」就留下他倆，從外面扣上門，把何狗皮兩個帶走了。

高屯兒押着何狗皮，牛大水押着李六子，悄悄兒往村外走。這兩個漢奸都沒有五花大綁，是用他們自己的外腰帶綑着手的，大水他倆攔住帶子頭兒。一出村，那何狗皮想着自己幹的壞事兒，早知道不好，他趁高屯兒不注意，猛的一掙歪，帶子頭從高屯兒的手裏滑出去了，何狗皮撒開丫子就跑，慌得高屯兒就追。大水着急的喊屯兒：「你怎麼不打？」高屯兒慌忙打了一槍，可沒打中。大水儘顧着那一頭，沒想到手裏牽着的李六子，一使勁兒，也掙脫了帶子往東跑。大水回手就是一槍，李六子撲通倒下了。大水急忙

跑去看，剛好打了個準，子彈從後腦打進，前額顛射出，地上一灘血，腦瓜兒上還撲撲的冒血泡呢。

高屯兒追了一陣，沒追上，走回來打着自己的頭，氣呼呼的說：「我真該死！眼看着給他媽的跑了！」說着，這高個兒的年輕人，蹲下來就哭。大水垂頭喪氣的走過來，說：「唉，這事兒可壞了！李六子也跑，我一着忙，就把他打死了。真他媽的倒霉！該打死的沒打死，不該打死的倒打死啦！這可怎麼辦？」

正說着，村東那崗樓上聽到槍聲，打開了機關槍，子彈直朝這邊飛。他倆不敢多耽擱，急忙回來了。

## 一一

回到機關，兩個人都受了批評。那何狗皮可就不敢在申家莊待，喪魂失魄的到鎮上他父親那兒，一連躺了好幾天，起不來炕。

不久，申家莊崗樓上的鬼子兵，怕對付不了八路，都撤到鎮上去了；只留下偽軍在這兒守備。郭三麻子更害怕了，也託病到鎮上療養。黑老蔡他們趁這機會，給崗樓上寫了警告信，街上也貼滿了抗日救國的宣傳品。歡迎偽軍反正的標語，一直貼到崗樓上。

一天晚上，黑老蔡和牛大水正在申耀宗家談個事兒，忽然聽見脚步声。隔着玻璃窗一望，看見三個偽軍提着槍，走進裏院來了。申耀宗變了臉，驚慌的站起來說：「快着！你們藏到套間裏去吧！」老蔡可鎮靜的說：「不礙事，我來應付他們！」他把小手槍掖在袖筒裏，盒子槍扔在炕上，裝作沒有準備的樣子；又低聲對大水安頓了幾句話。三個偽軍掀開門簾，進來了。

偽軍一進來，瞧見炕上坐着一個連鬚鬍子的黑大漢，穿着便衣，兩隻眼睛亮閃閃的對他們打量着；旁邊

坐着個粗眉大眼的莊稼漢，大鄉長申耀宗站在一邊，神色很不安。僞軍很奇怪，一轉眼，又瞧見炕上放着一支盒子槍；他們猜想那兩個準是八路軍，一時吓慌了，馬上就想退出去。可是那莊稼漢叫住他們說：「別走！我們大隊長有話跟你們說哩！」

三個僞軍一聽是大隊長，更害怕了，趕忙都立正，一齊鞠躬說：「大隊長有什麼吩咐？」黑老蔡擰着眉頭問：「這麼晚了，你們還出來亂跑什麼？」他的聲音很亮，三個僞軍聽得臉兒發黃，恭恭敬敬的垂着手兒回答：「是，大隊長！出來想找口煙過過癮，沒別的意思。」黑老蔡說：「坐下吧！」僞軍說：「隊長在上，我們立一會兒吧。」老蔡說：「不要緊，都是中國人，坐下談談吧。」

僞軍們在靠牆的大坐櫃上坐了，把大槍靠在身邊。一個煙鬼模樣的班長，掏出一盒香煙遞過來：「大隊長，您請抽！」老蔡說不會抽煙，他又讓牛大水抽。大水說：「咱不抽那個，八路軍抽慣了紙煙，還了得！」說着，掏出他的小煙袋兒抽旱煙。

那班長碰了個軟釘子，只好給申耀宗遞了一支；自己不敢抽，假癡假呆的把煙盒放進口袋裏。只見黑大漢揚起眉毛說：「我對你們有個指示！」僞軍們瞧他臉上很嚴肅，覺得形勢不妙，連忙立起來，腿兒發抖，說：「大隊長，您有什麼指示，我們一定照辦。」那大隊長說：「第一，沒事不准出來亂跑！」「是，大隊長！」「第二，不准勒索老百姓！」「是，大隊長！」「第三，出來不要隨便帶槍，帶槍也得倒揹着！」「是，大隊長！」「還有，往後有事找保長，不准隨便串老百姓的門；老百姓沒經過事，哪經得起你們吓唬？你們說對不對？」「是是是，大隊長！」

牛大水咳嗽一聲，也揚起眉毛說：「我對你們也有個指示！你們別儘想着吃白麵；這年頭兒，老百姓哪來那麼些白麵給你們吃？你們說對不對？」僞軍們都點頭說：「是是是！對對對！」

黑老蔡和顏悅色的說：「你們也不用客氣。咱們都是中國人，鄉里鄉親的。你看，我們武器都放在炕上，就沒把你們當成敵人看待。今天跟你們談的，你們必須切實做到，我們經常要來檢查的。你們可記住了！」他們說：「統統记住了，大隊長！」那班長又說：「我們一定本着您的指示前進！」黑老蔡說：「好吧，你們回去吧。以後看你們的表現。」他們說：「是，大隊長！以後看吧，反正我們幹什麼，你們都知道。」

他們提着槍，又一齊鞠了個躬，就要走。申耀宗急忙走上兩步，故意表白說：「李班長，我不送你們了。今天兩位八路同志來教育我，捎帶把你們也教育了一陣子，這可真是無巧——不巧！哈哈！」班長說：「可不，兩位同志真把我們點撥開了。這比抽一陣大煙還過癮呢！」說着，三個人恭恭敬敬的退出去了。

等他們走遠，老蔡他倆才把手槍從袖筒裏掏出，忍不住大笑起來，說：「真有意思！這是送上門來，請咱們上了一課！」

### 三

經過不斷的爭取和教育，僞軍們比以前規矩得多了。老百姓暗裏流傳着這樣的歌謠：

黑間來了八路軍，

八路軍同志比弟兄還親；

毛藍褂，

紫花褲，

頭上蒙着白羊肚。

同志一來話沒頭，

敵人不敢下崗樓……

可是，新調來的偽隊長——外號「大老鴿」的——還那火。他到酒店喝酒，肉鋪稱肉，不論買什麼東西，都不給錢。還剛剛剛的大罵八路軍，說：「八路軍給日本兵打光了，怕個屁！」

村裏秘密恢復起來的農會青會幾個積極分子，背地和牛大水商量好；有一天夜裏，瞅大老鴿出來，突然把他堵在一個胡同裏，用槍指着他說：「你吃了什麼豹子膽，敢發壞？你說沒有八路軍，眼下就有八路軍！你要是服八路軍，你就得好好兒對待老百姓！」牛大水還把他說的壞話，作的壞事兒，全給指出來。大老鴿吓得直不起腰，打躬作揖的說：「是我眼大沒珠子，不懂人事！我幹什麼說什麼，你們全知道；你們是隔着玻璃瞧王八呢。往後我再不敢胡鬧了！」

大夥兒教育他半天，才把他的槍還給他，放他回樓。

從這以後，大老鴿再不敢發橫了。崗樓上都按咱們的規定行事。有時候，黑老蔡到村裏檢查工作，就派人把大老鴿叫出來，隨時教育他，糾正他。

① 紫花布，黃色，白羊肚就是白手巾。

② 邪火：兇邪。

有一次，大老鵠的護兵偷了一位大娘的夾襖兒，大娘告到婦救會。夜裏，婦救會集合了好幾十個娘們，坐在崗樓對面的房頂上喊話：「偽軍同胞們！八路軍給訂的那些規程，你們忘記啦？你們糟害老百姓可不行！」大老鵠在崗樓上喊：「嬸子大娘們，有什麼話你們說吧！」婦女們喊：「怎麼你的護兵偷趙大娘的夾襖兒？馬上還給人家！要不，我們婦救會就不依！」第二天，那夾襖果然就還給原主了。

#### 四

申家莊局面打開以後，黑老蔡找牛大水楊小梅到他那兒去談談。他想調牛大水開闢何莊，由小梅接替大水，掌握申家莊的工作；問他們有什麼意見。他兩個都很樂意的接受了。

黑老蔡看他倆並排坐在炕沿上，剛好一對兒，心裏說不出的喜愛。他笑迷迷的說：「大水小梅啊，你們倆都是好同志；一個早離了婚，一個到現在還沒娶。我看你兩個挺合適；我給你們倆當個介紹人吧。你們先互相了解了解，好好兒考慮一下。你們看怎麼樣？」

大水心裏撲通撲通的跳，想着：「哈，一塊兒出來工作了這麼些年，我還不了解她呀！」小梅臉兒通紅，心裏也想：「嘻，他什麼心眼兒，什麼脾性兒，我早摸得熟透透的啦，還用得着了解！」他倆心裏雖然這麼想，嘴裏可不好意思說出來。

還是大水先開口說：「我沒有意見！我對楊小梅同志，印象很好。她工作挺積極，東奔西跑，多會兒也不閒着；對同志又挺關心；以前家裏拉後腿，也不妥協。反正她挺好！我也說不上來……」小梅笑着對他說：「得了吧！我的缺點兒挺多，哪一樣也比不上你！」又對黑老蔡說：「我對牛大水同志，我挺贊成他。」

他太好。他，立場挺堅決；敵人把他拾掇成那麼個樣兒，他也不投降。工作上挺有一套，學習也比我好。我對他什麼意見也沒有！」

黑老蔡聽他們說完，忍不住哈哈大笑，說：「好好好！縣委上的同志都想給你倆介紹，等環境再好一些，你們就可以結婚啦！現在好好兒安心工作，別着急！」他說進大水小梅的心眼裏去了，他倆都成了大紅臉兒，挺難爲情的笑了。

小梅到了申家莊，住在李二叔家裏，每天晚上出來活動，領導下層羣衆工作；還經常化了裝，到申耀宗家裏去，根據上級的指示，掌握這個偽大鄉長，暗裏給咱們辦事；一拿到情報，就交給交通員，送到機關上去。

日子長了，小梅在申耀宗家也就不提防了。誰知道有一天晚上，斜柳村崗樓上的飯野小隊長路過申家莊，想起郭三麻子說過，申耀宗有一副象牙的麻將牌，心裏想要，就來找申耀宗。護兵在門外站着，他一個人突然闖進來。小梅可正和申耀宗在屋裏談話呢。她一時躲不及，驚慌的站起來，心又跳，臉又紅，用眼睛瞅着申耀宗。申耀宗心裏着忙，表面上鎮靜的說：「太君，請坐請坐！」那飯野緊盯着小梅，問申耀宗：「這一個……什麼人？」申耀宗忙說：「這是我的外甥女兒，沒有外人。太君請坐吧！」飯野坐下了。小梅對申耀宗說：「我去和妗子燒點水來。」說完，忙溜出去了。

飯野小隊長一直看她出了門，還謎縫着眼兒，對門口出神的望着；一會兒才轉過臉來，怪聲怪氣的笑說：「你的外甥女兒，這個的！」他翹起一個大姆指，哈哈的大笑起來。原來楊小梅經常曬不着太陽，皮膚很白，剛才臉兒一紅，鬼子看她挺漂亮；又見了小梅那一對黑亮亮的大眼睛；他早就眼饞，着迷了。

申耀宗暗暗的捏着一把汗，就跟飯野扯話把子，想把他的注意轉到旁的事上去。可是問了他幾句，他



好像沒聽見似的，說：「你的外甥女兒，多少年紀？」申耀宗心裏想：「這可是壞了！我往大處說！」就隨口答：「二十五歲啦！太君到崗樓上去了沒有？」飯野縮了縮紅鼻子，傻笑着說：「我的，」他伸出兩隻手，翻着，一十、二十、三十的比劃。申耀宗點頭說：「哦哦哦，太君三十歲啦。」鬼子小隊長心神不定的坐了一陣。連麻將牌都忘了要，就走了。

第二天，飯野小隊長託「翻譯官」來找申耀宗，帶來一隻手錶，一個戒指，兩疋綢緞，說日本小隊長看中了他的外甥女兒，要娶她。申耀宗推託外甥女兒已經出聘了。可是「翻譯官」說，飯野小隊長吩咐的，不論怎麼着，非娶不行，後天就得送到斜柳村去；如果不照辦，就要把申耀宗一家人抓起來。說完，「翻譯官」留下東西，就走了。

申耀宗愁得直搓手，出來進去的亂轉。儘管他心眼兒多，也變不出法兒來了。小梅來聽說了這個事，也急出了一身汗。忙着要回機關去商量。申耀宗可不敢放她走。小梅又是急，又是氣：「你不叫我走怎麼着！難道你還想把我送給鬼子啊？你真敢這麼作，八路軍也饒不了你！」申耀宗跺腳說：「這不叫我難死啦？人家逼着跟我要人，我可怎麼辦！飯野小隊長你也知道，一翻臉，說砍就砍了，這可不是鬧着玩兒的！」小梅又用好話安慰他：「你先別急，我回去慢慢想辦法，反正不能讓你背了害，還不成啊？」說了半天，小梅才脫身走了。

小梅回到大楊莊，黑老蔡和同志們正在閒談：怎樣對付斜柳村的鬼子。斜柳村的工作是黑老蔡親自去開闢的，羣衆組織已經恢復起來了；經過了合法的鬭爭，保長也換成了咱們的人；還掌握了崗樓上的偽軍，只有那幾十個鬼子對偽軍監視得挺嚴，有兩挺機槍也攢在鬼子們手裏，一時沒法把崗樓拿下。那飯野小隊長又刁又狠，嘴頭上常說：「大日本和中國是一家人，皇軍是來救你們老百姓的！」可是他眼睛一鼓，兇惡

多了！他殺的中國人真不少；還喜歡親自動手，叫兵們拿一盆涼水，往人頸子上一潑，他舉起刀，嚓的一下就把頭砍了。還說：「日本可憐中國人，要不，早殺絕了！」

小梅把碰見飯野的事兒，跟同志们一說，大家都氣呼呼的嚷嚷開了。黑老蔡叫大夥兒冷靜下來，好好兒想些辦法。他們研究了老半天，才想出個招兒，定了個計劃，先把申耀宗叫到大楊莊，跟他談。申耀宗很害怕，支支吾吾的不敢答應。當時就把他留下，另外派人給斜柳村送信，說申耀宗外甥女的家裏已經應承了，到日子一準送去；同志們都紛紛忙忙的準備起來。黑老蔡還親自到斜柳村去佈置。

## 五

到了那一天，十八歲的牛小水扮了新娘；裝着假髮，穿着花緞旗袍，粉紅襪子，半高跟皮鞋，擦脂抹粉，打扮得挺俊俏；頭上蒙了一塊紅綢巾，腰裏藏着小手槍。來幫助工作的陳大姐自告奮勇，給他當伴娘，也穿得很闊氣。大楊莊的米保長裝作新娘的表哥，穿着嶄新的長袍馬褂，戴着黑緞子小帽。縣大隊的四位武裝同志也化裝了親戚。這六個人懷裏都揣着槍。旁的同志另有任務，早都出發了。後半晌，這裏送親的船兒也開了。

船兒划近斜柳村，村裏新換的保長王福海，早準備好了一頂花轎，兩頂小轎，四個吹鼓手，連同幾個鬼子兵和一班偽軍，在堤上等着呢。堤邊崗樓上守樓的偽軍都跑出來看；不遠的水面上，有幾個老鄉划着「鷹

排子」在放「魚鷹」，只聽見「嗚——噢兒」一聲叫，好些個魚鷹嘩嘩的飛起來，在空中亂轉，一下都鑽進水裏連魚去了。

船兒停了岸，王福海對米滿倉點頭說：「米先生，你們來啦！」米保長也笑着跟他打招呼。一夥人上了岸，陳大姐扶新娘進了花轎，她和米保長都坐進小轎裏，吹鼓手吹打起來，前護後擁的進了村。從東街走到西街，望得見村西頭崗樓上，掛了一面日本旗，村口有一夥民伕正在修路。西街，鬼子小隊長的臨時公館門口，很熱鬧，有賣紙煙的，賣了梨的，賣糖葫蘆的……還有些看熱鬧的閒人，兩個鬼子兵在門口站崗。

轎子一停，兩個日本人陪着飯野迎了出來。這天，又矮又胖的飯野，穿着黑色的洋服，雪白的硬領一襯，那酒精鼻子顯得更紅了。他呲牙咧嘴的笑着，迎接一夥人，到了客廳裏。許多鬼子圍上來，要看新娘。米保長忙攔擋住他們，笑着說：「太君，中國風俗，不能掀面巾！」王福海給鬼子介紹說：「這是新娘的表哥。」陳大姐急忙扶新娘進新房去。

牛小水穿不慣高跟鞋，頭上又頂了一塊綢子，在門坎上絆了一下，差點兒摔倒。陳大姐忙扶住他，吓得出了一身汗。

新房佈置得很闊氣：鋼絲床，粉紅帳子，大玻璃鏡，躺椅……。新娘坐在床沿上，屋裏擠滿了日本人。陳大姐說：「你們都出去吧！新娘子害羞。」鬼子們都看着笑。米保長笑着推他們：「統統開路，統統開路的！」

天已經黑下來。外面擺席了。男人們都到客廳裏。客廳裏吊着個大汽燈，燈光白得發青，亮得耀眼。飯野小隊長請新娘的表哥上坐，米保長說：「太君的上坐！」飯野笑着說：「你的上坐！」滿客廳的人有的讓坐，有的打哈哈。一個個桌子上都放滿了鷄鴨魚肉，酒瓶酒杯兒。

米保長他們五個，和飯野王福海一桌。米保長笑着說：「跟中國人結婚，要依中國風俗，大家多多的喝酒！」飯野小隊長樂得鼻子眼睛都擠在一塊兒了，大玻璃酒杯端起來咕嘟咕嘟的喝。王福海不斷的給他斟酒。旁的人也勸的勸、喝的喝。那些侍候的人跑來跑去，太陽牌啤酒一瓶一瓶的打飛了蓋兒，送到一個個桌子上去。聽得見廂房裏那些僞軍小頭兒，划拳的聲音也鬧成了一片。

喝了一會，鬼子們喝上了勁兒，都拿起瓶子往嘴裏灌，一個個喝成了醜八怪的樣子。有一個鬼子，就是那個「狗牙子傷」的，白臉兒喝得通紅，抬了拾他的小眼鏡，站起來，把軍衣一脫，只穿個花條兒襯衫，在客廳當中跳起舞來了；腰裏掛着一個布縫的小人兒也一跳一跳的。那對眼鏡兒滑到了鼻尖上，他的眼睛在眼鏡框子上面，滑稽的翻來翻去，作着各種鬼臉兒。他一面跳，一面唱。許多日本人用筷子敲着酒杯酒瓶打拍子，也都唱起來。

到後來，他們有的拍着巴掌，有的晃着腦袋，亂唱亂笑亂叫。桌子上弄得亂七八糟，好些個碟兒碗兒跌碎在地上，……真是越鬧越不成樣兒！同志們看着敵人這個瘋狂勁兒，心裏都恨得癢癢的。

## 六

王福海的媳婦也在廚房裏幫忙，她給新娘送來了飯，陳大姐和小水馬馬虎虎的吃了些，叫把飯端下去了。陳大姐把美孚燈捻暗些，悄悄對小水說：「快來了，你可沉住氣，別露了餿兒！」小水低聲說：「你們在

外面，好好照着點兒！別叫我作了癩子。萬一鬧壞子，你們可別丟下我就跑了！」大姐笑着說：「還能那樣兒！只要你成了功，外面沒問題。」

一會兒，兩個鬼子架着小隊長進來，扶他坐在床邊的躺椅上。兩個鬼子歪着嘴巴笑着出去了。大姐也忙出去，順手帶上門。小水側着身子坐在床沿上，低着頭兒。客廳裏傳來話匣子唱戲的聲音。

飯野小隊長醉醺醺的向後靠着，笑得眯縫了兩隻眼睛，怪饒的瞅着新娘子的側後影。他抽了半支煙，然後扔開煙頭兒，拍着椅子說：「來，來來！這裏的坐！」小水心跳着，不言聲。飯野以為新娘子害羞哩，縮起紅鼻子，露出一口大黃牙，嘻嘻嘻的笑着，伸手來拉他。小水一側歪就爬在床上，偷偷的掏槍。飯野歪歪斜斜的起來，涎着臉兒拉他的腿。小水回過身來，噙的一槍，沒打中。飯野一楞，小水連着又打兩槍，才把他打死了。

新房裏槍一響，客廳裏幾個同志立刻拔出槍來，踢翻桌子，先打帶槍的。鬼子們來不



及掏槍，就給打死在地上。一時客廳裏大亂。同志們堵住門口，一邊打一邊喊着：「投降不殺！」院子裏，從牆上跳下來許多人，都是預先埋伏的縣區武裝，有些奔客廳，有些奔廂房。大門口兩個站崗的鬼子兵，聽到裏面打起來，提着槍就往裏面跑，忽然身後邊幾聲槍響，兩個站崗的都倒下了。那些化裝小販的村幹部，都拿着槍往裏面衝。

這當兒，月亮還沒上來，天很黑。村東頭，從邊鷹排子上的「老鄉」，聽到第一聲槍響，就紛紛掏槍上岸；村西頭，歇在大廟裏的「民伕」們，也提了槍跑出來；這些都是區小隊和村裏祕密組織起來的民兵。黑老蔡跟崗樓上一部分偽軍早接好頭，這時候裏應外合，不發一槍一彈，就把兩個崗樓全拿下了。

一會兒，公館裏的槍聲停了。廂房裏那些偽軍小頭兒，都是黑老蔡教育過的，一見八路軍得了手，都順順當當的繳了槍。客廳裏的鬼子，死的死，傷的傷；有的跪在地上求饒，有的鑽在桌子底下，給拖了出來；有的砸碎玻璃窗想逃命，也給活捉了。大廳裏打了個稀裏嘩啦，花瓶粉碎，碟兒碗兒稀爛，桌椅板凳東倒西歪，軍旗撲克牌撒了一地……

同志們忙着搜索武器。牛小水打了一陣，假髮早不知掉到哪兒去了，露着小光頭；鞋也丟了一隻，粉紅襪子踩在地上亂跑。他瞧見牆角落裏立着個衣架，衣架上面掛一件黃呢子大衣，他滿心歡喜，趕忙脫了花緞子旗袍，就去拿大衣，沒想到那大衣自個兒在咕嚕咕嚕的動呢。小水吓了一跳，拿槍頭子把大衣往起一挑，見裏面藏着個鬼子，猴兒爬窄似的抱着衣架的桿兒，撒撒的發抖。小水喝一聲：「快下來！」鬼子一害怕，連人帶衣架倒在地上，小水忙把他按住；米保長跑來一看，原來就是跳舞的那個「狗牙子傷」，也給活捉了。

街上，人聲嘈雜。村裏的男女老少，都奔往崗樓去。他們舉着火把，拿着鐵鎚鐵銼，筐兒擔子……一齊

動手拆崗樓。拆下的木料、磚瓦，都弄回家去。只一夜工夫，兩個大崗樓全成了平地。

## 七

斜柳村的勝利，使附近各村的偽軍更動搖了。咱們的幹部和老百姓都說：「趁熱好打鐵，把剩下的這些崗樓都他媽的一掃光吧！」

這一天，楊小梅把申家莊的工會、農會、青會、婦會、兒童團，全動員起來了，大家拿着各種各樣的傢伙武器，情緒可高多啦；牛大水帶來了一部分區小隊，跟村裏新組織的民兵一塊兒，也都準備好了；天一擦黑，好幾百人就密密層層的圍住了崗樓。

大老鵝和偽軍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都吓壞了。大老鵝不敢露臉，藏在垛口後面喊：「鄉親們，八路同志們，咱們都是一家人，有什麼事，你們就說吧！」羣衆齊着聲音喊：「大老鵝，你們待的日子太長了，快下來吧！我們要拆樓啦。」「大老鵝，我們的棒子麵，還想留着自個兒吃呢，你們回去當老百姓吧！」「喂！偽軍同胞們！你們那崗樓上的磚瓦木料都是我們的，我們等着使喚呢！」

楊小梅還領着羣衆唱：

鳥向明處飛，

人向活路走！

不做洋人奴，

不當日本狗！

同心轉意重做人，

反正交槍是朋友！

歌聲一停，牛大水就喊：「大老鴿！斜柳村消滅鬼子小隊的事兒，你們該也知道了吧？咱們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你們快把槍繳了，把東西歸着歸着，馬上就下來吧！都是中國人，快回到中國人這邊來吧！」

大老鴿在樓上喊：「行嘍，牛隊長！老鄉們！我跟弟兄們說說。」聽得見偽軍們在樓上嚷着：「說什麼！下去就下去，早就不想在這上面待了！」「待在這崗樓上怪難受的，還叫我待一輩子啊？」「我們都準備好了，就等着這一天呢！」一剎時，細紮好的長槍，子彈帶，手榴彈，都用繩子從垛口上一網一網吊下來。崗樓四周圍，立時起了一片拍掌聲，越拍越響。幾百個老百姓熱烈的喊着：「歡迎偽軍同胞回家！」

「歡迎大老鴿反正！」「今兒個請你們吃白麵！」……

只幾天工夫，黃花村，何莊，東漁村……好些個崗樓，都這麼「叫下來」了。

大老鴿，斜柳村，正正的



## 第十五回 指 引

黨對干部的指導是不確的，本回與其他各回沒有什麼具體的有機的聯繫。

毛主席呀！

虧了你，

給俺想出好主意！

——民 語

黑老蔡結着大水小梅的婚姻問題，總想抽空兒給他們解決，可是工作太忙，老是顧不上。

這期間，正規軍在外線，接連打了幾個漂亮的勝仗；地方黨在敵後，領導羣衆，作了無數次勝利的鬪爭；到處局面都打開了。這一帶地區也恢復了大掃蕩以前的情況。縣區組織重新健全起來，村政權也一天天鞏固，各級武裝比以前更加擴大了。只是從敵人掃蕩以來，好些地主趁火打劫，向農民倒算、收地、奪佃、逼交幾年的「欠租」，把糧食都刮走了。人是吃五穀的呀，誰也不能餓着肚子抗日。民主政府一恢復，羣衆都要求減租。縣區幹部又紛紛下鄉，領導這一運動。誰想到減租中間，大水小梅可鬧起矛盾來了。

小梅分配在申家莊。這天她領着農民代表，到申耀宗家去說理。這一回申耀宗對農民特別客氣，點頭哈腰的讓了坐，問他們有什麼事。一聽說要減租，他就笑嘻嘻的說：「減租是好事麼，兄弟完全沒有意見。

諸位鄉親既然來了，兄弟是竭力歡迎，歡迎——之至！反正，一切都好說！一切都好說！」代表們看他態度不錯，覺得事兒不難辦，心就放寬了，說：「既是申先生同意，這就好！咱們合計合計吧。」

申耀宗嘴上說得挺進步，東拉西扯，暗裏磨擦時間。這幾天他聽到風聲，早就有了準備。一會兒，作活的就擺上席了。申耀宗站起來，滿臉堆笑，伸着一隻手說：「請吧請吧！諸位輕易不到我這兒來，這也是兄弟的一點小意思。」

小梅一看這形勢，覺得吃他的飯不妥當，就推說：「時候還早呢。咱們談完了，還有旁的事兒。」申耀宗哪裏肯依，嚷着：「楊同志，你幹工作就不吃飯啊？你不餓，大夥兒也餓了；大夥不餓，我也餓了；咱們吃着說着還不是一樣？」他看小梅猶疑不定，忙說：「楊同志，你們今天到我這兒談工作，不吃我一頓飯，就是瞧不起我！以前日本鬼子在的時候，你常來我家，也吃，也喝，沒把我當外人看待；今天你要到旁處去吃飯，你看我這個老臉往哪兒擺呀！」申耀宗不等小梅答話，就拉拉扯扯的把她推到上座。小梅不好意思堅持，只好坐下了。

申耀宗馬上對代表們說：「哈，你們諸位，還用我一個個請嗎？都是鄉里鄉親的，不是大一輩，就是小一輩，全是一家人，快坐下吧！」代表們看小梅坐了，也不好推卻，就圍着桌子坐下了。

這天，申耀宗戴着小氈帽，穿着短棉襖，繫着棉褲腿兒，老是陪着笑臉，簡直看不出是個地主的架勢啦。他給大夥兒一個個敬了酒，就賣開嘴了。說話中間，他把楊小梅和代表們捧了一頓，又把自己抗日的功勞表了一番。大夥兒聽了，彷彿覺得他真是自家人，心上可就不戒備了。

申耀宗又一勁兒的讓吃讓喝，話頭兒就慢慢轉到減租的問題上來。他訴了許多苦，說：「反正我這光景你們也知道，雖然我掛個財主的名兒，其實也是挺困難；不過，說困難麼，總比你們衆人強一點。怎麼個

減法，你們看着辦吧！兄弟決沒有意見！」

小梅把減租法令一條條提出來，叫申耀宗實行。申耀宗滿口答應，約定明天就立新契。大夥兒看他挺痛快，覺得他真是開明；本來還要反倒算，叫他吐出以前多要的租子的，可是「拿了人的手軟，吃了人的口軟，」也就不好意思提出來了。

一一

第二天起，農會主持，在村公所，給主佃雙方立新契約。申耀宗原有兩頃地，裏面有四十畝在一九三八年減租的時候，因為孫家莊地缺，政府把它調劑給孫家莊的農民租種了；剩下一百六十畝，他可只立了一百畝的租約。

代表魏大猛說：「哎呀！咱們這地還是不夠種麼！」申耀宗想轉移目標，暗裏拉着魏大猛說：「孫家莊還種着我四十畝地呢。你們代表本村羣衆的利益，還不去要回來？咱村的地這麼缺，人家的地可種不盡呢！」魏大猛生來是一冲子性兒，給他這麼一挑撥，就把這些話兒對旁的代表嚷嚷開了。

大夥兒也覺得這話不錯，就找小梅商量說：「咱村的地不夠種，得把孫家莊四十畝地要回來！」小梅說：「你們要了，他們地不夠種怎麼辦呢？」魏大猛說：「嗨，人家的地可種不盡呢！」小梅問他們，孫家莊的地到底缺不缺。代表們搶着說：「他們不缺也會說缺麼，誰不願意多種點兒地呀！」「我們自個兒的地還不夠種咧，爲什麼讓他們種呀？」有個八十歲的代表，外號「老祖宗」的，說：「他們缺地，他們自個兒想辦法，咱們可管不了那麼些！」年輕的柳喜兒說：「咱們自個兒挨餓，倒把白麵饅子送給別人吃！」

他們你一句，我一句，說得小梅耳朵根子軟了；她又不了解情況，覺得他們說的挺有道理，心裏盤算：「這麼着就把地要回來吧！……這事兒倒好辦，大水在孫家莊呢。」一想起大水，她心裏就熱呼呼的。她打發代表們先去討論旁的事兒，自己一個人留在屋裏，打開記錄本，撕下一張紙，用她的花桿兒水筆用心的寫着：

牛大水同志：

你近來工作忙吧？身體好吧？工作順利吧？我想你工作一定有成績的！你有什麼經驗教訓要多多指導我呀！多多幫助我呀！今寫信不為別事，就是有一個問題和你談談，就是我們這個村地少，代表們想要以前潑去的四十畝地要回來種，實在地不夠種呀！你們研究研究吧！考慮考慮吧！希你來一個信答覆好吧！再者我的工作順利，身體很好，多多的放心吧！別不多談，再見吧！

此致

敬禮！

並祝你完成任務！

楊小梅 十一月一日

她寫完，又默默的唸了一遍，掏出一個橢圓形的小手章，在她的名字底下蓋了個印。寫好信封，交給一個老鄉，送到孫家莊去了。

大水一看信封上的筆跡，就知道是小梅寫來的信，心裏覺得甜絲絲的。他一連唸了兩遍，立刻拔出他

的黑桿兒水筆，寫了一封回信：

楊小梅同志：

接到你的來信，知你工作順利，身體健康，心裏真是歡喜不盡的！關於你要我多多幫助你，唉！想起來我太對不起你的，我天天想到你村看看，可是忙的走不開，大概我是犯事務啦！唉！唉！這是我很慚愧的！今後咱們一定要多見面，多聯系，工作上學習上政治上互相學習，這是我很盼望的！再者關於你提的那個問題，我也不知道，不摸頭，最好請你們來這兒，咱們當面談談才好解決的！快來吧！一定來吧！我還有好些話和你談的！

此致

布禮！

並祝你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牛大水 即日

大水寫完信，掏出一個方形的手章，在他的名字底下，也端端正正的蓋了個印；就把信交給那位老鄉，帶回申家莊去了。

小梅接到大水的回信，很興奮。第二天一早，就領着代表們到孫家莊去。「老祖宗」身子骨挺結實，因為心裏牽掛那四十畝地，也拄個拐杖跟着去了。

牛大水和孫家莊的代表們，正在解決張三李四王麻子——農民內部的土地糾紛呢。一見申家莊那邊人來了，都站起來，幹部和幹部，代表和代表，就親熱的招呼，讓坐，歡歡喜喜的說笑開了。談了一陣閒話，申家莊的代表就提出來要收回那四十畝地的事兒，孫家莊的代表一聽就直了眼兒。僵了一會，孫家莊的代表把大水叫到隔壁屋裏，悄悄兒囁咕了一陣，一個個走出來，臉上都不怎麼好意思；他們讓大水先開口。

大水笑着對小梅說：「哈呀，楊小梅同志，你們這個事兒可不好辦啊！申家莊的地不是很多嗎？爲什麼要收回那四十畝地呢？」小梅先一楞，隨後笑着說：「你還說這個話！申家莊的地不夠種，你還不知道？」大水說：「申家莊的地怎麼會不夠種呢？」小梅說：「够種還問你們要地啊？」他兩個越說越擰，臉上的笑影兒都沒有了。兩方面的代表在旁邊聽得着急，到後來再也耐不住，就你一言、我一語的搶開話兒了。

申家莊的代表說：「反正這地是申家莊的，應該歸我們種！」孫家莊的代表說：「這地已經撥給孫家莊了，我們有優先權！」申家莊的說：「我們事變前就種上了，我們的優先權比你們還先！」孫家莊的說：「你們那個優先權不中用！沒有三八年減租，哪兒來的優先權？」申家莊的又說：「我們代表申家莊農民的利益！你們這麼着，叫我們跟羣衆怎麼交代呀？」孫家莊的也說：「我們代表孫家莊的利益！你們這麼着，叫我們跟羣衆又怎麼交代呀？」……

那邊代表跟代表爭了個熱鬧，這邊大水和小梅吵了個亂爆。大水說：「這有什麼爭的！不是明擺着的事兒啊？」小梅說：「就是明擺着的事兒麼！你還跟我爭什麼呀？」大水生氣的說：「我不跟你說了！明明

由：申家莊的代表講申家莊的道理，孫家莊的代表講孫家莊的道理，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兩方面又爭開了。聽得黑老蔡哈哈大笑，笑得大夥兒都楞住了。

心中自有



你犯了本位，你還跟我吵！」小梅也生氣的說：「咱們別說了！你自己犯了本位，倒還怪我！」大水指着小梅說：「唉！我看你是做了羣衆的尾巴啦！」小梅指着大水說：「嚇！你才是羣衆的尾巴尖兒呢！」……

這麼着，代表對代表，幹部對幹部，大家臉紅脖子粗，鬧得不可開交。鬧了半天，柳喜兒嚷得啞了嗓子，魏大猛叫得岔了氣兒，牛大水急得腦袋懵，楊小梅氣得肚子痛；老祖宗累壞了，上氣不接下氣的，坐在一邊，乾瞪着眼兒……

正在這時候，縣委黑老蔡檢查工作來了。

#### 四

人們都說：「好了好了，老蔡來了！叫老蔡評評理吧！」大水就說大水的理由，小梅就說小梅的理由吧！

抓住問題的  
中心，才能解  
決問題。  
是領導的主  
要環境。

黑老蔡叫他們都坐下來，先歇一歇，清醒清醒腦子，然後問他們：「申耀宗倒算去的糧食，你們找他退了沒有？」小梅那一夥吞吞吐吐的說：「這個……還沒有呢！」大水那一夥也嘟嘟囔囔的說：「我們儘忙着鷄毛蒜皮的事兒，還沒有顧上呢！」老蔡又問：「申耀宗有沒有瞞地，你們弄清楚了沒有？」這一問，兩方面都瞪了眼兒：「啊呀……這可是……誰知道！」老蔡笑了笑說：「你們爭地，連地有多少還不清楚，你們爭什麼呢？」大家都傻笑開了。

黑老蔡也忍不住好笑，他緊一步問：「你們這是農民跟地主算賬呢，還是農民跟農民鬭爭呢？」大夥兒不好意思的耷拉下腦袋，說：「可不是！錯就錯在這上面啦！」老祖宗用拐杖一頓，說：「嗨，申耀宗的地多哩麼！怎麼七開八開就不够種了呢？」人們說：「還不是他把地倒來倒去，一會兒租給這個，一會兒租給那個，倒了個亂七八糟，弄得咱們摸不清啦！」柳喜兒拍着手說：「嚇，咱們這是嘴頭子上掛着肉，牙齒倒咬舌頭！」

魏大猛跳起來說：「壞了！這事兒咱們上當了！他媽的，都是我的過！要這四十畝地是我開的頭，我可是聽申耀宗說的，這不是給他耍猴兒啦？」大家都覺得，真是上當了。小梅紅着臉說：「都怨我不好，那天我不該吃他的飯！人家把好話一糊弄，咱們就給迷混住啦！」

大夥兒想一想，算一算，申耀宗頂少有兩頃地呢，他隱瞞住好幾十畝，準想暗地租出去，多收租子。要是把這些地馬上租出來，就沒個不够種的；再把刮走的糧食一退回，人們就不會再挨餓了啊！

代表們心裏一透亮，誰都笑開了臉兒。申家莊的就向孫家莊的道歉，說：「這是我們不對啦，找你們麻



抗日戰爭時的  
政界

煩！」孫家莊的也向申家莊的賠禮，說：「我們也不好，跟你們吵嘴！」小梅對大水承認錯誤，說自己立場沒站穩，工作不深入。大水搶着說：「我也有錯誤，我不追究明白，工作也是不深入，我把申耀宗撇在一邊，倒跟你們鬧，嚇，真是，我的立場跑到哪兒去了啊！」旁邊黑老蔡聽着，笑迷迷的望着他們，不言聲。

大夥兒正說得熱鬧，魏大猛忽然喊起來：「得了得了！都是一家人，客氣什麼呀？咱們快找申耀宗去！」申家莊的都說：「走走走！」孫家莊的也說：「走走走！天下農民是一家！咱們一塊兒去！」

大水小梅問老蔡還有什麼話，老蔡囑咐說：「你們一塊兒去很好，人多力量大。可是得隨時注意：咱們對地主有鬭爭的一面，也有團結的一面。不鬭爭，不改善人民生活，就根本不能打敗日本，不團結，不講統一戰線，也不能發揮更多的力量。毛主席說的，鬭爭是爲了團結，團結是爲了抗日。咱們不要右了，可也不要過左。大夥兒好好掌握住吧！」

代表們說：「對對對，咱們跟申耀宗講理去！」大水小梅領頭，一夥人興沖沖的走了，老祖宗拄着個拐杖，也急急忙忙的跟在後面。

## 五

路上，代表們又說笑開了。大水對小梅說：「哈，老蔡真來得巧！他要來不來檢查工作，咱們不定鬧成什麼樣兒咧！」小梅笑着說：「嚇！你那會兒兇成什麼啦？指着我的鼻子，儘給我扣帽子！反正我也沒有招兒，你給我扣什麼帽子，我也給你扣什麼帽子！」

大水好笑的說：「那會兒我是屁股上掛鏡子，照見別人照不見自己；心裏可實在生你的氣呢。」小梅說：

「我還不是氣得要命！心裏說，這人怎麼這樣不講理，真是個牛脾氣，以後再不跟他好啦。」說着轉過頭來，對大水笑了。大水說：「你以後還跟我好不？」小梅騰的一下臉紅了，說：「看你還問這個話兒！」

兩個人都想起不久就要結婚了，反而不好意思起來，覺得並肩走着不合適，就分開，混在代表們中間去了。

代表們也正說得熱鬧。老祖宗說：「瞧咱們黑老蔡真行啊，怎麼三言五語，就把我這老糊塗撥開了？」魏大猛嚷着：「要不是共產黨領導咱們，毛主席給咱們指道兒，咱們還不定碰死在哪兒呢！」

大家越說越高興，越走越有勁兒了。柳喜兒唱起毛主席歌，大夥兒七高八低的跟着唱起來：

東方紅，

太陽升，

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生存！

呼嗨呀，

他是人民大救星！

## 第十六回 愛和仇

石榴花兒紅似火，

我疼你來你疼我。

年輕人多得像細沙，

你爲什麼單愛我？

——民歌

減租勝利，轉眼又是春天了。黑老蔡抽空兒把大水小梅的婚姻問題，在縣委會上提出來，同志們全體贊成，說他倆早該結婚了。這時候，牛大水在原来的區上當區委書記，楊小梅已經調到縣婦聯會工作。黑老蔡找他倆談好了，決定三八節結婚，縣委區委都拿出了一些錢，幫助他們籌備起來。

三八節到了。他們怕老百姓花錢、送禮，沒有把結婚的消息傳出去。白天，大家忙了一氣工作，後半晌，縣上的男女同志們送小梅到區上來了。區小隊長高屯兒和幾個隊員正在忙着打掃收拾。焦區長身上圍了一塊布，從伙房裏出來，笑嘻嘻的說：「你們都來啦！今兒個他倆結婚，是我的掌勺，你們瞧瞧我的

把式吧。」陳大姐笑着說：「區長親自動手，還有個錯兒呀？」田英忙着問：「新房佈置了沒有？」秀女兒在西屋喊：「新房在這兒呢！」

大家走進去，看見區婦會的三位同志，正在咕咕唧唧的笑着佈置，忙了個手脚不閒。窗戶紙都換了新的，還貼了紅的剪花。炕上，是大紅布面的新被子，白被單兒，都是縣委區委給發的。秀女兒站在炕對面的桌子上，正在往牆上貼畫兒，是糧秣主任谷子春畫的紅花綠葉「並蒂蓮」。

秀女兒一見小梅，忙跳下來，拉住她的手笑着問：「新娘子！你看我們給你收拾的新房，還有什麼缺點兒呀？」小梅紅着臉兒，說：「你也快結婚了，還這麼淘氣！」田英把自己做的一對新枕頭拿過去擺好。旁的同志有送手巾、胰子的，有送牙刷、牙粉的，還有送筆記本的……程平同志有事顧不得來，他可送了一副喜聯，秀女兒把它貼在畫的兩邊，鮮紅的紙上寫着黑得發亮的字：

新人兒推倒舊制度

舊伴侶結成新夫（改）婦（改）

還有一副橫額，貼在上邊，寫着四個大字：

革命的愛

● 掌勺：作菜

● 把式：本領

黑老蔡也送了一副對聯，寫的是：

打日本才算好兒女

救中國方是真英雄

橫額上寫着生龍活虎的四個大字，

戰鬪伴侶

正要貼，忽然谷子春喜冲冲的走進來，兩手拿着一張大紙，說：「快來看！快來看！」大家圍上去瞧，原來是焦區長和高屯兒兩個編的祝詞，叫谷子春寫的，那墨跡還沒乾呢。谷子春故意高聲唸出來，好給楊小梅聽見；一句一句唸得怪有勁兒：

牛大水勇氣勃勃，

溫暖了楊小梅的心窩！

兩口子努力抗戰，

準是越幹越熱火！

同志們聽了大笑，說：「好好好！」就把它跟黑老蔡送的對聯、橫額貼在一塊兒。

大家說了一陣笑話。黑老蔡忽然想起來，說：「噢，咱們的大水呢？」秀女兒跑出去說：「我去找他。」牛大水躲在東屋，心裏樂滋滋、亂麻麻的，不知道做什麼好。聽見小梅來了，他心兒撲通撲通亂跳，臉上裝得不行，怕給人瞧見笑話，不敢出去，一個人歪在炕上，假裝拿起一張報紙看着，可一個字也沒有看進去。秀女兒進來瞧見了，就拍着手，大聲嚷嚷起來：「你們都來瞧瞧，新郎官還在這兒學習呢！」一把搶了報紙，拉着他就走。同志們都笑着出來看大水，大水滿臉都紅了，咧着個大嘴只是笑。

區幹部忙着開飯，縣上的同志也動手幫忙。在北邊的大屋子裏，用三張方桌併成一溜，旁邊放了兩條長板凳。區長他們把菜端來，兩頭都放了一大盆肉，一大盆魚，還配搭兩碟子涼菜——一碟子是粉條豆腐白菜，一碟子是白菜豆腐粉條。大夥兒坐的坐，站的站，吃着大米乾飯，就着菜，有說有笑的，吃了個歡。

高屯兒發現大水只吃了兩碗，就放筷子了，馬上抓住他的手喊：「這可不行！你平常總要吃五六個窩窩頭，今兒個怎麼吃少啦？」衆人隨口同聲的嚷起來：「通不過！通不過！不吃飽不讓他結婚！」大笑笑着，不好意思的又吃了一大碗，可吃得真開胃呀！

天黑下來了。老鄉們消息挺靈通，雖然瞞着也都知道了。來的人真不少，有些外村的也趕來參加了；大屋子裏擠不下，連院裏都站滿了人，可熱鬧啦。牛小水幾個快活得蹦蹦跳跳的跑來，他們找了一對過年用的紅紗燈，點得亮亮的，在大屋子裏掛了起來。紅光照着牆上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像，照着滿屋子喜氣洋洋的人們，也照着一對笑迷迷的新夫婦。繳獲來的話匣子，唱着「洋人大笑」，噥哩呷啦的亂笑一氣，逗得

大夥兒全笑開了。

秀女兒她們跑進來，把自個兒做的兩朵紅花，給大水小梅別在胸前，硬拉他倆坐在一條板凳上。馬膽小和王圈兒把兩大籃花生、棗兒倒在桌子上。小小子提着一把大茶壺，興頭頭的進來，給大家倒上水。婚禮就開始舉行了。

### 三

谷子春司儀。全體起立，向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像鞠了躬。大水小梅又站在前面，給兩位人民領袖的像鞠躬；接着又給介紹人和來賓鞠躬。谷子春直着頸子喊：「新郎新娘——相對一鞠躬！」大水老老實實的轉過身來，站得筆直，準備給小梅鞠躬；小梅一扯臉，瞧見大水規規矩矩的對她站着，忍不住噗哧一笑，轉身就跑。滿屋子人都笑起來，喊着：「不行不行！得鞠一個大躬！」婦女們推小梅到前面，小梅慌慌張張的鞠了一躬，大水也忙着還禮。

大夥兒坐好，該證婚人講話了。黑老蔡又是證婚人，又是介紹人；他笑迷迷的站起來，眼光向全體掃了一下，說：「同志們！今天大水小梅兩位同志結婚，很值得我們慶賀。他倆一塊兒參加革命，又一塊兒從殘酷的鬪爭裏鍛鍊出來，都成了很好的革命戰士，我心裏真是說不出的高興！過去，在舊社會，他倆的婚姻不能自主，受了許多痛苦；現在，在抗日民主政府下面，他兩個老戰友，結成了新夫婦，以後的生活一定很美滿幸福！可是，敵人還沒有打倒，艱苦的鬪爭還在前面；希望他們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更努力的工作，互相幫助，互相批評，不斷的進步！最後……」他看着大水和小梅，開玩笑的眯着眼睛，說：「希望你倆明年生

個胖娃娃，給革命添個後代！」說得大家都笑了。

接着是來賓講話。申家莊的李二叔笑呵呵的捧着四個紅紙包兒，走到前面，把紙包兒放在桌子上。他一把抹下氈帽頭，露出發亮的光腦瓜兒，很滑稽的鞠了一個躬，說：「今兒大水小梅倆結婚，哪一個老百姓的心眼兒裏，都歡喜得不成！大夥兒想湊份子給他們送席、送帳子，公家都不叫送；沒辦法，只好湊了四樣小玩藝兒，表表咱們的心意，大夥兒還琢磨了四句話——」

說到這兒，李二叔得意的舉起一個紅紙包兒，高聲唸：「大水小梅兩朵花——這是一包花生！」又舉起第二個紅紙包：「一心工作爲了咱——這是一包點心！」大家聽着笑起來。他又舉起第三個包兒，唸：「打敗鬼子早安樂——你們猜這是什麼？」——是囊兒！」末了，他高高的舉起第四個包兒，扯着嗓子更高聲的唸：「最後勝利笑哈哈——哈哈……這是梨兒！」聽得誰都笑哈哈了，一齊拍手叫好。

谷子春又高聲的喊：「新郎新娘——報告戀愛經過！」這就更熱鬧了。人們亂闖闖的。牛大水先給拉了起來，站在前面。他穿了一身灰布的新制服，頭上戴着新軍帽，一朵紅花別在胸前。他滿面紅光，笑呵呵的說：「這可叫我說什麼呀？我跟她沒個什麼戀愛經過！」大夥兒嚷：「不說不行！」大水說：「可當真沒有嘛！」有人問：「你說說，你們倆親過嘴兒沒有？」大水滿臉是笑，可又皺着眉頭說：「這話可太不像問題啦！我兩個一塊兒工作這麼些年，真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別說親嘴，就連個手指頭也沒有挨過一下！」

小水躲在人背後，喊着問：「你想挨了沒有？」大水笑嘻嘻的坦白說：「想是想來着；我心眼兒裏早就愛上她啦！」他連忙抓下軍帽，鞠了個躬，逃下去了。

同志們大笑，說：「該小梅說啦！」小梅早把臉兒藏在秀女兒的身後面，躲着不出來。女同志們都拉



她。小梅推脫不過，就搥了搥頭髮站起來。她穿着日常的襖兒，外面罩一件乾乾淨淨的藍布褂兒，大襟上也別着紅花。她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好，嚥了半天，才紅着臉兒說：「他心裏愛我，我……這事兒也不知在心裏過過多少回啦！」說完，就摟着陳大姐說：「我可真沒說的啦！」

一陣笑聲裏，谷子春又喊：「第八項——新郎新娘握手！」男同志們擁着大水，女同志們擁着小梅，兩邊走攏來。大水的胳膊給好幾個人抓着伸出來。小梅扭着臉兒，臊得不行，同志們把她的胳膊抬起來。兩個紅紅的臉兒笑得像雲彩一樣，兩隻熱得出汗的手兒就握在一起啦。同志們鼓掌大笑，把他倆擁進新房裏去。

#### 四

新房裏也掛了個八角紅燈。同志們熱熱鬧鬧的要笑了一陣。縣上的同志趕着回去了；區長他們隨手把新房的門兒帶上，也都歇息了。剩下大水小梅兩個。小梅坐在炕沿上，笑迷迷的低着頭兒。大水輕輕的插上門，回過身來，一時不知道怎麼着才好。

燈光紅映映的照着，小梅抬起頭來，臉上顯得很光彩，眼睛跟兩窪水兒似的望着大水說：「你累不？坐下歇歇吧！」大水坐在小梅旁邊的一個凳子上，笑嘻嘻的，不轉眼兒看着小梅。小梅抿着嘴兒笑，羞紅的臉上顯出兩個酒窩兒。她不好意思的問：「你看什麼？還沒有見過我呀？」大水說：「我想着你從前到姐姐家來，還梳着個辮子呢，看見個生人，連頭也不敢抬。後來受訓的時候，發不上言就哭，咱們倆在班上，可真是一對傻蛋兒，我一想起來就好笑！」小梅說：「咱兩個實葫蘆，真是一根藤兒！……你還記得你挾煙袋



桿兒不？」兩個人對看着笑了起來。

說了一陣閒話，紅燈兒慢慢暗下去了。他倆就上炕歇息。小梅撫摩着大水滿身的傷痕，

眼淚突然湧出來，滴在大水的胳膊彎兒上；她輕聲輕語的說：「大水啊！那天晚上你在被窩裏

捲着抬進來，你給敵人拾掇成了什麼樣兒！真把我心痛得不行啊！」她臉兒貼着大水的頸子

說：「你真堅決！真是好樣兒的！你是火鍊過的真金啊！」大水感動得聲音發抖說：「你和

同志們疼我，疼得真沒處疼啦！要沒你們耐心的招護，我出來也活不了！」小梅說：「革命真

是個大家庭，你看誰對誰都跟親人一樣！」  
*紅燈兒*

大水想起了老爹，忍不住掉淚說：「唉，我要活著，瞧見咱們倆結婚，不定多樂呢！頭一

回你姐姐來說親，要成功了，有多好啊！」小梅說：「那時候我才願意呢，可怎麼由得了自己呀！」大水親

着小梅說：「要不是參加革命，咱們倆怎麼也到不了一塊兒！」  
*革命與愛情*

燈熄了。他兩個緊緊的抱着，心裏像有塊糖兒在慢慢的化；很久很久的，還唧唧嚶嚶說着話兒。

牛大水楊小梅結婚的消息，傳到鎮上張金龍耳朵裏了。張金龍咬牙切齒的對郭三麻子說：「我操他妹子！牛大水這個壞種，我早就知道他沒安好心眼兒！我那會兒要一刀殺了他，該多痛快呀！」三麻子冷笑說：「你也別生氣，我看你早就當上王八了！」張金龍狠狠的說：「咱們瞧吧，早晚得叫他倆死在我手裏！」

有人來找張金龍，說：「大隊長請你馬上過去。」張金龍來到天主堂，在大崗樓後面的洋房裏，見到何世雄。龜板司令剛走。何世雄把日本人的計劃跟張金龍談了，又說最近張蔭梧那邊也有信來，要組織「國民黨先遣軍」，打進「匪區」，建立下層組織，暗殺幹部，準備「收復失地」。何世雄臉上的橫肉一動，笑着說：「日本人很信任我們，幹這差事，每一個人一天就有一萬塊錢的活動費，張蔭梧那邊的還不在內。你好好兒幹吧！」說着，掏出一疊聯合票，叫他先拿去花。這可正對張金龍的心眼兒；他拍着胸脯說：「這事交給我沒錯兒！往後你瞧吧！」何世雄給他撥了幾個人，又發了武器，指示了辦法；張金龍帶着人，就出發了。

五月的一天，小梅到區上發動作勞軍鞋，只兩天工夫，就收到一百多雙。這天傍黑，她準備回縣開會，把先收的鞋網紮好，自己揩了一網；剩下兩網，牛大水剛好有空，和通訊員王圈兒兩個揹着，送她回去。

起身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沒有月亮。稀朗朗的星星照着，野地裏剛辨清個道兒。他們一邊走，一邊談着話，忽然牛大水低聲說：「別言聲兒！看坟堆後面！那個人影兒幹什麼的？」小梅悄悄問：「在哪兒？」牛大水還沒來得及答話，就聽見那邊叭叭的響了兩槍，子彈直朝這邊飛來；小梅覺得胳膊一麻，哎喲一聲，閃了一個踉蹌。牛水忙說：「快爬下！」那邊又響槍，子彈從頭上飛過去。氣得王圈兒嘟囔着罵：「哪

兒來的壞種呀！媽的，打他王八羔子！」就跟着大水還槍打。

他們堅持了一陣，區小隊聽見槍聲，急忙跑來，坡堆後面那兩個黑影兒竄着逃了。大水王圍兒忙看小梅，血從她袖口裏流了出來。小梅咬着牙說：「不礙不礙！打在胳膊上了。」小隊搜索了一會，沒找着人。大水扶着小梅，一夥人就回來，猜想準是漢奸特務打的黑槍。幸虧小梅沒傷着骨頭，當天晚上就送衛生所醫治去了。

## 六

隔了不久，又發生一件事。

區小隊隊員小小子沒錢買煙捲兒，他偷了老百姓一隻雞，拿到集上去賣，給高屯兒發現了。高屯兒一時起火，打了他一巴掌，逼着他送回鷄，還給老百姓道了歉。小小子氣不過，又不敢說什麼，過了幾天，就裝病回家。他想弄幾個錢，借了個小船到淀裏去罩魚。

這天霧很大，四下裏白茫茫的。他把網兒撒了出去，正往懷裏收，聽到有人喊：「小小子，你怎麼在這兒治魚呢？」小小子抬頭一看，瞧見張金龍和一個不認得的人坐了一條小船兒，從葦塘裏出來。小小子心裏很着慌，可又不敢走，只好硬着頭皮說：「嗨，手邊挺緊，想撈摸兩個錢兒花。」

張金龍的船兒靠攏來，和他扯閒話，盤問他爲什麼不在小隊上，要回家來治魚。小小子不敢隱瞞，只好照實說了。張金龍看着他的魚簍子，笑着說：「你忙活一天，能弄多少魚呀？別瞎費勁兒啦！來來來，我送你幾個零花錢！」小小子不敢不接。張金龍說：「咱哥兒倆不分你我，拿上花吧！」小小子想問他這會兒

幹什麼勾當，又不敢問。張金龍給了錢，他們划着船兒走了。

一連三天，小小子不敢出門。這天晚上，張金龍帶了個人，突然來找小小子。小小子知道他黃鼠狼給鷄拜年，沒安好心眼兒，可又不能不接待他。張金龍跟他說了幾句家常話，就悄悄兒告訴他說，八路軍長不了，日本兵和警備隊快要來掃蕩了，還要在這村修崗樓，殺抗日幹部 and 區小隊的隊員。小小子信以為真，害怕的說：「那怎麼辦？」張金龍笑着說：「你別害怕！旁人逃不了，你不礙；只要你常跟我聯繫着點兒，我給你保上險！」他給小小子留下幾盒煙，就走了。

第二天晚上，張金龍又來了，說：「小小子，你別受這個窮罪啦！咱們組織上一撥人，劫個道兒，幹個什麼的，還可以瞅空子打幹部，擴充些槍，在日本人那兒得功領賞。你說好不好？」小小子說：「我……我琢磨琢磨吧。」臨走，張金龍說：「老弟，不是我同你的交情，說不到這兒。你想想吧，這裏面的好處可多呢。可是有一樁，你要暴露了我，你一家子大大小小別想活！」他走了以後，小小子盤算來，盤算去，又不敢幹，又不敢暴露。

第四次張金龍找小小子，問：「你決定了沒有？去不去？」小小子跟他沾染上了，沒辦法，只好說：「你們先組織吧，差不多了我就去。」張金龍可攔住不撒手，叨住不鬆嘴了；他立時給小小子任務，叫他發展人。小小子答應慢慢兒找目標。

過了兩天，張金龍又來找小小子。他剛喝了酒，兩隻眼睛都紅了。他問小小子：「你發展的人怎麼樣了？」小小子說：「我還沒找到對眼兒的呢，怕說不好，壞了事兒！」張金龍瞪着眼睛說：「你真不中用！哼，看你這不是個人種子！算了算了，你以後再找吧；咱們明天就要動手了！」小小子膽怯的問：「咱們怎麼弄呢？」張金龍臉兒拉得更長了，那一股殺氣很森人；他壓低一條眉毛，兇狠狠的說：「嚇！這一回咱們什麼

都準備好了，就要砸他區公所，打死高屯兒，活捉牛大水，把那些王八蛋操的一網打盡……小小子，明晚上你一塊兒去，咱們拾掇他個痛快！」

小小子聽得心驚肉跳，裝着沒事兒似的說：「噯呀，我的槍也沒帶回來，空着手兒也能去呀？」張金龍說：「呸！給你兩顆手榴彈！」他隨手掏出兩個日本造的手榴彈，給了小小子。小小子問：「怎麼個幹法呢？咱們的人都有些誰？」張金龍酒醉心不醉，狡猾的說：「旁的你不用管，只等明天夜裏，看三星正南了，你就在黃花村村東，水坑邊的大柳樹底下等着，到時候就會有人來叫你。他和你拍三聲巴掌爲號，你就跟着他來集合。」又說：「小小子，我這個人你也知道，你要好好兒幹，事情成了，自有你的好處；你要壞了我的事兒，可別怨我手黑！」說着，丟下幾張票子，匆匆忙忙的去。

小小子一夜沒睡着，心裏上上下下，總是堵着一塊疙瘡兒，早起飯也沒吃，只是躺在炕上，腦瓜兒直發燒。晌午，大水高屯兒來看他，手裏拿着掛麵、鷄子兒。大水瞧見小小子臉色很不好看，挺關心的問：「小小子，你的病好了沒有？我看你這幾天瘦多啦！」高屯兒一把抓住小小子的手，難過的說：「唉，小小子，我這個人就是炮仗脾氣，一時火兒上來了，由不得自己，過後又吃後悔藥！大水他們批評我，我承認我打你不對，你可別放在心上！」

小小子聽了，眼淚直流，說：「隊長，你別那麼說了，都是我不好！我心裏知道……我……實在對不起你們啊！」小小子心裏有病，說到這兒，喉嚨裏哽得說不下去，更慟的哭起來了。哭得大水高屯兒心裏怪難受，忙安慰他說：「誰也有缺點，只要改過來就好啦。你好好兒養病，等身體養結實了，再去工作。」又說：「你有什麼困難，你就說；咱們一定想辦法幫助。同志們挺關心你，都想來看你呢！」小小子說沒困難。他倆又安慰一陣，就站起來說：「今晚上還要開會，過兩天再來看你吧。」又叮嚀了幾句，他倆走出去了。

小小子心裏熱辣辣的，想想這些好人，眼看着就要遭毒手了，他們可還蒙在鼓裏呢，怎麼能不說給他們呀？他一時血往上湧，什麼也顧不得了，猛的從炕上跳下，光着腳兒追到大門口，拉他們回來。大水高屯兒很奇怪，問他是什麼事。他又是害怕，又是着急，哭着把什麼事兒都說了。

## 七

大水高屯兒回到區上，和焦區長暗暗商量。開頭他們想叫小小子跟着那個特務去集合，咱們的人遠遠的瞄着，只要知道他們集合的地點，就可以去抓。可是怕他們一集合就動作，來不及包圍；又怕跟着的時候給特務發覺。最後就決定先抓住那個特務，再盤問集合的地點。

小小子偷偷的到區公所來了。大水高屯兒把計劃告訴他，他吓得發抖，不敢去。他們勸了一陣，又給想了個辦法，小小子才勉強答應了。

三星正南的時候，區小隊早準備好，等着信兒。小小子在坑邊柳樹底下蹲着。一會兒，一個人影探頭探腦的來了，輕輕拍了三下巴掌。小小子站起來，也拍了三下。那人提着盒子槍走過來，問：「你是小子？」小小子說：「是。往哪兒去呀？」那人說：「你跟我走吧。」

大水高屯兒猛的跳出來，用槍指着他兩個，說：「別嚷！嚷就打死你們！快放下槍！」那個特務說：「好，給你槍！」他把胳膊一甩，朝這邊打了一槍，轉身就跑。

大水高屯兒跟屁股就追，眼看着那特務往麥子地奔，快要抓不住了，急得他倆忙開槍。那傢伙中了三槍，死在麥地邊上了。

大水高屯兒和區小隊到處搜索，可是張金龍那一夥政治土匪，聽到槍聲，早吓跑了。

## 第十七回 魚兒漏網了

跑了的魚是大的！

——成語

小梅和大水一結婚，就懷了孩子。同志們常跟他倆開玩笑說：「哈，可叫黑老蔡說中了，你們倆真能完成任務呀！」

小梅懷着孩子，照常下鄉工作。到第二年春天，身子就很沉了。上級又佈置大生產，她還是很積極，叫她休息她也不休息。天天這村跑那村，開生產會議，還到處串門子，幫助老百姓訂家庭生產計劃。

這一天，她剛開會回來，怪累得慌。一進屋，就生養啦。她還立着呢，孩子先出來一個腳丫兒。急得她直喊叫。房東大娘奔來看她，叫着說：「我奶！你怎麼還立着？還不快躺下！」小梅哭出來說：「大娘呀，這可怎麼着？出來個小腳丫兒！我不生了！」大娘說：「你不生怎麼着？快躺下吧！」大娘給她擺弄半天，才把小腳丫兒塞進去。

大娘鬆了一口氣，說：「你這個人呀，工作真幹得邪！到臨月了，你自個兒還不知道啊？」小梅哼哼着說：「生產……大事兒呀……鬧不好……就……打不贏鬼子啊！」大娘說：「你為咱們老百姓，心血都使



盡啦！」

一會兒，孩子生下來了，是個小子，又紅又胖，肉呼呼，粉個囊囊的。好些娘兒們聽說了，都帶了紅糖、棗兒、大米、鷄子兒來看小梅。大夥兒搶着抱孩子，悄悄說：「看，長得多結實！肥頭大耳的，活像個牛大水，剛好脫了個影兒！」一個媳婦說：「瞧這個眉眼兒，多俊呀，就像他娘！」房東大娘小聲說：「真是，好葱包的好白子，好爹好娘養的好孩子啊！」

晚上，大水得了信兒，騎個車子，到小梅這兒來。兩個人給孩子起了個名兒，叫小胖。大水抱着小胖，左看右看，愛得不行。可是他工作很忙，小梅催他走，說這裏有孀子大娘照顧，不用結記。第二天一早，大水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 一一

這一年，毛主席又發出指示：「擴大解放區，縮小敵佔區。」咱們分區的部隊發動春季攻勢，又收復了好些地區。

五月底，黑老蔡到分區開會回來，召開縣區擴大會議，首先慶祝蘇聯的勝利。大夥兒聽說蘇聯把德意志西斯打垮了，都鼓掌歡呼，說：「剩下一個日本法西斯，咱們也非打垮它不行！」「小日本更孤立了，趕快解決它！」黑老蔡傳達上級的決定，說這一回要堅決拿下市鎮，縣、區武裝配合大部隊，一塊打。同志們聽了，都喜得跳起來，準備配合戰鬥。

這時候，鎮上的鬼子大部分撤到城裏去了，剩下的鬼子和小隊偽軍一同住在南門大街的「司令部」

裏。另有一個偽軍警備大隊，大隊長就是何世雄，張金龍跟着他；大隊部和郭三麻子的第一中隊，都在天主堂駐紮，天主堂前面，有兩個大崗樓。第二中隊，一部分姓董的帶着，住在東街王家花園崗樓裏；一部分何狗皮帶着，住在西門大街的崗樓裏。第三中隊在城上守備，四周圍城牆上八個小崗樓，崗樓之間還有小哨位。戒備得很嚴密。

那兒北門南門外面都有浸堤水，不好進。咱們分區的部隊準備打開東門，掃清東北兩面城牆上的崗樓，接着解決王家花園和天主堂的敵人。縣大隊準備打「司令部」。大水高屯兒這個區小隊拿西門大街的崗樓。別的區小隊分頭掃清西南城牆上的敵人。還調來了另外兩個縣大隊，警戒保定和城裏敵人的增援部隊。

這天晚上，黑老蔡領着這個縣的縣大隊和幾個區小隊，悄悄密密的到了指定的地點斜柳村。黑老蔡帶着一個老鐵匠來找大水高屯兒，說：「東門外只有一道堤通城關，兩邊都是水，堤上施展不開，在水裏非挨揍不行，最好不硬攻。分區司令部給咱們一個任務，要咱們派人突進城裏去，把東面的城門開開。這位老人家是我以前的師傅，是鎮上的；開鎖他有辦法。你們趕快派一位同志，要機警勇敢的，跟他一塊兒去。這是個危險的工作，任務可太重要，你們看誰去合適？」大水說：「我去行不行？」高屯兒搶着說：「我去吧。」黑老蔡笑着說：「你們兩個帶隊的還是不要去。」大水提出來，叫他兄弟小水去，高屯兒一拍腿，說：「着哇！這孩子挺機靈，膽子也大，就他去合適！」忙把小水叫來，跟他談。小水高興的說，「行嘍行嘍！咱們多會兒走？」

黑老蔡說：「給你們一個夜光錶，今天晚上正十二點你們把城門開開，東門外大部隊用機槍接濟你們。這事兒你們有沒有保證？」老鐵匠是個大高個兒，鬍子楂兒都白了。他笑嘻嘻的說：「我保證開開。開不

了鎖，我這條老命就不要了！」他瞧着小水說：「哈！這個小伙計，你敢去呀？」小水鼓起腮幫子，歪着頭兒說：「怎麼你瞧不起我？斜柳村的鬼子小隊長還是我打死的呢。我要完成不了任務，砍我這個腦袋！」黑老蔡聽得笑起來，說：「好好好，這個任務就交給你們一老一少吧。拿下鎖子，你們就是頭一功！」他又掏出另一個錶來，說：「這是司令員的錶，你們對一對吧。」對了錶，小水興高彩烈的把夜光錶裝在小兜兒裏，又把盒子槍頂上子彈，興頭頭的拉着老師傅就走。

大水追出門去，叫住小水，一隻手兒搭在他的肩膀上，叮嚀說：「小水啊，你可是小人辦大事，任務不輕啊！你掌握住情況，多用腦子想辦法，好好兒幫助老師傅；膽要大，心要細，可別出了錯兒！」小水站得筆直，昂着頭，怪有自信的說：「哥，你放心，完不成任務我不回來見你！」大水快活的拍着他說：「好兄弟，完成任務回來，我慰勞你們！」小水跟老師傅去了。大水一直看着他們走得不見影兒，才轉身回去。

### 三

老師傅和牛小水繞到鎮西北角，壕裏的水很深，小水怕老人家擡不過去，想幫他；老師傅小聲說：「你怎麼也瞧不起我呀？」他一隻手舉着衣裳，一隻手划水，輕輕兒擡過去，小水跟在後面。

兩個人到了城牆跟前。城牆一丈多高。塹坡，一段有一個輪輪。老師傅手扒着，腳蹬着，一層層爬上去。小水一面跟着他爬，一面想：「這老頭兒真有兩手！」

下了城牆，就是一大片荷葉坑，人們輕易不到這兒來。他倆轉着坑邊，繞到東面去，不走大街，單抄小胡同，到了老師傅的家。

等到十一點鐘，鐵匠叫他的老伴兒到東門去探探情況。她回來說，那邊沒什麼動靜。老師傅拿上通火的鐵條，又找了幾塊破布；小水問他：「帶這幹嗎？」老師傅笑着說：「開城就指着這玩藝兒呢！」兩個就出發了。

到了東大街街頭，他倆貼着小胡同的牆根，探出頭去望。天很黑，隱隱糊糊的看見斜對面一家醬園的門前，有三個帶槍的人，噉噉啾啾的不知道在商量些什麼。只聽見有一個人說：「準睡着了！」那兩個就翻牆進去，一個人在門口守着。

老師傅知道醬園掌櫃的出門了，估計他們不是偷東西就是搞娘們。他們藏在小胡同裏，等得好心焦啊！要跑進城門洞兒，怎麼也逃不出那人的眼睛；眼看着錶上綠光光的長短針快拼在一塊兒了；那該死的傢伙還站在門口不走。老師傅他倆可急壞了。小水這孩子也真機靈，猛然想了個辦法，悄悄兒跟老師傅商量，老師傅說行，忙給他指了路。

小水蹣手蹣脚的繞到西邊的小胡同口，隱着身子，朝那人扔了一塊小磚頭。那人四面望了望，覺得很奇怪。小水又扔了一塊，那傢伙生氣的問：「誰？」小水說：「你們幹的好事！」說完，又扔了一塊磚，轉身就跑。僞軍罵着，提着槍追進胡同。老鐵匠就趁這個機會閃進城門洞了。

誰知道給那三個壞蛋一耽誤，十二點鐘過了！外面的大部隊以為開不了城門，五挺機槍一齊朝城門上打。城門上的機關槍馬上也響了起來。敵人都出動了，城牆上的，街上的，都往東城跑。老鐵匠進退兩難，急得要命。他咬着牙，沉住氣，忙把鐵條墊好布，入進大鎖裏，往上使巧勁兒用力一搗，大鐵鎖噹啷一聲開了。

老鐵匠不顧死活的拉開城門，大聲喊：「開嘍開嘍！」這下敵人發現了，兜屁股槍從後面打過來，城上

的手榴彈也往下面扔，對面的機關槍還一股勁吼着。老鐵匠只好就地一滾，朝南沿城根碌碌滾了一丈多遠，蹦起來就跳到河裏去了。

城外的大部隊看見城門開了，可高興得厲害。步槍、機關槍和好些個擲彈筒打了個猛，一下就把敵人的火力壓下去了。一個連長跳出來，盒子槍一指：「快上！」一連人就往城裏衝。有幾個倒下了，連長也掛了花，他爬起來喊：「同志們衝呀！」戰士們喊着：「衝啊！殺！」一個連嘩的衝進城去了。

後面的部隊也呼呼的往城裏跑。城樓上的敵人紛紛亂逃。大部隊佔了東城，鞏固陣地；一面往街上打，一面往城牆兩邊擴張。天明，把東城北城的敵人都掃清了。

#### 四

上午八點鐘開始總攻。四面都響開了槍聲。王家花園的崗樓，也給團團圍住，打得敵人抬不起頭來。這邊就喊話，喊了一陣，崗樓上喊：「我們繳槍！」僞軍們空着手兒，一個跟着一個的走出來，後邊的扛着一捆一捆的槍，姓董的隊長走在最後面，也投了降，一夥人都送到司令部去了。

這當兒，縣大隊已經把「司令部」的敵人壓縮到院子裏，四面房上都壓了頂，手榴彈嘖哩啪啦的往下扔，煙土冲天，地都熏黑了。鬼子和僞軍衝了幾次沒衝出去，院子裏橫七豎八的倒了一地。剩下一小部分躲在屋裏不敢出來了。

縣大隊在房頂上又喊話，裏面的僞軍也不言語，砸破玻璃窗，把大槍都扔出來了。黑老蔡一夥踹開門進去，僞軍都蹲在牆角落裏，哆哆嗦嗦的直發抖。老蔡安慰他們一陣，他們才站起來。

可是俘虜裏一個鬼子也沒有，大家很奇怪，就滿屋子搜查。一個戰士見炕對面有個床板搭的鋪，就用刺刀挑開氈子，往床底下一瞧，看見一個鬼子，擱着屁股，一動不動的鑽在裏面。拉他出來，他還往裏鑽。末了，揪着他的腿兒拖出來。這鬼子的臉上給火藥熏黑了，巴眨着眼睛蹲在一邊不說話。

另一個戰士發現牆角立着個麻袋，開頭以爲是一袋糧食，可是一摸，軟個囊囊的，原來是個鬼子蹲在裏面，用自己的手攢住麻袋口兒，死抓着不放，兩個戰士把麻袋顛倒過來，才把他倒出來了。

有個僞軍指指炕，黑老蔡一揭炕上的席，看見炕還扒開了，兩個鬼子鑽在炕洞裏，拉出來一瞧，臉都黑得跟包公似的，身上又是煙灰又是土，實在不像樣了。老蔡問：「你們的槍呢？」他兩個傻子似的瞪着眼睛，問什麼也不說。後來，從鍋台底下找出兩支二把盒子，又從炕洞裏搜出三支大槍來。

## 五

南邊西邊城牆上的敵人，也都繳槍了。西門大街崗樓上何狗皮那一部分，可是很頑固。分區司令部因爲區小隊人不多，也沒機槍，叫他們不要硬拿，主要威脅喊話。

大水高屯兒他們在崗樓附近，牛小水也找來了。他們離崗樓二百米遠，爬在民房後面；先是大水高屯兒兩個輪流喊：「喂，僞軍同胞們！現在城已經全佔啦，你們還不繳槍？爲什麼給日本鬼子賣命呀？」你喊我提着，我喊你提着，怕忘了。

喊了半天，兩個大喇叭嗓子全成啞嗓子了。可是崗樓上應也不應。隊員們說：「不行，打他兔崽子！」一陣排子槍打過去，崗樓上也往這邊打。打了一陣，這邊又喊：「都是中國人，別打嘍！咱們優待俘虜，快

繳槍吧！」樓上就有人喊：「你們不是要槍啊？」這邊忙喊：「要啊。你們快繳吧！」樓上喊：「要槍你們上來拿吧！」氣得隊員們又打。

崗樓上何狗皮的聲音喊：「高屯兒！高屯兒！」高屯兒應了。何狗皮高聲叫：「高屯兒，我操你娘！」高屯兒氣得大叫：「何狗皮，我操你姥姥！」何狗皮罵：「你們八路軍都是姑救會養的！」隊員們急了，就對罵起來：「媽的！操你奶奶下來！」「媽的！操你奶奶上來！」「你們有種你們出來！」「你們有種！你們頭裏來！」指導員牛大水跟隊員們說：「咱們別罵街，還是喊政治口號爭取他們。」他又領頭喊起來。

何狗皮還是很頑固。分區司令部派來一個爆炸組，三十多人，用麵口袋裝的黑色炸藥，足有五百多斤，抬得來了。帶來的命令是叫區小隊配合爆炸組，一塊兒掏洞，炸崗樓。

大水他們忙找來鐵鎬鐵銼和砸冰用的「凌槍」，幾十人一齊動手從房裏掏起。怕掏斜了，爆炸組長在房上沙土包後面望方向，一會兒扔一顆手榴彈，越扔越遠，下面挖洞的人們順着地皮的震動，一路掏過去。裏面點着燈。一筐一筐的土往外出。掏了老半天，才掏了個兩尺半見方的坑道，一直通過壕溝，掏到崗樓的下面。

他們又找了個輪櫃抬進去，一口袋一口袋的炸藥往裏裝。裝了滿滿一輪櫃。長長的藥線按好了，大家就跑出來喊話：「僞軍同胞們，你們趕快下來吧，炸藥已經裝好了；不下來你們就要跳舞啦！」何狗皮估計炸不成，耀武揚威的喊：「跳就跳吧。瞧瞧你們炸的怎麼樣？」

太陽只剩下樹高了，他們還不投降。這邊點着藥線，忙跑出來。大水用廣播筒子高聲喊：「僞軍同胞，你們快下來吧！火捻兒已經點着了，再不下來就炸啦！」

有兩個僞軍急得要往下跑，何狗皮用槍逼着他們說：「別跑！他們炸不着咱們，八路軍有屁用，儘是要

手段，吓唬人！」偽軍都不敢跑。沒有鼻子的何狗皮，噙着聲音，還得意洋洋的朝這邊喊：「你們這些窮八路不中用，眼看就完蛋啦，閻王爺來摸你們的鼻子啦！」一句話兒沒說完，樓底下那一輪櫃炸藥悶雷似的響了，崗樓呼的轟起半天高，破磚爛瓦木頭片兒，四處亂飛；附近民房的窗紙全震破了。

區小隊嘩的跑上去搶槍。何狗皮早炸得沒影兒了，只有三四個缺胳膊短腿的，也摔了個遠，都震死了。槍都炸壞，一支也不能用啦。

## 六

各處戰鬪都很順利，只剩下天主堂的兩個大崗樓還沒拿下。從城裏來的援兵給咱們打回去了。區小隊接到司令部的命令，暫時撤到城外去休息。大水叫高屯兒領着隊伍走了。他自己帶着手槍組，配合大部隊拿大崗樓，心裏挺興奮：這一回，四面都包圍起來了。何世雄張金龍這一夥壞蛋可怎麼也逃不了啦！

攻擊還沒有開始。敵人的兩個崗樓上，兩個特等射手用兩支三八大槍，封鎖了一條東西大街。有幾個老百姓逃跑，一槍一個，都給打死了。咱們的隊伍看着很生氣，馬上有四個神槍手，上了崗樓斜對面馬家肉鋪的房上，麻袋工事掩護，瞄準崗樓上那槍眼兒。這正是剛沒太陽的時候，頭一槍就把東邊崗樓上的特等射手撂倒了。

聽見西邊崗樓上的特等射手喊：「他媽的，你們打的鷄巴槍！有本事跟老子試試！」大水聽出來是張金龍的聲音，心裏氣得慌。又聽見咱們的一個神槍手氣憤憤的喊：「你別罵街，咱們比比看！」那邊張金龍說：「來！看看誰是英雄好漢。我立一個磚，你要打中了，我的槍就撂下。」這邊的神槍手說：「行，我也



立一個磚，你要打中了，我也摺下槍。」

說完，他就在麻袋上面立了個磚，那邊叭的一槍，就把這邊的磚打下了。張金龍驕傲的喊：「看我的準頭怎麼樣？這回瞧你的吧！」說着他拿一塊磚立在崗樓的垛口上，剛一放就一聲槍響，連他的手都打穿了。聽得見張金龍罵：「你媽的臭×！你打老子的手，你不算好漢！」牛大水憤恨的喊：「張金龍！你狗熊要把戲，混充人形兒呢。你是屁個英雄好漢！」

天黑了。司令部下命令：今晚上一定要打下這兩個大崗樓。剎時間，好些個房頂上，機槍步槍擲彈筒一齊射擊開了。崗樓上也朝這邊打。崗樓的一個個槍眼四周，密密麻麻的打了許多小窟窿，槍眼裏不斷倒下人。可是何世雄咬着牙，不叫投降。

郭三麻子眼看頂不住了，到天主堂的洋房裏，跟何世雄商量。兩個人密談了一陣，又傳下命令，說城裏

來了電報，只要支持到天明，救兵就可以來了；誰要作戰不力，就地槍決！戰鬪又激烈的繼續下去。咱們司令部派一部分隊伍，在崗樓對面的牆上挖了窟窿，又從救火會找來大唧筒，弄了兩大桶汽油；唧筒吸飽汽油，噴射到崗樓上去，擲彈筒配合着打。一打過去，火就着了。西邊的崗樓先着起來，火燄直沖到天上。敵人怕我們衝鋒，把崗樓旁邊和天主堂後面的民房都點着了，四下裏照得通亮。東邊的崗樓也着了。

這時候西北角上黑雲湧過來，又是風，又是雨，夾着挺大的雹子；司令部下命令停會兒再打。戰士們淋着雨，都進了屋裏。

大水 and 手槍組一夥，恨不得一下把何世雄張金龍這些人捉住。他們開了個小會，估計敵人活着的差不多了，打算找個地方撲進去，有這麼十幾支手槍，敵人就跑不了。大水跟司令部接頭，司令部剛好派一個排要

去搜，就叫他們一塊兒去。

雨還嘩嘩的下着，一夥人弄了個梯子，從東北角翻牆進去；到了天主堂的第二道後門，一點動靜也沒有。他們想，是不是有地堡呢？摸進天主堂的前院，大水一下給個什麼絆倒了；一摸，是個機槍身。

進了天主堂的洋房子，有的打亮手電，有的點着牙刷把子，四下裏照。那何世雄的屋裏，空洞洞的，沒有一個人。牆上掛的大轉袋，裏面可沒有一顆子彈。手槍套子也是空的。地上有一大堆燒了的紙灰。哪一個屋裏東西都亂七八糟；沒有一個人影兒。同志們又是氣，又是恨，咬牙說：「他媽的，準跑了！」

## 七

何世雄郭三麻子張金龍，帶了二十多人，早就準備要逃跑，一下雹子，他們趁這機會，挖牆窟窿鑽出來，趟水過了荷葉坑，張金龍光脚上了城牆，用繩子把他們一個個拉上去。大家又吊着繩子，一個個滑溜下來。一夥人探頭探腦的摸到河邊。河對岸，高屯兒早奉了司令部的命令，派了一部分隊員，正把守着，防備零星的敵人逃跑。

何世雄在黑暗裏望見一夥人影，拿着槍；忙解下皮帶，一面打他的小婆，一面罵：「他媽的，你這個漢奸老婆！抓住了還不走？」隊員馬膽小拉着槍，掙掙問：「口令！」何世雄說：「什麼他媽的口令！我們是分區司令部的，抓住了何世雄的小婆，我們全淋溼了，挺冷，還不拿船擺過我們！」

馬膽小他們真以為是司令部的，馬上過去三隻小船。何世雄拉着小婆，罵：「你這臭娘們，還死賴着不走啊？」一推就把她推倒在船裏。一夥人上了船，划過來。

何世雄船上的隊員是

小小子。何世雄笑着說：

「我看看你的槍好不好。」

隨手拿過槍來，掂了掂，

說：「咳，這樣的槍還能使

喚！」拉下槍栓就扔到水

裏了。小小子着急的說：

「你怎麼把我的槍栓扔

了。」何世雄嚇嚇的笑着

說：「要這樣的破槍幹嗎？

咱們繳下來的好槍多着

吶，回頭給你換一支。」

船擺到這邊，一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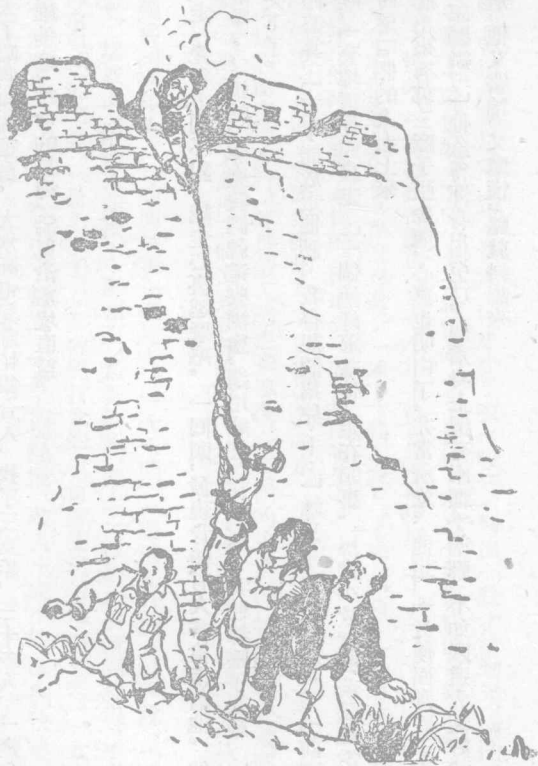
都上了堤。何世雄說：「我

們到小李莊，你們給引個路！」他們帶着咱們的四個隊員就走。後邊的偽軍，瞧見堤上有個窩鋪，就鑽到窩

棚裏搶被子。還把裏面老鄉的棉衣扒了。老鄉心裏覺得不對勁，暗裏拉拉隊員王圈兒，小聲說：「這可不

像咱們的人哪！那有這樣的八路軍？」

王圈兒忙搶上去，把掉隊的一個偽軍抓住，用快槍堵住他的胸口，悄悄說：「別喊！你們到底是幹什麼



的？」那人說：「我把大槍給了你吧，頭裏何世雄過去了。」王圈兒一聽，急得不成，這兒民兵只剩他一個人，他不敢去追，只好叫老鄉們看着俘虜，自己提着大槍，飛奔回去報信。

牛大水帶着手槍組，出了天主堂，氣呼呼的跑來找高屯兒，問：「何世雄逃走了。這兒見了沒有？」高屯兒他們正在守橋，着急的說：「我們直直的守在這兒，就沒見過去麼！」正說着，王圈兒跑來報告，何世雄一夥從堤上逃跑了，還抓去了咱們四個隊員。大水高屯兒急忙集合人，找了三支船，三十多人，一齊去追。划船的老鄉們聽說何世雄逃跑，拚命的打棹，船兒沿着堤直竄。

## 八

馬膽小跟那些人在堤上走，覺得方向不對，越走心裏越疑惑。一回頭，發現背後有人拿槍指着他。他想：「壞了！不用說就是漢奸隊了。媽的！怎麼我們就這麼糊塗，還用船擺過他們來？我們都瞎了眼啦！」想到這兒，他難受得差點兒哭下了。

他呆呆的往前走，心裏面盤算：「可不能放走他們！我得想個招兒……」尋思半天，就站住說：「前面儘地雷，不能走了！」他們說：「有地雷你頭裏走！」一個漢奸逼着他，走在頭裏。馬膽小故意裝着躲地雷，曲曲彎彎的走得很慢，一心盼望咱們的人追上來。

小小子從這些人裏面，認出來有郭三麻子張金龍，心裏也明白了，非常着急。他想：「身後面那胖子準是何世雄，槍又給他拿去了，怎麼辦？」他急得渾身出冷汗，想着身上還有兩顆手榴彈，不如跟這大漢奸拚了，自己死也值得。這麼想着，他又害怕，又驚慌，腿就抖起來。

何世雄喝着說：「他媽的，你這小兔崽子，還不快走！」小小子咬一咬牙，彎出一股子犢勁兒，偷偷把手榴彈拿在手裏。何世雄喝一聲：「幹什麼？」小小子一時慌張，忘了拉線，轉身一把抓住何世雄的領子，舉起手榴彈就砸。可是何世雄一轉身，一槍打在他腦瓜兒上，小小子就栽倒在堤坡上了。

月亮上來了。十八九的月亮照得挺明快。三隻快船追了一陣，一夥人就上了堤，兩頭一望，都沒有人。前面一百多弓遠有個房子，是漲水的時候看堤人住的；跑過去一看，也沒有人。

這一帶，堤外邊一箭遠是乾地，長滿了密密叢叢的葦子，再往外就是水。堤裏邊盡是水。牛大水一看這地形，就和高屯兒商量說：「咱們這麼着不行！要是敵人藏在葦地裏，打咱們的伏擊，準挨揍。這麼着吧，咱們沿堤的裏坡走，搜索前進。」高屯兒馬上派出三個尖兵在前面偵查，一夥人在後面跟着，沿堤的裏坡跑過去。

到了朱家口附近，一個尖兵回來報告：「前面發現一個死人！」大水問：「看清楚是什麼人？」說：「沒有。」大水就和高屯兒跑去看。堤坡上，那死人頭衝下，脚朝上，新剃的頭，頭上一縷黑血直流到堤根，手裏還緊緊的攢着個手榴彈。高屯兒吃驚的說：「是小小子！多會兒打死的？可怎麼沒聽見槍聲呢？」大水說：「準是剛才划船的聲音大，沒聽見。」他彎下腰去摸，忙說：「身上還熱呢。敵人一定不遠，咱們快追！」高屯兒叫頭裏三個尖兵注意，大家又往前追。

跑了不遠，突然前面問口令。頭裏三個人趕快往堤坡一爬，一個排子槍就打過來了。後面隊員們都想爬下，高屯兒喝着：「爬什麼！趕快跑！」大夥兒彎下腰，剛的一下沿堤裏坡跑過去，就跟堤外坡的敵人平行，兩方面隔着堤打起來。可是打了半天，誰也打着誰。

大水心裏琢磨：「可惜來得忙，沒拿手榴彈，這樣打，打一夜也沒有辦法。」就和高屯兒商量，由高屯兒

帶一個班，往前跑半里地，搜索過堤，再往回包抄他，兩方面一塊兒打。高屯兒拉上一個班就跑去。

高屯兒心裏着急，只跑了二三百弓，就過了堤，離敵人幾十弓就打上了。趁一股亂勁兒，大水他們嘩的越過堤，一下把敵人都按住了，奪下武器。大家興奮得要命，忙用綁腿布把那些傢伙一個個捆起來。

馬膽小三個，帶的槍早給敵人繳了，手反綁着，都帶了傷。一見自己人，馬膽小哭着躁腳說：「唉，唉，他媽的！剛才到了朱家口，那兒有幾隻船。何世雄這個王八蛋，叫這一夥子從堤上跑，他帶着小婆，和郭三麻子張金龍七個人坐船逃了！」

第十八回 冤家路窄

說我認得他啊，

我也認得他：

留着背頭，

鑲着金牙……

——民歌

一死無大難！

——成語

市鎮拿下了。南關一個大廟的院子裏，幾個日本俘虜光着頭，赤着腳，衣裳褲子都扯破了，臉兒很髒，一個個蹲在那裏，搭拉着腦袋，不言語。

有個小八路給他們端來一盆洗臉水，還拿來胰子、鏡子、手巾兒。日本人站起來，拿着鏡子這麼照，那麼照。鏡子裏的黑臉兒，紅嘴黃牙翻白眼，很滑稽；他們可笑不出，都緊綳着臉兒。洗完以後，小八路又拿

來衣服和鞋子，給他們穿上。他們都說：「八路大大的好，謝謝！謝謝！」小八路把他們領進屋子裏。分區司令部的政治主任，就是以前的縣委書記程平同志，很和氣的跟他們談話。

日本人在紙上寫，說着半通不通的中國話。這幾個都是第七次徵兵出來的，離家已經四年了。他們說，剛來中國的時候生活很好，現在什麼都不行了，連飯也吃不飽，每頓只發一小碗。當兵的侍候當官的，打水打飯，還打洗腳水，常挨打挨訓，苦得不成，天天想家。

程平問他們家裏有些什麼人，他們掏出照片來指給程平看。有個叫山本的商人，說他哥哥和兄弟都在中國犧牲了，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國，說着眼淚汪汪的長出氣。有個五金工人叫米田，最愛說話，他自稱是「活動分子」，說：「我們的太君岡野進的知道。」他在紙上畫了個大圈說：「你們中國，大大的！」又畫個小圈兒：「我們日本，小小的！」又說：「你們大大的中國，把我們小小的日本——」他用拳頭打了一下胸膛，眼睛一閉，身子一仰，逗得程平他們都笑起來了。米田搖着手說：「不行不行，敗了敗了的！」他們表示這一回都沒有打槍。

程平向俘虜們解釋，中日人民應該拉起手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他們都點頭。米田提出，願意到日本反戰同盟去。旁的人也願意；只有山本怕回不了國，要求把他送回城裏去。

這些日本人裏面，有一個高個兒農民，老嚙着厚厚的嘴唇，不說話。問他願意怎麼樣，他看看米田，說願意跟米田走。突然，這日本農民的臉色變了，站起來，望着正走進來的牛大水。大水也認出來，這個日本兵，就是大掃蕩時候抓他的那個「初一加三郎」。

大水咧着嘴兒笑了，比劃着問他：「你記得不記得：你擰我的耳朵，跟我這麼擰交？」那「初一加三郎」害怕的瞪着兩個眼兒，慢慢往後退。大水笑呵呵的說：「別害怕！我們八路軍優待俘虜。那會兒你打



我，這會兒我可不打你。」那日本人學中國人的樣兒，給大水作了個揖。大水不好意思的拉住他的手，笑着說：「別那樣！你們過來了，咱弟兄都是一家子，只有日本軍閥才是咱們的敵人。」

大水轉身告訴程平，給死亡的偽軍和日本兵找的棺材都齊備了。程平笑着對俘虜們說：「所有你們受傷的都送醫院了。死的準備裝了棺材，送回城裏去，你們有什麼意見？」他們一齊站起來，深深的鞠躬。米田說：「每一個日本兵身上都掛一塊銅牌，銅牌上都有號碼，千萬不要丟掉，丟了就不知道是誰了。」程平一口答應。

咱們請俘虜吃猪肉白麵。那山本可老是唉聲嘆氣，吃不下飯。飯後，米田他們給送到軍區日本反戰同盟支部去了。傍黑，區小隊把山本送到城郊，讓他回去。他在堤上走來走去，不住的啼哭，最後，突然跳下河，自殺了。

## 一一

何世雄張金龍一夥人，逃到城裏去了。

大熱天，楊小梅自告奮勇，到城關去開闢工作。她先聽說，那兒崗樓上，偽隊長是郭三麻子，手下有個班長就是崔碯碌，他兩個「靠着」一個女人。那女人名叫李蘭女，娘家是黃花村的；當閨女的時候參加過婦女救會，小梅認識她，就想利用她的關係，進行工作。她又聽說，張金龍也常到郭三麻子那兒去，心裏想，最好把這傢伙也弄住。

當時縣上的同志，因為小梅過去開闢地區很有辦法，也就同意她去了，只是一再囑咐她小心。小梅對

這工作，可挺有信心。孩子小胖五個月了，還吃奶，就帶在身邊。黃昏時分，她把小手槍藏在身上，穿着肥肥大大的花褂子，下面是寬腿兒花褲子，土裏土氣的，裝着串親戚的老百姓；抱了小胖，由一個熟人領路，混到城關附近，就住在陳大姐的母親陳大娘家裏。

抗屬陳大娘是個熱心腸人，對革命挺有認識。她和李蘭女又是親戚。小梅先打發大娘去和蘭女聊聊天，慢慢兒探她的口氣。大娘回來，就把蘭女說的什麼話，一句一句的擺列給小梅聽。小梅一面聽，一面心裏琢磨。大娘去了兩回，小梅就拿定了主意，跟大娘商量：「把蘭女叫到這兒來，和她見見面，你看礙事不礙事？」大娘說：「行嘍！她是我的親外甥女兒，事情成不成，她總不會壞咱們的。」晚上，她就叫蘭女叫來了。

李蘭女一見楊小梅，就楞住了，脫口說：「我奶！這不是我們主任啊！怎麼你到這兒來了呀？」小梅笑着，拉她坐在炕上，故意跟她說家常話兒；問她怎麼尋的婆家，這會兒過得怎麼樣。

這一問，可把蘭女的傷心事兒勾起來了。她絮絮叨叨的說起五一掃蕩的時候，鬼子怎麼燒掉了她家的房，逼得她一家子住在瓜棚裏，要飯吃。她爹沒辦法，才給她尋了個主；男人比她大十歲，人倒是好人，挺老實。誰知過門剛兩個月，男人就給鬼子抓兵捉走，死在外面了。剩下她一個，賣了桌子賣櫃，什麼都賣的吃光啦……她說到傷心的地方，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得眼都紅了。

小梅就跟她說，這還不是鬼子害的啊？不把鬼子趕出中國去，多會兒也過不了好日子；又鼓勵她：「你以前幹抗日工作可積極啦，不管是挖溝破路，縫軍衣做軍鞋，哪一回你也沒落過後，你可不能丟下過去的光

榮歷史，就這麼妥協啊！」

蘭女說：「唉！我也瞧着我這會兒太不像個樣兒，可有什麼法子呢？從五一掃蕩以後來到這邊，再沒見到咱們的人，我心裏只說共產黨八路軍好是好，就是打不過日本鬼子，咱們老百姓只好乾瞪着眼兒受氣吧。後來聽說市鎮也給八路軍拿下了，我心裏才豁亮點兒。」

小梅就把最近的勝利消息和政治形勢，講給蘭女聽。又勸她：「你和這些漢奸們混在一塊兒，跟這個也好，跟那個也好，你將來可怎麼個了呀？」蘭女嘆了一口氣，不好意思的說：「他們老到我這兒來，還爭風吃醋，吵嘴鬧架，把我夾在當間，也是作癩子。我又不敢得罪他們，可有什麼辦法呀？」

小梅問了問崔滑稽和郭三麻子的情形，就給蘭女出了個主意。說來說去，蘭女同意了，很晚她才回家。

### 三

郭三麻子和張金龍，過去有那「一槍之仇」，後來何世雄給他們調解，說，都是一家人，不必在娘們身上鬧彆扭，他們又和好了。這會兒張金龍在城裏當便衣隊長，不論在日本人面前，或是在何世雄面前，都很吃香，郭三麻子反倒趨附他，兩個人又成了酒肉朋友。

這天後晌，張金龍帶了個罐兒，裏面裝了個蛤蟆，來找郭三麻子。兩個人商量着，想把蛤蟆變個法兒去騙錢。崔滑稽瞅這個空兒，就溜到李蘭女家來玩。路上他唱着「茉莉花」的小調，故意把茉莉花改成小蘭花了。

好一朵小蘭花！

好一朵小蘭花！

滿園裏那個花兒

全都比不過她！

我有心摘朵鮮花頭上戴的，

又恐怕賣花的人兒罵！……

他走進蘭女屋裏。蘭女臉朝裏躺在炕上，一動也不動。崔碩祿推她，她也不言語。急得崔碩祿抓耳搔頭的說：「我哪兒得罪你啦？你這麼不答理我！」蘭女翻身坐起來，哭着說：「老崔，你可別怨我。你們家長說的，我要留下你，給他知道了，非揍死我不行！你就只當可憐我，趕快走吧！」

崔碩祿氣憤憤的說：「我操他姥姥！三麻子是個什麼東西，他敢這麼強行霸道！咱兩個好，礙他什麼事兒！」蘭女擦着淚說：「是啊！我也是好人家婦女，又不是破鞋，又不是他包的窩子，我願意跟誰好就跟誰好，他管得着啊？」

崔碩祿拉着蘭女說：「你到底願意跟誰好呀？」蘭女把嘴撇得個瓢兒似的，說：「哼！他啊，那麼個麻臉兒，我八輩子也看不上！」崔碩祿涎着臉兒說：「我呢？」蘭女斜眼瞟着他說：「你呀，我就怕你是一個沒骨頭的傘，支撐不開。將來閃得我沒下場，倒不如趁早拉倒呢！」崔碩祿摸着她說：「拉倒可不成，不是我的命啦！」蘭女嗤的一笑，用手指頭點着他的額頭說：「要不了你的命，可要我的命呢！」

崔碩祿喜得睜不開眼兒了，說：「我的寶貝兒，只要你跟我好，你要什麼我都依你！」蘭女推開他說：

「要依着我，你跟八路軍接個頭兒，把三麻子打死，投到那邊去，也不枉你是個中國人。咱們倆就作好長遠夫妻了。你要不敢下手，你就永遠別登我的門坎兒！我死我活不與你相干，咱倆就從這會兒分手！」崔碓碌着急說：「你別那麼着！我早就盤算日本人這碗飯吃不長了。可是，咱們往哪兒找這個線頭呢？」蘭女緊緊盯着他說：「那倒好說，你到底是我真心實意還是哄我呢？你起個誓！」崔碓碌躁腳說：「怎麼你這個人！……上有天，下有地，中間有良心，我要是三心兩意，叫我挨槍子兒！」

兩個人商量好了，李蘭女就引崔碓碌來見楊小梅。崔碓碌滿臉慚愧，垂着頭兒說：「楊同志，我這幾年作了丟人的事，自個兒也覺得怪沒臉見你們的。要是八路軍能寬大我，我還願意回到咱們這邊來。」

楊小梅說：「你投降敵人幹壞事兒，罪惡可不小；不過，你要是回心改過，以後給抗日多出些力，八路軍還願意挽救你。」接着，又把抗戰勝利的形勢說給他聽。

崔碓碌聽了，搖頭晃腦的說：「八路軍的世事越鬧越旺，比早先我在的工夫可厲害多啦！我就看出來當漢奸不是人幹的，這會兒連飯也吃不飽，穿着這麼一身鷄巴衣裳，兩年也換不了。他媽的，郭三麻子這個狗雜種，把人踩在腳底下，我恨不得咬死他。只要八路軍給我助勁兒，不是我吹牛，要怎麼都能辦到！」

小梅問明白了崗樓上的情形，就教他先在下面聯絡人，準備得差不多了，再約定時間動手，八路軍派隊伍來接應。小梅又安頓給崔碓碌：「聽說張金龍常到你們這兒來，要是有機會，把這個鐵桿漢奸一塊兒抓住，那就更好了。反正看着魚兒下罩，你瞧着辦吧！」

崔滑稽回到崗樓下面的平房裏。剛好福順號掌櫃的到後院找郭三麻子，想借「寶蟾」給他的瞎老娘治眼睛。張金龍在旁邊油嘴滑舌的說：「這個寶蟾可不能隨便借給人呀！這是我花了五百塊現大洋，從天津衛買來的。人家得這個寶蟾可不容易哪。這是在子牙河邊，子牙鎮上，子牙廟裏，姜太公釣魚台底下，瞧見一片金光，才得的這個蟾！這還是周文王叫姜子牙釣魚的時候，頭一個釣上來的，現在因為人們有災難，下來救濟黎民百姓來了。把這寶蟾供起來，三天三夜香火不斷，再用養蟾的水洗眼，幾十年的瞎子也能治好。反正什麼病也能治！好些人來求我，我都捨不得借出去呢。」

掌櫃的聽他說得活靈活現，更着急的央求。郭三麻子故意在一邊幫着敲邊鼓，和張金龍合唱了一台戲。掌櫃的聽得着了迷，趕忙拿出一捲鈔票，小心謹慎的捧着蛤蟆罐兒回去了。

一 那掌櫃的把癩蛤蟆供在祖先的靈位眼前，一家人燒香磕頭，忙活了半天。臨睡，想把罐兒蓋住，又怕寶蟾悶死，就用一把小扇子輕輕兒蓋起來。誰知道半夜裏，那蛤蟆蹦了出來，罐兒也倒了，蛤蟆也跑了。第二天，張金龍知道了這件事，馬上帶隊伍把那掌櫃的家包圍起來，非要那寶蟾不行。

掌櫃的一家老小跪在地上哀求。張金龍說：「這寶蟾一定是你弄去賣了。要弄到美國去，還不賣個百兒八十萬的！」掌櫃的沒辦法，只好又託郭三麻子打圓盤，答應賠五百塊現大洋，取了保，隊伍才撤了。掌櫃的把福順號倒出去，湊足了這筆款子，送到崗樓上，又說了許多好話，才算完事。

崔滑稽剛把他手下一個姓趙的副班長聯絡好，這天晚上，正想找李蘭女去，張金龍來了。他剛從福順

號掌櫃的那兒發了一筆橫財，心裏一時高興，拉着崔碯碌到後院一塊兒喝酒。

喝酒中間，郭三麻子想起李蘭女，就打發護兵去找她來玩。護兵去了兩趟，蘭女推說有病，只是不來。三麻子很着惱，射了一眼崔碯碌，冷笑說：「哼，這兩天我沒顧上去，早知道有人鞋底上抹了油啦！他媽的，不定在背後搗什麼鬼呢！」

崔碯碌只是悶着頭兒喝酒，假裝沒聽見。張金龍瞧着他兩個，嘻皮笑臉的說：「哈呀，今天這個菜，可有點兒酸溜溜啊！」三麻子有些醉了，麻臉兒通紅，拍着桌子說：「他媽的！什麼酸不酸！我給他攔上些辣子，再搽上些黃連，叫他瞧瞧我姓郭的厲害！」

崔碯碌聽了，心裏惱恨，可又怕他，擦了擦額顛上的汗，訕訕的笑着說：「唉，這年頭，娘們的心眼兒可多着呢！誰也摸不清是怎麼個！」郭三麻子把手裏的酒杯往桌上一頓，指着崔碯碌說：「你小子別裝蒜！你打量我不知道啊？」

崔碯碌忍不住頂他說：「隊長，我裝什麼蒜？人家不來，挨我什麼事兒！」三麻子見他一個小小的班長，竟然這樣嘴硬，更是火上添油，跳起來就打了他一耳光，嘴裏還祖宗十八代的罵。張金龍看他喝醉了，忙推他到裏間屋去。

崔碯碌挨了他一頓窩心腳的話，斃了一肚子火，又喝多了酒，由不得氣憤憤的嘟囔：「好厲害，我惹你不起！早晚有人來拾掇你。等着吧，腦袋晃不了幾天啦！」說着也賭氣回前院去了。

誰想到崔碯碌這幾句話，給裏間屋張金龍聽見了。他一琢磨，覺得話裏有話，忙暗暗的跟到前院，站在崔碯碌窗外偷聽。聽見崔碯碌對趙班長說：「我可等不及了，明天一早，我就商量那個事兒去。他媽的，非崩了這個兔崽子，解不了我的恨！」趙班長故意用扇子嘖嘖啾啾打蚊子，一面小聲說：「你少說兩句吧！叫

人聽見可不是玩兒的。」崔磻祿不言語了，哼呀嚇的直發氣。張金龍聽見屋裏有人出來，急忙走了。

半夜裏，崔磻祿和趙班長正睡得香，突然來了幾個人把他倆捆起來，帶到後院。張金龍郭三麻子先把趙班長叫來過堂。趙班長什麼也不承認。張金龍起了火，馬上把他吊起來。

又審崔磻祿。崔磻祿知道事兒發作了，吓得渾身篩糠似的發抖，兩隻眼兒直鼓鼓的，說：「我什麼也不知道！我……我……喝醉了酒，誰知道我說了些什麼呀？」郭三麻子氣呼呼的掏出槍來說：「這王八羔子不吃好糧食，我立時崩了你！」說着就嘩啦一聲，頂上了子兒。

張金龍暗裏對三麻子擠擠眼，又對崔磻祿和氣的說：「老崔，你別害怕！八路軍寬大政策，我們也是寬大政策；只要你老老實實說了，百屁的事兒也沒有！我在日本司令、何大隊長那兒，還有點面子，要誰死要誰活，就憑我一句話！我給你一條活路，你趕快說了吧！」

崔磻祿下巴貼着胸脯兒，汗珠子砸脚面，心裏擰不住勁；他撲通跪下，一沓鼻涕，兩行眼淚的說：「張隊長，張大哥！只要你們留我一條命，我就說！」張金龍拍着胸脯說：「我保證你，你說吧！」崔磻祿就把來蹤去跡，實打實的全招了。

吊在樑上的趙班長，忽然痛哭起來。

郭三麻子拉張金龍到一邊，低聲商量。他聽說崔磻祿和李蘭女串通一氣，要謀害他的性命，氣得粒粒麻子都漲紅了，非立時殺了崔磻祿不行。崔磻祿急得兩隻眼珠子骨碌碌的亂轉，爬過去抱着三麻子的腿兒哀求，又是哭，又是喊；三麻子使勁踢了他一脚，當場就用刺刀把他挑了。



天剛亮。郭三麻子帶了一部分人，去抓李蘭女。張金龍帶了一部分人，來抓楊小梅。

他們把陳大娘家緊緊包圍了，就敲門。大娘才起來。小梅正坐在炕上，給孩子餵奶呢。

這次小梅來開關工作，扎根沒扎好，她太相信崔礮礮這號人了；就住在陳大娘家裏，也沒換地點，實在太大意了。她自個兒覺得工作挺順利，一點兒也沒警惕。當時大娘聽見叫門，說：「我去瞧瞧是誰。」她去一開大門，一夥人就湧了進來。

小梅從窗眼裏瞧見張金龍，吓了一跳，知道壞了事兒，急忙丟下孩子，從枕頭下抽出她的小手槍，光腳跳下炕，閃在門後面。張金龍提着盒子槍衝進來，小梅咬着牙，對準他後腦瓜就打了一槍，沒想到子彈「臭」了，沒有過火。張金龍轉身就奪她的槍，小梅死抓着不放，張金龍使勁奪，小梅低下頭去一口咬住張金龍的手指頭，張金龍痛不過，用力一擰，右手食指就斷了。可是後面幾個偽軍衝上來，把小梅捉住了。

張金龍痛得甩着手，擰着眉毛，憤恨的瞪着小梅，忽然一轉身，用左手扳起一塊炕沿磚，舉起手，一下就把小梅打昏過去了。

這當兒，孩子小胖在炕上哇哇的哭，張金龍咬牙切齒的罵：「挑死你這小雜種！」他一手提起小胖，摔在地上，就向身邊的一個偽軍要刺刀，那偽軍說：「這麼點兒大的孩子懂什麼事，算了吧！」

陳大娘哭着跑進來，抱起小胖，小胖早哭得沒聲兒了。張金龍指着陳大娘說：「這個老傢伙也不是好東西，都給我帶走！」兩個偽軍架着小梅，連陳大娘帶小胖，一塊兒押出門去。

小梅醒過來，看見大娘也給抓住了，就賴在地上不走，說：「一人作事一人當，你們不把老大娘放了，我就死在這兒！」張金龍沒奈何，把孩子搶下來交給僞軍，又把老婆兒一脚踢倒，狠狠的踹了幾下，一夥人才押着小梅，往前走。

小梅給拴着一支胳膊，一個僞軍在後面攬着繩頭兒，旁邊的僞軍都端着刺刀。走到半路上，小梅瞧見路旁有口井，井邊一個老頭兒正在提水呢。小梅跟僞軍說了許多好話，要喝口水。僞軍押着她到井邊，小梅猛的一竄，掙脫繩頭兒，就跳到井裏去了。

井裏的水不太深，又是腳先下去的，她想死可死不了。張金龍罵了一頓僞軍，逼着打水的老頭兒下井去撈。老頭兒流着眼淚，哆哆嗦嗦的下井去，一會兒上來說：「拉她不上來。」

張金龍站在井邊，左手拿槍指着小梅，吼着說：「你這個臭娘們，上來不上來？不上來我馬上打死你！」小梅在井裏向上罵：「你這個狗漢奸，你就開槍打吧！落在你們手裏我就沒想活！打死我，我更樂意！」張金龍照準小梅，就打了兩槍。一槍打中左肩膀，把琵琶骨打穿了，一槍打穿了個耳朵，連井水也染紅了。

小梅狠狠心，用冷水潑傷口，又喝水，一心想死，可還是死不了，傷口反倒不流血啦。張金龍沒辦法，只好又打發兩個僞軍下井，好容易把她拖上來，押到城裏何世雄那兒去了。

後面郭三麻子派人把趙班長李蘭女，也一塊兒押送來了。

## 第十九回 大反攻

針尖上打能能，

刀子刃上過光景，

鋪蒺藜，

蓋葛針，

鬼子欺壓到如今！

今天盼，

明天盼，

扳着指頭盼，

……來了八路軍！

——民話

楊小梅被捕以後，不多久，中國最好的朋友——蘇聯——從遠東出兵，跟咱們共同打日本，只幾天工夫，日本就宣佈投降了。消息傳來，多麼叫人喜歡啊！

可是鬼子漢奸照舊盤據在我們的城市和據點裏，不肯繳槍。這個縣的各區主要幹部，都到縣上去開會。縣委書記黑老蔡說，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咱們朱總司令已經下命令，發動全面大反攻；各路大軍都出動了。咱們地方上的縣大隊和區小隊都得調出去，改編成正規軍，跟主力去打大城市。各村的民兵趕快組織民兵連，由黨員和支部委員起帶頭作用，區長區委書記領隊，統一歸縣委指揮，馬上發動攻勢，把這兒的縣城拿下來。

同志們接受了這個任務，一個個興奮極了，都冒着大雨，連夜趕回區上去。牛大水結記着楊小梅，結記着小胖，想到要拿城，心裏充滿着希望。真的，抗戰要勝利了，人才得全，事才得圓啊！

回到區上，他們召集區小隊一傳達，隊員們都歡蹦蹦跳跳的說：「好好好，抗戰快到頭了。咱們拚命幹吧，日本鬼馬上就完蛋啦！」「嗨，小鬼子是露水見不得老太陽了！」「哈哈，咱們升老八路啦！快準備走吧。」隊員們嘻嘻哈哈的忙着打背包。任務很急，誰都沒顧上回家去看看，連馬膽小都沒有提這個岔兒。他高高興興的纏好子彈帶，揹起背包，拿上槍，笑着對旁人說：「我可是正牌的八路軍啦，誰再叫我馬膽小，我敲他的腦瓜兒！」牛小水全副武裝，挺精神的拍着馬膽小說：「這會兒你真不膽小了，往後就叫你馬膽大吧。」

這區焦區長在部隊上幹過，上級指定他帶領區小隊到縣上去集合；他們每個人都揹着繳獲來的三八大槍，連夜出發了。

這兒，高屯兒代理區長。大水跟他兩個淋着雨，踩着泥，跑各村調集民兵。村裏經過大減租大生產，農

民生活改善了，抗日情緒特別高，民兵也擴大了。許多新的積極分子，像魏大猛、柳喜兒這些人，還當上了民兵隊長。大水高屯兒到村裏，找那些隊長們一傳達反攻的消息，他們都喜得合不攏嘴了，馬上把民兵動員起來；一夜的工夫就集合了一百五十多人，組織起民兵第一連。大水高屯兒派魏大猛當一排長，柳喜兒當二排長，胡二牛當三排長。天還不明，第一連就向指定的地點出發了。

二

他們到了李公堤，就上船，繞到縣城的西邊，離城四里地的吳莊子。雨停了，日頭老高，已經到了晌午時分。這裏是敵佔區，大水高屯兒叫船兒都隱進葦塘裏，自己先上岸去探聽情況。

他倆一走到村子附近，就碰見地裏有兩個老鄉，一個年青的正在收拾耕地的拖床，一個老頭兒坐在旁邊吃飯。那小伙子一瞧見他倆提着槍過來，連忙攆起拖床就走。老頭兒也忙立起身，慌慌張張的拾掇起傢伙，也要溜。高屯兒喊：「老鄉，別走呢！咱們有個話說。」他們假裝聽不見，越走越快。

大水高屯兒趕上去說：「別害怕！我們是八路軍，跟你們打聽村公所在哪兒。」老頭兒和小伙子聽說，是八路軍，都站住了，懷疑的瞅着大水他倆。老頭兒吞吞吐吐的說：「我們村沒有村公所。」高屯兒着急的問：「你們就沒有個辦公人呀？」老頭兒說：「有也不在家，全下地作活了。」說完又想走。高屯兒叫住他們，耐着性子問：「你們倆幹嗎忙着走？」老頭兒支吾說：「我們不是走，收拾完了回家歇晌去。」大水想起這村有個姓林的，過去到咱們地區，大水給他解決過問題。就提起老林，打聽他住在哪兒；又解釋了半天，那小伙子才展開了眉頭，馬上引他們找老林去。

老林正在吃飯，一見大水他倆來了，忙立起來，很高興的問大水說：「吃過了沒有？打哪兒來？」大水說：「我們想了解了解情況。」老林說：「鬼子漢奸這會兒可『鬆』多啦，輕易不敢出來。」小伙子瞧着大水他倆笑開了，說：「哈，真是八路軍來了，我還當作假的呢！」說罷，歡天喜地的跑出去了。

大水問老林：「咱們有一百五十多人，在你們這兒吃一頓飯行不行？」老林笑着說：「吃幾頓也行。我還是在村裏辦公呢，更沒問題啦。」

大水高屯兒把民兵連帶進村。小伙子早把消息傳出去了，老百姓聽說來了八路軍，都圍上來。剛才在地裏碰見的那個老頭兒，嘻嘻個嘴，硬要拉大水到他家裏吃飯。高屯兒笑着問：「老大伯，你不是怕我們啊？」老頭兒笑着說：「咳，我們不是怕八路，是怕鬼子漢奸！他們儘假裝八路軍哄人，給他們吓破了膽啦。咱們這地方，壞人當道，屎喀唧還整人呢！」

大水高屯兒派好崗哨，老林把戰士們安頓在老百姓家裏歇息。家家都把藏着的白麵拿出來了，有的烙餅，有的趕麵條。老百姓都說：「日也盼，夜也盼，好容易盼來八路軍啦！」喜得戰士們笑着說：「想不到敵佔區的老百姓也是這麼好，咱們要不賣力氣幹，可對不起老鄉啊！」

吃罷飯，縣上來了通知：調第一連到張莊。大水他們一連人忙坐船去了。縣委的同志早在那兒等着呢。當下正式派定高屯兒爲連長，牛大水爲政治指導員兼副連長；又傳達上級的命令，說今晚上各連都要動作起來，開始圍困縣城的外圍據點。第一連的目標是白馬村崗樓，爭取樓上的僞軍投降。同時，防備城裏的敵人從這一個方向逃跑；口號是：「不放走一個敵人！」……交代完畢，縣委的同志就走了。

這天晚上，縣城附近的崗樓，都給新組織起來的民兵連，包圍的包圍，控制的控制了。白馬村是一個重要的地點，離城七里地，從城裏到保定，水路旱路都經過這兒。這村四面都是水，只有一座大石橋通堤上的大路。大水高屯兒派魏大猛這一排，佔領白馬村對面堤上的民房，控制石橋，封鎖崗樓的大門。又派柳喜兒這一排，順堤到離城二里的黃莊，警戒城裏的敵人，防備他們逃跑。剩下胡二牛一排人跟着連部，和大小十五隻船，都留在張莊，機動使用。全連人都用白手巾紮在左胳膊上，作爲暗號。規定的口令是：「反攻」。夜裏，下着小雨。排長魏大猛柳喜兒分頭帶着兩排人，精神抖擻的出發了。

### 三

大水高屯兒昨天一夜沒睡覺，白天又鬧騰一天，這會兒工作佈置妥當，乏勁兒就上來了。高屯兒賴子上套着盒子槍，歪在炕上，張着個大嘴打呼嚕。大水坐在炕頭，靠着牆，一連打了好幾個呵欠，眼睛又澀又疼，也困得不行了。

外面，雨淅淅瀝瀝的下個不停。風從破窗戶裏吹進來，把小油燈吹得晃晃悠悠的。大水昏昏沉沉想起小梅娘兒倆，關在監牢裏，不定怎麼樣了。要是這回攻下城，把她倆救出來，一家子團圓了，有多高興，有多好啊！可是轉念又想：何世雄這個鐵桿漢奸太狠心，也許在攻下城以前就下毒手，那就見不着啦！

想到這裏，他心裏亂騰騰的，怪攪得慌，瞌睡早沒影兒了。聽聽窗外的雨越下越大，窗戶紙都打溼了。他撥亮了燈，在屋裏來來回回的走。忽然想起戰士們在雨地裏淋着，不知道怎麼樣了，急忙推醒高屯兒，說：「雨下得這麼大，都是些新戰士，咱們去瞧瞧吧。」

高屯兒迷迷糊糊說：「怎麼去？」大水笑着說：「怎麼去！還給你套輛車嗎？當然是淋着去麼。掌握戰士們的情緒，可就在這時候啦！」高屯兒跳下炕說：「行，走！」他帶一個通訊員到石橋那兒去了。大水把連部的事情暫時安頓給胡二牛，自己帶着一個通訊員，就奔黃莊去。

外面很黑，雨嘩嘩的下，淋得人眼都睜不開。堤上挺滑，兩個人稀泥糊擦的儘摔交。脫了鞋子光腳走，堤上有很多蒺藜，酸棗刺，怪扎得慌。通訊員小李說：「指導員，咱們不與避避雨啊？」大水說：「別，咱倆拉着手兒走。快到了，看他們是不是在堤上警戒呢。」

又走了一陣，對面黑暗裏忽然喊：「口令！」小李說：「我們！」那邊就拉槍栓，喝着說：「站住！不站住開槍打啦！」大水忙答上口令。那邊說：「頭裏來吧。」

他倆走過去，瞧見一個民兵淋得混身是水，戴着尖頂草帽，蹲在酸棗樹底下，抱着一支大槍；見他倆來了，忙站起來說：「嚇呀，指導員！怎麼你們來了？」大水笑着說：「看你們來啦。這麼大的雨，可淋壞了吧？」那民兵說：「哈，你們不怕淋，我們更不怕啦！」

說話間，雨小了些了。大水問：「他們都在哪兒？」民兵指着說：「就在前面。」小排長柳喜兒從堤上跑了來，問：「誰呀？」民兵說：「指導員來了。」柳喜兒說：「指導員，下這麼大雨，怎麼你來了？」大水說：「戰士們都是才從村裏調出來，一來就碰上這麼大的雨，我怪結記的！」

柳喜兒笑着說：「不礙事，大夥兒情緒高多啦，百不怎麼的！」大水說：「咱們瞧瞧去。」他們走過去，民兵們都在堤坡上，背風蹲着呢；前面還有兩個哨兵，是監視城裏的。一夥人都站起來了，說：「好，這麼大雨你們就來啦！」

他們大部分都是共產黨員。大水見他們挺有精神的守在崗位上，心裏很高興。說：「你們真不錯呀！」



都不怕淋？」大夥兒說：「嗨，都是莊稼人，怕什麼淋！」柳喜兒滑稽的說：「這才好呢，叫這雨一淋，就長得旺啦！」大夥兒都笑了。一個民兵說：「這雨還有個好處，一張嘴就喝上水啦！」柳喜兒笑着說：「可不！雨水煎茶，天上的味兒呢。」大水心裏想：「這小伙子，可像雙喜咧。」他滿心歡喜，對大夥兒說：「你們可注意點，別病了——完不成任務。」他們說：「病不了！常挨淋，這點雨還怕，身子骨就太嬌貴啦。」

大水叮嚀的說：「咱們的崗位是很重要的。要是敵人從城裏撤退，往保定跑，一定要過這兒。特別是天將明的時候，要多加小心。別在那時候睡了覺，一方面凍着了病，一方面敵人來了受損失。這會兒雨不下了，你們別老待着。走一走，活動活動。」戰士們都說：「指導員別結記，我們知道這些事兒。」

大水他倆往回走，他們還要送。大水笑着說：「不用送，我們走啦。」

#### 四

牛大水回到連部，天還是黑糊糊的，屋裏點着燈。一進門，高屯兒跳起來說：「大水，我等得你真着急！這事兒可壞了！」大水吃驚的問他什麼事。高屯兒說：「魏大猛把他那一排人全拉到白馬村村裏去了！」大水着急說：「那不壞了？」高屯兒躁腳說：「說半天可不壞啦！」大水說：「敵人封鎖住石橋，那就出不來啦！」高屯兒瞪着眼睛說：「可不就是出不來啦！」

大水氣得說不出話。高屯兒氣憤憤的說：「一排人拉了進去，排長可跑回來了！」大水說：「怎麼你不早說！快叫來問問吧！」通訊員馬上把魏大猛叫來了。

魏大猛淋溼的衣服貼在身上，還沒乾。一進來大水就問他：「一排長，我們給你的任務是什麼？」魏大

猛知道錯了，噙着嘴說：「叫我封鎖石橋麼。」大水說：「那你爲什麼把隊伍拉進去？既然拉進去，你爲什麼又出來？」魏大猛心裏發慌，吞吞吐吐的說：「我……來報告……你不是叫圍困敵人嗎？大夥兒都說，在外面還能打得着敵人？倒不如跑進去，把王八窩圍起來，他沒有飯吃，沒有水喝，不就圍困下來啦！我……我就是沒想到個地形！」

高屯兒拍着腿說：「你倒想得好！敵人要封鎖了石橋，再有援兵來一堵，那四十多人在裏面還不當王八？」魏大猛喪氣的說：「他媽的，可不！把橋一堵就出不來啦！」高屯兒說：「你看怎麼辦？」魏大猛擡着頭，忽然想起來說：「咱們的人不興梟水跑啊？」高屯兒生氣的說：「繞那麼遠還能梟過來！槍也得扔。還有不會水的怎麼辦？你鬧這一手倒漂亮！」

魏大猛不言語了，把大槍在地上，一轟，蹲下去，低了頭兒。大水想了一會兒，說：「大猛，趕天明以前你再突進村去，指揮那個排，受了損失你可得負責！」高屯兒揮着手說：「你馬上進去，帶出這個排，帶不出來你就不用回來了！」大水說：「你突進去，要是天明了，就不用出來。」魏大猛站起來，堅決的說：「我去！」他就走了。

這兒，牛指導員跟高連長說：「往後咱們領導可得統一嘍。我叫他進去指揮，你叫他把人帶出來，要是受了損失怎麼辦？」高屯兒明白過來了，後悔的說：「真的，這是什麼時候啦，眼看天就亮了，這可怎麼辦？」大水說：「他還不準能突進去呢！」

兩個人正研究，窗戶紙發白了。忽然聽見幾聲槍響，高屯兒說：「壞了！打上了！」忙叫通訊員小李趕快去看看。不多會兒，魏大猛跟着小李跑回來了。他一進屋，蹲下來就哭。問他怎麼了，他抽抽噎噎的說：「要是教我死，我就去！」他把草帽摘下來，往炕上一扔，正在草帽的頂尖上，穿了個窟窿窿眼兒。

大水說：「你報告報告情況吧！」他說：「你們叫我去，我也下決心要突進去；可是還沒走到橋跟前，樓上就亮手電，打了我一槍，把草帽打透了！一連又打了幾槍。我只好爬在堤坡下面。小李來了，我不敢回，是他叫我回來的。」

高屯兒着急得不行，嚷着說：「魏大猛！你賠我一個排！」魏大猛睜了他一眼，苦着臉兒嘆氣說：「唉！這事兒怎麼辦？一排人進去好進去，出來就出不來了！我呢，出來好出來，進去又進不去啦！」

大水老半天沒言語，盤算了一陣，對魏大猛說：「你既是到了那兒，有決心過去，這就好，過不去，另想辦法。」又對高屯兒說：「別着急，咱們還有十五隻船呢。分八隻船繞過去，必要的時候就把他們接出來。」高屯兒拍着腦袋笑起來說：「可不，咱們還有十幾隻船哩麼！」魏大猛擰着的眉頭展開了，跳起來說：「好，連長指導員，我領着船去吧！」高屯兒樂呵呵的說：「要去咱們一塊兒去。」

大水高屯兒商量了一下，就派胡二牛這個排運動到石橋這邊的堤坡下面，堵住石橋；如果村裏打響了，就朝崗樓上打排子槍。他倆和魏大猛幾個，馬上坐着八隻小船，繞到白馬村後面去。

## 五

天麻麻亮，大水他們偷偷的上岸進村，找到那一排人。他們都藏在民房裏，對着崗樓，在牆上挖了許多槍眼兒。民兵們見大水他們來了，都高興的說：「連長指導員，你們都來啦！咱們都準備好了，什麼時候打？」

高屯兒說：「別忙！我和指導員先去喊話，爭取他們投降。」他和牛大水魏大猛繞到崗樓跟前的民房



裏。那後牆就在崗樓的外溝邊，牆上有個小窗戶。魏大猛這會兒可起勁呢，說：「我打頭一砲！」他跳到輪櫃上，湊在小窗戶跟前，拉開大槓門就喊：「喂——偽軍同胞們！……」誰知道崗樓上叭的一槍，魏大猛就從櫃上咕咚一聲摔下來了。

大水高屯兒忙喊：「大猛！大猛！」崗樓上又朝窗子打了幾槍。民房裏的民兵們罵着，都乒乒乓乓的打起來了。石橋那邊的民兵們，也打開了排子槍。魏大猛爬起來，摸着腦袋問：「準是打着我了吧？」

天大亮了。大水給他瞧了一下，說：「是打飛的磚塊兒碰了你一個青疙瘩。」魏大猛笑着說：「他媽的不礙，我還得喊！」槍聲停了。高屯兒搶着說：「瞧我的。」他跳上輪櫃，閃在小窗戶一邊，扯着頸子大聲喊：「怎麼着？你們打槍吧！八路軍不怕你們打，你們打吧！」

崗樓上答話了：「同志們，剛才我睡着了，班長叫弟兄們打槍我不知道，你們原諒些吧！」大水一聽這聲音有點兒熟，一時又想不起是誰。原來答話的正是郭三麻子。最近他調在城裏大隊部，昨天他親自到這兒來傳達何世

雄的命令，天黑了不敢回去，剛好給民兵包圍在裏面了。

三麻子這些年來，跟八路軍鬪過多少回，吃了不少虧，這回又給包圍住了，心裏早有些着慌；可是他很狡猾，表面上很客氣的問：「同志們，你們是哪一部分？」高屯兒說：「我們是二十四團一連。」

樓上說：「有什麼話，同志們講吧！」高屯兒就把準備好的一套端出來說：「日本投降了，你們知道吧？早先你們當僞軍，給日本人賣命，不準是本心願意當漢奸；有的是爲着生活，有的是給環境逼的，走到岔道兒上啦！現在日本都投降了，你們還有個什麼靠頭啊？咱們都是中國人，趕快下來繳槍吧！」

郭三麻子在壕口後面喊：「日本投降，我們已經知道啦。我們就準備繳槍，可是何大隊長的命令，槍不交給你們，交給蔣介石去。軍人首先得服從，這事兒我們也沒有辦法！」平房裏的民兵們聽了，都氣憤憤的說：「他媽的，交給蔣介石！打他兔崽子！」

高屯兒忙說：「別打別打！」又對崗樓上說：「你們爲什麼交給蔣介石？抗戰八年，你們還沒瞧見呀？誰在這兒流血犧牲，打日本來？」蔣該殺』逃到四川峨嵋山，光知道發號施令，反共、打八路軍，背地裏還跟日本拉拉扯扯的，這樣的反動分子，你們還能把槍交給他？」

崗樓上不答話。高屯兒喊：「怎麼着啊？」郭三麻子說：「同志們出來談吧！」大水他們商量，不出去，怕人瞧不起，要出去吧，出門就在樓跟前，他們要不懷好意，可剛好挨打啦。聽見樓上又喊：「你們出來吧，我保證不打槍！」牛大水說：「你打槍怎麼着？」郭三麻子說：「孫子王八蛋才打槍！」高屯兒喊：「你要打槍，往後我們專打你！」說着跑出門，站在崗樓對面；大水魏大猛也忙着跟去了。

大水高屯兒到外面一看，崗樓的垛口上伸出個麻臉兒，在朝下面望呢，認得是郭三麻子。看他手裏沒拿槍，大水他們也把提着的盒子槍放進槍套裏。那郭三麻子，在八年前要潮脂糕的時候，和他倆對過面。那會兒，他兩個是土頭土腦的莊稼人，現在可大大的變了。三麻子哪裏認得出，瞅瞅他倆身上穿的灰布軍裝問：「同志，你們都擔任什麼職務？」

高屯兒說：「這是我們的指導員，我是連長。」郭三麻子問：「連長貴姓？」高屯兒說：「我姓高。」郭三麻子說：「高連長，你們來了，沒有別的奉送，送給你們一些煙抽吧。」說着，扔下一條哈德門，掉在溝沿上了。

大水想，要去拿煙，一顆手榴彈扔下來，就壞了；再說，去拿了煙影響也不好。正想着，誰知那魏大猛一股子猛勁兒，一竄就到了溝沿上，把煙拾起來。牛大水忙囑住他，對郭三麻子說：「謝謝你的好意，我們八路軍不抽你們那號煙！」魏大猛聽了，馬上把紙煙用力一拋，扔回崗樓去了。

指導員牛大水就跟他們講偽軍的末路，和共產黨的寬大政策。講的時候，偽軍們一個個全爬在垛口上聽呢。臨完，高屯兒耐不住問：「怎麼着？你們到底下來不下來？」郭三麻子打着官腔說：「好，讓我想想，晚上再給你們答覆吧。」牛大水說：「你們要下來就痛痛快快下來，別拖延時間！」

正在這時候，黑老蔡派婦會的秀女兒李小珠，帶着一些偽軍家屬，來配合喊話，胡二牛打發人把她們送到大水這兒來了。一個馬老婆是這兒樓上偽軍班長的娘，她一眼望見樓頂上的兒子，就啼哭開了，指着喊：

「二黑子啊！你還不下來？這是什麼時候啦！八路軍把你們圍上了，人家苦口婆心的叫你們，你們在上面等死呀？二黑子，快下來跟娘家走吧！」

一個媳婦喊她丈夫：「小順她爹，你真糊塗！我跟着你戴了這麼些年的漢奸帽子，這會兒還不給我摘？鬼子都完蛋了，你還給誰當漢奸呀？槍聲一響，一家人提心吊膽的，恐怕你送了這條命；八路軍寬大你，你還回家？你想當一輩子漢奸啊？今天你不下來，我就死在你眼前！」

一時婦女們叫的叫，喊的喊，全都哭開了。樓上的僞軍好些個掉眼淚。秀女兒挺着胸脯說：「僞軍同胞們，都是中國人，咱們八路軍也不願意你們白白送死；眼下就是兩條路：一條活路，馬上放下武器，跟你們爹娘媳婦兒一家子團圓，要不就走死路，死了還給子子孫孫留個臭名兒。你們好好兒想想吧！」

李小珠也幫着喊……僞軍們在上面一個個搭拉着腦袋，唉聲嘆氣；有的蒙着臉兒哭。班長二黑子和幾個僞軍問三麻子：「隊長，你說吧，咱們怎麼着？」三麻子雖然壞，可是個鬆包，一看這形勢不妙，忙敷衍他們說：「你們別着急！我也是個中國人，還不好說？」又對樓下面喊：「你們別說了，一會兒我們商量商量吧。」大水他們說：「你們快些吧。別就攔啦！」僞軍們三三五五，噉噉啾啾的商議。下面又一個勁兒的催。郭三麻子看樓上樓下成了一個心兒，生怕自個兒孤立起來，吃眼前虧，就對樓下說：「同志們，你們等一等！我們的人馬上就去拾撥東西。」

忽然黃莊那邊槍聲響了，打得很激烈，是城裏來接郭三麻子的部隊，和柳喜兒一排人打上了。郭三麻子變了臉，忙對他手下的兵士說：「你們先別拾撥！」又爬在壕口邊喊：「同志們，對不起你們！城裏大隊出來了，我們走不成，你們快撤吧！」

下面的民兵和婦女們一齊鬧起來了，亂喊着：「怎麼走不成？」「馬上下來！」「不下來還等什麼？」

郭三麻子縮進頭去，叫說：「不行不行！我可負不起這個責任！」話還沒說完，一個人從背後抱住他，把他的槍奪了。那人正是二黑子。許多僞軍喊着：「二黑子幹得好！」「我們繳槍！我們繳槍！」都倒提着槍跑下來了。

黃莊那邊的敵人中了柳喜兒的伏擊，給打回城裏去了。這兒，郭三麻子也乖乖兒的投了降。

這一天，一千多民兵把縣城的外圍據點全掃清了。傍黑，第一連接到縣上的命令，進到大石莊，準備夜間去攻城。

## 七

牛大水高屯兒帶着民兵第一連，來到大石莊。大石莊的老百姓，用大魚大肉慰勞第一連。

吃罷晚飯，牛指導員和高連長研究了一下，就派人把這村的僞「聯絡員」叫來，問敵人的情況。聯絡員是個窮老頭子，一進來就挨門立着。大水叫他坐下，他想坐不敢坐的說：「同志們有什麼事兒，教訓教訓我吧！我是個漢奸喇！」

高屯兒笑着安慰他：「別那麼說，老人家，只要你不忘記是個中國人，我們就歡迎你！」老頭兒坐在椅子邊上，鬆心的笑了，說：「看你們八路同志，惜老憐貧的，對咱們有說有笑，嘻嘻哈哈；碰上你們，我可是老命轉運啦！」



大水笑着問：「你以前也聽說過共產黨八路軍吧？」老頭兒說：「嗨，山高遮不住太陽啊！我們這兒有這麼個話：『浣水清，河水渾，共產黨和國民黨，誰忠誰奸最分明！』誰心裏還沒個數兒呀！」

說了一陣閒話，大水就叫他說說城裏的情況。老頭兒怪有意思的說：「你問這個我都知道，昨天我還去過呢。提起日本來，『英雄』也是日本，『草鷄』也是日本。」高屯兒問：「那是怎麼回事？」老頭兒笑着說：「現在日本人全掃街呢，漢奸可成了大老爺啦，管着日本人呢。日本隊的三八大槍交給了漢奸隊，漢奸隊的破槍交給了日本人，天天都在準備往保定跑呢。」

大水問：「你從哪兒看出來他們想跑呢？」他說：「嗨，我可知道！北門外，北關樓子下面，河裏準備了四隻『大槽子』，使船的人黑間白日都不叫走開，這還不是預備逃跑啊？還有一樁，漢奸隊在城裏緊直賣東西，掄來的糧食、衣裳……連他們的被子、破襖兒，什麼都賣，還不是想跑的樣子呀？」

大水高屯兒又問北關崗樓上的情形。老頭兒說，守樓的是一個小隊，沒有機槍，夜間站一個崗。

末了，大水問：「前一個時候，便衣隊在東關抓了個女八路，關在城裏，你聽說有什麼信兒沒有？」老頭兒說：「不是還帶着個胖子嗎？」大水心跳着，忙說：「對對對！她怎麼樣了？」老頭兒說：「啊呀！這……前幾天還聽說過堂呢，這兩天可說不清了！」

大水心裏很亂，他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想這個事兒。打發老頭兒回去以後，忙跟高屯兒出去集合隊伍，準備執行黨給他們的光榮任務，去攻城。

## 第二十回 勝利

勇敢！

勇敢！

再勇敢！

——朱總司令的命令

太陽出來天大亮，

紅旗插到城牆上。

——民歌

月亮還沒上來，天很黑。

連長高屯兒把隊伍集合在大場上。這一連人，都是村裏才調出來的青年農民，雖然穿着各色各樣的衣裳，可是一律纏着子彈帶，揹着大槍，精神飽滿的，站了個齊整。他們受過訓練打過仗，已經很像個樣兒啦。

高屯兒站在前面，身子挺得筆直，揮着拳頭說：「同志們！整整兩天兩夜，大夥兒執行任務，沒有休息；

可是要消滅鬼子漢奸，還得最後努力，你們累不累？」二百幾十人一聲吼：「不累！」高屯兒說：「好，馬上準備執行任務，圍攻北關！」

指導員牛大水講話說：「同志們！今晚上出發，誰也不許抽煙咳嗽，隨便講話。前面的尖兵聽到什麼動靜，要隨時注意徵候，判斷情況，應該好好兒鍛鍊偵察搜索。另一方面，有事兒不准大驚小怪。不論發生任何情況，都得鎮靜沉着，不要叫張三喊李四的。外圍瞅見什麼，不准隨便打槍，免得暴露目標。同志們，最後勝利就在眼前，朱總司令發佈了命令，叫咱們勇敢，再勇敢！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響應他的號召，不怕犧牲，堅決完成任務！」戰士們都說：「一定完成任務！」

一連人摸黑走大路，到了堤上，又順着堤往東，悄悄兒搜索前進。河水嘩嘩的流着，有時候魚兒在水面上吞食，啪啪的響。望得見北門外，北關崗樓亮着燈光。

隊伍一會兒蹲下，一會兒前進。離樓不遠了，他們隱蔽在樹林裏。大水高屯兒給排長胡二牛一個任務，胡二牛就帶上一班人，沿着河邊，偷偷摸到四隻「大槽子」跟前。七個人爬在堤坡上警戒，八個人悄悄兒上船。船夫在船艙裏都睡着了。八個人輕輕起了錨，放在船上，船就慢慢兒順着水流，溜下去了。

岸上胡二牛他們七個，等船兒走遠，就撤回來報告，說：「四隻大槽子弄走了，敵人可跑不了啦！」一連人又往前摸過去，在北關的民房後面佈置開。一會兒，第五連也來了；兩下裏三百多人，把城門、崗樓、大街、小巷，全封鎖了個嚴實。

這天晚上，將近有十個民兵連，從四面八方逼近城關；連四鄉的老百姓都組織起來，有的抬着擔架，有的扛着梯子，有的拿着鐵鎚、鐵銼、……跟着民兵連。民兵和老百姓一共好幾千人，把縣城團圍起來，人人心中裏都恨不得一下把城攻開，消滅鬼子和漢奸。大夥兒興奮極了；這麼些年，早盼着這一天啦！

這話不妥，  
去補下面不能  
用任何

任：不  
任：不  
任：不

城裏的何世雄，可想不到形勢變得這麼快。自從日本宣佈投降，他接受了蔣介石傳下來的命令，不給八路軍繳槍，倒把鬼子司令藏起來了。他表面上耍了許多把戲，叫老百姓看着好像日本兵都成了俘虜，就沒有問題了；骨子裏可是和日本人串通一氣，共同對付八路軍。

今晚上八路軍圍城了。何世雄忙去找鬼子司令商議。

鬼子司令的屋子裏，供着個小銅佛，銅佛跟前放了茶湯，和乾果點心。司令龜板在小銅佛的面前，直立的立着，低下頭，嘴裏嚙哩嚙哩的唸叨，正在求神告菩薩，保佑他留下這條老命，好回到本國去呢。何世雄站在旁邊，不敢打攪他，着急的等了半天。龜板唸叨完了，又對小銅佛恭恭敬敬的鞠了三個躬，才招呼何世雄坐下，兩個人就談起來。

這一响，龜板臉兒更瘦，顴骨更高了，連仁丹鬚子也不修剪，常捧着個啤酒瓶子死灌。現在他一聽說共產軍已經圍了城，好像腦門心上挨了一鐵鎚，他的「大和魂」一下子出了竅，渾身的「武士道精神」都從屁股兒裏走了氣，目瞪口呆的坐在那裏，半天說不出話來。

何世雄問他怎麼樣，他才轉過神來。兩個人研究半天，估計城裏的力量，湊湊合合可以維持三天，城防工事還算堅固，八路軍又缺少重武器，一時不會攻下來；只要保定派隊伍來接應，突圍就沒有問題。——談到這裏，鬼子司令鬆了一口氣，跳起來，尖着嗓子喊了一句：「卡米殺馬，他死可<sup>カミ</sup>得哭來！（菩薩保佑！）」他馬上給保定打電報。何世雄忙回去傳命令，叫部隊拚命守城，等待援兵到來；一面安頓他的小婆，把

金銀首飾和其他寶貴的東西收拾好，準備援兵一到，就突圍逃跑。……一切安排妥當，他從容的抽着煙，又和張金龍商量了一下楊小梅的問題，就派人把她提出來。

### 三

小梅已經過了兩次堂。第一次是剛解到城裏的時候。何世雄欺她是個婦女，想用哄騙的手段軟化她，叫她當特務，先派人給她裏傷口，吃好的，再把她叫到自己住的屋裏，坐在對面談話。他滿臉笑容的對小梅說：「楊小梅，你是個有材料的人，又聰明，又能幹，我早就聽說了。像你這樣的人，走在邪道上，真可惜！你是受了蒙蔽啦，跟着那些匪軍跑，還能長得了？你好好兒想想吧！」

小梅抱着孩子，側轉身子坐着，氣憤憤的說：「你這是放屁呀！八路軍抗日救國，老百姓人人擁護，爲什麼長不了？你這個鐵桿漢奸，殺老百姓，搶老百姓，是個會說話的小孩兒都罵你，你還長得了？逮住你的時候，誰也要剝你的皮，抽你的筋！一人一手指頭就攆死你！」

何世雄並不生氣，假笑着說：「楊小梅，你眼光放遠點，別叫共產黨的迷魂湯把你迷住了！你看共產黨多殘忍，叫你一個婦道人家，做這樣危險的工作，落到這麼一個悲慘的地步。唉，真可憐！我看你倒不如跟着我做一點事，準有你的前途！」小梅看着他，眉毛一糾，眼睛一瞪說：「你別胡扯！這是我自個兒要來的。拾掇你們這些漢奸，我心裏才樂意呢！犯在你的手裏，我只有光榮犧牲的前途。要殺要剮隨你的便！」

何世雄看着她手裏的孩子說：「你死，就不可憐可憐你的孩子啊？」小梅咬着牙，把小眸往桌上一放，說：「我不可憐孩子，你趕快拉我出去，殺了倒痛快！」

小胖哭了。何世雄親手把他抱起來，故意拍着孩子說：「楊小梅，別那麼狠心！我要叫你死，只要我動動嘴皮子就行了！可是我不願意叫你作無謂的犧牲，千金難買一口氣啊！你一時腦子裏轉不過彎來也不要緊，回去再仔細想想吧。我這是對你；除了你，對誰也沒有這麼客氣過！」就叫人把小梅娘兒倆帶下去了。外面聽堂的偽軍們，對楊小梅非常同情，背地裏議論：「這婦道真行，真不鬆啊！」他們暗裏都偷偷的去照顧楊小梅。

第二次過堂，何世雄還是皮笑肉不笑的說：「楊小梅，怎麼樣？警悶得慌吧？你別着急，別起火，好好兒坐下，咱們談談。這幾天你想得怎麼樣？」小梅說：「我用不着想，我情願死！」

何世雄假裝很愛惜她似的說：「你可別光鑽一個死門兒，要死也就是一回啊！你真捨得了你的胖小子嗎？」小梅狠狠的說：「到了這會兒，我什麼人都捨得了！」何世雄裝作可憐她的樣子說：「唉！你死了，這沒娘的孩子交給誰去呀？」

小梅忍不住哭了。何世雄心裏可忍不住笑了。他得意的想：「到底是娘們家，心軟，好說話……」他正想開口再拉她一把，小梅可擦着眼淚說：「我哭，不是哭別的，是哭我沒完成任務，倒落在你這個鐵桿漢奸的手裏。我死了，這孩子也活不成，不如把我們娘兒倆一塊兒弄死，反正將來會有人給我們報仇的！」何世雄又碰了個釘子，氣得五官都挪了位，對楊小梅狠毒的射了一眼，臉上冷笑着，走出去了。立時來了幾個特務，說是對婦女不用動大刑，就奪下孩子，把小梅拉過來壓槓子。小梅肩膀上的傷爛了一個大窟窿，給他們生拉活扯，一壓槓子就死過去了。

她醒過來就大哭大罵，罵着罵着又給他們壓了個死。她可怎麼也不屈服。最後，幾個人把她架着，又關到監牢裏去了。

外面聽堂的偽軍們，好些個掉眼淚，暗裏讚歎：「唉！楊小梅真是個好樣兒的，真烈性啊！」他們背地裏都偷着去看楊小梅，給她治傷。

大水他們圍城的這天夜裏，何世雄叫人把小梅提出來，心裏已經存着槍斃她的念頭。如果楊小梅怕死屈服了，就準備帶她到保定，利用她作將來報仇的資本。

他對小梅說：「楊小梅，你考慮好了沒有？這是我最後一次問你，要死要活，你自己說一句吧！」小梅知道他要下毒手了！她臉色發白，可是鎮靜的說：「你不用問！我就完成我革命的任務了！」何世雄就叫人把孩子抱走，小梅可緊緊的抱着小胖不放，說：「我娘兒倆要死死在一塊兒。」

就在這當兒，南門外的號聲響了，四面八方都起了槍聲；張金龍匆匆忙忙跑來，湊在何世雄跟前，低聲說：「情況緊得很，敵人總攻了！東門南門恐怕都守不住，你看這事兒怎麼辦？」何世雄冰鐵着臉兒，假裝平靜的說：「不礙事！」就揮一揮手，叫人把楊小梅拉出去槍斃。

小梅知道同志們攻城了，哈哈大笑說：「好好好！何世雄！你們這些漢奸賣國賊，馬上就完蛋了！我死，死也死得痛快！」

偽軍把小梅推出去，小梅聽見城外槍聲打了個歡，激動得渾身發顫，忍不住大聲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啊！打倒漢奸賣國賊啊！共產黨萬歲！……」

#### 四

南門外的衝鋒號一股勁的吹，四周圍的槍聲，夾着手榴彈的爆炸，打得熱火朝天。

偽軍們軍心動搖，早就不想打了。南門的偽軍首先開城投降，東門的偽軍也放下了武器。城裏大部分鬼子都給包圍在南大街學堂裏。從分區來的日本反戰同盟支部幾位同志，剛好就是米田和「初一加三郎」那一夥，跟着咱們的隊伍來配合工作。這會兒，他們就用日本語喊話，爭取日本兵投降。他們還唱了一個日本歌，唱得學堂裏的日本兵都哭下了；不到一刻鐘，就掛起了白旗。

城破的時候，何世雄和鬼子司令帶着一部分敵偽軍，急忙往西跑，想從西門突出去。可是西門着火，燒得半邊天通紅。他們馬上又往北門突。北門外的崗樓早繳了槍，城裏何世雄叫兩個機槍手，端着兩挺輕機槍衝鋒開道；他們猛的開開北門，機關槍在頭裏密密的掃射，一夥人拚命往外衝。

民兵們看機槍打得挺猛，退了一下，手榴彈就像雨點似的打過來。好些敵偽軍都炸死了；頭一個機槍手也炸飛了半個腦袋。敵人驚慌的亂跑。一陣混亂中間，何世雄顧不得他的小婆，用手槍攆着第二個機槍手，喝叫：「快打！不對我斃了你！」他和鬼子司令、張金龍幾個跟着機槍，拚死命從側面往西衝出去了。

民兵們有的往城裏奔，有的抓那些逃散的敵人。牛大水和高屯兒帶了人，跟在何世雄他們的後面，緊緊追來。何世雄一夥跑到堤邊，前面早有一部分民兵在把守，突然喊：「口令！」他們答不上，立時一陣排子槍打過來，幾個人倒下了，機槍手也滾到了一邊。鬼子司令右胳膊負了傷，槍也掉了。張金龍腿上中了一顆子彈；他咬着牙，跟龜板何世雄慌忙往野地裏跑。

天邊的月亮照着，天水高屯兒他們看得分明，緊追着不放。張金龍左手打槍不得勁，又跑不動了，落在後面。幾個人朝着他噹噹噹一齊打過去，張金龍身上中了幾顆子彈，立刻倒下了。

何世雄和龜板跑進一大片豆子地裏，想藏可藏不住，慌慌張張的朝前面高粱地裏奔。何世雄的帽子早掉了，鞋也只剩了一隻，越想跑得快，越跑不動。龜板挎的一把東洋刀，老是絆腿絆腳的，也顧不得解下來。



後面的追兵只隔幾丈遠了，槍子兒在他倆頭上飛過。他兩個再也跑不動，索性爬在豆子地裏。大水他們四下裏散開，彎着腰往這邊搜索。

何世雄一眼瞧見牛大水走近了，就瞄着打了一槍，子彈從大水的身邊擦過去，打中了高屯兒的肚子；高屯兒跌倒了。大水吃了一驚，忙去扶他。高屯兒腸子都流出來了，還睜着圓彪彪的眼睛，發怒的說：「你管我什麼？快消滅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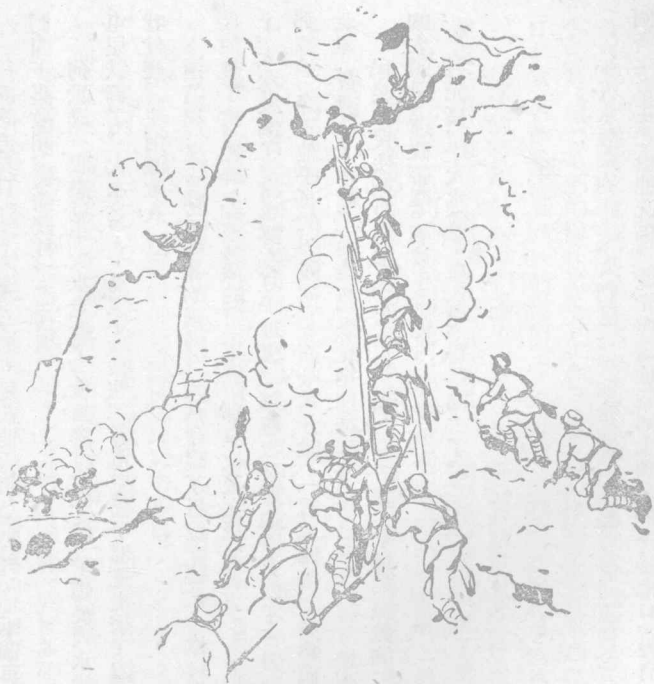
這當兒，又一顆子彈唰的飛過。大水發現了目標，連忙一槍打去，何世雄手裏的槍就給打飛了。大水見他沒了槍，忙奔上去捉活的。不提防那龜板藏在豆稽裏，左手早拔出了東洋刀，猛的一輪，砍在大水的腿上；大水跌倒了，槍也落在豆子地裏。那龜板又照他頭上砍了一刀；大水忍着痛，跳起來，一個撲虎兒壓住那龜板，奪下他手裏的刀亂砍，一面咬着牙說：「看你厲害！看你厲害！」柳喜兒魏大猛趕上來，打死了何世雄；瞧見牛大水臉上盡是血，急忙把他扶起來。

民兵和民佚們也都衝上來了，拿槍的，拿刀的，拿鐵鎬鐵銼的，喊着罵着，一陣子就把這兩個鬼子漢奸的大頭兒，連砍帶砸，剝成了肉泥……

月光裏，牛大水成了血人兒，昏迷過去了。

## 五

牛大水醒來的時候，人們已經把他抬進城。屋裏許多同志和老百姓，悄沒聲兒的圍着他，一個醫生和一個衛生員正在給他洗傷。燈光照着他腦門上斜斜的一條傷口，足有三寸長，露出了白的骨頭。醫生小心的



上了藥，剛用紗布給他纏好，秀女兒扶着楊小梅，李小珠抱着小胖，進來了。

前半夜偽軍把楊小梅帶到城隍廟後面，假裝打了三槍，就帶着她反正過來了。（李蘭女和趙班長也給救了出來。）這會兒，小梅臉兒白沙沙的，左手勾着秀女兒的頸子，右手拄着一根棍兒，壓過槓子的兩條腿，很艱難的走過來；同志們忙閃在兩邊。

小梅一見大水，心坎裏猛的一陣歡喜，她那眼淚可就撐不住了，淚珠兒撲撲撲的往下掉，忍不住哭出聲來。旁的同志都跟着掉淚。小梅聲音變了的說：「大水啊！想不到……這一輩子還能見你的面！」

大水硬撐着坐起來；他半個臉兒包在白紗布裏，睜大了一隻眼，望着小梅，一時喉嚨裏像堵住了個什麼，哽得

說不出話來。可是他心眼兒裏挺痛快，勝利的笑顯在臉上。他拉住小梅的手兒說：「哈，小梅！咱們總算熬過來了，這下子咱們勝利啦！」

小梅擦了擦眼淚，說：「老蔡說的對，咱們的勝利是用血換來的喲！剛才我瞧見屯兒了……唉，咱們犧牲了多少人啊！」大水眼裏閃着淚花兒，激動的說：「屯兒死得真光榮！他臨死的時候，還叫我們快消滅敵人。咱們得好好兒記住他的話！現在抗戰勝利了，反動派可還沒打倒；活着，咱們再幹吧！」小梅興奮的說：「只要有這口氣，就跟反動派幹到底！抗戰這麼些年，咱們什麼苦都受過了，還怕什麼！」秀女兒說：「毛主席領導咱們把鬼子都打敗了，咱們跟着他，幹什麼不會勝利呀！」

大水想着很高興，顫抖的手兒接過小胖，親親他的小臉兒說：「可不是！咱們吃點苦不要緊，只要革命成了功，這些孩子們，將來可享福啦！」正說着，黑老蔡柳喜兒魏大猛來看大水。老蔡喜沖沖的揚起一隻手兒說：「報告你們好消息。咱們各地方都打了勝仗，光是冀中就收復了雄縣、霸縣、安國、博野、蠡縣……一共十三座縣城！」滿屋子的人都拍手叫好。

忽然，外面嘖嘖啾啾響起了鞭炮，像過年似的。一時鑼鼓喧天，夾着人們的歡呼，聲音越來越近。秀女兒快活的跳起來說：「老百姓慶祝勝利呢，咱們快去看！」人人臉上都興奮的笑着，年輕人連忙奔出去……天明了，城頭上飄揚着鮮亮的紅旗。